

372

離奇的 美蘇聯盟

趙袁
君逸
才塵
合譯

獨立出版社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5440B

原美國駐莫斯科軍事代表團團長

約翰狄恩 著

趙君才 袁逸塵 譯

離奇的 美蘇聯盟

— 美蘇戰時合作記 —



獨立出版社 印行

Handwritten notes and a red square seal. The notes include '共計十目' (Total 10 volumes) and '十言書' (Ten-volume book). The seal contains the characters '趙君才' (Zhao Juncai).

~~1556007~~

離奇的美蘇聯盟 目錄

第一部 美蘇合作之初步……………一

一 初抵蘇聯……………一

二 莫斯科會議……………一〇

三 代表團底初期工作……………二二

四 代表團底初期目標……………三九

五 幾個次要的計劃……………五五

六 俄國租借法案程序……………七六

第二部 歐洲戰爭中之美蘇合作……………九一

七 穿梭轟炸……………九一

八 空戰之合作……………一〇九

九 歐洲陸戰之合作……………一二五

十 德國投降……………一四三

十一 戰俘復員……………一六一

十二 幾件差強人意的事情……………一七九

第三部 太平洋戰爭中美蘇之合作……………一九七

十三 初期談判……………一九七

十四 邱吉爾之訪問與雅爾達會議……………二一四

十五 美蘇太平洋戰爭之計劃……………二二九

十六 波茨坦會議與對日戰爭之結束……………二四一

第四部 我們能與俄國相處麼？……………二五九

十七 蘇維埃領袖們和他們底政策……………二五九

十八 俄國人民……………二七五

十九 現狀和趨勢……………二八九

第一部 美蘇合作之初步

一 初抵蘇聯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將近薄暮時分，我們正盤旋在莫斯科飛機場上空，我感到滿腔熱忱，希望，自信和愉快。滿腔熱忱，爲的是盟國作戰計劃正應盡最大的努力，聯絡一致；充滿希望和自信，爲的是我已操有實權，能以坦白慷慨地去接近對方，這種態度我想定能引起蘇聯同樣的反應哩；感到愉快，却有許多的理由——華盛頓離我遠了，我得獨力指揮一切，尤其主要的是，我要跟新近派來的艾佛來爾·哈利曼大使一起工作，而哈利曼是我生平最愛慕欽佩，衷心悅服的人。

我從飛機底窗口能瞥看見克林姆林宮爲掩護而塗得漆黑的圓頂，莫斯科河裏湧騰灼熱的水波，紅場，聖貝西教堂，以及下面機場上的衛隊，守候着預備代表蘇聯向我們偉大的國務卿柯特爾·赫爾致敬禮，他們底刺刀正閃耀發光。

我們大隊人馬下了機場，換坐汽車，來到另一所在，莫洛託夫、維辛斯基、邁斯基、和李維諾夫一批外交人員正在等候迎接國務卿赫爾和新大使。我們乘坐的是第一架降臨蘇聯的新型C四五運輸機。這類新型機正代表所謂沒落的資本主義底精華，可是這般俄國人民眼裏明明顯示着驚訝的神采。此後他們老是利用租借法案，竭力想得到一大隊C四五，可惜始終未能如願以償。

這次招待，跟我以後兩年內所經歷的，可說是千篇一律。氣候在冰點以下，俄國人恐怕遲誤，總

是早一個鐘頭先到，被冷徹骨髓的寒氣凍得鐵青。滿臉堆笑，用俄語和英語互相招呼，不管有沒有譯員幫忙。主要的招待者和主要的來賓組成混雜的行列，打衛隊身邊走過去。這是我頭一回遇見紅軍的士兵，可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制服剪裁得很講究，鋼盔閃亮，手套雪白，姿勢筆挺。我們走近了队伍的右邊，忽然止步，靜聽『國際進行曲』，接着是『燦爛星旗歌』——歌辭異常美好，於我却有點生疏。兩個歌震徹了我底心魂，至少當時我覺得我們是跟盟友在一起呢。

聽得一聲口號，衛兵們便向右掉頭注目，等我們走過了他們面前時，他們又一個接着一個回復原狀。我想這番動作倒是很有意思的，因為他們離開了營房的溫暖，來向這般要人們致敬，這審視認識的機會滿足了他們底好奇心。這於我是個新鮮玩意兒，可是我們自己軍隊裏從此也採取了同樣的辦法。

國務卿赫爾檢閱隊伍時，檢閱者排成兩行，首要的人物站在前，次要的站在後。我得拉長了頸子才能看見。於是那些衛兵在許多凝準的目光之下齊步行進。音樂很合節奏，頓鏗的聲音帶有猛然的爆烈性，使兵士們底步伐非合拍不可——好整齊的步伐啊！跟鴉兒上操差不離，兩臂筆直，兩腿向前踢起來又僵又硬。腳掌打在舖砌的地上輒輒作響，兵士們雙頰受了震動，引得觀眾底面頰也起了同情的顫抖。我覺得這種操演可趕不上前面所說的立正致敬有意思。這顯然是德國式的操練，使戰鬥時各個入缺乏主動力。美國搖擺式的步伐，用意着重在進行，從一地到達另一地，似乎要高明些哩。這樣說來，掉頭注目是俄國式好，開步行軍倒是美國式強——我希望能這樣保持客觀的態度。

衛隊檢閱之後，莫洛託夫先生向擴音器說了幾句歡迎詞。赫爾先生接着致答詞。在我留俄的期

間，我總是詫異，這些擴音器是不是跟任何事物發生連繫。我從來沒有看見什麼電影，或者聽見什麼廣播，其間會有聰明的話向擴音器發表過。儀式這樣完畢了，美國人匆忙走進汽車，而那四人小組——莫洛託夫、維辛斯基、邁斯基、和李維諾夫，跟旁的助手們，還留在後面，預備給安東尼·艾登等重復導演一遍，按程序艾登他們要在半小時內接替我們。

我被帶上了汽車，一輛簇新晶亮的雙層奶油色的波克，一九四二年出品。全莫斯科這輛車要算是最漂亮的了，英國大使往往管它叫葛雷塔·嘉波。我的司機是那姆·馬洛諸維區，除掉他底腳踩那儘速板踩得太重而外，我是越來越喜歡他，好像個兄弟一樣。他也許跟所有的外國人底雇員相同，被蘇聯祕密警察局利用，要報告我的一切行為哩。假使這是實情，他平時觀察我却不敢露圭角，據我看來他的一舉一動完全是想待候我，給我方便。最重要的是，他希望我學俄文，所以每次介紹一個生字時，他就不顧我們車行的速度，手舞足蹈起來，說明這個字底意義。他掉過頭來看看他底講解有沒有發生效果，這可往往把我吓壞了。

莫斯科飛機場是在西郊，離城約五英里。我坐在車裏一路來到我底寓所，所得的觀感印象，在我逗留的全部時期內不會發生多大改變。我看見許多工廠，人們從四圍的高牆牆底門裏蜂擁着進進出出——戰事工業在極嚴的祕密之下按時工作。房屋建築頹壞了；窗戶、鋪道、火車站、電車軌——處處需要油漆和修理。新建築工程才完成了一半；鋼骨架日曬夜露，都上了鏽；改進生活的一切活動都已停頓，而遷就作戰的努力。我們朝東向克林姆林宮去，經過高爾基街，看見一座一座店舖關了門——沒有消耗品出賣了。人民或者穿質料頗講究的制服，或者穿襤褸的便裝。大多數壯健的男女都穿的是

制服；平民顯然多半是過老或過幼的人們。臉上的表情說不上是快樂還是沮喪，而是注意集中，斷然而不游移的樣子。大體上這般人在我眼裏顯得瘦削、艱苦、營養還好，但是吃得並不太飽。只在一部分兒童和許多老年人身上才顯示營養不良的痕跡。婦女們在修理電車軌駕駛大卡車，掃街，普通總是幹些我一向以為該是男子們幹的活兒。

我住的樓房是在大使館建築裏面，臨莫卡乏耶街，毗鄰着國家飯店，國家飯店裏常用住着路過莫斯科的外國人。從樓窗俯視是一片大廣場，面積抵得上三四排城市的建築。廣場的貼對面是克林姆林宮的內牆。上面看得見比散炭式圓形的屋頂和閣樓，這是克林姆林建築的特點。克林姆林自身是個有兩牆的城，大約相當於六排城市建築的方場。其中包函克林宮，好幾個教堂，一個博物院，跟蘇維埃最高官員辦公佔用的幾座建築。

我底寓處底佈置陳設是毫無計劃的，因為一向被單身客佔住，自然而然演成了這個狀態。從一九三三年以來這里是我們軍事參贊底住家，每一任主官的精累都賣給繼任者。斯巴爾丁少將也來了，主持軍事代表團底租借法案組，同意跟我住在一起，這是我那天下午最大的造化了。

這層樓裏用了兩個僕人。一個是我們底廚娘，普洛士可維耶·巴爾娜，六十多歲的老婦人了；另一個是我們底女僕，蓋耶·巴爾娜，三十四五歲，長得很漂亮。誰也說不了一個英文字，可是二位對於她們底職務都知道得很清楚，談話也就用不着了，頭上幾天連想談話的意思也沒有。普洛士可維耶手藝十分高明，利用了蘇俄貧乏的配給，加上豐富的美國罐頭食品作為補充材料，往往作出意想不到的好菜。她倒並不是怎麼太愛乾淨的人，要是讓太太看見了我們底廚房，她將作何感想，探何手

段，我想起來不禁要發抖啦。蓋耶剛剛相反，廚房以外，整個屋子是她管理的區域，連她自己在內都被她收拾得纖塵不染。她底丈夫於一九四一年開赴戰場，此後她便沒有聽得他的消息。我想她大概對於他底生還已經絕望了，一心一意就是扶育一個十二歲的女兒，可是這個女兒最大的需要倒是父親能以運用得合適的嚴厲手腕呢。直到現在我算是遇見了三個俄國人，我對他們將有較深的認識——那姆，普洛士可維耶，和蓋耶。我永遠忘不了他們，我對他們的深切眷愛是永遠不會淡漠的。我覺得他們才真能代表俄國底大眾人民。他們底缺點和優點，歡樂和哀愁，都是人性共有的，整個來說好處遠蓋過了壞處。他們懷有一般俄國人的恐懼，不敢同外國人談論政府，政治，和思想觀念的分野，可是我有個印象，他們也並不怎麼感覺興趣。他們好好地幹他們底活兒，他們底企圖和理想跟全世界普通人們底完全一樣。我深信，獲得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就在穿破蘇維埃官僚底壁壘，而接近俄國人民。我來到我底新居還不滿半個鐘頭，就接到通知，馬上又得去克林姆林。我當時還不明白，這裏面却含有重大的意義。克林姆林不是任何人可以隨意進去的地方，可是我還不知道它底門牆守衛得如何嚴密。莫斯科會議底代表，我也是代表之一，預備做初次的會談。

「我底司機叫什麼名字？」我底汽車是什麼號頭？」我現在才知道，我底譯員引導那姆去克林姆林時，我很替那姆爭了點「面子」。門口至少有一個分隊的衛兵，領頭的正盼候着我呢。他盤問了那姆一下，派了一個衛兵站在階腳板上，引導我們來到莫洛託夫辦公所在的一座建築。從前門通到莫洛託夫底辦公室是華麗的大廳，鋪着紅紅的地毯，每隔幾步便站着個衛兵。他們原來都是秘密警察，打扮得跟士兵一樣，所不同的是深藍的帽子。他們行禮的姿態簡直挑不出一點毛病，我一路回禮，來到

莫洛託夫底辦公室時，差不多精疲力盡了。

赫爾國務卿，哈利曼大使，格林·海克華斯，國務卿底法律顧問，查利·鮑林，國務院蘇俄專家，和我，集合在外屋。我們在這兒遇見安東尼·艾登，威廉·施屈浪，卡爾爵士，和伊斯曼將軍，都是英國代表。頃刻之間，莫洛託夫、維辛斯基、和邁斯基、帶着一個翻譯官巴夫洛夫走進來了。我們於是一一握手——這番手續很表示英美蘇關係的特點。英國人和美國人相遇時，並不怎麼理會，只是隨便點個頭，說聲『你好啊』，可是英美代表跟室內每個俄國人都得拉拉手。每回跟一羣俄國人相會或者告別時，這番手續照例要重複一遍。從這上面很能看出，我們同英國聯盟的關係是如何隨便而無拘束，跟俄國人士的關係恰恰相反，帶了形式拘泥，含蓄矜持。

這次會談底目的是安排會議底程序。大家同意，在會議結束之前，任何消息不許洩露。莫洛託夫不肯當主席，但他是主人國家底主要代表，經過英美代表再三堅請，這才承允了。我們發現，蘇聯代表只有一個問題提交備忘錄，但是他們堅持這問題應該首先付諸討論——『及早結束戰事應採之手腕和步驟』。彷彿是說，伊斯邁將軍和我，英美軍事顧問，先得設法滿足蘇聯關於第二戰場的疑懼，不然就談不到旁的提案了。英美人又和俄國人握手，會議暫時結束，預備第二天繼續再開。

散會後，艾佛來爾·哈利曼讓我去看他底住處，這給我第一個機會認識斯巴索府。這還是革命前一位富商建造的，一九三三年美蘇恢復邦交，威廉·布立特把它接受過來，作為美國大使底住宅。外表跟紐約大中央車站同樣簡陋而雄偉，面積之大在我底印象裏也差不離。艾佛來爾駐莫斯科任務內，把這裏變成了美國人底活動中心，而十三間臥室往往擠滿了美國的訪客，其中有哈雷·霍布金斯，

施推了紐士，唐納爾遜，巴屈立·賀雷准將，克勞德·裴皮上院議員，立領·黑爾曼，伊拉·伊克中將，和德外·艾森豪威爾將軍。美國人的集會，如七月四號，感恩節，聖誕節，新年，在我們所有參加過的人們心裏都是忘不了的機遇。

第一晚上我回寓所時，發現西特·斯巴爾丁已經爲我們安排好，次日早晨七點去航空站跟我們底老朋友唐那·納爾遜送行。他是被蘇聯國外貿易部部長米可揚邀來作客的。七點鐘似乎太早了。我要是預先知道了什麼玩意兒在等候着我，我相信我是決不會去的。西特和我都參加了給唐那饒行的早餐，喝了伏特卡又喝貢紐克，再來香檳，照例還有俄國人宴會少不了的小吃（*saloussas*），不管時光的早晚。每回舉觴祝飲都得乾杯——西特跟我偶爾還騙得過他們，唐那·納爾遜却無法躲避。他離莫斯科乘坐的飛機，打個比喻說，飛得比風箏要高些——只是比喻而已，因爲俄國境內飛機飛得並沒有那麼高哩。

一九四三年九月上旬，我初次聽得風聲要到俄國去。我那時是英美聯合參謀部底美國祕書，跟我在英國同事保有密切的工作聯絡，因此我從英國方面獲得許多消息，關於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之間交換意見的種種問題。我們底總統爲了某種理由，關於這些事項在懸而未決之前，往往不讓我們底參謀部知道底細，有時候我所能預先打聽到的消息是異常可寶貴的。

第一次魁倍克會議剛剛結束，邱吉爾正在華盛頓拜訪羅斯福。英國祕書給我一個電報看，是邱吉爾打給英國戰時內閣討論未來的莫斯科會議的。他在電報裏說，「美總統預備派狄恩將軍作赫爾先生底軍事顧問，我提議派伊斯邁將軍。」約莫一星期以後，哈利曼請我吃午飯，先是告訴我他快當駐

俄大使了，接着提議我該跟他一起去，率領軍事代表團，包含海陸空軍和租借法案底各種活動。

在戰爭底早期，美國在蘇聯的代表是大使和海陸軍參贊，還有美國供應代表團，後者底作用是在策劃租借法案底供應步驟。

這些團體組織各自克盡他們底職務，自然無可非難。然而每一組織是個獨立的整體，各自有不同的目標。結果，美國許多的代表，活動目的不能全體一致。他們分歧的目標引起了內部的摩擦，很快變成莫斯科助談的資料。還有一層，斯丹萊大使關於美國武裝部隊底策略訓令和作戰計劃，始終毫無所聞，這倒是很自然的狀態，可是發生在蘇聯是特別不幸的，因為蘇聯底國家元首同時又握有一切武力底操縱實權。大使是唯一的美國人能够直接謁見史太林，所以假使要完成最高階段的軍事聯絡，他非得諳熟美國底作戰計劃不可。

哈利曼被選充大使，自是很大的造化。且不論他性格上的特點如何，他對於戰爭的經驗使他也是這次任命最適合的理想人物。他早已就是總統最親信的顧問之一了。他參加過許多軍事和政治會議……總統和首相和他們底聯合參謀部所召開的。一九四二年八月間邱吉爾和史太林作首次軍事會商時，他當過總統底代表。再呢，租借法案底推進，他實際上是個主要脚色。一九四一年他跟卑維布羅克勳爵一起，同俄國商訂了租借法案底初步協定。他在英國當了兩年半的總統代表，推行英國底租借法案程序，商討海運和生產上的事項。他這次派遣到蘇聯來，受到蘇俄政府和人民底熱烈歡迎，他們很明顯美國物資所以能源源來到俄國，他底功勞是不可埋滅的。

哈利曼將他底計劃跟馬歇爾將軍商討，提議成立軍事代表團，一切動作受他統籌指揮，這樣便把

美國駐在俄國的全部政治和軍事代表揉成一團，彼此呼應，目標一致。結果是，我受到馬歇爾將軍底訓令，派我充任駐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的軍事代表團領袖，並且吩咐我在三國會議上担任軍事觀察者，會議完畢時立刻向莫斯科的美國大使詳細報告。訓令中還吩咐我說，軍事代表團裏有西特內·斯巴爾丁准將和豪特·范登白格，後者在代表團成立之後六星期內仍返華盛頓原職。斯巴爾丁將軍負責主持蘇聯的租借法案事項。

訓令上說，軍事代表團底目的是，「促進美蘇軍事上最密切的合作」。我有權與蘇維埃當局商討關於美國軍事策略，計劃和動作的一切消息，但是「在未得陸軍部許可之前，不得輕易應允，致過分增加美國軍需或部隊底負擔。」

美國供應代表團，跟美國軍事參贊處留下的人員，都得加入我底軍事代表團，直接在美國大使下面工作，一切活動受他底指揮和核准。

這道訓令後來略有修改，代表團裏添設海軍組，所以我以後作報告時上峯是美國參謀總部，而不是按最初規定的陸軍部了。

二 莫斯科會議

莫斯科會議進展底速度合了俄國入底節拍，其實戰時任何其他底預定計劃，有了俄國參加都是這樣的。按規程，第一次開會定於十月十九日下午三點，但是先來個午宴作前奏曲，莫洛托夫請客，顯然有意設計，不但使會議不能準時開始，並且使所有與會的人都忘其所以了。

我們下午一點，在史匹立多內甫斯卡耶街十七號蘇維埃賓舍會齊了，預備進午餐。這賓舍還是沙王時代遺留下的古物哩。龐大而華麗，有許多寬敞的廳堂和房間，金天花板，牆壁以金銀線織成浮花，還掛了許多鑲在厚重金框裏的油畫。地板油漆塗蠟異常光亮，鋪了十分精緻的東方地毯。這里和許多旁的建築裏保存了無數藝術品，其保存方法可謂無微不至，充分證明蘇維埃領袖們對於奢侈本身並無仇恨之意。這樣的環境祇留給少數官方人士偶爾使用，可是暗示着過去底光輝和未來底希望，足以刺激人們去改進大衆生活底標準。

我們圍桌而坐，約可容三十人，赴會的代表們和蘇維埃政府其他部門底幾個領袖都在座。他們大半跟英美人士曾經正式打過交涉，或者將要打交涉——可是沒有一個是黨部底領袖，後者躲在幕後，從來不跟外國人發生接觸的。其中有米可揚，蘇聯國外貿易部首腦，克魯蒂可夫和塞爾基夫，他底兩個主要助手，還有幾個參謀總部底官員。伏洛希羅夫元帥，當時是國防部副部長，和參謀總部底格里茲洛夫中將，當然也在。

宴席這樣講究，我生平還沒見過，桌子中央擺設的是大銀碗，盛着特別由高加索找來的新鮮水菓，

莫斯科只有在這樣的場合，我們才看得見新鮮水菓。一大串美麗的雕花玻璃杯，從高而薄的香檳杯起，夾雜着盛濃淡紅白酒的許多種，以致俄國宴會席怎麼也缺少不了的伏特加杯——後者底體積介乎我們底甘釀與雞尾杯之間。桌上從一頭到另一頭滿是酒瓶，能够並且的確把所有的酒杯滿滿地斟了又斟。混夾在酒杯間的是許多銀質大淺盆，盛滿了俄式小吃，其中包含暗灰色大粒兒的新鮮魚卵，膠漆似的深黑魚子醬，粗大的醬黃瓜，生的鮭魚和鱈魚，一片片煮得半熟的火腿，很鹹的香腸，捲在燦亮錫紙裏的朱古力糖，以及其他無數的珍味，都是俄國人所必需的，爲的是正餐之前能把食欲充分激引起來。刀，叉，匙子，都是金的，上菜的盤子是最細緻的磁器，也塗了厚厚的一層金。整個光景奪目矚眼，令人不禁想起查利·勞頓底電影片亨利八世。

整個午餐是上不完的菜，第一道是很重的雜燴，接着有酸辣醬油調製的美味魚，燻肉，和生菜，末了來一座冰激淋製成的甜品，客人們繞桌進攻這甜品時簡直疑心它是龐大離奇的建築哩。

莫洛托夫手裏拿着伏特加酒杯，一旦站起身，幾乎再也坐不下來了。由他倡導，接二連三地舉觴祝飲，一般的題目是「友誼」，可是每回另加安排，藉以適應每個在座的人所提供的特殊情形，跟幾個沒有在座的人們。開頭是英美蘇底友誼，蘇方提議，英美附和，一共喝了三杯。其次是祝賀邱吉爾，史太林，和羅斯福，又喝了三杯；再其次外交部長們互相祝賀。這樣一杯又一杯地繼續下去。最後，模模糊糊地，我聽見我自己的名字，恍悟到這一次祝飲該臨到我頭上來了。我有點手忙腳亂，人家要看着我先自乾杯，而更糟的是，人家還等我回敬哩。

大體上說，這樣的良辰美舉很使我高興，我就在第二天上，從玫瑰色的酒杯裏看見了蘇維埃聯

邦。假使當天晚上，或者再過個把禮拜，我就回到美國去，我無疑把將懷有一般「伏特加客人們」所感到的相類情緒哩。

在我離國赴俄之前，一個老朋友，查陪曼上校，教了我幾句俄國語——他於一九二〇年跟葛雷甫斯將軍在俄國待過。例如 *Ya vas Lobou*，意思是「我愛你」，這句話我可從來沒有機會應用過。又如 *Oo Boornya Yest?* 這句話底意思是「這兒有廁所麼」？莫洛托夫所請午宴完畢時，我很有機會應用第二句話。可是有點害怕，因為查陪曼是出名會開玩笑，給常叫人上的人。然而，需要太迫切了；伏特加壯了我底胆，我便高聲問了這個問題。效果很靈驗。我匆匆地被引入那正確的部門——時間剛好，不然，下午四點開始的會議，我恐怕再也出不了席哩。

出了餐廳，橫過大廳，便是會議室了；英美人在那里集合時，又同俄國人握一遍手，我們團團地圍着一個大圓桌，桌中間站着個小架子，上面插着蘇英美三國底國旗——啊，原來我們是盟友啊！

莫洛托夫宣佈開會，大家就座。他左面是伏洛希羅夫元帥。他已是六十多歲了！在現政府底革命過程裏，許多黨領袖被淘汰，經過許多變遷和改組，他却依然無恙，是共產黨元老黨員裏少數僅存之一。他那時是國防部副部長，史太林底代表。現在他底地位已經低落了，我寫這本書時他是聯合國匈牙利管制託委局底主席。

莫洛托夫右邊坐着安特萊·維辛斯基——人人都暗地裏說，「他是奇黨運動審判時的執行者」。這些審判底特點是「自首」，要想像他如何獲得這些自首，倒也不是困難的。只消看一看他那冷酷的青灰的眼睛，我就打定主意：要是他坐在趕車的底座位上，我決不願坐他底四輪馬車。維辛斯基右手坐着

馬克西姆·李維諾夫，一度曾任外交部長和駐美大使。我在會議上得到個印象：李維諾夫雖然出席，可是他確已退居下位，不甚重要了。越到後來，這個印象越是強固，因為事實是，他底主要職務就是招待初抵莫斯科的一般貴賓。此外在座的唯一蘇維埃代表是格里茲洛夫中將，紅軍參謀總部底代表，可是被伏洛希羅夫底元帥星徽一比照，也顯得黯然無色；他在會議底進展時是很少參與的。

英國代表是艾登，卡爾爵士，伊斯曼將軍，和施屈浪。美國方面有赫爾國務卿和他底代表團——哈利曼，海克華斯，傑姆士·鄧，和我。每個代表團後面有譯員和顧問，鮑林便是我們底譯員兼顧問。

莫洛托夫立刻提出備忘錄上的第一項——蘇方提案，三國應立即準備，於一九四三年務必進攻法國北部。他也願意討論勸誘土耳其立即參戰的可能性，和堅請瑞典將她底空軍基地借給同盟國使用。

主要提案內，祇因禮貌關係，才加上「三國」字樣的。實際的用意是說，「關於開關第二戰場，英美人士到底在幹些什麼？」俄國人似有理由懷疑我們對於這件事的意向有無誠意。一九四二年秋季，我們會一度決定，小規模進佔大陸，建立一個橋頭陣地。打算在一九四三年春天，利用這橋頭陣地，盡量開發進展。可是一九四二年非洲戰事正在進行，進攻歐陸一舉就不得不遲延到一九四三年底秋天，後來非洲戰事一再勝利，便決定利用機會，進佔西西利和沙第尼亞，於是第二戰場計劃又退隱到一九四四年去了。每回總統和首相和他們底聯合參謀部開了重大的會議，末一項事情就是草擬通牒，向史太林報告會裏已得的決議。通牒上的措辭，也許使俄國人對於第二戰場存了過分的希望呢。不消說，幾月之後，又有牒文接踵而來，說明再度的展期。一九四二年八月間，爲了進攻非洲不得不

一再展緩渡過海峽的作戰計劃，計議既定，邱吉爾首相專誠赴莫斯科訪史太林透漏這個消息。這次的會見，至少可以說，充滿着狂暴激烈的氣氛。就在這樣的猜疑背景裏，伊斯曼將軍和我不得不竭力設法使俄國人相信，我們底計劃終於是堅定的，這回可要付諸實行了。

回顧繼續發生直到現在的種種情形，我們很可以了解，俄國人對於開闢第二戰場的興趣並不止於其中直接包涵的軍事價值。這於蘇俄國策生命攸關，而這國策既採用於戰前，繼續履行於戰後。波爾雪維克執政的早期，蘇維埃領袖便已相信，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最後衝突，將因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分裂傾軋而明朗化，終於引起世界革命，資本主義底滅亡，和共產主義底奏凱。他們利用國外共產主義的勢力和組織，設法促進這個目的。世界革命底計劃沒有成功，史太林是頭一個恍悟的人。他同托洛斯基分裂，也是由於這個爭點。這次覺悟產生了國家主義的壁壘，用國內宣傳方法扶植培養，宣傳底重點是資本主義重重包圍所招致的危機。這種恐懼果然弄假成真了，因為希脫拉上了台，使德國對於波爾雪維克計劃成了實際的而非假想的威脅。俄國於是轉向西歐諸強，來抵制德國。她參加國聯，竭力主張集體的安全。可是西歐列強，每次遇着希脫拉式新的侵略霸佔，都漠然無動於中，這使俄國深信她所憑倚的靠山只是一根破裂了的蘆葦呢。於是她底希望轉向於發展她自己的軍力，和擴充領土的政策，這樣可以增加安全底深度，抵抗帝國主義列強底膨脹侵凌，俟她實力雄厚，能以恢復攻勢。明興事件毀滅了俄國對於西歐幫助的希望，她胸有成竹，預備接受德國底親善，結果完成了一九三九年的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俄國跟其他世界各國一樣，却沒有料到西歐崩潰得這樣快，她自己不擇手段的收穫也成了曇花一現而已。

一九四一年德國回過頭來打俄國，俄國又向西歐諸強求救，當然是無足驚愕的；西歐諸強發生反應，也是無足驚愕的。德國要是雙方被夾攻，勝利是可能的。我在本書頭一段就說過：我是「充滿自信和希望，爲的是我已操有實權，能以坦白慷慨地去接近對方，這種態度我想定能引起蘇聯同樣的反應哩」——多麼孩氣天真啊！

在敘述進攻歐陸的計劃時，伊斯曼和我曾指出，從卡薩勃朗卡到魁貝克所有的英美會議中，凡是達到任何的策略決議，援俄的必要是考慮中最高的一點。我們着重聯合轟炸所能預期的作用，並且出示業已獲得結果的許多照片。我們縷述越渡海峽所需的種種準備，例如登陸船艦，浮堤，運輸，和各種類的給養。最後，我們重申華盛頓和魁貝克會議底決議：進攻將於一九四四年春天實現，祇要具備下列的條件：一，德國飛機作戰的力量在當時距離實行進攻的期間，必需切實減少；二，實行進攻時德國在法比荷各國的預備部隊決不能超過十二師完整的能自由調動的精銳，除開海岸巡邏，訓練，和空運的部隊；三，動作底頭兩個月以內，決不許德國有調遣十五師精華部隊的可能。

我們告訴俄國人說，我們很有把握地期望完成上述的條件，憑藉轟炸攻勢底消耗作用，意大利境內壓力底維持，法國南部底次要登陸，最後而不是最微的依靠是，東戰場蘇方底繼續壓迫。

我們底陳述大概化了一個鐘頭，下結論時伏洛希羅夫和格里茲洛夫不免對我們發些疑問。他們特別關心的是進攻所需具備的條件。伏洛希羅夫探詢道，德國假使有十三師預備部隊，進攻歐陸是不是就要展緩呢。我們担保說，十二師只是我們約略估計的數目，多或少幾師的差別不致改變我們底計劃。他們又追問我們確切的日期。我們當時雖已暫定了五月五日，可是英國代表和我們都覺得這樣老

早地預先告訴俄國人實無必要，可能徒然危害了安全哩。他們這才勉強滿足了，知道實際的行動是在春天，並且關於我們準備底進程，我會隨時通知紅軍參謀總部的。

蘇方代表似乎相信了英美意向之誠實，對於伊斯曼和我供給這番消息表示感謝。他們向我們担保，俄國戰場上會繼續不斷地加以壓力，他們要盡全力幫助我們造成進攻所需具備的各種條件。

我利用當時似已存在的互相信託和了解的空氣，提出美方底三個議案，算是促使戰事及早結束的幾個技巧問題：一，爲了實行德國工業區的穿梭轟炸，美國飛機能利用蘇聯境內的基地，添油，意外修理，以及重新裝備；二，雙方更密切地交換氣候變化底情報，欲達此項目的，通訊記號需加改良；三，美蘇之間空運應切實改進。

這些提議在蘇方代表聽來好像是晴天霹靂一樣，我從他們所得的影響，學到兩個重要的教訓，可作我將來跟蘇方官員打交涉的指針。第一個是，俄國次要官員在任何與外國人發生關係的事件上，未商得較高當局同意之前，不得作任何決定，而所謂較高當局往往就是史太林自己，也許史太林還咨詢幕後活動的黨領袖。平常，次要官員對於外國人底提議，十之八九甚至不願加以討論，生怕發表了與黨紀不一致的意見。因此，一個問題揭發之後，假使不得有所討論時，蘇方官員只好採取消極的態度，對於外國人底提議加以駁詰，不管這提議於蘇聯有多大的利益。所以我學了乖，最好就是提出議案，不加討論，祇表明我希望提案能以考慮，幾天之內會產生答復。

第二個教訓是，蘇政府所謂的「原則上贊同」，意義簡直等於零。我將議案提出之後，過了兩天，莫洛托夫在一次會議席上宣布說，蘇政府曾予以周密的考慮，「原則上」表示贊同。赫爾國務卿

謝了謝莫洛托夫，暗示着說紅軍參謀總部與美國軍事代表團應立即着手擬定詳細節目。我當然是得意洋洋！來蘇聯還不滿一禮拜，三個重大目標，居然完成了。美國參謀部對於我該是多得意啊！好幾天以來，我很難得離開電話機；偶爾得了閑，我一回家便詢問，蘇方有沒有派參謀來跟我商量並安排『穿梭轟炸』的詳細節目。啊，這樣地提心吊胆，這算是第一次，以後的兩年裏還得遇見多多少少回呢！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關於這些議案才開始正式商談，而祇是經過了不斷的催請哩；總統催史太林，哈利曼催莫洛托夫，我催參謀部。

英美侵歐計劃宣佈之後，莫洛托夫接着問赫爾國務卿和艾登先生關於土耳其和瑞典的意見。艾登說明我們完全同意於聯土抗德的觀念。英方當時正輸送供應品給土耳其，使她能在抗德戰爭中運用她的力量。英國人還答應了土耳其人，供給二十五個空軍大隊，但當時力不從心，除非放鬆意大利境內的活動和英倫出發的轟炸攻勢。艾登覺得，假使土耳其遇着嚴重的不利，英美便不得不派兵去援助，這當然也可以辦到，可是定會影響意大利之役或渡越海峽的準備工作。此外，艾登還指出，土耳其空軍基地，雖足以利用轟炸巴爾幹油庫，但已失其重要性，因為在意大利已經覺得這樣的基地了。然而艾登同意說，倘使與會者認為勒引土耳其參戰有必要時，英方自當予以嚴密考慮的。

赫爾國務卿聽了艾登底意見，覺得美方也有同感。我知道美國參謀總部會反對勒引土耳其參戰的，這樣會給我們增加負擔，遠超過已完成的收獲哩，因為這些負擔如果要能勝任，唯一的代價是太平洋戰役受到打擊，或者是侵歐準備底停滯。

至於瑞典空軍基地利用之可能性，艾登和赫爾都覺得這種特權要是拿到手，就不得不招來旁的累

管，就是瑞典底安全保障，於我們原有力量的源泉，將不斷地引起嚴重的漏注。末了的結論是，兩個問題底最後實施暫時延緩，以後三國政府當再作進一步的仔細研究。

直到會議底末一天，我才明白蘇聯代表對於勸誘土耳其參戰一層，是感到如何地熱切。他們底氣忿最初顯明的表示是對於我底三項提議——穿梭轟炸，氣候情報底交換，和通訊方法底改良，以及他們『原則上』的贊同，拒絕寫在會議底紀錄或草約裏（他們管這個叫作草約的）。莫洛托夫拒絕底理由根據是，議案未有詳細的討論，在紀錄上當然沒有地位。我們漸漸懂得什麼叫作『原則上』的贊同了。最後同意，我去見維辛斯基，草擬記錄上能以接受的文辭。跟維辛斯基會密了好幾個鐘頭，他苛刻地責備我們對於土耳其所持的態度，覺得我們既然拒絕連同他們誘致土耳其參戰，那麼俄國人對於我們底提案又何必負什麼道義上的約束呢？他說，土耳其立即加入戰團的話，俄國戰場會減少德國十五師的兵力，這樣兩月之內俄國人會進佔普魯士呢。

我於是說明我們底態度。我重申我們業已承當的負擔，如第二戰場，地中海，太平洋，以及租借法案供給俄國的物資底遞交。我指出，土耳其參戰一類的任何新步驟，會造成一個外加的空虛，以致我們資源底一部分不得不挪移過來填滿它，這樣把力量分散了，對於我們目下責務底完成會發生危害的。

他底回應是，我們似無需將物資源源輸入土耳其；土耳其如果想參與戰後的和平，她自然得忍受戰時的苦痛，跟俄國人正忍受着的一樣。他覺得土耳其應該利用她已有的資源去作戰，再加上我們能以供給她而不致危害其它實務的資源。

我們會商沒有協議而終場。我們底提案和俄國原則上的同意終於放在記錄上，祇因國務卿赫爾親自給莫洛托夫寫了一封強有力的信，另外還附了一封信說明意大利軍艦和商船底分配將予俄國以大量的優待。

『四強宣言』底協議是莫斯科會議期最卓越的成就。這宣言公開發表，已是遠近周知的了，但是簡單扼要的內容是，聯合抗敵作戰，投降條件一致同意，成立國際機構的必要（聯合國組織底萌芽），同意戰後非共同措商不得在外國領土內使用武力，和戰後軍備底規定。

宣言由國務卿赫爾擬攝，又由他人格底偉大力量導引通過了這次會議。其內容條文底協議倒並不容易，可是感到困難的是如何獲得蘇方同意讓中國加入做一個簽訂國。中國當時的遭遇正到了最低潮，這情形當然不能用來引起蘇方底微意。另一方面呢，中國持久的抗日戰爭，意義非常重大，她要是被認為四強之一，正可以予以中國民氣士氣一個無上價值的刺激。根據羅斯福總統底訓令，國務卿赫爾不慌不忙，運用手腕，克服了蘇方底意向，由艾登支持而獲成功。這一點可算是國務卿最高峯的功績了。

我要結束莫斯科會底敘述，決不能遺漏史太林元帥為餞別代表們而開的宴會，這樣的晚餐我後來參加了許多，但這是第一次。這一類的宴會使得許多短期遊莫斯科的貴賓們回美國時帶了光輝的報道，傳佈『與俄國人易於相處』底福音，可是完全忘却他們遺留下的那些公僕要去實現『原則上』定下的協議。我們較長時期留在俄國的人，給這般貴賓起了一個徽號，叫作『伏特加客人』。

史太林所請的晚宴地點是克林姆林宮，賓客們走進樓底的遊廊，頭一件奪目的東西是那世界上最長

最直最美的樓梯。梯級很矮，上上下下走在這些鋪了紅地毯的階梯上倒是很愉快的。

我們聚集在一間屋子裏，四壁是深紅的浮花錦繡，陳設是最精緻的法國式傢具。門，天花板，木工，都是金的，重水晶玻璃底裝置。照例，每人跟其餘所有的人一一握手；客人已到齊或是點了數，史太林才帶着莫洛托夫走進來。

這是我頭一回看見史太林。他矮矮的個兒，暗灰的鬚毛似的頭髮，尤其是他深凹紋的茶黃色的臉上那慈祥的表情，給了我深刻的印象。他穿着輕便的褐色制服。肩帶上有蘇聯元帥底徽章。他繞屋走了一圈，跟每個客人握手，老是彎着腰，很難得抬頭迎視對方，什麼話也不說。這番儀式完畢之後，我們便在餐廳裏展開行列，多少按照了職位底高低次序。

餐廳與宴席底華麗，非筆墨所能形容。整個屋子是光與影底交織輝映。桌面底擺設排場，使得空前會議期間所赴的午宴相形之下似乎太寒酸了。然而菜肴却跟我們先前吃過的相差無幾，我在許多僕役裏認出幾個熟識的臉——我後來聽說，他們是些莫斯科飯店裏找來的，我每次參加的官場宴會都遇見他們。

莫洛托夫担任敬酒祝飲的主人職務，照例接二連三地慶祝英美蘇底友誼。我知道早晚要輪到我自己頭上來的，我便搜索枯腸，找些漂亮的辭令。時候終於來臨，我說了一番，大意是，我這次被派來俄，指揮美國軍事代表團，覺得十分榮幸；我把這小小團體看作千千萬萬美國人底先鋒部隊，戰事獲勝以前要同蘇聯盟友一起服務。我下結論時請大家乾一杯，預祝未來的一天，英美前進部隊從西方迎上來，紅軍前進部隊從東方湊上去，會師在柏林街道下。我也許有點興奮，一則由於這些高昂的情緒，

再則不消說先已乾了無數杯的伏特加了。無論如何，我底努力居然遇着熱烈的喝采哩。人人乾了杯，而更使我驚訝的是，大家站着不坐下去。我立刻明白所以然了。史老伯離開他底座位，繞過全桌來單獨敬我一杯。他走過旁人身邊，比任何人都矮，所以他底行動沒有被我注意到，直到我被推碰了一下，這才轉過身來，原來他就在我面前哩。我又同他乾了一杯。我疑心起來，也許我這小小祝辭獨創了一格，激發了人家底興奮，比我所預想的更漂亮聰明罷。哈利曼次日早晨給我通電話，祝賀我底成功，但是添說一年前他訪俄時也有過同樣的舉動，並且也同樣引起很好的回應，這樣我才覺得稍稍洩了氣。隨後二年內，我聽得每四個貴賓總有三個這樣舉杯祝飲，大體相同，雖然細微節目略有變化，——我於是更覺得洩了氣。

餐後，我們移至『紅房間』，喝咖啡跟甘酒。隨後，由一個信號的指示，我們都跟隨史太林來到『內宮舞台』看映演一九二一日本人佔領西伯利亞的影片。無疑地這是個宣傳片子，我們用不着了解俄國人才了解這個題材——俄國人並不喜歡日本人是顯而易見的。誘致蘇聯參加對日戰爭原來是哈利曼和我底主要目標，所以縱使這樣簡接影射地發見俄國人底情緒，也給了我很大的愉快。影片繼續不斷地開映，完畢時我們有幾個人提議想回去。只有國務卿赫爾一人達到目的，而祇還是爲了體惜他底健康和年齡。我們其餘的人又坐回去，享受一個俄國愛情片，照例結束時已是早晨三點了。

會議告終了。自始至終是那麼緊張，大部分的時間却不得不消磨於應酬交際，依賴譯員或符號互相寒暄閑談。無論如何，會議在善意融洽的空氣中經過了。哈利曼和我急於要國務卿和他底使團首途回國，讓我們留下開始享受事業底成功，我們深信這些成功將接踵而來，並且所有的勞績都得歸我們哩。

三 代表團底初期工作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一日莫斯科會議宣佈休會，我於是着手組織軍事代表團。以後的三個月完全忙於事務底管理，與蘇方聯繫底建立，開羅與德黑蘭會議底參與，並多方設法，將莫斯科會議中所得原則上的協議次第付諸實施。這個時期達到最高峯是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哈利曼底毅力沒有白費，終於使史太林發出懇約的青光，就軍事合作而論，我們底夢想有了幾分實現的希望了。

代表團底主要部門是陸軍組——由威廉·克里斯脫准將主持，海軍組——由克拉倫斯·奧爾遜海軍中將主持，繼而又由豪斯登·邁布爾斯中將主持；供應（租借法案）組，由西特內·斯巴爾丁少將主持。後來，航空上繁重的事情越來越多，航空組便應運而生，相繼由華爾希少將，希爾少將，里其准將主持。不但這些主管者，甚至那一百三十五個海陸軍官，和團內應徵服役的人們，當工作達到高峯時，都能努力盡職，我且能用最高的贊詞來追述。組織隨着需要底不同，有時擴大，有時縮小，但是我們底目的是根據工作底要求，儘量縮小。

代表團人員底精力多半消耗在生活底最簡單的問題上。在莫斯科，外國團體底人手愈多，這些問題就愈形困難；未幾，這情形常演變到這個地步：許多團員整天奔忙的就是如何爲全體謀得生活上的必需品。最大的困難是在住處、食品，以及如何按照俄國現行的不自然的外匯率而節省消費。

代表團未到以前，留駐在莫斯科的人員所需房屋綽有餘裕。然而戰爭期間，大使館人手增加，戰時情報局添設了許多機關，代表團從二十來人底小團體激增到一百三十五人底最大限量。大部應徵服

役的人和許多官員都不得不住在旅館裏。滴滴涕藥粉不感缺乏時，旅館房間是够滿意的，可是要美國人單靠旅館餐室所以供給的菜單過活是不可能的。我們設法使住在旅館裏的人，跟那些另有寓處的人，在一起用餐。一九四四年春天，莫斯科蘇維埃承允將一個小旅館租借給軍事代表團。一九四五年七月，我們才搬了進去。說句公平話，我們暫時住得雖然是够擠的，我們底情形比起俄國住戶來可好得多了——他們得把很大的家庭擁塞在單房間裏，甚至是公寓與其他房屋底過道裏。

食品在莫斯科配給很嚴格。我們於俄國配給之外，補充以俄國租借法案中海運而來的美國罐頭食品。這額外的食品不但使我們過得很舒適，而且引得蘇俄人民覺得被我們僱用是可羨的獎賞哩。

蘇聯政府把官方匯率定爲五又十分之三盧布等於一美元。戰爭以前，因德國大使堅持，外交團體享有特定的匯率，十二個盧布值一美元。我們軍事代表團也沾了光，可是官方匯率也好，外交匯率也好，都不能反映盧布底真價值。俄國市場上購買的物品，尤其是不規定在配給以內的種類，其價格合爲美元時，簡直是其貴無比。一個雞蛋值六毛至八毛，一個樸素的水杯要賣到十元哩。

我赴俄途中遇見了約瑟·密契拉准將，他因爲軍事代表團成立，便解了軍事參贊底職務，剛回到美國來。他對我說，在蘇維埃組織之下，駐莫斯科任何外國軍官都得受對外軍事聯絡局（俄語簡稱O.V.S.）底監護。他又說，跟蘇聯軍官有任何約會來往，都得通過這個機關，而這機關由艾斯蒂尼夫少將主持——他警告我最好提防不跟這位先生來往。他又說，我以軍事代表團團長底資格，應堅持跟紅軍參謀總部直接接觸。這話聽來是很好的忠告，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所以莫斯科會議結束以後，我立刻打定主意要越過這艾斯蒂尼夫所主管的範圍，省得隔離了我希望要交涉的對手。

會議期內，尤其是「下午五點鐘喝茶」時的伏特加，魚子醬，生魚片雜拌兒——每天開會到這時候藉以休息的機會，我漸漸跟伏洛希羅夫元帥和格里茲洛夫中將鬧得很熟了。我知道我要是遇見伏洛希羅夫這樣的老朋友，當然不會有什麼困難的。可是上那兒去找他呢？我們沒有電話簿，也沒有職員錄，所以我能找他的唯一合法途徑就是詢問艾斯蒂尼夫，這是我已經打定主意不幹的。我想解這個啞謎，便帶了我底譯員亨利·威爾上尉，來到一所參謀總部佔着的最近的建築。門口的哨兵，大概從來不會見過外國人，見了我們可忤楞了。我讓威爾上尉告訴他說我們是來見國防部副部長的，他臉色頓時灰白了。

于是很緊張地通了好幾個電話；我被帶領到旁的兩所建築；等我進了最後的一所建築時：我在一間所謂「副官室」內被一個職員接見了，他說他這就打電話給元帥，看我能不能被引見。最後，艾斯蒂尼夫辦公室派來一位職員，轉告我說伏洛希羅夫並不在莫斯科，將來我如果想見任何蘇維埃長官，我可以請O. V. S.代為安排。艾斯蒂尼夫又把我收回網裏來了，此後我再也沒有完全逃脫呢。

我底軍事代表團團長的地位可是被承認了；一位參謀總部底長官，斯拉文中將，被派作我與紅軍參謀總部交涉的對手。我跟他會見總在O. V. S.辦公室，同時艾斯蒂尼夫每回總派一個人來出席，記錄會談經過的情形。我始終相信，蘇維埃官更互相監視，以防任何人與外國人建立關係，致使危害蘇維埃聯邦，這成了全部機構裏的一部分了。這個信念不是憑空虛擬的，我留俄期間跟蘇政府各部門十之八九都有過來往哩。我同空軍參謀部為穿核轟炸一起工作時，斯拉文始終出席，代表參謀總部。我每回同交通部部長，民航局主管人員，或復員委員會商談時，他總是陪伴着我的。奇怪的是，我能見蘇

聯秘密警察局局长和國外貿易部，却没有特派的陪伴。關於秘密警察局，官員都是嫌疑部底主腦，假定自身是超過嫌疑範圍的；至於國外貿易部，唯一要辦的職務是從美國吸取更多的資源，這倒似乎進行得很順利，謝謝您哪，所以顯然用不着特別的監視了。

我設法進一步建立新的連繫時，我犯了一個相當嚴重的不體面的錯誤。我既然逃避不了艾斯蒂尼夫，我終於去拜訪他了。密契拉教我迴避他的原因，立刻顯現了。第一個引起靈感，創出「塞得滿鼓的襯衫」這個形容詞兒的，一定就是他或者他底祖先之一罷——他給我的印象是，他是他們所有人們裏面的老爺爺。我生平從來沒見過這樣的莊嚴和卑謙，跟這樣的愚蠢連結在一起。他盤問我有什麼正經，我回答說我沒有什麼話要同他商量的，除非等我見了紅軍參謀總部部長，當時就是代西力耶夫斯基元帥。在這早先時間，我自己多少也是個「塞得滿鼓的襯衫」罷，所以未免太重視我底地位了——我是駐莫斯科的美國最高軍事代表啊。我知道：除非我跟紅軍最高階層發生接觸，我底努力要使我們底軍事合作互相呼應是不會產生什麼效果的。我打定主意不與下層官吏糾纏，我得先見參謀總長，跟他獲得諒解。後來，有好幾回，坐了許久的冷板凳；我恨不得想接見一個代理伍長了。

艾斯蒂尼夫告我說代西力耶夫斯基元帥正在前線，可是我如果願意，他可以代約安託諾夫將軍，當時是參謀總長代表，跟我會見。我謝絕了，說明我願等到代西力耶夫斯基元帥回莫斯科。約一星期後，艾斯蒂尼夫給我捎了個信兒，又問我願不願見安託諾夫將軍，我依然拒絕了。實際上，代西力耶夫斯基雖名為參謀總長，却來回于戰場，在各前線總指揮中取得聯絡，使作戰行動彼此呼應，所以很難得回莫斯科；安託諾夫除名義而外，倒是個不折不扣的參謀總長。在莫斯科住了一月我才發現這個事

實，我覺得跟安託諾夫玩這一套『相見難』底把戲實在玩得不够圓轉漂亮，所以我終於要會見安託諾夫時，我不得不忍受着，艾斯蒂尼夫臉上鄙夷的冷笑。跟伏洛希羅夫和安託諾夫會商，倒是起了實際的效果；我又從他們身上更深刻地認識了蘇維埃官場底辦法。

我來到伏洛希羅夫元帥底辦公室時，遇見的人不復是圓圓矮矮的個兒帶着天使般的紅臉了，雖然這人在莫斯科會議期間同我鬧得很熟了。他依然還是圓而矮，臉還是紅的，但不再是天使般的了。他知道我底來意：『原則上』關於穿梭轟炸及其它事項所定的協議，我將要求並催促實際的行動。他採取一副冷酷的神氣，一種譴責的態度，立刻進行攻勢。他抱怨德國人遣調預備部隊到俄國戰場上來，銳利地批評英美在意大利戰場上的無能牽制更多的德國部隊。我們熱烈地辯論了許久。正當這時期，我們遇着了卡細諾底天然堡壘，軍事底進展距離馬很遠的南方被阻止了。意大利戰場底地勢各方面都利於防守。兩翼是穩固的，使得陸地上行動不可能，同時正面攻擊，無論主要作戰的力量如何，都不得不緊靠着高山要塞和險隘，而敵人從充分隱蔽的陣地，發出砲火底掃射。整個陣線是相當地窄小，德國人遇有任何點受了攻破的威脅時，能够迅速地調遣富餘的部隊，所以他們防守的預備力量可以減得很小。這個戰役可能是很久很艱難的，如果要促其速決，祇有在北方作兩棲的登陸。而要做到這點，定會影響渡越海峽的侵歐準備，可能就誤得很久哩。

伏洛希羅夫對於這些情形，所加唯一的按語是，英美有如許的物資，以兩國底兵力不能牽制德國八師或十師以上，簡直是不可能的。至於我提出的困難點，他深信莫斯科會議底協議到了相當時期定會解決的；他一再提醒我，我以後還是按照蘇聯所定的手續辦理，跟紅軍開談判最好還是經過艾斯蒂

尼夫的手。

幾天之後，我與安託諾夫第一次的會談，我以後注定了要跟牠發生密切的關係，而他終於名義上和實際上成了參謀總長。我所接觸的俄國人，他實在是最冷酷的，可也是最能幹的。我推測他是四十五歲的樣子，很甘脆，黑頭髮，橄欖皮膚。後來他在雅爾達和波茨坦遇見我們底參謀總長，無疑地獲得了他們底敬服，雖然不一定獲得他們底愛好。

我生平受人招待，倒還沒遇見這樣深思熟慮的冷淡。他跟我握手，請我坐下時，沒有一丁點兒的自慊愉快。我說明軍事代表團底目的是設置一個團體促成作戰時的聯絡呼應。他抓住這點，向我申訴我們在意大利作戰的鬆懈，細細縷述德國新近從西方調到俄國戰場上來的部隊。這時，我除衣領之下，混身感到冷顫，便引舉了幾件簡單的事實。我指出我們已經肅清非洲羅麥爾底部隊，壓迫意大利退出戰團，太平洋上關了第二戰場而並未得到偉大的紅盟友底幫助，同時冒了德國潛水艇鐵腕似的威脅輸送俄國的供應品。他隨即問我還有無其它事務，意思是說會議可算結束了。這時我們握手時，兩對眼睛裏似乎透露着這番行動裏並不含有輕鬆愉快的自然情緒。以後我與安託諾夫繼續會商，却是非常愉快，我對於他底信伶和能力起了極高的欽佩。可是第一次會議結束時，我實在異常寒心，對於前途成功抱了很少希望啊。

我與伏洛希羅夫及安託諾夫初次的會商中，他們是遵照了俄國人行爲底格式，以後跟蘇方官員發生關係時也看得出來的。這倒是很好的例證，可以說明我們跟蘇聯的軍事政治上特有的循環底一方面。融洽時期必然接着發生紛爭時期。這種時期何時或如何開始，或終結，是很難預知的。再進一層，當

時的態度在所有的政府機關都會起反照。關於意大利戰事，我正受攻擊時，哈利曼大使也聽得莫洛托夫同樣的怨言，莫洛托夫還說明史太林對於這事深感不快。這樣，莫斯科會議底融洽之後繼起的是對於我們意大利戰事所引起的冷淡，所以同樣地，雅爾達會議之後有波蘭問題底紛爭，波茨坦會議之後一個來月，倫敦外長會議結果完全失敗。

哈利曼和我時常討論這個現象，分析其中個別的原因。史太林底顧問底內閣裏，也許有兩個思想派別，其一贊成對外合作，另一則持反對態度。假使如此，蘇方對待外國人的態度，自然就發生搖擺了，看那組的顧問更得寵，打動了史太林底耳朵。更可能的原因是，蘇聯支配對外的關係，很像一個騎士操縱一匹烈性亢奮的馬——有時任其奔放，又有時緊緊拉住韁繩——永遠使馬馳赴預定的目標，使牠底意志屈服於騎者底意志。有時候，紛爭或拒絕合作底時期，正是蘇聯領袖們周密安排的結果，表示他們對於外人行動或態度的不滿。然而外國人要找出其中獨立的原因，往往是困難的。

在我同伏洛希羅夫及安託諾夫會商時，還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他們對於攻勢價值的信念。二人都知道蘇政府業已承允，要開始對於穿梭轟炸作詳密的設計，可是尚未完全適合於自己底目的以前，他們決無意這樣做。因此，他們看着我對這件事堅持，便抓着意大利戰事借題發揮，對我大興問罪之師，用意便在岔開我底注意。這個特點，以後在我與蘇方領袖打交道時，一再地顯示實際的證據。例如，被紅軍釋放的美國俘虜底待遇問題，任何協議都被破犯了，可是這些破犯的行徑被提出，喚醒對方注意時，他們底反應是提示毫無根據的指摘，說是被釋的俄國俘虜當時在英美看管之下所受待遇是如何如何。再舉個最近的例，一九四六年一月間伊蘭局勢提交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時，證據確鑿，俄方無辭以答；第

一個蘇方反應是譴責英國在希臘和印尼駐兵，足以危害世界和平。俄國人遇到攻擊，便預備反攻，並不顧，或全不顧事實如何。

總統和美國參謀部赴開羅和德黑蘭開會去了，關於意大利境內作戰的事便壓在哈利曼和我底肩上。我向美國參謀部報告我底談話經過，懇切請求他們關於現狀的情報能有審慎的估計，以便應付蘇方提出德國行動底自由力量作任何煩言，我覺得這類煩言是過分誇張，不符實情的。我又暗示，他們也許不得不拒絕蘇方要求我們在地中海戰區增加作戰的活動，好從俄國戰場吸引些德國部隊。我恐怕我徒然引起了他們底憂慮哩，因為他們在德黑蘭遇見蘇方代表時，所謂加緊意大利作戰努力或於南歐闢取新途徑的問題，我們底蘇俄朋友們幾乎一字未提，當然絕對沒有堅持什麼意見。鐘擺又回到一面去了，當天是在融洽的空氣之下經過了。

x

x

x

哈利曼，卡爾爵士，鮑林，英國軍事代表團團長馬代勒中將，和我，於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八日離莫斯科，去參加開羅和德黑蘭會議。我們預定從莫斯科直接飛開羅，必要時在巴格達添油，約中午時分，我們正過史太林格勒，我們有一個發動機發生障礙，我們便緊急措施，降落在一片大廣場，該城底臨時飛機場。那天下午和晚間，在那一片瓦礫的荒涼城市，我們所受臨時應機的款待，完全又是一種格調，比我在莫斯科會經驗過的情形，顯得自然得多，令人心腸感到溫暖。

飛機場表面上完全是一片空地，預備種莊稼的。隨處隱藏着穴洞，裏面躲着修理廠和辦公室。氣候異常冷冽，我們被引入一個穴洞，內係工作間。我們團團圍着一個小小的木柴爐，同時俄國技工出

來幫助我們底工程師尋找機器中的毛病所在。結果發現一條油管堵塞了，修理需要當天剩餘的全部時間，所以我們次日早晨才能起飛。其時，值班員接談了好幾個熱烈的電話，一忽兒工夫便有一隊破敝的汽車，由相距約五里的城市趕來了，這些汽車多半是從德國人手裏奪來的。由市長主持的招待會已經組成了。其中包含全體市府官員，和軍事區的指揮官。一方面他們是異常和藹，對我們十分殷勤，另一方面他們因哈利曼來訪，高興得手舞足蹈。莫斯科以外的報紙上顯然將他大捧特捧，說他是援俄的租借法案底創始人，所以他無論來到什麼地方都受到熱烈的歡迎。

市長把我們擁上幾輛汽車，大家進城去了。我却留在後面，注意照料我們的航空隊，同時又希望修理能趕緊完工，當天下午我們也許就能起飛，雖然先前的天氣預告很是暗淡。約一小時內，幾輛汽車又回來了，使命是航空隊和我馬上進城午餐，午餐已在預備呢。別無法門，只得停止工作，放棄當天起飛的希望，跟着使者上車。

我們走在一條凍結的被彈丸炸得四分五裂的路上，一路兩旁拋散着毀壞了的德俄坦克，大卡車，和槍炮。進城時，我們只看見一座建築逃脫了毀滅的命運，而這就是我們底目的地了。我被領到樓上一間長而窄的房間，裏面放着一個長桌，桌子四周聚集了史太林格勒城底父老們和他們底不速之客。桌子上放滿了食盤，但是食品不是莫斯科官家設宴時的珍饈了。有的是大塊兒的黑麵包，牛奶餅，臘腸，生切白菜，當然還有伏特加酒瓶。座位底分派也不像在莫斯科了。伏特加盛在大水杯裏，我因遲到，罰飲了滿滿的一杯。我爲了英美蘇底友誼，舉杯一飲而盡，然後坐回去靜待酒性發作。或許我到時已經快凍僵了，或許黑麵包和牛奶餅勸吃得太多的緣故，或許只是我底腿是空心的，總之這杯酒倒沒有發生不

良作用。然而不久，我又被誘勸喝了第二杯，這可是出了軌哩——好幾個鐘頭我被蒙在一層迷霧裏。市長會目覩史太林格勒之役，給我們追敘一番，充滿生動的戲劇意味，個個男女老幼都會參加這次戰役，這將是俄國歷史上一篇英雄敘事詩哩。雖然損失了於他們很寶貴很親愛的許多人，雖然他們忍受了而依然還在忍受着艱苦和困難，可是這些死裏逃生的人們充滿着快樂，於推倒德國底狂瀾盡了他們底職守，自然也給了他們應有的驕傲。史太林格勒將與中途島，列寧格勒，雷馬根，和亞登區齊名，都是局部的戰役，但轉移了戰爭底大勢。

午餐後，我們被帶到市長底辦公處，看城市復興再建的計劃圖。我們聽說，任何興建工程，不按照這個計劃是不許可的。戰爭尚未結束，建築材料尚未齊備時，人民都得住在頹垣破壁的地窖裏，或彼此斜倚的涼棚裏，和蓋了油紙的木板拚搭而成的茅屋裏。幸而我們立即被帶到外面露天來，零度以下的空氣幫助我們克服了伏特加底力量。我們繞城巡禮，時時停頓，傾聽敘述戰役中驚心動魄的緊要關鍵。我們看見伏爾加河岸上建樹了一座陣亡將士紀念碑，我們很仔細地察看一座高大建築底地窖，原先馮鮑魯斯元帥在這兒做過總司令部，而他終於在這裏屈服投降的。整個城市祇能說是一大堆的碎石廢墟，其中只有孤另另的一座建築得以安全保存。後來我在戰爭中遇見許多德國城市也幾乎破毀無遺，可是只有很少的幾個，如柏林，古筈，和旁的一二處，才勉強趕得上史太林格勒底全部毀滅啊。

我們回到剛才吃飯的那座建築，預備在那兒過夜。我們居然在一間俄國式別致的盥洗室裏淋洗了一下。大桶的水掛在牆上。時候盥洗室的準是老太婆，她們把水桶斜側在沐洗人底手邊：還預備了擦身子的毛巾。我不明白這般婦人該多老才配作這事，可是她似乎毫無禁忌。在男子浴室內任何動作都可親臨

主持的。我在莫斯科時，上浴室洗澡，早已經驗到這麻煩。把那個老廚娘推走倒很費了點事哩。她再不明白，假使她不來幫忙擦背，我底背怎麼乾淨得了呢。年青些的婦人們似乎對這種工作不感興趣，幸而如此，還是怪可惜的呢。

那天的晚餐，下午五點半開始，繼續到半夜過後許久。史太林格勒能吃的東西都匯集在我們的桌上；伏特加任意流注，又不知從什麼碎磚瓦堆裏撿出幾瓶香檳來。晚餐開始時有點僵呆，不消說由於語言隔膜，可是，主賓雙方都靠了譯員底幫忙，於是彼此敬酒祝賀，說些故事。不久，大家無拘無束，自在愉快——侍女們都有着當地父老們所知道的某種特技。只消微微給一點暗示，她們就放下盤子，唱一支歌，或者跳一個舞。鮑林曾在俄國住過好些年，想起了許多早年留俄時學會的歌，博得雷鳴似的采聲。鮑林俄國話講得極好，可是我疑心他唱的歌兒是猥褻的一流——旁的歌決得不到這樣熱烈的歡迎的。哈利曼受到許多禮物，如寶劍，手槍，手錶，和從德國人手裏奪來的勝利品，所以他有點心猿意馬的樣子。這話倒不是冤枉他，因為他請我也唱歌哩。時候很不準了，我疲倦得什麼似的。我唱了一曲「領我回家去罷」。卡爾爵士對我說，他從來沒有聽見這首歌唱得如此神情畢肖的。

我們都擠在一個大房間裏，一人一張小牀。我們大多數人不得不請教那主持浴室洗禮的小個兒老太太，幫助我們解決俄國式舖牀的神秘。毛毯按長度攤開，再疊成牀底一半寬，然後同入一個被套，被套打開時就相當於上層的被單。我從來不會發現俄國人晚上是怎麼安頓的，可是按美國式舖牀，我往往不得不重新再做一遍。我記得那天晚上最後一件事就是馬代勒外衣底胸襟上兩條紅帶從毯子上纏繫了出來。宴會把他累壞了，他很早就息着，穿得整整齊齊，連高筒皮靴都沒有脫掉。他那樣子簡直像火

車站廣告牌上的大熊貓啊。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我們抵達開羅，以後的一星期內參加英美參謀會議，會址在金字塔蔭影下的美納府。美國參謀部請我報告蘇俄大概的形勢。當時我在莫斯科已經住了一個月，所以「專家」的程度算是達到了最高峯。（兩年之後，我得到一個結論：在這矛盾縱橫的地方，並無所謂專家這回事。）

英美使節只有一小部分的人由開羅赴德黑蘭。英國人住在英國使館，俄國人住在俄國使館，同時美國人却東西分散——總統，李海海軍上將，霍布金斯，麥金太爾海軍上將，在史太林寓處作客；其餘的文官代表，有的住在美國公使杜雷夫斯家裏，有的住在波斯灣指揮康納利少將家裏；美國武官代表，包括參謀，住處倒很舒服，是在波斯灣指揮部德黑蘭兵站——阿米拉特營房，招待來賓的宿舍。

戰爭初起時期，德黑蘭出名是軸心國活動勢力底窩巢，所以爲了與會的主要人物底安全，種種預防無微不至。滿街密佈了伊蘭，美國，和蘇聯底軍隊；所以，除非你具備一切應有的文件，尤其是汽車和司機非得有很精密的身份證，要準時到達任何地點是不可能的。

三國領袖開會辭能顯示英美蘇一切關係底特點。總統年紀最輕，所以應享特權，第一個發言。他表示他很瞭解會議底目的：戰勝。他把這個團體比作「家庭團聚」，希望會議完成建設性的協調，則通力合作可以繼續於戰時，並維持於戰後。他提示三國參謀部一面從事於軍事談判。他和邱吉爾和史太林一面討論戰後的種種問題。他底演說詞由鮑林翻譯，說得很圓滿，於是把毬兒拋給邱吉爾去了。

首相只要有機會說話，從來決不錯過。他申說會議上集中的力量，和這股力量招致的種種責任。

他着重地說明會議底議決案對於人類前途可能引起的效力，希望參與的人們不要辜負了這個上帝所賜予的機會。

總統於是問史太林說，他以主人資格願不願意說『幾句』話。也許由於總統底暗示，或許他自己的意向就在簡潔了當，到底原因所在且不管，史太林所致開會詞是異常的簡短。他對座上來賓表示歡迎，同意於會議底重要性，於是說：『讓我們言歸正傳，實事求是。』

羅斯福總統開始實際議程，先從美國立場把戰爭檢討一番；特別着重太平洋上的抗日戰事。其次談到歐洲戰事，總統着重地說，會議主要目的之一是如何多方設計，幫助蘇聯，牽制德國在俄國戰場上的軍隊。首相表示跟總統意見一致，但未聽史太林元帥發表意見之前，暫時保留批評。

在當時，差不多直到日本最後的崩潰，總統和參謀部的確覺得蘇聯參加太平洋戰爭含有極重大的意義。史太林元帥開頭的話裏便隱約暗示俄國幫忙不久便將實現，所以美方代表聽了十分高興。史太林祝賀我們在太平洋上的勝利。對俄國暫時不能援助深致遺憾，因為當時歐洲戰事緊急，使俄國無力參加抗日。他接着說，當時俄國駐在西伯利亞的兵力是足夠防守的，可是如果要採取攻勢，兵力非增加三倍不可，而這個兵力底增加，在德國被打敗以前，是辦不到的。史太林保證蘇聯參戰，所以添說，『到了那時候，有了共同陣線，我們就會戰勝了。』

太平洋戰爭撤開不談，餘下的軍事討論集中於歐洲戰爭。基本的爭論之點就是，第二戰場該不該延期，讓地中海進一步展開攻勢？地中海戰事有以下的可能性：第一，意大利境內可以憑藉北部的兩棲登陸而推進陣地，直抵波河流域；第二，在東北阿特利亞海作兩棲登陸，進趨多腦流域，幫助密

託；第三，愛琴海進行政勢，以羅茲島或多帶克尼羣島為目標；第四，以土耳其為根據或出發點，採取行動，假使能夠誘她參戰的話。

邱吉爾首相是唯一主張地中海加強作戰的人。羅斯福總統却聽了美國參謀部強有力的勸告，反對任何足以延遲第二戰場的行動。同時，他也不能完全拒絕邱吉爾條分縷析的娓娓勸說。史太林對於他底需要知道得很正確——法國境內開闢第二戰場，愈快愈好。

邱吉爾論證底根據是，侵歐以前，地中海內大部分的兵力也許不得不賦閑，自然就陷入長期的停頓狀態，影響所及是十分慘淡的。他說，地中海內約有二十師富餘的部隊，因海運困難，不能調回英倫。這些部隊正可利用，把德國軍隊引誘到南方來。便可減輕俄國戰場上的壓力，造成新的狀態，有利於越渡海峽的侵歐計劃。邱吉爾申說：假使容兩師的登陸艦能從第二戰場移到地中海來，則侵歐日期之延遲至多是六個到八個禮拜。有了這些登陸艦隻，他說，利用底機會可以繼續不斷的：第一，意大利北部底兩棲登陸；第二，奪取羅茲島，與土耳其參戰互相呼應；第三，到了相當時候，利用這些船隻在法國南方登陸，以聲東擊西方法幫助第二戰場。

邱吉爾從他底雄辯錦囊底翻出所有的法寶，助以種種說明和加重的姿勢，烘托他底論點。有時他是溫馴流利，輕鬆愉快，隨後他忽然咬緊雪茄，悻悻如吼，喃喃抱怨。他底說辭由一個譯員傳達給俄國人，這位譯員是個出色的技術人材，但沒有一點邱吉爾底雄辯才能。邱吉爾底話從譯員嘴裏翻出來，先掉了原有的力量，落在聾子耳朵上了。

史太林扭當了反對的說辭。他底地位跟美國參謀部底不謀而合，他底話句句加強了羅斯福總統的

支持，美國參謀部逆料在下最終決議時會有的支持。其實，史太林駁斥邱吉爾的話只是寥寥幾句簡單按語，概括地說就是他堅持第二戰場才是首要的任務，不宜被任何行動耽誤。他覺得地中海上的動作只會消磨英美底兵力，雖有幫助，却不能有決定性。

這番辯論，經過三次有參謀部參加的會，還有兩次參謀部單獨開的會。產生的結果是，承允担當一九四四年五月間的越渡海峽佔領歐陸，確切日期以後再決定，各方還了解紅軍屆時當採取猛烈攻勢，助成登陸。史太林更進一步，追問誰是聯軍總指揮。他聽得說人選尚未定奪，他於是力主這個疏漏應立即校正，不然行動決不能按照預定日期展開。史太林底堅持無疑地促成了艾森豪威爾底被選。參加會議的美國人，除掉哈利曼和霍布金斯，都是頭一回遇見史太林。他們對他印象深刻良好，也許因為英美意見不同，而他贊助了美方的觀點。這且不論，誰也得承認看出這個人有偉大之點。

跟他一起出席的有莫洛托夫、伏洛希羅夫，和他底翻譯官巴夫洛夫。據我們底觀感，這三位就是他底全部隨從了。這跟英美從開羅帶來的團體，各有二三十人，恰成相反的對照。史太林雖然時時跟莫洛托夫和伏洛希羅夫低聲商量，但他最蘇方唯一的發言人。他就是蘇維埃底最高權威，當然是毫無疑義的，因為沒有一點痕跡，在下任何決議時，他倒需要向他底政府措商的。他比羅斯福和邱吉爾佔了很大便宜，就在這一點上；他知道他可以採取任何動作，都用不着顧慮國會，巴列門，或人民底懷疑或責難。

史太林似乎很確定地知道他在會議中所需要的是什麼。邱吉爾也是如此，但羅斯福則不然。這倒不能說是反映了我們總統底性格，可是他顯然的猶豫也許是我們外交政策模糊的直接效果。羅斯福心

裏想的是如何戰勝；旁人却思索着他們戰勝後彼此不同的地位。史太林希望英美底軍隊駐在西歐，而不南歐；邱吉爾想，假使英美人跟俄國人共同佔領巴爾幹各國！則我們戰後的地位也許可以改進，英方也許可以獲得最大利益。從軍事觀點上着想，美國參謀部力主越渡海峽佔歐陸，無疑是較爲合適。這樣一來，交通線縮短了，易於保護，前綫緊靠着安全英倫底強大後方，法國可以及早解放，最短直徑通到德國工業區，魯爾，和沙爾底心臟。可是從政治的觀點說，我們底後見之明却襯托出邱吉爾底先見之明哩。邱吉爾所提議的辦法雖然也許增加了我們物資底負擔，並且也許拖長了整個戰爭，但邱吉爾可能還是對的，這可是個永遠解答不了的疑問了。

德黑蘭會議底特色就是蘇維埃外交底乾脆。史太林無意於辭句底修飾，他也不想應用什麼外交辭令。他所說的話都很簡單乾淨，一針見血。有一回邱吉爾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大篇，史太林就問他，英國人是不是專門『想』開關第二戰場，藉以滿足蘇聯？又有一回，總統和首相力主組織一個參謀部特別委員會去研究那紛爭的問題，史太林說，『這樣的一個委員會能幹些什麼？我們國家領袖比委員會握有更大的權力，這問題只能由我們決定。』有一回，邱吉爾發表了一篇長演說，史太林就問，『這個會議倒底打算開多少時候？』蘇方底乾脆在外交慣例上是很新鮮的，可是有時很令人清醒，誰又能說這不是很成功的呢？

從這次德黑蘭會議，我們也看出俄國人慣於採用一種策略，使得反對方面站立不穩。我相信，他們談到意大利之役，責備英美無能。對哈利曼和我大發雷霆，其實是放煙幕彈，想掩蔽他們在德黑蘭會議中準備採取的地位。他們預料英美雙方來開會，都預備反對爲地中海戰場而拖延第二戰場底開關，

這樣正好落在蘇聯圈套裏。實際上，英美雙方都很吃驚——英國人吃驚，因為他們很有理由預期蘇方支持，結果偏偏遇着蘇方反對；美國人吃驚，因為他們預料到蘇方反對，偏偏受到支持。

會議終了以前，羅斯福總統又想打動史太林，提起我在莫斯科會議所提的三件事——穿梭轟炸，改良氣候情報底交換和信電底符號。他也向史太林提議。關於日本人的情報交換。史太林「原則上」贊成這些提議。我回莫斯科時，心裏想，我將增大我底部屬，幫助我料理我所預期的一切美蘇合作。這些希望似乎更加强了，因為馬歇爾將軍把伏洛希羅夫拉在一邊，告訴他說美國參謀總部對我絕對信任，並賦我以全權代表。伏洛希羅夫拍了拍我底背，向馬歇爾保證他和我是老朋友了，將來定要保持密切的合作。他至誠地表示同意，但是我早已學得够乖了，不禁點頭微笑而已。

四 代表團底初期目標

十二月十七日我由德黑蘭會議回到莫斯科來。冬天可真地開始了。從德黑蘭到莫斯科的旅程，飛行時只有樹頂那麼高，最後的幾百英里尤其危險，時時有碰觸的可能；冰結在我們底翅膀上，幾乎要強迫我們降落的樣子。

任何外國飛機在俄國境內飛行，必需帶有一個俄國領航員和一個俄國無線電通訊員。我看不出這個領航員有什麼必需，因為他老是堅持地面飛行，一旦沒有公路或鐵路作引線，便似乎迷了路了。也許有些用處，就是使我們避免防空最強的區域。至少我常常這樣安慰自己，因為，雖然防空人員假定已經知道外國友機飛過，我總疑心這類情報傳遞得不够正確迅速，所以如果高射砲手隨意撥動槍機，給我們輕輕來一下，倒也是意料之內的。無線電通訊員却不可少，因為語言和通訊方法不同。

俄國領航員和無線電通訊員從來不受美國航空隊底歡迎。他們在座時，責任觀念分裂了，在航空條件不利時是危險的。俄國人指定路線與高度，腰裏還掛着手槍，使他們底指示增加權威。另一方面呢，美國司機爲了航行底安全，也不能放棄自己的責任觀念。最大的爭論之點永遠是關於高度。氣候惡劣時，美國人底反應是高飛超越這層空氣；俄國人却願意待在下面，甚至使機身有碰觸山頭的危險。這種意志底衝突，在機頭進展，連客座上也能感到，當然是不能增進安全感的——尤其是俄方觀點往往佔優勢。

回莫斯科之後，我覺得時機已成熟，該致力於代表團今後的目標，並着手完成這些目標了。哈利

曼和我意見一致：我們主要的遠大目標就是得到蘇聯參加抗日戰爭，我們倆底態度反映着總統和參謀部底意志——如何及早結束這個戰爭，可以救活許多美國人底生命。當時覺得，一旦德國潰退，蘇聯要是參加抗日，戰事定可及早結束哩。

我們最迫切的目標，是使俄國和西部盟友獲致最大限度的合作，使德國崩潰。如何跟俄國合作，還是正待開發的園地哩。一九四三年終以前，我們合作的努力限於租借法案之下供應俄國需要的步驟。至於軍事動作方面，所謂合作幾乎並不存在。不錯，英美策略之決定大都繫於俄國局勢上所能受到的影響，可是我們對於俄國局勢底真相，所知無幾，所以要運用得合適是很困難的。可作的還多着呢，如敵方情報底自由交換，作戰計劃底自由交換，俄方攻勢應與西部盟友攻勢配合，空軍基地互相利用。這些辦法足以使我們聯合作戰的力量產生更大的效果，叫德國屈服——假使我們能獲得俄方底合作。當然，還有許許多多旁的方面，美蘇合作也是可能的。其中如：俄國祕密情報與摧毀敵人的舉措，跟美國機密情報局，應聯絡呼應；美蘇有效的符號通訊之建立；氣候情報之自由交換；美國飛行員轟炸日本時在西伯利亞強迫降落後被囚於俄國應予釋放；雙方互相救釋的戰俘之復員；幫助俄國人利用美國武器應成立訓練班；關於裝備，武器，與策略的技術知識之交換。

我所接觸的俄國官員，有一個很顯著的特點，就是他們對於外國人動機的猜疑。其中也許有幾分理由，倒也難怪的。沙王時代，俄國因統治者懦弱無能，受外國人剝削侵略，曾有過一段很長的歷史。蘇維埃聯邦自己爲了實施「五年計劃」，雇用外人，尤其是德國技師幫忙，於是親眼看見這般技師利用了特殊地位，從事於有損於蘇政府的活動。還有，蘇聯出世後頭二十五年內，西方盟友所持態度當

然也很難說是友善。我們看出蘇聯外交政策，對於西方民主國家決說不上友善，前後一致而且始終不變；這樣就易於了解他們爲什麼不敢相信西方盟友向他們伸出來的友善的手了，他們不相信花豹一夜的工夫可以換皮變色。不管是什麼原因，反正猜疑之心牢不可破而昭然若揭，所以對於任何外人密切監視，對於外人任何的提議探尋背後的隱密動機，尤其是，蘇聯對於共同敵人的作戰方法手腕始終蓋了一層祕密的帷幔。

軍事代表團成立以前，美國在莫斯科的軍事代表就是海陸軍參贊。參贊底任務，舉世周知，就是從他們所派遣的國家獲得情報。要想像比駐俄海陸軍參贊更難的職務，或者更少成功希望的職務，怕是不可能的。蘇聯官員對美國參贊避免供給消息，最容易的方法就是避免見他們。多少爲了克服這種態度，美國才召回參贊，而代以軍事代表團。可是俄國人依然滿腹狐疑，預備用同樣超然遠離的態度，原來用以對付參贊的，來對付代表團，以爲改變的只是名義，我們底目標並無不同。在這樣的環境之下，要打破猜疑，完成合作，當然是很困難的。

我赴俄之前，跟馬歇爾將軍作過一次很長的談話。他吩咐我避免探聽關於俄國人的消息。馬歇爾將軍底意見是，雖然蘇聯當局把全部的武器藍圖，組織表格，和所有的計謀原理，盡量讓我們看，但是這個消息絲毫不能影響或改變美國底生產路線，組織，或策略。他深覺得這樣地採訪消息，不但沒有需要，並且會惹得俄國人不樂意，使互助合作不可能。他底態度倒使我駐俄時的工作省事多了，唯其這樣代表團才享有任何成功。因此，我們竭力避免探聽蘇聯裝備，武器，和戰略上的消息，除非我們能說明一個强有力的情形，覺得這種消息對德作戰時是有價值的。例如我們曾經探聽而且得到些消

息，關於俄國底禦寒裝備，渡河戰法，以及有組織地發見和處理德國派在蘇聯後方活動的委托團體。跟蘇聯底祕密相對照的是美國底公開坦白。我們有好幾千的蘇聯代表待在美國，讓他們訪問我們底工廠，上我們底學校，參觀飛機及其它裝備底試驗。在意大利，其後在法國和德國，蘇聯代表到我們底作戰司令部來是很受歡迎的，要相看我們任何軍事設備和動作都可以。我們底政策是，讓俄國人了解我們在電子學和其它部門裏任何新的發明，一旦我們自己已經利用了這樣的裝備，開發了其中的奇妙，並且以爲敵人已經獲得這類裝備，懂得它底內容了，我們自己也就滿足了。我每個月都收到一張美國祕密武器底修正單，於是設法讓俄國人知道，希望他們一旦得到這些武器也能應用在俄國戰場上。我們從來不吝嗇，盡量供給俄國人裝備，武器，和消息，只要我們覺得這足以幫助我們共同作戰的努力。這種慷慨，或者至少可以說這種態度，從來不會得到俄國人底同樣投報，除非經過無窮的爭論，會商，和延宕。

一九四三年年底，我們竟然能同俄國人開始了兩個計劃，預備在戰事中實行到底。一個是美國機密情報局長杜諾文少將發起的，跟俄國祕密情報與祕密作戰組底領袖，成立工作連絡的組織。另一個是關於釋放美國強迫降落於俄國境內被俘的飛行員。兩個計劃都是我們跟蘇聯戰時關係的最高記錄，合作底程度顯然不是其它部門趕得上的。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四日，馬歇爾將軍給我一個電報，說是總統因杜諾文將軍提議，贊成美國機密情報局組織一個莫斯科代表團。其時，英國祕密作戰執行部（S. O. E.）也在莫斯科有個代表團，由佐治·希爾團長率領。

我在開羅遇見了杜諾文將軍，約定他親自來莫斯科設法獲得蘇聯同意，實現他底計劃。他於聖誕節前一二天抵達了。我看見任何人從來沒有這麼高興的。這樣遠離家鄉，忍受莫斯科陰沉冷冽的空氣，我們都微微感到憂鬱。他底光臨彷彿是從外面世界帶來一股新鮮空氣，他尤其受歡迎的是帶來一箱威士忌，給我底聖誕節添了許多生氣。我們在華盛頓首都時已是老朋友，跟那些對於機密情報局底功績懷有妒意的華盛頓代辦們，共同作戰，交過好幾次鋒。我以美國參謀總部底祕書身份，很知道杜諾文所創設的機構底力量，也能多少欣賞它底可能作用——俄國顯然也與我有同感。

無疑地，杜諾文底名氣比他自己早就到了莫斯科，而跟他合作的決心也早已定下了，因為，哈利曼帶他去見莫洛托夫時，後者立刻同意召集一個會議，所派出席代表是蘇聯對外情報局局長費丁中將和敵國破壞工作指導組組長奧西波夫少將，目的在美蘇活動如何聯絡呼應。莫洛托夫底舉措一定是預先安排好的，因為他這樣決定時顯然沒有循例跟史太林商量。

聖誕節後第二夜，杜諾文和鮑林（當翻譯）和我去拜訪內務部，恐怖的蘇聯祕密警察局底老家。我們進屋時禁不住想起那數不清的俄國人——他們底命運都在這四壁之內密封永閉了。我們一進門便遇見幾個警察，靜悄悄地被帶到一間開會的辦公室，神出鬼沒似的令人有點毛骨悚然哩。

我們發現費丁將軍和奧西波夫將軍已在會議室，但別無外人。費丁大概四十歲左右。他穿着軍服，服裝上有藍條子表示他底警察地位。他個兒不高不矮，臉上剃得很光溜，長長的淡黃頭髮和藍眼睛。他帶着和悅的笑容，使我們一點也不覺得他在祕密警察圈裏是地位很高的人物。奧西波夫個兒矮小，臉上剃得也很光溜，櫻色眼睛，櫻色波紋頭髮，臉色灰黃。他穿着便服，我們很容易想像他是包立斯。

卡洛夫底知心祕友。他英語說得非常漂亮，沒有一點外國口音。他是溫文爾雅，可是見了他面之後，我倒覺得幸虧有杜諾文和鮑林陪伴着我哩。

兩位俄國將軍都異常和藹可親。畢爾·杜諾文在對面的一個座位上坐下，一個燈光安排得貼對着他底臉照耀——這個安排顯然是爲了那些不幸的人們而設的——他們不得不來向警察局說明他們的行爲。畢爾進屋時窺見了這個奇特的座位，得兜個圈子才走到它邊上。二位將軍彷彿完全解除了武裝，可是畢爾宣佈預備受拷問時，他們倒裝作很泰然的樣子。

杜諾文給他們很詳盡地說明美國機密情報局(O. S. S.)底組織大綱，指示他所工作的特殊種類，和採取行動所在的各別國家。費丁是年長的一個，向杜諾文問了些問題，奧西波夫大半時間只是常翻譯。他們特別感到興趣的是，我們把工作人員引入敵人領土時所用的方法，給予這般工作人員的特殊訓練和裝備，以及他們受訓的地點是在美國或旁處。杜諾文對於他們底問題給了充分而坦白的解答，另外還握有一個富於誘力的法寶，就是形容O. S. S.所發展的幾種裝備，如無線電手提箱，玻璃式炸彈，以及其它。

杜諾文說他來莫斯科的目的就是向蘇聯當局報告O. S. S.底工作，並表示假使蘇政府樂意的話，O. S. S.準備跟蘇聯底同類組織互相合作。他鄭重聲明，他並無意左右他們對這件事的決定。於是他說，倘使雙方同意合作，他打算派一個官員隸屬於美國軍事代表團，與蘇方相當官員覓取合作，另一方面他也歡迎蘇方派遣一個官員駐在華盛頓，跟O. S. S.保持聯絡。

費丁說他很了解杜諾文底提議，接着舉出幾種如何達到合作的方法。比方，他覺得假使蘇方人員

要在德國境內暗中破壞重要的工業建設或鐵軌，當然最好能預先通知美國政府，美國對俄國自然也是如此。他接着又問杜諾文來蘇目的是單單爲了請求合作呢，還是有着旁的意向，這可激起了杜諾文盛氣忿，這明明又是蘇方多疑，我不禁暗笑，可是杜諾文冷冷地，狠狠地乾脆回答說，他並沒有旁的意向。

最後同意交換代表：約翰·海斯克爾上校代表杜諾文來莫斯科，葛勞曷上校代表費丁與奧西波夫二將軍去華盛頓。每人還可以帶一批助手屬員。

會議進展到這個地步時，我向兩位俄國將軍担保美國參謀部欲與蘇聯獲得更密切合作的強烈興趣，還說我相信他們跟杜諾文將軍的協議會得到美國人士底歡迎。我又暗示，交換代表尙未實現的期間，我們應建立一個溝通底方式，藉以交換最重要的消息。我不但以爲這辦法似有必要，並且我暗地裏希望至少成立一種聯絡方式，免得再經我底老朋友艾斯蒂尼夫底手哩。祕密警察顯然並不受艾斯蒂尼夫底限制影響，因爲出我意外地他們給了我一個電話號碼，我有事跟費丁或奧西波夫商辦時可以應用。這是我在俄國得到的第一個電話號碼，我覺得獲得了一個驚人的勝利呢。

杜諾文在莫斯科完成任務之後，便急于想回華盛頓去，可是正想離開，結果却招了個小小糾紛，很表示我們跟俄國官場一切關係來往的特色。哈利曼和我會把一架四引擎的運輸機帶來了俄國。哈利曼會向莫洛托夫說明，他想把這架飛機留在俄國供他和我用，莫洛托夫至少是默認了，並沒表示反對。用四引擎的飛機是極有利的，尤其是在冬天，因爲可以從莫斯科直飛德黑蘭，用不着添油。俄國民航用的二引擎小號飛機，飛德黑蘭時至少一次，往往二次中途添油，停在史太林格勒，或阿斯屈拉康，

或巴庫。這樣的停留使飛行多耽擱一天，因為天光短促，尤其是冬季，往往使飛行耽誤好幾天，因為在莫斯科和添油站不得等候良好的氣候。在這樣的情景之下，我們希望用我們底四引擎飛機送杜諾文離開俄國。

哈利曼請求莫洛托夫准許用我們自備的飛機飛行時，他被直接了當地拒絕了，理由是，美國飛機祇有大使使用時才受特許。哈利曼提出嚴重抗議，申明莫洛托夫底拒絕不但違背了他對於這種飛機用途的了解，並且杜諾文迫於職務，急需立即返美，這樣無故耽誤行期，既傷友誼，又危害了作戰底努力。莫洛托夫兀然無動，但是他答應為杜諾文特別預備一架二引擎的蘇聯飛機。這樣繼續守候了十天，每天還是老樣子。杜諾文底全體人員，艾佛來爾與卡瑟·哈利曼，斯巴爾丁將軍，和我，每天清早六點鐘起身，在零度以下的空氣裏趕到航空站去。每當飛機剛要起飛時，我們便得到通知，說是史太林格勒，阿斯屈拉康，或巴庫一帶氣候惡劣，當天不能飛行。我們於是回到斯巴索府，早餐席上開戰事會議。每次決議總是一樣，由哈利曼再去見莫洛托夫；可是相見之後，結果依然不變。最後，到了第十一天，莫洛托夫答應杜諾文使用美國飛機，可是有個附帶條件：這樣的飛機，今後用途未得諒解以前，不得飛返俄國；杜諾文第二天離開了，抵達美國時是一架蘇聯飛機同天同時離莫斯科飛抵德黑蘭的時候。從此以來，我們底飛機留在開羅，祇有哈利曼或我離開或回轉蘇聯要用到它的時候才飛到俄國來。

戰爭時期，俄國當局從頭到尾拒絕外國飛機在俄國境內飛行，除非是載送最高的外國貴人，如邱吉爾，戴高樂，艾森豪威爾，和少數旁的人。他們說他們所以採取這樣的步驟，為的是外國飛機可能有

被防空部隊誤認爲敵機的危險。我相信真正的理由是，俄國要避除這類先例，免得鼓勵外國政府以爲戰後航空事業發展，路過蘇聯領空的權利是可能成立的呢。俄國態度底理由何在且不管，反正這決不能說是盟友底態度。

美國機密情報部（O. S. S.）和蘇聯機密警察局（N. K. V. D.）底情報和破壞組，互相交換使節的設置，似乎在美蘇雙方都進行得很順利，可是三月十六日，哈利曼忽然接到羅斯福一個電報，說是這種交換暫無定期地延緩。

哈利曼和我擬了一個很長的電稿，由他拍給總統，請求他重新考慮他底決策。我們底理由是，我們是頭一次深入蘇聯最秘密的情報工作，這種關係一旦建立之後，可以打開親善之門，跟其它的政府部門發生接觸。當時我們正忙着把美國軍隊運送到俄國來，跟我們底穿梭轟炸有連帶關係；我們向總統表示疑懼，這樣撤消杜諾文底協議，可能使穿梭轟炸底計劃受到很不利的打擊。

三月三十日總統復電說，整個問題國內已加以同情的考慮，但是美國內部政治關係是最主要的因素，使他不能改變決策。總統深信史太林元帥會諒解的，他希望我們鄭重申明使節交換延緩只是時機尚未成熟的緣故。

現在試作回顧，我才明白蘇聯機密警察任何部門底代表引入美國後，到了大選年間，也許使一般縱橫家多了操縱爭奪的機會，所以從政治立場着想，倒是不難了解總統底疑慮的。然而俄國代表是要公開地駐在美國的，我相信爲了跟美國機密情報局合作的目的，這種聯絡將使雙方受益，他們似乎不能採取任何動作損害到我們的利益。那時候我依然夢想要作俄國人底知己朋友，所以我很害怕把總統

的決策告訴俄國人。這事是我旅俄期間最有興趣的經驗之一。

我給費丁打電話，他同意了約會底時與地，說是當晚六點派一個人到我底辦公處來，接我到晤會底地點。大約六點半左右，一個拋炸彈的典型人物，穿了一件藏青的長大衣，戴着深厚的眼鏡，和一頂聲名惡劣的黑帽子，出現在我底辦公室，說是費丁派他來的。我們走出門外，我提議坐我底正站在門口的汽車，可是他拒絕了我底請求，指着一輛長形的黑車，所有的窗戶都蒙着深黑的窗簾。我回頭看看我底汽車夫諾姆，吩咐他跟着我們。這似乎很不合於我底伴送者底計劃，因為我們上了他底車時，他放連珠砲似地用俄語吩咐他底車夫，於是一聲不響地靠我坐下。那天正是大雪之後有點開凍，結果滿街一團泥水。我們從我底辦公處斜滑出去，過了一條街又過一條，用飛快的速度曲曲折折走了大約二十分鐘。拖泥帶水的雪畫了扇形一股腦兒地飛濺到擁擠的側道，那些正上公共電車汽車的人們當我們打旁邊經過時被濺得滿身透濕。我頓時恍然大悟，我們這輛車的司機所受的吩咐是使諾姆迷路，這樣我就不知道我被帶上那兒去了。這可叫我暗中大笑，因為我知道我底別克式汽車比任何俄國出品都快，而誰也沒有諾姆那麼高興緊蹬那底板上的催速器了。的確不錯，當我們從窗簾後鑽出來，在一處于我很陌生的環境，面臨一所頹敗的公寓時，諾姆也已經來到，停在我們後面，把他底車掉開，神情十分疲倦的樣子。我底朋友準知我是在笑的什麼，因為他並沒有問我。

我跟費丁和奧西波夫來往，從來沒有在同一地點會過兩次。他們似乎滿城都有隱藏所——目的安在我可永遠不會知道了。這回我們爬了幾段扶梯；我底身份被證明時，一扇門小心翼翼地推開了，接着由奧西波夫完全打開，他請我進去。我發見一桌子上擺着伏特加，果匿克，水菓和可可糖，他們整

請我盡情享用。我總是不大放心，在使命完了之前不敢喝得太多，因為我還不知道對方會如何接受我底信息。然而伏特加的確激起了我底勇氣，對於他們也似乎起了修鍊成熟的作用——總統預料得不錯，他們顯得「完全諒解」的樣子，贊同美蘇雙方秘密情報的合作，由我代表林諾文跟他們在莫斯科實行，我們談判到此為止，這樣開始了一種關係，一直繼續到戰爭結束。

在祕密情報方面，照例我們供給俄國人的消息比我們所接受的可多得多了。這也許因為 O. S. S. 比俄國底同類部門是個更強固有力的組織。雖然如此，我覺得費了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了；不提旁的，他關於我們底委托工作人員在瑞士和巴爾幹各國所作的聯絡有一部分很不可靠，給了我們合時的警告；他派了一個蘇聯代辦在倫敦和 O. S. S. 合作；關於蘇方底破壞方法和採集德國境內戰時工業的情報，也供給些資料。杜諾文底機關也繼續不斷供給費了消息。其中包含 O. S. S. 研究分析組所作的研究工作，同樣也包含工作人員在戰區所得的情報。杜諾文傳給俄國人最重要的消息也許就是那文件上的證據——德國人已經發見了某種俄國的通信符號了。

關於 N. K. V. D. 的敘述，結束以前，我得記載一件小事，這多少是我在莫斯科街上開快車放野馬底後果。克里斯特將軍和我接到費了和奧西波夫請帖，在阿拉葵跟他們一起吃晚飯，阿拉葵是莫斯科戰時始終開放的唯一的一家飯店和夜晚俱樂部。這家店裏的晚餐按美金計算是一盤菜合四十五元，所以克里斯特和我從來沒有去過；也正因為這樣，我們興高采烈地接受了邀請。

我們發見一家裝璜美觀的飯店，深厚地毯，淡薄燈光，面積之大足容二三十桌——十之八九却是空的。高天花板房間的兩端各有迴廊。一端迴廊內是弦樂隊；另一端插入一間雅坐，是克里斯特和我

被款待的地方，我們敞開了通迴廊的門，能看見下面宴會的客人和對過遊廊裏的音樂隊。這樣的佈置環境，克里斯特和我從來不能相信會在莫斯科存在。

正餐之前，喝着閑酒，我向費丁和奧西波夫提起一二月以前我拜訪他們傳達總統底決議，形容在莫斯科街上那股狂奔勁兒，尤其着重他們底車夫底幽默，意想擺脫諾姆，不知道諾姆是最愛開快車的人。他們二位聽了我這有趣的故事都嗤嗤地笑了，可是正餐完畢以前，並不加以說明。費丁儘快地運用他底思想，席終時告訴我，他底車夫兜了個大圈子，轉灣摸角把我送到聚會的地點，因為車夫知道費丁自己會比約定的時間遲到的，所以不願讓我第一個先到而感得不自在。我插嘴說，我們車開得這樣飛快，原來爲的是想遲到啊；於是又問蘇聯官員爲什麼都把他們底車配上厚厚的黑窗簾呢。費丁底回答是，有了窗簾坐車的人便不致於被太陽曬黑了，這可令我五體投地屈服了。

晚餐非常豐盛，接二連三上着這家館子出名的匈牙利菜。我始終不了解主人們宴請我們的動機。終席以後，我才發見了一個理由。

奧西波夫把我拉到一個基角上，輕聲說他有個很重要的消息報告我。東張西望，結果只是；他底代辦無意間聽得美國工程師討論美國將要舉行的選舉，這些美國工程師，其時因巴庫建設煉油廠正充任技術顧問。據說，其中有一個工程師管羅斯福總統叫『這混小子，該拉出去槍斃呢。』他們以爲我該知道這件事的。我再三道謝，說我準得設法採取糾正的行動。但是我接着說明，美國人對於選舉情緒很緊張，有時對於競選候補人發表意見時不免話說得太重了。我添說，我照例對於這類談話並不認真重視。克里斯特和我幾乎想打電報給羅斯福報告這個故事：我們待在莫斯科直到現在才吃到如此

精美的晚餐，還得感謝他給請客的人添了靈感哩。

x

x

x

哈利曼初抵莫斯科時，第一件任務就是催請蘇聯政府釋放六十多個被囚在俄國中南部塔希坎特的美國飛行師。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他商得莫洛托夫同意，派一個美國醫生約翰·華爾屈倫少校赴塔希坎特一行，給禁囚們送些需用品，必要時施行醫藥的治療。

華爾屈倫發見那些美國人住在一所老學堂改的營房裏，倒還舒適。他報告說飲食尚滿意，士兵官員頗能盡量利用那困苦的環境，但被迫無所事事，自然難免沮喪。其中有一個施行手術之後病狀嚴重，似乎急需返美，不宜再滯留。

華爾屈倫將報告遞呈時，哈利曼立即拜訪莫洛托夫，當下便得到允許，將那個病人先送回美國。莫洛托夫特別設法，派一架飛機把他從塔希坎特送到德黑蘭。莫洛托夫還給哈利曼暗示，其餘的人們不久便可釋放，或讓他們『脫逃』，說是『五個航空隊隊員；一九四二年三月間杜里德爾將軍率領空襲日本之後被我們尋獲的，但在蘇聯遍覓不得，倒是一件怪事哩。』

對日作戰的美國俘虜底釋放，在蘇聯，甚至在所有的同盟國，是一件很嚴重的舉動，因為這可能是導火線，使日本與蘇聯，時機尚未成熟時，便發生衝突。另一方面呢，俄國倒也有充分的理由去破壞對日的中立義務，否則被囚的飛行師也可以被利用了對付共同的敵人……德國哩。無論如何，史太林決定冒這個危險。

一夜，我因初學滑雪，傷了腳踝骨，還躺在床上海息，N. K. V. D. 底伊凡諾夫將軍和艾斯蒂尼夫突來

探訪。先是堅持全部門窗緊閉，然後伊凡諾夫透露一個極嚴密的計劃，他已擬就了讓美國囚人「脫逃」。計劃綱要如下：他和我各派一名官員赴塔希坎特營。到達時，美方官員傳遞我底命令給邵爾特少校，禁囚們底長官，說明已徵得蘇方同意，全部人員將移往高加索，在渡過波斯灣來到俄國的美國飛機上工作。於是這批人員裝上一節火車，車上全由 N. K. V. D. 隊員把守。火車臨近阿希卡巴特，通伊蘭邊境的鐵路底最近點時，忽然出了毛病，不能開走了。把守火車的隊員於是下車，用鐵槌輕輕敲打車輪，詳細討論了半天，使停駛事件更富有現實色。這時，我派的人便告訴禁囚們說，他和伊凡諾夫派的人要到幾英里外的阿希卡巴特去，找幾輛大卡車把禁囚們送到阿希卡巴特過夜。等候卡車來到的期間，禁囚們得圍鎖在他們底車箱裏。過了相當長時間，卡車全由 N. K. V. D. 駕駛着，來到火車附近。我派的人便告訴禁囚們說，他賄賂了卡車司機們，讓他們衝入伊蘭邊境，向南約十英里。禁囚們要徹靜無聲，躲在油布篷下面，同時卡車讓邊境衛兵搜查，這些衛兵也就是 N. K. V. D. 隊員。此後，這般人在戰事結束以前，關於這事底經過情形，發誓嚴守祕密。

一切按預定計劃實行，不爽毫釐。唯一隨機應變而加入的原素是，駐阿希卡巴特的俄國指揮官，在交出卡車給我底代表麥卡貝和他底俄國同伴以前，堅持請大家大享魚子醬，魚，果匿克，和伏特加。這般人安然越過俄國邊境後，接着是四十八小時日夜不停的汽車賽跑，翻山越嶺，穿過沙漠，馳赴德黑蘭。天尚未亮，他們到了，被送入一所特別設置的營房，康納利將軍已經在那兒預備了火腿雞蛋，厚牛排，冰激淋，和旁的菜，正是這般美國孩子過去一年裏常常夢想着的。德黑蘭很少人知道這些脫逃的禁囚們底光臨，趁天光黑暗裏飛送到另一所開羅附近的孤立的營房。從開羅他們乘輪船送回

了美國。他們被慰問，給休假，終於還能回到歐洲戰場上服役。這些人認真小心地保守秘密，深怕一旦無意洩露，足以危害將來許多人不得不在俄境降落後「脫逃」底機會。

幾月之後，又有一百來個美國人積聚在塔希坎特，他們的「脫逃」比起第一批人來是不爽毫釐的復演。一九四四年一月間，塔希坎特底監營又集合了一百十個美國人，於是安排第三批的「脫逃」。

但是這辦法終於失敗了。最初，一切都按預定計劃進行。火車壞了——撞車輪——麥卡貝（三批「脫逃」底經手美國官員）和他底友伴走到阿希卡巴特去找卡軍——俄國指揮官設宴——可是這時候，計劃改變了。麥卡貝聽得說，美國報紙大登特登，禁囚們只好暫時留在阿希卡巴特，靜候莫斯科訓令。幾天之內訓令到了，全部人員仍送回塔希坎特監營。

我最初得到風聲，知道美國報紙上洩漏消息，是從駐莫斯科的美國新聞界代表亨利·沙比羅聽來的——他來我底辦事處，告訴我說，美國報界請他證實一項新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或一九四四年一月間載在美國匯合新聞欄的，關於五個禁囚從俄國脫逃的事，這五個禁囚二年前參加杜立德爾轟炸日本的空襲之後，被迫降落的。新聞專欄上似乎說這些人實際是降落在滿州邊境，可是被一羣俄國兵捉住了，俄國人拒絕了日本軍隊底要求——引渡這些美國人。俄國人辯答日本人說，飛機是降落在西伯利亞土地上的。據說美國人被裝上了蘇聯卡車，馳行了許久之後，俄國指揮官對美國人們說他們當時正越過邊境，走入西伯利亞。此後，據說這般人被送到西部去，終於通過德黑蘭讓脫逃了。

我對沙比羅原原本本地敘述頭兩批脫逃底經過，但第三批尚在進行中。他同意如果再公開報導，對於美國將有莫大的不利，於是電告美國新聞界，說這事是一件最大的秘密，以後不得再提。

脂油放在火上了，約一星期左右以後，我接到麥卡貝底信兒，說是美國飛行師又送回了塔希坎特監營，我聽了當然一點也不驚奇。美國底專欄家寫了一篇驚魂動魄的消息，因此也許得到了充分的報酬罷，可是一百十個美國航空員却又被送回監營，過着百無聊賴的生活，毀滅了所有的希望。他們專門的訓練不能用於作戰，最嚴重的是可能激起日本底反響，引起時機尚未成熟的日俄衝突，那時俄國在對德作戰的前線正是忙得雙手不閑哩。

一方面史太林和莫洛托夫對於美國報紙洩漏消息表示憤懣，一方面他們却輾了心腸，幾月之後美國人終於被釋放了。此後，「脫逃」有了定期的安排，直到戰爭結束為止。

x

x

x

關於杜諾文底接洽和戰俘底待遇，我在上面敘述得很詳細了，因為這兩段情節特別具有充分的融洽與善意。O. S. S. 與費丁團部底情報交換並不十分順利，但我永遠有個感覺——費丁和奧西波夫至少是竭力想作到這步的。關於戰俘一節，俄人態度是那麼慷慨，照理可說是超出意料之外的。想到旁的方面，我們努力要求合作，却遭遇了許多困難，這兩件事上俄國態度却是難於了解的——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在這矛盾充塞的國家，一切都是難於了解的呢。

五 幾個次要的計劃

莫斯科會議中許多事件，明明顯示出美蘇間信號通訊方法很欠妥。單就電訊往還耽誤而論，國務卿赫爾和總統可說是完全失却連絡了。國務卿赫爾有許多特別請示，總統有些復示直到會議結束，國務卿啓程回國時，尚未到達莫斯科；還有些也就誤很久，給國務卿添了不少麻煩。

當時華盛頓與莫斯科之間的電訊來往，差不多完全依靠商業無線電報，由蘇聯交通部和美國商業無線電報公司聯合辦理。無線電底路線要繞一個很大的圓圈，幾乎快走近磁極了。想盡了方法保持二十四小時的工作程序，可是大西洋北部電流紛擾，往往引起意外的耽誤。逢到不測的緊急變化，美國公司設法從倫敦或瑞士伯恩轉接莫斯科，這兩處跟莫斯科的無線電交通有着較長的時間，可是這類的電訊需受倫敦和伯恩檢查，因此遲誤了。

美國陸軍信號班，尤其是斯東南少將主持的陸軍交通組，曾建立了打破全世界記錄的最廣大而有効的交通網。斯東南，哈利曼，和我，知道時機成熟，美蘇間通訊之迅速可靠是攸關生命的；我們也知道，假使莫斯科能拉入美國陸軍網，這樣的通訊是可以完成的。最簡單的解決方法就是在莫斯科建立一個美國無線電站，溝通德黑蘭——這可能是最簡單的解決，假使無需徵求蘇方同意的話。

我前面說過，莫斯科會議中我提議改良信號交通，曾獲得蘇方「原則上」的贊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四日，我給美國海陸軍總長打電報，建議下次德黑蘭會議中，他們「預備幾項議案向蘇方提出，使蘇方當局應接不暇。太平洋基地之利用，俄國與英美攻勢之時間呼應，俄國穿梭轟炸基地之利

用，氣候情報之交換，信號交通之改良，都是些你們不妨提出的問題。」

美國海陸軍總長根據我底建議，擬了個備忘錄讓總統提交史太林，請求採取實際步驟，改良我們底通訊方法。史太林對總統說，這是要辦的。我們回莫斯科後，關於這事所採取的行動，單就速度論，我覺得史太林底贊同，準是慶祝美蘇邦交，舉杯傾飲時，隨便應下的。

德黑蘭會議後，哈利曼向莫洛托夫不斷地催詢，同時我向紅軍總部施壓力，竭力想用行動替代談話。我們底堅持得到了報酬，一九四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莫洛托夫來了一封信，距初次獲得蘇方同意時隔了兩個月了。我後來才知道，這很表示俄國人特別加速的努力。莫洛托夫告訴我們說，人民交通部正多方設法，改進對美的無線電的接播。添設一個六十基羅瓦德的傳電器，來往於安穩時間內接收美國發電的四條通道，特別「高效能的」觸鬚式收音線——三四個月之內都可出現了。

不錯，這是發軔，但依然還是遙遠的呼聲，距莫斯科套入美國陸電網還早，所以我們得繼續作戰。當然，莫洛托夫所指示的正採取的步驟，並不能消除北大西洋的氣候變化——我們通訊遲緩的基本原因。哈利曼因此向莫洛托夫道謝，但是繼續請求蘇方再行考慮我向總部提出的議案——蘇聯得應用美國陸軍與華盛頓的交通線，交換條件是我們在莫斯科設立一個接德黑蘭的通信站。

大約一星期以後，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初，我同總部底斯拉文中將開了一次長時間的會議，他說美國可以在莫斯科設立無線電電台，交換條件是蘇聯也能在華盛頓或紐約設立電台。按我的意見，他這提議引起了最嚴重的糾紛，就是美國法律上是不容許外國在美國境內設立無線電電台的。

依我底私意，我可以毫無躊躇地建議接受俄國提議，相信總統能運用戰時的權力，特許俄國在美

國設置電台，但以戰時爲限。我因此把斯拉文底提議寄交美國海陸軍總長，並請求核准。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二日，我接到回信，證實這個提議礙於法律，不能接受，但是提出二十四小時的循環方法，由非洲自動轉播。美國願意並準備爲了蘇聯政府底方便，供給交通綫，終點設備（電訊拍照機）完全由蘇方控制。附帶的交換條件是：在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建立同樣的交通綫，給美方應用。

我知道，通知俄國人說美國法律不容許接受他們底提案，倒是件麻煩事呢。要提出美方建議，最有效的方法也許是把我底通訊員勞倫斯·老歐少校去辦理。他是個技術專家，能隨時答復俄國人可能提出的任何問題。可是，我要派老歐去主持談判，我們怕沒有成功底機會的。派一個職員去商談成立政府的協議，在我底階級意識分明的蘇俄朋友看來，不但是個侮辱，並且也會暗示我這個團長並沒有把這件事看得重要。關於我有無貫徹的決心，蘇方也許要發生懷疑的。由老歐幫忙，我懂得我們提議辦法底詳情，於是擬就一個外行人底說明書，附有專說交通綫底循環圖樣，預備交給斯拉文。我見斯拉文時，老歐陪伴着我當技術顧問，帶一個顧問團在身邊跟俄國人開談判，往往可以添些「兩子」。

我告訴斯拉文說，他底提案礙於美國法律，所以我們不能接受，這可叫他立刻變了色，傷了尊嚴的樣子。他說，蘇方提案允許我們在莫斯科設站也是違反蘇聯法律的，可是史太林元帥爲遷就盟友底團結，放棄了這個限制。爲什麼羅斯福總統不能這樣辦呢？我便竭力解釋，——當然是無效的。——指出美蘇政體幾個基本的異點，還添說我們雖然能設法把法律條文改變過來，可是我恐怕我們底立法手續太遲緩了，這方面不易有多大成就，趕得上這次或下次戰爭中應用的。

比斯拉文較高的蘇聯當局對於我們底答復顯然也很不高興。但是，同時聽說美國願意設立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的無線電交通道，爲蘇聯裝置電傳打字機，他們似乎又有點動了心。他們表示這雙重態度，顯得特別的俄國風格。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莫洛托夫寫信給哈利曼說：照我告訴斯拉文的美國法律條文限制，「正式的蘇聯當局認爲以互惠爲基礎的美蘇彼此設置電台一事，當然只好作爲罷論。」可是三月十七日，我們對這次打擊尙未完全恢復心理原狀時，蘇聯外交部來了第二封信，把上星期的決定完全翻了案。信末結尾說，「據人民外交委員會來文稱，正式的蘇聯當局原則上雖同意應用電傳打字機設置美蘇間的無線電交通，可是認爲以互惠爲基礎，電傳接收器與傳播器在莫斯科應設置在適當的蘇聯經辦處，由蘇聯人員主管。」

這封信完全沒有提起莫洛托夫對美方計劃的拒絕，這樣按俗語所說的吃飽了還想帶走，俄國人竟如願辦到了。俄國人在美國設的委托機關，比我們在俄國設的，可多得多了。他們需要迅速的通訊方法，尤其是與俄國租借法案程序有關的方面。然而「原則上」三字依然含在俄國人的默契中，叫我依然感得不甚舒泰。我這上面的疑慮任其加強，過了三個禮拜，直到四月十一日，我終於被賞了臉，跟交通部次長福杜興柯約會，同他草擬計劃底詳細節目。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六日，美俄交通協約訂立後整二年了，華盛頓一位出名的新聞專欄發表了一項新聞，說是莫斯科與華盛頓之間的戰時交通綫，本星期內將停止收發。這段新聞敘說，蘇聯政府戰爭時間會得准許，在朋塔根大樓設置了無線電台，大樓裝電台的部分由七十來個俄國兵把守。這位專欄家用意似說，這事底實行是守着極端的祕密的，因爲違反了一九三四年的交通法條文。

顛倒是非，可謂莫過於此了。美國根據租借法案，供給了全付的收發電台底裝備，設在距莫斯科附近十五英里的地方，用的是俄國人而得到美國技術上的幫助，第一個月以後則完全由俄國人管理。從這個電台連接到莫斯科美蘇機關內裝電傳打字機的兩個終點。美方設在我底辦公處。我們自己的符號電信直接由我們底電傳打字機發出，傳接到蘇聯主管的無線電台，然後自動地廣播出去，循着一條交通線經過阿爾基亞轉播，直達朋塔根大樓內美國人主持的電台。美國終點由美國人運用管理，俄國終點由俄國人運用管理。兩個終點與無線電台連接，每隔一小時各輪流一次，這樣分配了交通線底用度。後來，在同樣的程序之下設了兩條交通線，使美俄雙方工作時間不再受限制。終點當然不能當作無線電台。終點只能說是供給了一個簡單化的方法，使符號電信從我們底辦公處通到無線電台，再廣播出去。

這同我們在莫斯科設無線電台由美方管理，可就大不相同了。假使我們自己有個電台，我們就能把電信廣播到世界任何部分，只消改變電波底速度，用不着限於華盛頓與莫斯科間的交通線。華盛頓的情形恰恰相反，我們完全控制無線電台，而俄國人祇能在他們底終點控制電相機底運用。祕密包圍着這個計劃，並不是因為違反了美國法律，而是因為想使敵人不知道交通線所在，這樣敵人就不能設法阻礙攪亂了。

我跟福杜興柯的會商，倒是非常有趣的，使我更洞見了俄國人底辦事手續。他是個很壯實的人，顴骨高聳而兩邊相距很寬，充分顯示了許多俄國人底特點。他戴着厚厚的眼鏡，臉上表情是死板板的，跟葛羅米柯相似。無疑地他知道往還通訊底技術各方面的。立刻也看得出來他決不打算上外國人底圈

套，成立任何不可靠的協議。他能說幾句美國話，他很喜歡在我身上試用試用。我能逗得微笑容的唯一時間，就是我也向他試用我底俄語的時候。我們第一次會見時，他有兩個助手和斯拉文將軍陪伴着。我帶着老歐少校，他關於這問題底理論，比任何俄國人都知道得多。每逢談判陷入僵局時，我便將球兒拋給老歐，他於是對正在討論的一點條分縷析地細細說明，講出長篇大篇的理論。他用了許多累贅的大字眼，叫我和那些俄國人誰都聽不懂。結果呢，這些俄國人只好掉過頭來跟我商量，覺得輕鬆些，露出較和藹的樣子來。

第一次會議上，我們決定雙方政府應擬就協議的條文，其時我設法把需要的器材運送到莫斯科來，開始裝置。我請求先擬一個草案，預備我們下次開會時討論。我以為我很幫了忙哩。可是我看福杜與柯接受我底請求時有點不大樂意的神氣。我應該讓福杜與柯擬這個草案，於是討論我不能同意之點，這樣辦就會好多了。我說這話是有理由的：福杜與柯差不多對我底草稿上的每個字都發生異議。因此從四月十一日到六月十六日，每個星期得開一次會。合同直到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才簽訂，一星期之後循環通訊才開始運用。

會商期間，一件意外的小事幾乎毀了整個的計劃。在我原來的草稿上，修改的太多了，所以時時要騰一份清稿，我們才能重新開始。有一回，我們在底稿上用鉛筆改了好幾處，我同意用俄語和英語打幾份清樣，然後送給福杜與柯。我匆匆回到我的辦公處，急於要赴另一個約會，把一份我以為是最後改訂的文稿交給我底打字員，却不知道這是幾禮拜以前一次會議中已經討論過的原稿。清樣沒有等我校對便送到福杜與柯底辦公室去，他於是大發雷霆。我大受指摘，說我手段卑鄙，暗中重新添上我

們早已同意刪削的條文，却遺漏了我們同意加入的條文。我再三說明，這才終於獲得諒解，但仍然不樂似地；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誰敢於信任的了。

在長期的會議中，那雛形的協定幸而積極地實行了。我最初從外交部探聽得這計劃有被贊同的可能時，我便冒個小小危險，請求把需用的材料立刻空運來蘇。我第一次跟福杜與柯討論這問題的時候，器材已經快到德黑蘭了。空運器材裏有八十六個體積大大小小的箱子，重一萬四千磅。我設法獲得福杜與柯底准許，讓運載器材的美國飛機一逕飛莫斯科，免得在德黑蘭起卸轉運。蘇聯不允許外國飛機飛臨領空的決心，使我底請求得不到贊同。我們把美國飛機卸在德黑蘭了，俄國無能或不願騰出空位轉送莫斯科，結果使器材底交卸就誤了許久。

斯東南將軍提議派四十個美國技師到莫斯科來，裝置無線電和傳播終點。斯東南終於同意派了七個，給蘇方裝置人員當技術顧問。連這七個人都不受歡迎，外交部拒絕簽照，着實就攔了他們底行期，直到電台快要裝配完竣，絕對需要技術顧問才能實行通電時，這才給放行了。但是我該替蘇聯交通人員說句公道話，據雷孟·佐惠特少校，美方最高技術顧問，向我報告，在他抵臨之前，工作進行倒是異常美滿的。他覺得這是很驚人的成績，因為俄國人對於這類的器材，向來還沒有過經驗呢。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特派的海空軍，追隨着向東移襲的惡劣氣候，從日本出發後的全部旅程完全被掩護，使對方不能偵察，終於臨近珍珠港，可以施行攻擊了：這時候，氣候是個戰爭的武器，其重要性可說是登峯超極了。我們底氣象學家，鑒於日本艦隊行動底神奇，於是利用氣候底變

化，給美國軍民以無限的方便，所以氣候情報在這次作戰獲勝底過程中是有着極大功能的。

氣候預測，對於海空軍行動是主要因素，觀察的領域愈廣則準確性愈大。假使觀察及於世界全面，便可獲得最高的準確性了。假使有一大片觀察不到的面積，其間高底氣壓底構成與移動不能知道，則準確性必然降底。戰事發生以前，佔世界陸地六分之一的俄國，其氣候變化情形是竭力保守秘密的。蘇聯有許多國營廣播電台，可是要保證這些廣播不讓外界知道，廣播用的全是密碼。西俄底氣候情報很能幫助我們對德轟炸攻勢底有效性，而西伯利亞與沿海各省底氣候情報也同樣能幫助我們應付日本控制區域內的燈火管制，這樣可以給我們太平洋上的海空軍行動增加方便。這方面得到俄國底合作，在代表團目標中佔有很高的優先地位。這似乎是向盟友要求一個小小的讓步，我預料是不難作到的。

美俄交換氣候情報，在我抵俄以前，甚至在美國參戰以前，已經有了幾次動議。最早的說帖是一九四一年哈利曼卑維布羅克訪問團提出來的。他們主要目的是要根據租借法案，開始源源不絕地供給俄國需應品，這樣多少引起了俄國願意互惠的意思，在舊金山與卡巴洛夫斯克之間交換氣候情報；這種姿態倒也並不是驚奇的。我們從卡巴洛夫斯克所得的資料，是由西伯利亞十五個到二十個電台收集的，還只是初步浮淺的試探，可是對我們在北太平洋的行動已具有莫大的價值。第二步改進氣候情報交換是在一九四二年七月間，當時啊拉斯加與西伯利亞之間開闢了一個航空線，爲的是我們打算根據租借法案給俄國遞送飛機。這次協商由福雷特·白萊特雷少將主持，在貝加爾湖附近伊爾庫次克與阿拉斯加底費板克斯之間成立了氣候情報底交換。

蘇聯氣象局一向對於氣候情報交換改良是感得興趣的，一九四三年二月間，勸誘那不怎麼熱心的外交部准許氣象局派一個小小的使團到美國去，商立一個完全的氣候協定。使團領袖是康斯但丁·斯貝郎斯基上尉，一個海軍軍官，隸屬於蘇聯氣象局的。斯貝郎斯基在美國逗留到一九四三年七月，這期間卡巴洛夫斯克與舊金山之間的交換大為擴展，大約添到三十個電台，正多方計劃莫斯科與紐約之間的交換。這些計劃，等斯貝郎斯基回了俄國，徵得政府同意之後，便可實施了。可惜他在這方面是徒勞無功呢。

軍事代表團來莫斯科之前，雖已多少開始了懇荒的工作，可是西伯利亞和俄國西部，在負責預備世界氣象圖的美國氣象當局，還是一片空白哩。我前面說過，莫洛托夫在莫斯科會議中曾在原則上同意氣候資料之自由交換。隨後，德黑蘭會議中，羅斯福總統關於這個問題給史太林元帥遞了個書面的請求。史太林對總統說，辦法是要想的，可是耗了三個月，直到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外交部長安特萊·維辛斯基回答哈利曼迫切的信時，才告訴我們說，問題已經考慮過，「正式蘇聯當局」並不反對氣候情報底擴大，但需建立「在互惠的基礎上」。維辛斯基底復信還告訴我們說：「關於這事所需的訓令指示已經遞給蘇聯情報局局長了，叫他跟美國軍事代表團擬訂詳細的節目。」

青光已經閃亮，前途有了希望，我於是把計劃交給克拉倫斯·奧爾遜海軍少將，代表團海軍組組長。我們接得金氏海軍上將和安諾德將軍通知，二人願意各派一位氣象學家到俄國來襄助協商。金氏海軍上將派遣諾爾上尉，海軍部最好的技師之一；安諾德將軍派遣孟特爾上校，也是個特出的氣象學家。不久，事態起了變化，斯貝郎斯基覺得他訪美期間受了陸軍部空軍組底蔑視，所以蘇聯氣象局不樂意

跟駐莫斯科的空軍代表再有來往。我不知道斯貝郎斯基所受的蔑視是確實的還是假想的，但是我們得解決這個啞謎，便由奧爾遜海軍少將和諾爾上尉跟氣象局進行協商，而派孟特爾上校赴保爾太伐，負着重要的任命去料理我們自己的氣象工作，這與行將開始的由俄國基地出發的穿核轟炸是有連帶關係的。

奧爾遜和諾爾真是了不起，從此以後竟然獲得俄人最大的合作。奧爾遜立刻找到交涉的對手，就是范杜洛夫中將，俄國氣象局主腦。范杜洛夫是最早成了蘇聯英雄的四人之一，他獲致這個酬報是因為參加了巴柏齊海軍上將底北極探險。雖然在紅軍裏頂了個中將底銜，他其實並不完全是個軍人。他是個典型的科學家，在他底興趣範圍內便以科學家底態度竭力主張國際合作。他公開承認他特別喜歡美國，比任何旁的國家都強，所以毫不躊躇地告訴我們說，他由衷地希望完成美蘇間最高的氣象合作事業。可是，一個外國人上了俄國底畫景，外交部少不了要過問的。這個機關底目的，永遠似乎是使對外合作減到最低的限度。這是個嚴重的打擊，不但妨礙了我們同范杜洛夫的關係，並且蘇聯政府其它部門顯然有思想同我們合作的，也大受了影響。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奧爾遜海軍少將與范杜洛夫將軍成立了一個協約，雙方各由一百個氣象台匯集氣候資料，互相交換。我們底觀察要包括美國，大西洋，並盡量包括西歐，而蘇聯底觀察要包括整個代表俄國的各部分。此外，雙方同意，也得交換天氣資料，氣候圖樣，和長距離的預測。起初要按規定時間播送這類交換的資料，感到幾分困難，可是一九四四年六月間，我們底無線電照相機連道開始工作時，這種困難也就克服了。從此以後，直到戰事結束，氣候資料底交換進行得十分圓滿，在打敗德國的作戰努力上有着互相幫助的力量。

遠東方面的情勢却困難多了。第一層，蘇聯氣象局並沒有適當的通訊方法，藉以在卡巴洛夫斯克總站接收許多遼闊散佈的西伯利亞電台發出的報告。因此，哈利曼卑維布羅克訪問團最初議定的計劃，祇加了少許的改良。范杜洛夫再三答應擴大所包括的面積，可是事實上呢，通訊傳播困難，任何改進也就不可能了。

當我們向日本漸漸包圍時，正確的氣候資料在作戰上愈形重要。奧爾遜和諾爾加緊催逼范杜洛夫，但終歸無效。

一九四五年一月雅爾達會議中，勞倫斯·古特將軍代理安諾德將軍建議在西伯利亞設立三十七個氣象台，裝備氣象與通訊工具，並供給美國工作人員。建議提出之後，羅斯福總統接着送了個備忘錄給史太林元帥。俄國人在會議中同意改良卡巴洛夫斯克氣候情報底交換，可是我們回莫斯科時，他們通知奧爾遜海軍少將說，器材可以接受，但是美國技術人員不能用。

為求得小小讓步，我們照例接受了俄國人底條件。美國器材底輸送就擱了好幾個星期，因為蘇聯購買委員會遲遲地騰不出所需的裝載的空位。兩批滿載的器材於七月與八月間到了俄國，八月二十七日范杜洛夫通知諾爾上尉說，裝置業已開始，蘇方技術人員為完成這項工作並沒遇見任何困難。這是日本投降以後十天的事。美國對於戰後的俄國又添送了一個貢獻，跟火車龍頭，工業機器，卡車，以及其它數不清的項目一樣，都是來到得太遲了，在戰爭底進行上不能有什麼功用。

波茨坦會議中，美國陸海軍總長建議，為促使對日戰爭之及早結束，美國海軍請求在卡巴洛夫斯克與配屈羅伯夫斯克設立氣象台，自己播送情報。安托諾夫將軍，同史太林元帥商議之後，對我們底

建議允准了，這倒是個小小酬報，因為我們為幫助俄國抗日，在西伯利亞存放了許多供應品，够他們用三個月哩。

美國海陸軍總長回國之後，立刻切實準備一切，到了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人員和器材都已齊全，擬由西雅圖啓程空運。我們所以能這樣進行的理由，我想是史太林已經忘了這項計劃，而他手下的人又不敢喚起他注意。無論如何，兩大批人，各有七十來個美國海軍軍官和被徵調的士兵，飛赴卡巴洛夫斯克和配屈羅伯夫斯克，打算着手裝置他們底器材。他們剛到不久，被催逼離境底壓力就加到身上來了。他們所受的歡迎是冷淡的，他們行動的自由受到限制，工作實際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蘇聯拒絕他們時常使用無線電通訊。蘇聯政府正式通知這些工作站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前撤退，我們除掉服從通知外，別無辦法。

一九四五年七月間，美國氣象局局長雷海爾特飛博士訪問莫斯科，這樣一來，將來的合作似乎又有了幾分希望。這次訪問，是一九四四年五月間諾爾上尉提議的，一來可以引起兩國間氣象事業的互助合作，二來蘇聯氣象國會於一九四三年春間訪美，這回算是回拜呢。這項計劃底安排，化了十四個月來往措商，照例又遭遇蘇聯政府內部各部門底互相衝突矛盾。

然而時機終於成熟了，雷海爾特飛和范杜洛夫能以交換意見，討論國際氣象工作底未來組織。范杜洛夫暗示說，蘇聯擬竭力打破國際氣象組織底獨佔形勢——以前一向被英國操縱的，絕對主張完全採用代表制度。范杜洛夫還說，他意欲在和平時期，繼續播送蘇聯氣候情報，供外國利用，這辦法為戰時必需。是由美蘇首創的。這倒是我們第一次聽得的確實消息：俄國人似有意放棄一向堅持的孤立政策。

這對於戰後商業航空，是有莫大裨益的。我新近問過電海爾特飛博士，戰後這一年裏范杜洛夫承允的話到底做到了多少。他告訴我，情報交換仍繼續不斷，可是傳播通訊方法底老問題使充分的效果不能實現。我本來就喜歡范杜洛夫，聽得他能重視他自己的諾言覺得格外愉快。

我離美赴俄之前，安諾德將軍——他在美國能拍桌子把事情辦了的——把我召到他底辦公室，大拍桌子，對我吩咐他要改進美蘇空運應做的事。他告訴我，我需徵得俄國同意，使美國運輸機飛莫斯科可以按照以下的路綫，並依次序底先後：一，阿拉斯加到西伯利亞；二，取道英倫和斯篤克賀爾姆；或者，三，由德黑蘭轉莫斯科。我舉手行禮，說「是了，先生」，於是兩年中設法實現他底吩咐。

完成美蘇間空運底迅速，我們底努力充分顯示了俄國人和美國人幾個不同的特性，在我們，時間是主要元素；對於俄國人，時間却不算一回事；我們主張未雨綢繆，俄國人贊成隨機應變，可是離奇的，我們可以對將來取妥協態度而應付目前的迫切，俄國人寧對目前的迫切取妥協態度而為將來先作打算。舉個例說，平常照例的瑣務，如旅客，郵件，貨物底接送來往，盡量敏捷地趕辦，這在我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俄國入底態度却是，延宕足以自動地減輕瑣碎的麻煩。我們老是覺得戰爭速度會逐漸增加，臨近末期時便達到最高峯了；我們該設法佈置妥帖，使重要旅客，必要器材，以及文件通牒，彼此來往能以敏捷迅速；可是俄國人不然，認為這些意外變化可當作特殊情形予以緊急措施的。我們情願接受俄國人任何條件，為的是改良緊急時的空運；俄國却竭力設法避免戰時創立先例，深怕和平時期難以撤回。

我們特別喜歡阿拉斯加到西伯利亞的路綫，基本理由是我們想像這條路綫底發展於對日作戰會發

生很大的影響。假使我們能利用這航線，我們也許沿途能裝置許多工作站，加以適當的配備。一旦德國潰敗，則美國空軍可以浩浩蕩蕩地從西歐運送到西伯利亞來。第二條航線，取道英倫和斯篤克賀爾姆，到了冬季很可以盡量運用，因為從英倫到莫斯科大部分時間可以在黑暗裏飛行；但是到了夏天，危險可大了，一部分的航程不得不在白天飛過德國人控制的領域。最後的一條線，由德黑蘭轉莫斯科，倒是很安全的，只是迂迴曲折，耗時過久。

一九四二年間，斯丹萊海軍上將同俄國人訂了一個協定，他們根據互惠條件處理德黑蘭到莫斯科的美國航運。哈利曼和我來到時，正是實施這協定的期間。這是極不能滿足需要的協定，因為關於俄國航線能容許美國空運的數量，並無規定。美國旅客，郵件，和物品，老是一批又一批地堆積在德黑蘭，往往要耽擱四個到六個星期，才能飛莫斯科交卸。

另外還有個小小的原因，逼着我們不得不加緊設法，請求蘇聯准許美國飛機能在俄國航行：這原因就是蘇聯飛機運轉方法底危險。美國國內航空底講究精密，在俄國是談不到的。只有很少幾處機場有無線電標記，沒有一處有指揮交通的瞭望台，跑道都是單條的——按通常的風向建築。司機起飛時，先得滑行一程來撥轉那發動機，然後才離地。撥轉發動機時不容許片刻的停留，試跑與離地之間也沒有最後一次的糾正或約制。如何降落，要看那來臨的飛機靠近機場那一頭，然後臨時決定；在機場上空盤繞，認為完全是浪費時間。飛機降落方法，完全憑體積，決不看載重，而決定。末了，我們美國人對於派送到俄國來的飛機底壽命是够熟悉的，所以明白知道持續的主要方法是：當舊機不中用時，便用新機替代。

旅俄時期當然有許多特別值得記憶的事，有一件便是由柏林飛莫斯科的旅程。我在柏林過夜，住在露歇斯·克萊家裏，借打了個電話約定明日的飛行。次晨八點，我就得到柏林底俄國航空站。我準時來到，可是發見誰也不知有飛機飛莫斯科，更不用提我也是搭客之一了。這樣問詢了半小時，我快要絕望了，忽然有個俄國上校來找我，指點着機場上的一架飛機，請我帶着行李，站在機身旁邊，等到出發的時候——他含混地說「大概是今天上午」。我等候了大約一個鐘頭，這才有了動靜。一個人孤零零地跳出來，打開門上的鎖。傾刻間，許多兵士，婦女，和小孩，都成羣結隊地絡繹來到了。他們後面還跟了幾輛卡車，載着傢具，箱籠，自行車，小孩搖籃，無線電機，以及旁的德國戰利品。都卸裝在飛機上。我詫異一架飛機到底能容納多少，預料機身暫時會鼓脹出來哩。旅客都上了飛機，我才聽說機座靠前部會爲我留了個空位，我於是爬了進去，可是我還不放心，請跟隨我的譯員再候一候，等到他的確看見飛機離起陸地的時候。

機艙裏塞滿了亂七八糟的一大堆，東倒西歪地堆砌着，並沒用繩子拴起來。旅客們坐在貨物底頂上，前面的幾位向我打招呼，指着爲我預備的一個漂亮的平箱頂。司機沿着跑道推移，直到跑道盡頭，才猛然撥動機關，輪子離地時我們已快走出道了，那時我渾身滾下大粒兒的汗珠，可是其餘的旅客却不動聲色——相信命運的人們啊！

這次旅行倒是天上人間罕有的哩。我們在樹梢上向前直衝，緊跟着公路和鐵路，享受地面附近的氣候動盪，旅客們開始掏出早餐來，他們堅持要分給我一部分。我於是有了大塊兒的黑麵包、黃奶油餅，臘腸，蘋果，還不斷地從每個旅客底伏特加酒瓶裏大口地喝。最豐富的一種是一滿玻璃杯的混合可

可飲料，大概是一個富於冒險精神的兵在柏林挖掘出來的——我以後對於美蘇友誼便不能再作飲食口腹的犧牲了。同時，我不禁深深感到，這一羣代表俄國人民的小小團體，給我的友誼和款待是多麼真誠啊。伏特加和混合可可飲料開始起了作用，有人便掏出手風琴和二弦琴來，餘下的旅程中精神健旺的人又吹又唱，抵抗力薄弱的却昏昏欲睡。放浪形骸，自然是很愉快的，可是我總覺得有點兒危險。

哈利曼和我都不遺餘力的設法改進美蘇間的空運。我們爲了這個問題，開不完的會，寫了許多許多的信，可是成功並不可觀。俄國人覺得，要是美國充分利用橫渡西伯利亞的航綫，難免要引起日本底猜疑，所以立刻加以拒絕，因爲當時他們無論如何總願意避免日本的糾紛。取道英倫的航綫，在俄國人眼裏是辦不通的，因爲有飛過敵人領域的危險。因此，開頭我們把美國空運集中在德黑蘭莫斯科一線。通過莫洛托夫和蘇聯民航大隊隊長阿斯塔可夫空軍上將，我們向俄國人貢獻兩架四引擎的飛機，讓他們在這條線上使用，爲的是希望他們允許我們每星期至少來回飛行一次。二位對於我們底提案都遲遲不答，就攔了兩個月，於是給我們一個乾脆的拒絕。一九四四年八月我們採取緊急措施，願意在租借法案規定之外，供給俄國十架陶格拉所雙引擎運輸機，但交換條件是每星期從德黑蘭到莫斯科給我們担保兩噸半的客運空位。這個協定底效果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實際業務依然不滿意。冬天的幾個月內，氣候惡劣，雙引擎的飛機接連幾個禮拜不能飛行；如果能用四引擎飛機，就有了充分伸縮的餘地，用不着中途添油，氣候惡劣也不致作祟了。

我們終於相信美國在俄國境內自關航線是決辦不到的，一九四四年九月後我們便集中力量建立連接交替的辦法。我們提議美蘇間全程都用四引擎的飛機，到了蘇聯這一段旅程由俄國人駕駛。哈利曼和我

獲得安諾德將軍同意，供給俄國人六架四引擎的飛機，飛行於莫斯科與斯篤克賀爾姆之間，在斯篤克賀爾姆由美國從紐約或華盛頓來的飛機接替。俄國人倒是很喜歡這個意思，但是另提出一個建議——爲了避免敵人攻擊獲得更大安全 and 較好氣候獲得保障，接替地點設在開羅。此外，他們指定我們打算供給的飛機該是C五四式，這類飛機他們一向憑租借法案並沒有得到的。

安諾德將軍疑心蘇聯的新建議是有着政治意向作動機的，就是在中東獲得一個據點，但是他竟然同意了，只是不能供給C五四式新飛機，並了解蘇聯政府自動向土耳其，敘里亞，利巴嫩，與埃及，要求通行權利。這一來，把整個建議推翻了，再也聽不見下文。德國擊敗之後，接替航線設在柏林。這是至今還存在的，在美蘇間倒是添了相當迅速的業務。

戰爭期間，我們沒有處在好的地位，強迫蘇聯合作，改進空運，雖然我們讓給俄國人許多特權，以爲可以獲得互惠的優待哩。例如我們支持大量的俄國空運，來往於范朋克斯，阿拉斯加，把所有的方便和工廠都供蘇聯使用。我們把租借給俄國的飛機從工廠飛到華盛頓，然後載上俄國旅客和物品，再飛到范朋克斯，交給俄國人。俄國飛機要求取道范朋克斯飛到美國去的特權，從來沒有被拒絕的。馬歇爾將軍或安諾德將軍時常問我說，俄國人既不允許美國飛機在俄國飛行，我們該不該也拒絕他們這類的要求呢？我總是不得不反對採取這樣的步驟，因爲蘇聯也許要起反感，拒絕我們的運送供應品的飛機在德黑蘭與烏克蘭美國空軍基地之間飛行的。這是穿梭轟炸計劃底主要因素，所以我們才享有這特權。這些供應機一旦被蘇聯停止，兩千美國兵就無形擱淺了，而俄國基地底利用也完全不可能了。

以上我簡單地敘述了三種努力，在相當重要的事件上希望跟俄國人合作。有些主要的計劃容我以後描寫，當然還有許許多多小計劃我會設法提請議商的。我從國內和海外戰區指揮將領接到種種的請求。空軍希望派遣醫生研究航空員特有疾病底俄國治療與防預法；軍械部希望派遣專家考察德國被掠的武器（可能的話，俄國武器也在內）；陸地軍隊希望派遣觀察家學習俄國戰略；工程師們希望派些技師跟隨俄國前線的部隊，這樣他們才能立刻檢查德國被掠的圖樣。這張表是填不完的——有些請求用意深長，有些未免無聊。有些我們獲得蘇聯底贊同，還有些我們連回音也沒有得到。

美國情報工作人員不斷地多方請求我供給俄國傳出來的和關於俄國人的消息。我早決定通知紅軍總參謀部底斯拉文將軍；我把所有接到的請求交給他，他樂意回答也好，不樂意也好。我鄭重聲明，我來俄目的在推進軍事合作，而不在探訪情報。有時候我接到所想要的消息，有時候却沒有回音——我很難得受到直接的拒絕。

自由自在的協力互助之感，是英美關係的特徵，在俄國可是找不到的。每次希望合作，結果都變作個會議，討價還價，才能定局。我旅俄一年之後，給馬歇爾將軍報告我底印象如下：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日上（華府陸軍部）美國陸軍參謀總長佐治·馬歇爾將軍書。
親愛的馬歇爾將軍：

我來俄國已經住了些時候，也許够稱一個「專家」了，所以我想你也樂意知道我一般的反應。這類反應於你也許有價值，因為我在你手下已經服務許久，你知道如何估量我這些反應呢。一篇報告往

往更有用處，假使你深知這個寫報告的人。

人人同意跟俄國合作底重要性——現在和將來。可是，除非合作建立在互相尊敬上，並且有往也有來，則合作毫無價值可言。我參加了無數俄國的宴會，漸漸對於俄國菜，伏特加，親善底表示，感到作嘔啦。每個居高位的人爲英美蘇邦交舉杯祝飲，每次都比上次更甜蜜。這些酒竟然含在嘴裏，經過舌頭嚥下去，倒是不可思議的。宴會之後，我們給蘇聯再送一千架飛機，他們便核准了一個護照簽字——急如星火地懸了幾個月的。我們搔搔頭皮，看還有什麼禮物可奉送的；他們也搔搔頭皮，看還有什麼可索取的。

這幅畫景也許畫過了火，但是並不太過火。紅軍敗退期間，我們自然應該給他們一切可能的幫助，不提出任何問題。然而現在，他們已不再敗退了；假使他有一件東西是豐富的，這件東西就是他們底自信心。局勢已經變了，但是我們底政策沒有變。我們依然盡我們能力底限度應付他們底要求；他們應付我們底要求也減到最低限制——只要使我們不致於不高興。

實情是，他們希望跟外國人（美國人在內）發生愈少關係愈好。我們從來不會向蘇聯提出一項要求或議案，沒有受猜疑的。他們簡直不明白「予而不取」，結果連我們底「予」都被猜疑的。所謂銘感，在蘇聯是靠不住的，每次交往，自成起迄，跟以往的恩惠不生關係。交往後半部的對手，或者是值得欽佩的刁猾的買賣人，或者是該受鄙夷的吸血鬼。

我們使了全部能以運用的壓力，這才得到一些讓步。其中有穿梭轟炸底基地，通訊底改良，氣候情報底交換，供給中國的卡車，敵人情報底交換，關於遠東的諾言，以及幾個不重要的事件。爲了這些

計劃中任何一個，蘇聯所出的代價，比起我們爲他們底利益所出的代價，可說是等於零。有些人說，紅軍替我們戰勝了。我完全承認這說法，除掉「替我們」三字。我們同蘇聯當局來往交涉時，美國軍事代表團想盡方法接近遷就他們。我們底案卷裏塞滿了給蘇聯的信，却没有蘇聯來的信。這情形在華盛頓也許恰巧相反，可是我懷疑不確。總而言之，我們是賜予者而同時又是懇求者。是對於美國威信，既失尊嚴，又妨健全。

這幅畫景也不完全是壞的。每個俄國人倒是怪可愛的。他們民族性底特點跟我們底很相似。就個人而論，我想他們要是胆敢的話，會表示友善的——然而我得先看看俄國家庭底內部。公務人員不敢對我們表示友善，另一些觸犯了這個禁忌，還受到懲罰。蘇聯當局爲了他們自己的民族建立了驚人的功績——戰時跟戰前一樣。我們禁不住羨慕他們戰時的努力和作戰的精神。我們很少利害衝突之處，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能互相親善，現在以及能够望見的將來。

結尾，我深信地說，我們該按照以下的方針修正我們底態度：

- 一、繼續接濟蘇聯，如果他們請求接濟，而我們相信這接濟於戰事有利的話。
- 二、任何情況之下，倘需要並不顯明，便堅持請他們說明需要接濟的理由。要是他們說不出理由來呢，我們便該拒絕援助。
- 三、假使我們底援助並不是爲了戰勝底功效，我們無論如何得提出交換條件。
- 四、我們先提出雙方有利的合作議案，然後讓他們取第二步的行動。
- 五、我們要求合作的提案要是過了相當時間還得不到答復，我們便依照我們認爲最妥善的辦法直

接行動，把我們的行動通知他們。

六、我們不宜再去推動他們，讓蘇聯當局來找我們。我們應持友善合作態度，假使對方也取同樣態度。

我想，這裏面有着值得爭取的東西；問題只是應該運用什麼手腕。我上面所提示的步驟假使被採納的話，也許在某個時期內我們底利益曾受到不利的影響的。我深信我們非持堅強態度不可，假使我們想得到他們底尊敬，而將來能以跟他們繼續合作的話。

六 俄國租借法案程序

我們給俄國的援助是不是解救了她底危敗，永遠是耐人尋味的疑問。這在俄國和盟國底勝利上是一個主要因素，倒是不可移易的事實。列寧格勒，莫斯科，和史太林格勒，縱使沒有美國援助，也許仍然可以得救；可是，當時形勢底嚴重，果如俄國人所說，並如我所想，那麼美方底供給當時雖然很小，但無疑地挽轉了狂瀾。假使俄國逼得再向東方撤退，她就會失却北方和裏海底港口——美國供應品輸入的源頭，以後所能倚賴美國供應的路線只有橫渡太平洋一條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日本不是還保守中立，就成了疑問哩。假使這時候日本向俄國宣戰，太平洋航線也會斷絕的，俄國也許從此不能積極參與戰爭了。

德黑蘭會議中，史太林告訴總統和首相說，他超過德國人的優越界線大約是六十師，能以在延長的前線很迅速地從這兒調遣到那兒，如果看中了某地區要想突擊衝破，馬上便可集中兵力。假使這些軍隊沒有美國卡車運送，沒有美國鞋穿了長征，沒有美國食物維持溫飽，——假使如此，這些部隊要調遣迅速，甚或有調遣可能，怕是不能想像的。

我們底援助的確是够快的。德國對俄開始進攻，一星期內美國便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代表所有的航運和供應機關，受國務院指揮，實行向蘇聯運送援助物資。這個委員會只存在了四五個星期，可是在這短時期內，核准了值九百萬美元的物資出口證，航運送給俄國。一九四一年七月間，俄國被攻一月後，總統命令國防預算部負全責立即徵得供給蘇聯的運輸品。部內特別添設了一組，接替國務院委員

會底工作。組長是范蒙維爾上校，陸軍部特出的俄國專家，曾在俄國服務多年，並能操流利的俄語。距一九四一年十月七日總統宣佈蘇聯得適用租借法案，三個月內范蒙維爾組爲援俄運輸品墊付了一萬四千五百萬美元。其中祇有一小部分的供應品確實輸送出口了，因爲俄國人所請求的許多項目都是機器工具和工業配備，生產及優先次序不得不請求核准，自然都是被核准了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間，哈利曼和卑維布羅克勳爵赴莫斯科調查蘇聯底需要，並擬定如何供應的程序。他們發現，史太林，莫洛托夫，和蘇聯國外貿易部部長米可揚，都是難於應付的刁猾的談判家。哈利曼和卑維布羅克把第一次的供應品清單遞去時，所受史太林底待遇是很不舒服的。他很懷疑西方盟友有無信心，他們援蘇有無誠意。哈利曼和卑維布羅克，來不及向各自的政府請示，匆匆忙忙修改了供應品的清單。修正單獻給史太林時，空氣大變，協定簽了字，哈利曼和卑維布羅克被邀赴克林姆林宴會，然後啓程回國。

哈利曼卑維布羅克協定，俗稱「莫斯科草約」，允諾美國於次年交付俄國大量供應品，約值十億零一千五百萬美元。總統宣布蘇聯適用租借法案時，規定貸俄物資值十億美元，不加利息，戰事結束五年以後開始償還。情形隨即演變，這筆貸款還不足交代「莫斯科草約」中所商定的項目，於是不得不另立新的計劃。那時我們已經加入戰團，俄國底成敗對於美國有了更直接迫切的利害關係。我們於是跟蘇聯訂立了主要的租借法案協定，支配全部戰爭時期內的援助步驟。

因爲俄國底需要有些方面跟英美武裝部隊底需要直接衝突，又因爲運輸能量有限制，又因爲組織航有困難，所以一九四一年後半期和一九四二年頭上幾個月，援俄物資底交卸非常遲緩，令人失

望。這情形逼得總統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七日函告所有美國底戰事機關，說明他希望草約中允許蘇俄的一切物資預備齊全，趕早運輸，愈早愈好，不管這些運輸對於作戰程序其它部分發生什麼影響。

我深信總統底措施是戰爭中最重要底決策之一，實行後對於戰爭是個生死的關鍵。然而這也是對俄妥協政策底開始，我們從此不能完全恢復健康，我們至今還在受累呢。

總統底決策，影響很大，使軍火底分配，俄國享有優先權，超過其它的盟國，甚至超過美國自己的武裝部隊。戰時生產程序，每年看全體同盟國底綜合需要而後決定。每一個國家，每一項事務，都得按照生產計劃底能量，調整任何的需要。縱使生產計劃已獲批准，並已着手進行，交貨底先後却需根據需要底緩急，而需要的緩急是由華盛頓和倫敦底軍火分配局決定的。就在這方面，蘇聯得享優越的待遇；每個經濟預算年開始時簽訂一回草約或協定，所以蘇聯獲得這些物資，祇受生產和運輸底限制。負責供應蘇聯的人們祇消指出總統底訓令，草約中規定項目底分配便有了保障，却不必管戰爭計劃底其它部分。

美國這方面組織了一個團體，所謂總統草約委員會，支配援俄底進程。哈雷·霍布金斯任委員會主席，傑姆斯·伯恩斯任幹事。委員會裏包括的代表有陸軍，海軍，空軍，國外經濟局，戰時運輸局，以及其它有關的政府機關。在作戰的勞績上，誰也趕不上霍布金斯，也很少人能趕得上伯恩斯。他們倆同時也是軍火分配局底主席和幹事。然而關於援俄一層，我總覺得他們努力實現他們底使命時，未免太認真，幾乎帶幾分狂熱哩。他們底熱忱積久漸深；到了後來，情勢不同，政策似需改變，可是這種熱忱並不能稍稍動搖。在這個程序底初期，他們底態度不但可以諒解，並且十分必要。俄國敗退到背貼

着牆壁；據各方消息看來，她能否繼續作戰，很是個疑問。俄國萬一屈服投降，對於盟國作戰會起如何悲慘的影響，似乎用不着過細推想。我們應竭盡我們底能力，供給俄國一切物質上和道義上的支持，自然是無可非議的。可是，潮流終於在史太林格勒轉變了方向，俄國開始反攻（到了柏林才停止的），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新的局面。我們眼看著紅軍是雄驕健的，每次打了勝仗更厲害。蘇聯的領袖們越來越是要求。街坊房屋裏的火已經撲滅了，我們已經聽從他底指揮幫忙把火撲滅了。他以為我們應該繼續聽從他底指揮，重新建造新屋，不幸我們竟然聽從了。他讓我們在外面工作，却要求我們供給內部底材料，不許我們看見材料底確切用度。房屋現已落成，我們至多只能說是點點頭的熟人而已。

最初簽訂莫斯科草約時，便決定在莫斯科設立美國供應代表團，由范蒙維爾將軍指揮。范蒙維爾會得總統訓令，援俄計劃不得受任何牽制，進行步驟不宜用作橋樑——探聽關於俄國人的消息，或從俄國人探聽消息。他把總統底訓令幾乎一字不差地實現了，就在這一點上他跟作戰部和海軍部發生了困難的衝突，因為作戰部和海軍部想叫駐莫斯科的軍事參贊和海軍參贊從他探聽消息——就是我們忍受了很大犧牲送給蘇聯的供應品是否盡量有效地利用了，可是范蒙維爾並沒有這類消息。哈利曼考慮到這一層，更覺得有設置軍事代表團底必要，其中可以包括陸海軍和租借法案底一切活動。

斯巴爾丁少將被選為軍事代表團底供應組組長。他在華盛頓勸助伯恩斯將軍料理援俄計劃，所以這方面是訓練有素的。最早的兩次莫斯科草約大部分由他擬定，一九四二年他跟着哈利曼來到俄國，商議與租借法案有關的事件，並察看波斯灣底港口，預備經過波斯灣建立援俄的供應線。

斯巴爾丁和我在一起住了二年，現在依然是最知己的朋友，這就充分證實了他底性格，耐性，和寬宏。我們對於援俄計劃的態度似乎意見不能一致。斯巴爾丁委曲求全地諒解俄國人底疏忽過錯。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對我們底蘇聯朋友認真地生過氣。我可不然，覺得我們倘能採取更堅定的態度，使對方有所敬懼，則更大的合作是可以得到的。我時常埋怨，心裏不痛快。幸而我們底見解都不趨極端，所以我們向國內當局的建議，先經過討論，把二人不同的意見湊合起來，也許倒是比較健全的。

美國援蘇計劃底俄方主持人是蘇聯國外貿易部部長米可揚。他原來是阿米尼亞人，跟任何阿米尼亞人一樣，以貿易家底才能自傲。所有訪問莫斯科的外國代表，尤其是多少與援俄供應有關係的一般人，他設了豐盛的午宴，備加款待。這些客人在觥籌交錯中往往對米可揚底伶俐表示恭維。這可滿足了米可揚底虛驕，可是到了談判時候，外國旅客發現他舉杯祝飲時隨便開的玩笑變作了不折不扣的現實，倒往往有點阻寒哩。除非您時時刻刻警惕提防，米可揚連您底襯衫都會剝掉的。

米可揚的主要幫手是副部長克魯蒂可夫和塞密却斯特諾夫少將。大體上，克魯蒂可夫料理工業與人民需要底供應以及運輸事件，而塞密却斯特諾夫則集中全部注意力於軍事供應計劃。

三位先生都是和藹可親。辦交涉時令人愉快，兩佐助手比米可揚尤其是這樣。我總覺得米可揚太伶俐刁滑了，但至少有一方面他底伶俐刁滑對於蘇聯利益起了反作用。第三個草約中有些工業配備底項目值三億美元，而第四次草約中這類項目多了三倍還不止，總值超過十億美元。假使這些項目能在戰事結束以前完全做到，及時運交，裝配在蘇聯從事於戰爭需要品底生產，這些項目是租借法案上正當的要求。但可能性似乎太渺茫了，美國在戰爭結束以後便不能根據租借法案給蘇聯運交這類配備

了。我們於是請蘇聯議訂一個條約：倘交貨尙未完畢，戰爭便已結束，則戰後我們仍可繼續生產，將出品運交。在這些情形之下，在所提議的條約上規定於二十五至三十年內償還，利息是百分之二又八分之三（2 $\frac{3}{8}$ %），或者按照美國公債逐年償付的時值，每年調整利息底比率。這個條件就擱了一年多，直到戰爭結束之後還沒有訂成，因為米可揚堅持百分之二的息率。因此，許多工業配備並沒有製出。無疑地；米可揚這樣地斷斷計較，反倒就誤了俄國戰後的工業計劃，將來也不會改進俄國底地位，假使她想獲得美國底長期的貸款。

我知道統計數字是令人煩厭的，但是沒有這些數字底幫助，我們似難了解我們援蘇事業底浩大。從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共有二千六百六十條船開赴俄國，所載物資共一六、五二九、七九一噸。其中一五、一三四、七九一噸運抵俄國，差數由於其中五十二條船改了道，駛到英國去了，另有七十七條船受敵人襲擊，損失了。

輸俄的千萬項目，相對的重要性要加以估量比較，是很困難的，但是我敢放心地說，載重卡車和戰軍當居首位。這些門裡，我們輸送了四二七、二八四卡車，一三、三〇三戰車，三五、一七〇機器腳踏車，和二三二八砲車。

一九四四年七月間，斯巴爾丁，克里斯特，和我，曾一度到俄國前線旅行，我們到處遇見美國卡車。這類卡車似乎是護航工作時所用的唯一車輛。公路上擁滿了各種各色的運輸車輛，可是假使沒有美國卡車，任何種的車輛似乎都不够配成大批的運輸隊，能以自成軍伍的往來移動。這類卡車頗易認辨，標着藍色的U. S. 字樣，每輛頂上還有一塊銅皮或鉛皮，上面漆着美國編號。軍官和士兵們非常熱

忱贊揚我們的卡車。他們差不多全體一致地喜歡「史多特貝克」(Studebaker)。他們對於這名字，跟對於車子本身，是一樣地神往心迷哩。每回提起「史多的巴吼」(Stuybachers)，他們底眼睛都閃亮了。

其次重要的，我相信，該算是汽油類了。從一九四一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月底，我們給蘇聯輸送了二、六七〇、三七二噸。其中不但有飛機上用的汽油和各種美國飛機、車輛，和龍頭所需的油，並且還有大量的溶煉素，使蘇聯瓦斯油能應用於航空。蘇聯油底產量，十之八九出於巴庫，是很可觀的。然而他們製煉的方法不講究，普通的蘇聯瓦斯油比美國石油好不了多少。我們在軍事代表團使用的車輛上，試用了配給所得的瓦斯油。這用在美國高速度的汽車上可不成。未燒完的瓦斯油底剩餘，立刻慘入變軸箱，箱內堵滿了漆一般膠着的黏質物。偶然有美國飛機來到莫斯科，我們便暗中偷得最純的汽油桶，拿來溶混在俄國油裏，這才克服了這層困難。

至於吃的東西，我們給美國送了四、四七八、一一六噸。其中含有罐頭肉類，糖，麵粉，鹽，和那怪難看的鱈白魚油——俄國愛用來擦在黑麵包上的。在莫斯科，我難得看見美國食品出賣，雖然並不是沒有。根據我在前線所看見的分量，我推想十之八九都供給了軍隊了。我相信美國裝紮底講究乃是這樣分配的主要原因。這不但使食物不致糟蹋損失，並且幫助節省了可貴的裝運地位。假定紅軍平均實力有一千二百萬人，那麼美國送給俄國的食物，足供每人每天半磅多的相當精美的食料哩。

另一件重要的項目就是鐵路配備。在這三年半以內，我們交卸了一千九百個火車龍頭，六十六個第斯爾龍頭，九千九百二十輛平車，一千輛悶車，一百二十輛水櫃車，三十五輛重機器車。這對於俄

國作戰是個偉大無比的供獻，因為卡車運輸太少，不得不盡量利用鐵路。所有鐵軌上的配備，製造時都得按照俄國特有的鐵路尺度，比美國鐵路約寬四英寸半。這使我們底生產方式非改變不可。西俄境內的東西鐵軌網是相當完好，被利用到極限了。德國人把俄國鐵軌底尺度改變了，這些軌道等德國人撤退之後又得重新放寬，然後才能應用。俄國人完成這項改建工作是非常敏捷能幹的。明斯克克服後五天，我來到時那兒已經通行火車了。這項工作是徵用當地的工人，由少數工程師指導，初改建的軌道是很草率的，火車開行時速率減低了，要等到更好的工程完備後才能完全恢復原狀。從西伯利亞底車站碼頭調用美國供應品，使那些鐵路添了很重的負擔。美國租借法案輸入品，一半以上取道太平洋，換言之，七百萬噸以上的物資得由鐵路運送，這段路程在一個旅客還需十二天才走得完哩。

我以上只提了援俄物資底一小部分。例如我們輸送了值十億美元的機器和工業裝備；飛機，地面車輛和武器上的零件；值數百萬美元底藥品；大量的軍需項目，如布匹，汗衣，鞋，和床墊。我們底供應品和勞力，總價約值一百一十億美元。我們底供應品不見得就能使戰爭勝利，可是至少給了俄國人許多安慰和舒適。

在援俄程序底初期，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俄國需要迫切，而護航船機不敷分配，輸送能量受了限制，所以蘇聯決不要求，更不會過分要求並非急需底項目，也不會要求那更適於戰後復興工作，而不太切於目前作戰需要底項目。因此，我們儘不妨應允俄方底請求，用不着太顧慮這些請求底妥善與否。再呢，他們底軍事形勢正是千鈞一髮底時候，決沒有工夫計較延宕。可是俄國人挫了德國底攻勢，情勢就不同了。我們底運輸量逐漸增加了，因為我們開始征服了德國潛水艇，我們底生產計劃速度越來

越高，船隻和護送機艦分配得也更形富裕了。俄國危急的軍事局面已經減輕，我們對於俄國底請求似乎應該更仔細地分析分析，庶幾一方面滿足了她底需要，一方面我們在西歐與太平洋上的作戰也不致太受影響。

單純根據蘇方聲稱須要，我們便送上供應物，這層危險在一九四四年初便引起了我強烈底注意，那時有一批第斯爾機件裝配在小型海軍巡邏艦上，這些巡邏艦正在俄國各船塢興建。這些機件在製造登陸艦時是極端重要的，而這類登陸艦對於越渡海峽計劃與太平洋上兩捷行動是不可少的。俄國人裝置美國機件時遇到了困難。因此請軍事代表團供給技術顧問。我們打算派一位海軍軍官，小愛特華·郁克副艦長，赴各處蘇聯船塢幫助克服這個困難。郁克回莫斯科時，報告說俄國人現有一百二十六個第斯爾機件，可是其中只有三個確已裝置了。船殼已完成，可以裝四十五架機器，可是餘下的都堆在露天棧房，上了鏽，腐蝕了。蘇聯海軍當局雖然有了够多的機件，足供下一年船身構造之用，可是他們又已經向美國訂了五十件了。這類機件自身原無足重輕，可是存貨稀少，不敷登陸艦之用，可能影響到海峽登陸底計劃。可是這兒有七十五架寶貴的機件，生鏽長霉。至於還有什麼其它的項目被消耗浪費底，我們就無法知道了，因為美國配備品如何用度，是不容許我們觀察底。

我剛剛知道了第斯爾機件的情形，米可揚就來請求酌量增加鉛，鎳，銅絲，和酒精等輸運品，都是草約規定之外底，爲的是適應草約訂立時預料不及的情景。這些項目在美國也很缺乏，而於我們自己的生產計畫關係非常重大。斯巴爾丁和我不斷地接到戰時生產局和國外經濟管理會底催詢——詳細證明這些額外項目供應底請求到底在俄國需要得如何緊急。

斯巴爾丁和我接到這些催詢時，我們便將每次的函電轉給米可揚或克魯蒂可夫，請他們供給消息，足以說明額外增加的要求。每次承允不久答復，可是消息從未出現。關於鋁和鎳，我終於寫信給米可揚，列述我們曾經屢次三番請示消息，俾轉達華盛頓證明他們底需要，結尾說：「關於上項問題，閣下或克魯蒂可夫先生迄未予以答復或供給任何消息，逼不獲已，今天我電告華盛頓，報告我們並未獲得所需要的消息，所以我們建議：供給蘇聯的鋁與鎳輸出品，似無增加之必要。」

我給米可揚的信立刻引起了反應，我被請到他底辦公處討論這項問題。我所受的接待是冷淡的，一股陰寒之氣甚至沾染了他底譯員——平常是個十分和藹可親的人。我常常覺得驚奇，一時的態度或空氣擴展得如此神速，不但瀰漫了蘇聯政府各機關底裏面，甚而至於瀰漫在所有各機關之間了。逢到這樣的時期——「不要買老美的賬，踢出去羞他一頓，」連那檢煤核兒的老太婆都不給你好臉色看呢。

米可揚和我討論了許久。我竭力想說服他，一件東西供應缺乏時，現存的有限的分量應該用在收效最大的場所。這是不能辦得恰好的，除非負責分配的人們有着需要的消息，作為下決定的根據。他申辯說，蘇聯政府提出任何請求時，自然是因為需要底迫切，那是不言而喻的，用不着追究這項要求底背後底細。他又隱約指出，他駐華盛頓的購買委員會提出俄國要求時，獲得美方批准並不會遇到困難的，不管我這方面採取什麼行動。最糟的情形是，我想起總統底態度，我恐怕米可揚說的倒是實話哩。

這件事在我看來是非常重要的，不但馬上受到直接的影響，並且我覺得時續需要我們修改我們對

俄的和軟態度了。因此，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六日我打了個電報給海陸軍總長，請他們分別通知租借法案管理處和軍火分配局，以後遇有供不應求的物資項目要分配給蘇聯政府時，應請軍事代表團採訪消息，再呈請批准，呈文中須說明蘇聯政府所要求的項目，需要底迫切究竟到了怎樣的程度。

幾天之內，我得到馬歇爾將軍復信，贊同我底建議，並且鄭重聲明他在華盛頓要支持我底主張。哈利曼把同樣的意思給霍布金斯打了個電報，可是不幸得很，在復電中所得的訓令大意是：美國援蘇計劃應不受任何牽制。這一回，果不出米可揚預料，俄國人終於得到了所要求的額外供應物資。然而哈利曼，斯巴爾丁，和我，繼續向國內當局推荐我們底見解，我們底堅持終於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得了償報，於是我們跟蘇聯的關係生了背脊，不再東倒西歪，任人擺佈了。

我總覺得，米可揚和他周圍的人們雖然是伶俐刁滑的交涉家，可是不肯跟莫斯科的美國代表們密切合作，實在是太愚蠢了。我相信他們是拿不出事實和數字來證明任何要求底根據，因為他們管理底機構不夠嚴密，作不到這一步。他們無疑地省了許多人力，免得保持統計的紀錄，我們却在這上面化了這麼多的時間和精力的。精密的計算對他們也不如對我們那麼重要。他們只需供給一個戰線，我們却不得不仔細估計許多戰線底需要，以及許多國家底需要。米可揚不能用事實和數字來支持他底要求，所以採取唯一的立場就是，他用不着支持。有好幾回，哈利曼，斯巴爾丁，和我，幾乎想支持蘇方底願望了，祇消他們態度軟和懇切一點就行，可是連這一點都辦不到——措辭是如此傲慢，只說「蘇聯要求五萬噸酒精；所以她有這個需要。」

其次，米可揚不能讓斯巴爾丁和他底助手在蘇聯境內自由旅行，這樣便丟了一個很大的機會。華盛頓

當局渴望得到關於俄國需要的直接可靠的消息。要估計俄國底需要，誰也趕不上斯巴爾丁更富於同情了，可是對方往往不容許他這麼作。有幾回我們得到旅行的許可，斯巴爾丁和我看見許多缺乏的東西，於是自動設法，這對於俄國自身的計劃是有很大裨益的。例如，我們赴前線旅行時，遇見戰地指揮官高呼着要求兩棲式車輛。一星期後，我回到華盛頓，立刻請准輸送三百輛兩棲式卡車——又名杜蘭斯（Dukows）。好幾位指揮官告訴斯巴爾丁，說他們需要油箱卡車，最後一批美國鞋式樣要改變，以及需要最大底食品種類。斯巴爾丁回莫斯科後，關於這些和其它無數的項目。都一一加以校訂。還有，我們正計劃着蘇聯參加遠東戰爭時，據直接調查知道俄國人因受鐵道網底限制，也可能急切需要運輸機。華盛頓方面雖然很不樂意增添俄國方面底分配品，可是我在雅爾達會議中遇見馬歇爾將軍和古特將軍時，竭力說明這項需要底重要和迫切，結果竟得到一百五十架外加的C四七式分配給俄國了。哈利曼，斯巴爾丁，和我，繼續不斷地研究俄國人底需要，自動擬了許多善意的建議，對於俄國，因此對於全體盟國底作戰努力，是有很大幫助的。假使我們能看見整幅畫景，我們也許還能盡更大的力呢，可是不然，我們是可怕的外國人，在莫斯科非受密切監視不可啊。

戰事進展，蘇聯對於美國援助的要求包括愈多的項目，傾向於戰後的需要。其中如工業機器，長管道，碼頭裝置，練油器，以及其它，在戰爭上有無實用倒是極大疑問。美國底態度是，這類要求可以贊同，假使在租借法案規定的條例之下不發生衝突。結果呢，我們對於蘇聯戰後復興和工業化計劃，已經給予了很大幫助了。

一個最富於代表性的項目就是輪胎製造廠，幾乎是整個兒從美國搬到俄國來的，戰爭期間却不

會出產過一個輪胎。機件和裝備是從第屈洛附近福特公司底羅希河廠拿來的。這項計劃需費六百萬美元，預料每年利用俄國自然和人工橡皮可以製造一百萬個輪胎，這樣便減輕了我們底負擔，免得虧耗我們自己感得嚴重缺乏的物資。

這個工廠移植開始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一年以年福特公司底全部機器都拆卸裝運了。至於用以補充福特廠的器材，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已有百分之九十運輸到俄國；其餘的部分，包括一個電力廠，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輸送到俄國。

這個計劃形成時是不成熟的。初期會商中，蘇聯代表關於容納這個工廠的建築，改變了兩次計劃，每次改變使工廠式樣的設計也不得不跟着改變。增添工廠設備的請求繼續湧到美國來，直到最初的價值從六百萬增到一千萬美元。

一九四四年二月斯巴爾丁將軍被准參觀莫斯科這個工廠。他發見工作進度很遲緩，感得異常失望，於是設法從器材出品的美國各工廠請幾個美國工程師到莫斯科來，指導裝置的工作。因此，國際電力總公司底費支極勒爾特，法雷爾勃明亨公司底歐康納爾，惠爾金生公司底保羅，潑林斯，勃立斯特爾公司底佐治·郝爾和佐治·艾特金斯，於一九四四年五月間來到莫斯科了。

美國工程師來到後等了十天，然後得到當局允許去參觀工廠。據他們報告，他們發現面臨着一個很大的難題，因為建築式樣有許多變更，缺乏藍圖和其它技術上的資料。建造初期所需的配備器材多已不在，現有或缺少的器材並無登記可供查考。幾百個箱子堆砌在儲存的院子裏，並沒理會箱子上註明的字樣。例如「這一邊向上」或「祇能存放在室內」一類的警告，完全被忽略了。箱子破了，器材受了

損傷，一切都上了鏽，長了霉。

雖然美國工程師在那裏想幫忙使工廠繼續工作，可是俄國人把計劃告訴他們，拒絕同他們商量，不接受他們底勸告。美國工程師竭力想像可能遇着的困難，要設法預防，可是俄國人拒絕理會，說是工作按計劃進行，美國人不用操心。最後，所有的美國人，除掉一個，因一籌莫展，無所事事，還橫遭白眼，待得心煩了，便首途返美。

一九四五年六月，計劃開始了將近三年了，預定完成的日期經過無數的展延，建築終於完了工，大部分的器材裝配竣事，但是水，電，蒸汽，或壓氣，還是一樣也沒有。一九四五年十月軍事代表團結束時，工廠依然不能從事生產，也毫無興工的希望。俄國人再三的改變，使工廠預期的產量，恐怕決不能超過百分之七十，比羅希河百分之一百一十五的生產量，相差遠了。

每回人家問我，俄國人還需要多久才能製造一個原子彈呢？我先就想到橡樹嶺及別處的許多美國工廠，接着又想到俄國人如何裝置一個輪胎廠，那是已經計劃好，建造好，馬上可以裝配的。等我聽得第一個輪胎從莫斯科工廠裏滾將出來，到底費了多少時間，我便有了幾分根據，試猜出一個答案來了。美國人心裏永遠納悶，想知道俄國人對於我們戰時的援助是不是感激。這倒是個很難答復的問題。蘇聯官方人士縱使懷有感激之情，但是不容許影響到對美的正式關係。蘇聯官員，自史太林以下，似乎覺得我們底援助乃是一時的權宜政策，並不是出於對蘇的友誼的確，我們援蘇的供獻根本動機是由於深信俄國人在戰爭獲勝上是不可少的。然而我們美國人似乎多少也有理由冀望，犧牲了生命和船艦，就攔了自己的需要，絕無疑問地默認了俄國的要求，這樣多少總滲入了合作和友善的精神在我們的努

力裏，這自然也就應該招致對方底報答。可是我們懷這個冀望未免錯誤了。我們默契似地這樣希冀着，無形中起了個幻想，直到現在我們才漸漸把這幻想擺脫呢。

至於俄國一般老百姓呢，他們對於我們所輸送的供應品和配備，並無所知。不錯，他們看見許多卡車上有美國標記，許多食品罐頭和箱子上面貼着籤條，而籤條上寫的外國字據說是英文；可是這未必就能引起他們對我們感激，就彷彿一罐鵝肝油餅（Pate de foie gras）有着法文籤條，也未必引起我們對法國發生感激之情。許多理由之中，保守秘密是普通所給的一個理由，所以蘇聯報紙上很少提起，當然決不普遍登載，我們給俄國援助底浩大。最後，「租借法案」這個名詞，含有償還的意義，這是誰也不能明白想像的，可是給人一個印象——以為我們底幫助只是商務的來往，而並非友誼的姿態。下次我們供應世界需要時，我希望我們會明白償還是不可能的，至少該建基在善意上，這善意是從慷慨產生的。

俄國底軍隊裏，尤其是莫斯科以外的軍隊，每天應用着美國底裝配，我相信確是存在很大的對美國的感激之情。哈利曼，僅次於羅斯福總統，被看作最大的美國恩人的，出了莫斯科到處受歡迎，他在史太林格勒如何備受熱烈招待，我上面已經說過了。斯巴爾丁，克里斯特，和我，游歷俄國前綫時，我們覺得所受的熱烈歡迎至少一部分是那幾萬美國卡車激發的，這些卡車已經先我們來到那兒了。大體上，我該說，美國底慷慨情節總有一天會滲入俄國大眾人民的。一旦做到這個地步，俄國人底心裏對於美國人便會產生友誼的情緒啦，這種情緒是黨派宣傳可以抑制，但決不能完全毀滅的。

第二部 歐洲戰爭中之美蘇合作

七 穿梭轟炸

「狂亂」兩字是電報暗號，用來代表牽涉到利用俄國基地的穿梭轟炸的，這兩個字真是隱喻底傑作。美蘇兩國在分別爲同一目標而工作時，固然遭遇到很多困難，可是假如與我們在俄國境內一起工作時所遭到的困難相比，那這些簡直是算不上什麼了。

安諾德將軍一直就認清我們利用俄國基地種種軍事上的好處——而我底工作就是要設法獲得這些好處。我底論點是這樣：美國利用俄國基地以後，可以使整個德國，都有受我們戰略轟炸機襲擊底可能；可以使德國不得不重新佈置因而分散它高射部隊和戰鬥機底防空底實力；可以使投在德國境內的炸彈噸數增加，因爲在有些日子，因天氣關係，不可能飛回英國或意大利，而可以在俄國降落時，我們還能照常出動。

哈利曼和我對於安諾德將軍底態度，覺得很高興，我們到俄國時，都相信只要用邏輯就可以達成他底希望了。我們對於這個計劃，特別感覺興趣，因爲我們主要的目標是：美蘇兩國以後在對日戰爭中底合作。假如我們在俄國西部可以有轟炸基地，那麼將來我們所設想的在西伯利亞的大規模美國空軍底活動，當然是不成問題了。在歐洲作戰中每一個困難底克服，都可以使對日最後決戰早一天到來。

在莫斯科會議時，我第一次設法完成安諾德將軍所指示的任務，結果如何，前邊已經提到過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總統又跟史太林元帥提起這個問題。可是一直到了三個月以後，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史太林才通知哈利曼，說我們底建議，已經得到了蘇聯底同意。

那天晚上，當哈利曼會過史太林後，順便過來告訴我這個好消息時我那種得意揚揚的神氣，我是永遠也忘不了。史太林對於我們所建議的作戰行動上種種細節，都非常感覺興趣。他要知道我們預備用的飛機底數目和種類，這些飛機所用汽油底號數，需要跑道底長度，以及其他種種與基本決策沒有多大關係的事情。史太林對於各種事物底細節，真是十分精通，我後來還發現他對於某些事情，簡直清楚得可驚，譬如說，各種武器底特性，飛機底構造，蘇聯戰術底小花樣等等。當哈利曼回答了他底問題後，他很簡截地說：「我們很贊成你們底建議，我就通知我們空軍參謀部來跟狄恩將軍計劃細節就是了。」

哈利曼把這個消息，電知羅斯福總統，而我則通知陸海軍參謀長。我們底電報，在國內引起很高的慶幸之情。而我們自己對於這種成就，也是充滿了驕傲，對於將來，萬分樂觀。誰說俄國人不合作？誰說我們不能在一起工作？要緊的只在於能够赤誠相見，彼此了解，和堅持到底。而這些條件，哈利曼和我都具備——至少我們自己覺得如此。

幾天以後，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哈利曼和我跟莫洛託夫作了一次很長的會談，在座的還有諾維科夫上將和尼古丁中將。這是我與蘇聯空軍軍官初次次的接觸，我發現他們與別的蘇聯官員，簡直完全不同。不知什麼道理，世界上的航空員，都自成一族，與他們環境底成規，格格不能相入。俄國航

空員也不是例外。自從我初次見到他們的那個晚上起，我就發現諾維可夫和尼吉丁，還有全部空軍參謀人員，對於我們底問題，都很同情，很了解，並且都願意在可能範圍之內，硬着頭皮，幫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諾維可夫是蘇聯空軍底安諾德將軍。他看樣子差不多有四十歲，短小，齊整，有藍色眼睛，和剪得很短的棕色鬚髮。一個天生的領袖，又是一個能幹的行政官，他深得全體空軍人員底愛戴，他隨便到前線的哪一個地方去，就可以使那地方的官兵特別賣力作戰。至於尼吉丁呢，他過去是，到現在還是我所最喜歡的俄國人。他高而瘦，有一點駝背。他主持一切空軍作戰行動，每天至少工作十五小時。他很安靜，很有禮貌，不大說話，頗為幽默。我們聯合作戰行動底俄國方面的負責人就是他，假如他不受其他的牽制的話，我想我們底成功，一定可以增加十倍之多。

莫洛託夫開場就說史太林要他請諾維可夫上將跟哈利曼和我會面，一起討論穿梭轟炸底種種細節。我隨即大略地說一說我們關於作戰行動方面的意見。我們希望能有種種設備，足供三百五十架飛行堡壘或解放式四發動機的重轟炸機和附帶的一百到一百五十架戰鬥機之需。不過我們願意在起初時，用以上實力底三分之一來開始作戰。我們提議每月由英倫或意大利出動五六次。那些轟炸機在飛俄國的途中，要襲擊德國東部的目標，然後從俄國基地出發，出動轟炸幾次，最後在它們飛回原來基地時，再作一次大規模的襲擊。我們希望俄國能够在增加的租借物資中，撥給我們汽油和機油，並且還供給我們底飛機在俄國基地出動時所需的炸彈。我們提議在原則上美國人員之數目當儘量減少，限於主要的管理人員和專門技術人員，而希望俄國能够供給我們最大可能量的機械士，事務員，和其他不需要的

專門訓練的人員。爲了要使我們底建議更動人一點，我又答應只要蘇聯方面請求，我們底轟炸機願意襲擊俄國前線底戰略目標，例如鐵路中樞或是大供應站等等。

諾維可夫立刻就拿出一張地圖來，討論那些可能應用的基地。要有用處，這些基地就非在以前德國佔領過的地區不可。可是德國人在撤退以前，已經把機場設備，完全破壞，而俄國人所重修的，只限於他們自己空軍所需要的機場。即使這些，要我們轟炸機來使用，還嫌太小，因爲他們沒有那一種類型的飛機，當然也就沒有那種必需的設備。並且跑道也太短，非重修或延長不可。諾維可夫勸我們不要選那些在北方的機場，因爲春天融雪，會使必要的工作無法在一九四四年完成。他覺得最好的區域是在烏克蘭，基輔往東一點，因爲那地方在四月間地面就完全可以乾了。他說在那個區域夏天時簡直不用跑道都可以降落。諾維可夫同意我們底建議，儘量減少美國人員，而由蘇聯供給人員，以資補充。在這方面，他又鄭重聲明，蘇聯當局認爲機場警衛，是俄國底責任，所以當由他們計劃辦理。我們爲了要合作，不要破壞了剛剛開始的好交情，所以就決定答應了。可是這個決定，我們後來是要後悔的。

跟着來的四個月，是我在俄國駐節期間最忙的時期。從斯巴茨將軍底司令部裏，派來了十一二個又強又壯的青年航空員。他們是慣於跟英國人打交道的，這至少好辦得多。所以他們被派來俄國後，簡直不能了解爲什麼處處都碰到就誤和挫折。他們不能跟俄國人發脾氣，就只好拿我來出氣了。我大半的時間是用來順他們底毛的。還有更糟糕的是：安諾德將軍並不是以有耐心出名的。在我最初收到他底賀電後，我接着就收到一大串用了我們空軍人員特有的那種俗語所打來的電報，譬如說：「簡直

不懂爲什麼我們底作戰行動得延期到五月。」而同時呢，在這第一次與俄國人真正嘗試並肩作戰中，我又發現他們底辦事方法和我們底是多麼的不同。

第一，中央集權在俄國是最基本的事情。既然尼吉丁派來負責這件事，那麼一切接洽，就非經過他不可。他是一個非常忙的人，除了我們這個計劃以外他還有許許多多別的頭痛的事情。說是讓彼此的軍械員碰碰頭，決定一下怎麼應用俄國炸彈等等，那簡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他們要碰碰頭當然可以，不過隨便什麼事都非由尼吉丁和我會談後才能作決定。

第二，俄國各機關人員缺乏之程度，適與我們機關裏人員之過多成比例。在俄國辦公室裏很少聽得見打字機底聲音，並且我還懷疑他們是不是知道複印機已經發明了。卷宗檔案制度差不多就不存在，辦事人員要記得那一大堆瑣碎事情，完全是憑腦子的。

最後，俄國入底那種驕傲，使得他們死也不肯承認自己底無能。有好多次他們不能照我們底意思做時，他們就捏造種種奇奇怪怪的理由來拒絕我們，而決不肯說出真正的理由來。其實那真正的理由倒常常是最明顯，最合理，也最能了解的。

我們常常跟尼吉丁和他底助理開參謀會議，有時候有十個到十五個問題需要解決。尼吉丁倒總很坦白地告訴我們他底看法，可是總說他非請示了上司，不能作肯定的答覆。不管我們要補做什麼事情，我們非得等前次會議中所提出的問題已經解決以後，才能再開會。而在這段時間內，很多新的問題常常發生，需要他們立刻答覆。你說要打個電話找一個俄國空軍參謀部適當的人員來問問這些問題，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只好等下次跟尼吉丁會談時再說，可是那個會議，又是不定期的。我想：要

安諾德將軍等一兩個星期，才能等得到一個通常只需要五分鐘就可以得到的答覆，對於他底高血壓，總不會有什麼好處吧！

在這段時期內，我又學到另一個教訓：史太林之批准某一個基本的決定，並不就表示他也批准了其他連帶的不可少的決定。就在穿梭轟炸這件事情上，我很懷疑史太林和他底顧問們是否一開始就認清：要讓我們底轟炸機真能從俄國基地出動作戰，得先打破多少共產黨底陳舊的觀念。

一直到那時候為止，外國人要去蘇聯，在准許入境以前，非受過一次嚴格的檢查不可。而在抵達俄國以後，也得受嚴密的監視。現在美國兵却要成百地來了——不單是那些常駐在基地的人員，還有其他每次出動作戰時隨機擁進來的人。要每一個都搞清楚，真是太難了。可是假如資本主義的美國，利用這個方法，在蘇聯境內散佈密探，那不是太可怕了嗎？不過我實在不了解蘇聯外交部和祕密警察局爲什麼會有這種恐懼，因爲就我個人而論，我就甯可冒生命危險，降落在非洲叢藪之中，而不願沒有證明文件地降落在蘇聯境內。可是，雖然如此，入境簽字，仍然是最頭痛的一件事。

四月底左右，我們擬就一個計劃，准許所有常駐俄國基地的美國人，用集團簽照辦法，進入蘇聯國境。在這些人員到達德黑蘭時，我們在那兒的司令官康納利少將，就得把要入蘇聯境的每一架飛機或每一節列車上的美國機員和乘客底姓名，開一清單，送交德黑蘭蘇聯大使館，然後由蘇聯大使在這名單上蓋了「照准」的印，才算集團簽照。而我則應該把名單底副本送交莫斯科外交部。在抵達蘇聯以後，每人得交兩張像片，領取身份證。每次出動時機上作戰人員底姓名，得分機列表，在飛機抵達和離開時，由蘇聯當局派員查驗。

這個辦法，雖然對於兩個並肩作戰的盟國，似乎太麻煩了一點，可是在理論上，還算是不差的。不過在實行的時候，却到處發生困難。先是因為蘇聯大使沒有接到命令，使我們底人員在德黑蘭耽擱了好久。後來他又非等莫斯科批准了每一張名單以後，才肯在入境名單上，蓋上「照准」的章。這樣一來，我們底人員，就得再就擱在波斯了，每一架飛機上的乘客名單先得用電報通知我，由我送交外交部，再由外交部打電報到德黑蘭，通知批准。等到這麼一個大圈子兜完了時，常常爲了某種原因，乘客底名單又得更改了，於是一切又得重新來起。尤有進者，我們還有幾個主要人員，常常爲了計劃上某些行政問題，非同德黑蘭或英倫不可。這事麻煩就大了。因爲沒有一條規定，准許那些用集團簽證辦法入境的人員，個別出境。而在這些人在蘇聯境外，辦完事後要回來時，他們又得在另外一張集團護照上列名，因此在商定好的美國常川駐軍一千二百人底總數上，他們每人又各算了兩次。這些困難最後總算是都解決了，可是我們底國務顧問官海米爾頓和我，恐怕因此至少得短壽五年。美國常川駐軍的數目，最後大概到一千三百名。

另外一件對於穿梭轟炸之成功，關係很大，而又使俄國人害怕的事，就是美國人之通訊控制。這件事非得最高當局決定不可。不能控制通訊，我們簡直就沒有辦法作戰。我們得把最後一刻的天氣報告，打到英倫和意大利去，得用無線電尋找方向的設備，來引導我們出動作戰的飛機，到俄國基地來，得打作戰的和行政上的電報給斯巴茨將軍和伊克將軍，得在俄國境內各基地之間，聯絡通訊。通訊之有效與否，簡直關係幾百個美國人底性命，而由於語言和手續上的不同，又決不能讓俄國人來管理和控制它。

尼吉丁將軍和俄國通訊專家們一下就看出：我們底通訊，非由我們自己來控制不可。可是外交部就比較不容易認清這一點。最後，我們只好折衷一下，答應由蘇聯方面派遣代表，駐在我們所有通訊機關裏，並可以查閱一切往來的電報。可是在事實上，我們倒可以管理我們底通訊，而不受蘇聯方面明顯的監視，因為那些跟我們同事的軍事人員，並不跟莫斯科當局一樣地疑忌我們底企圖。

還有一個困難問題，需要克服的，就是蘇聯底不願讓外國飛機飛越他們底領土。這件事又非最高當局決定不可。我們起初請准了由三十架美國飛機，載運大約三百五十個美國技術人員，到俄國基地去，不過俄國人還堅持說我們所需用的器材，應由他們底飛機來裝運。後來他們才答應讓兩架美國空運機每週在德黑蘭與我們底基地之間，來回一次。

在我們發生了我們這次嘗試底喜訊後幾天之內，被派指揮這裏一切軍事部隊的凱士勒准將和他主要的屬員，就啓程來莫斯科了。同時俄國方面也選定波米諾夫少將，來指揮派駐在我們底基地的蘇聯軍隊。凱士勒和波米諾夫初次見面，就很投機，以後也合作無間。

在烏克蘭上空偵察了幾次以後，我們就選定保爾太伐、墨高洛特和皮里耶丁底機場，作為我們底基地。這三個城市在基輔和卡可夫之間鐵路沿線上，在基輔之東北，彼此相距約有五十英里。三個城市都受過俄國人和德國人底焦土政策底洗禮，並且都被德國人佔領過一年多。機場上既沒有飛機棚，也沒有飛機控制塔，也沒有其他機場應有的設備。每個機場只有一條長約一千公尺的短跑道，是用六角形的水泥塊造成的，每塊直徑長一碼，厚約六英寸至八英寸。這些跑道不僅是太短了，我們還懷疑它們能否吃得消我們重轟炸機底重量，所以我們就決定重新造六千英尺長的跑道，用正從英國運來的鋼板

舖面。

在莫斯科儘量把那些可能接洽好的事情辦理妥當以後，凱士勒跟差不多十一個參謀人員，就在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遷到他在保爾太伐的司令部去。波米諾夫比他先到幾天，一等凱士勒一行人抵達以後，美蘇兩國人員，就空前地爲打擊共同的敵人，協力從事於一個軍事行動了。他們生活在同一環境之中，吃同樣的飯，做同樣的工作，追求同樣的女孩子——至少開始時是這樣的。可是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跟合住一屋的兩家人家一樣地有一些麻煩，而需要時常調停的。有好些事情，本來一下就可以說清楚的，爲了怕傷彼此之間的感情，就一延再延。起先時候，雙方都非常願意遷就，可是慢慢地一次兩次的小意氣，就變成大不平了，最後雙方簡直是劍拔弩張，假如不能開誠調解，恐怕真會動武哩。

在我們底基地動工準備使用的一段時間中，我拜訪過兩次凱士勒。我第一次的拜訪，是在凱士勒和他底很少幾個屬員到達保爾太伐一星期以後。那時他剛到不久。所以也沒有做成什麼事情，可是他跟波米諾夫，已經把全部計劃擬好，一等美國設備和人員開始抵達時，就可以按步就班地進行。他們把他們底計劃，從頭至尾，講給我聽，看樣子頗有把握似地。

我第二次去這些基地，是在三個星期以後，約在五月中旬，那時斯巴茨將軍底副司令官安徒生少將，剛來俄國，視察這邊工作進行底情形。我們發現在那短時期之內所完成的工作，簡直是驚人的。

那時我們大部份的人員已經到達，最後一列裝運我們器材的火車也正在途中了。機場上擠滿了俄國女人，鋪着用來做跑道的鋼板。她們工作得已經有了節奏。速度高得好像在打開一條幾英里長的鋼

地毯，看着就可以等它完成似地。顯而易見，在這件事情上，是不致於再有什麼就攔了。

在每一樣美國裝備從火車上卸下来的時候，俄國兵士們，簡直高興得要發狂。他們簡直不能了解，怎麼隨便哪個美國人，都可以挑出來叫他開大油車，一噸重車和其他的摩托車。在俄國人看來，駕駛汽車是一種專門技術，很多人想學，而只有很少人學得會的。有一個俄國兵被派管理一輛廢料掃除卡車，他就一天到晚，寸步不離，又洗又擦，把它搞得真是纖塵不染。顯而易見，他是他同伴們羨妬底對像，而從此以後，他對他們，也就非常神氣了。

在許多需要克服的大障礙之中，有一個就是語言上的隔閡。固然美蘇兩國兵士們，不久就彼此學到一些話，足夠普通應用。可是由於語言和風俗之不同，卻發生了幾件很有趣的事情。那些俄國人都很熱心學習英文，並且還會利用每一個機會來學習。譬如有一個俄國衛兵，受了美國小兵們底薰陶，每逢有一個美國軍官進司令部時，就很得意地跟他說：「早安，你這賤貨，」還有一個管食堂的女孩子，在送肉上來時，總要指着它，跟每一個主顧說：「該死的K軍糧又來了。」因為有一次她聽一位老主顧說過這句話。有一次美國小兵們，爲了要表示他們對於一個女跳舞員底讚賞。大吹口哨，差不多把一個俄國游藝會，搞得不歡而散。因爲在俄國，吹口哨就是喝倒采，所以那個女演員一氣之後，立刻下了台。好得我們馬上就把這個情形解釋給波米諾夫將軍聽了，他就去告訴那個女孩子說，她底表演，實在是極受欣賞。這樣一來，她立刻就回來了，扭得如此起勁，真不是這些小兵們所能想像得到的。因此他們又報她以一陣尖銳的口哨，把她樂得什麼似地。

將近一九四四年五月底時，基地已經完成，作戰就要開始了。我們覺得一切困難都已經克服了，

其實還有兩個等着我們來解決呢。第一個是關於目標之選擇，第二個則牽涉到英美兩國底新聞記者。五月二十七日斯巴茨將軍通知我，說是他正在考慮選擇以下各地，作為初次穿梭轟炸底目標：羅馬尼亞境內加拉茨區底主要機場；波蘭境內密立克地方底飛機製造及修理中心；和在拉脫維亞里加地方底一個德國飛機製造廠。他提議最好先炸加拉茨，不過請我去徵求俄國方面底同意，或者請他們建議幾個適當的目標。斯巴茨表示：假如首次出動，要能依照前定日期在六月一日舉行的話，那我底答復得在五月二十九日以前通知他。

俄國空軍參謀部，不願意過問選擇目標的事，可是通知我應該跟紅軍參謀總部疏通一下。我不了解爲什麼一定要徵求俄國底同意。不過，斯巴茨將軍如此做，只是表示客氣的意思，現在時間已很侷促，我當然也不能打電報去爭執這件事情了。我找到參謀總部底斯拉文將軍，把斯巴茨將軍所建議的目標遞給他。就擱了兩天以後，斯拉文通知我說，這些目標，俄方一個都不能同意。所以我在五月二十九日就把這事電達斯巴茨，並且勸他另選目標，可是選完以後，只要通知俄國一聲，不要再徵求他們底同意了。他照我底意思做了，我相信這恐怕正是蘇聯參謀總部所希望他做的事情。斯拉文不肯告訴我爲什麼斯巴茨將軍原來的選擇，他們不能同意，可是我猜想這一定是由於參謀總部方面，不願意讓我們知道，那即將發動的紅軍新攻勢底目標到底是什麼。斯巴茨將軍原來選擇的三個目標，是等距離地分佈在俄國前線上的。俄國最後發動攻勢時，主要的實力是在北方，他們之所以不要美軍轟炸里加，原因就在此了，因爲他們怕德國戰鬥機，會因此而調集在這區域內，可是他們既不能告訴我們這點，而不把他們攻勢計劃透露出來，又不能同意了在他們中部南部戰場上的目標，而不讓我們看出他們底

攻勢，是着重在北部。因為這種困難，所以只好否決斯巴克將軍全部的建議，而當他自願選擇目標，不跟他們商量時，他們倒是正中下懷了。

關於新聞記者這件事，我是非常熱切地要讓他們能夠到機場去看第一次出動的美國飛機，到達俄國基地，並且希望能夠用莫斯科時間，把這件大事，報告全世界。我將蘇聯境內種種情形，告訴了他們；他們也就答應竭力避免因為美國人員之進入所可能引起的種種揣測和謠言。一方面尼吉丁還設法請求外交部底同意，讓英美記者，能在第一次出動作戰底幾天以前，到達各基地。外交部答應了，可是臨時在差不多三十個記者中間，只准許了五個前往。而這個不准大部份記者前往的決定，外交部方面一直到六月一日他們預備動身那天的早晨十點鐘，才宣佈出來。當下紐約時報記者勞倫斯就打電話給我，氣得差不多話都說不出來了。我立刻搖了一個電話給主任檢查官，抗議外交部底決定。在一段忙亂不堪的時期過去以後，一方面打電話找外交部官員，一方面接那些失望之至的記者們底電話，我終於請准把人數增加到十個美國記者和十個英國記者。可是他們還不滿意，於是英美記者同業工會就第一次在蘇聯境內罷起工來，全體拒絕前往。這麼一下倒成功了，中午時候，他們全部登上一架蘇聯飛機，被送到保爾太伐去。

在烏克蘭，一九四四年六月二日的早晨，昏暗多雲。可是除了天氣有點問題外，其他事情，都已佈置停當。前一天斯巴克來通知，說是第一個目標是匈牙利境內的特勃萊新。俄國高射部隊也已經知道了我們轟炸機從目標上空到俄國基地所要走的路線。每人都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無線電員正守候着機羣離開意大利底消息；醫院方面已經準備救護；廢料掃除車也等着把打壞了的飛機，移到跑道之

外去。記者們滿地跑，採訪一點地方風光來點綴他們底報導。空氣是沉鬱而興奮——每一個人外邊都裝得很鎮靜，爲了要掩飾內部沸騰着的焦灼和不安。

哈利曼夫婦，和剛剛抵達的美國陸軍航空隊在俄國的司令官華爾希少將，還有我，都是前一天晚上從莫斯科來保爾太伐的。斯拉文將軍也在那兒，代表紅軍參謀總部。尼古丁爲了不能到保爾太伐來看他辛苦經營底成果，簡直心都碎了。可是他派了格蘭道爾中將和他另外幾個將官們來做他底代表。我想那天早晨在莫斯科的那批人員，一定要比駐在基地的人，辛苦得多。他們得集中精力在他們底工作上，忙着作最後一分鐘的準備，而我們却只是等着焦急而已。那些飛機應該在一點鐘到達保爾太伐，可是在中午時候我們還沒有知道它們是不是已經從意大利起飛了。

十二時半，我們接到電報，知道已經出動，飛機準時離開了意大利。我們趕到機場去，把我們底一小隊大小吉普車聚成一堆，停在離跑道一百碼遠的地方，就下車了。所有的眼睛都緊張地看着四方。

幾分鐘之內，飛機底嗡嗡聲，就聽得見了。準準在一點鐘的時候，第一批三架飛行堡壘，排成V字形，衝下雲層，出現在眼前。跟着就又來了七十架！編隊非常整齊。它們在大約一千英尺上空，繞場一週。天空上簡直是擠滿了。它們本來就大，現在他們底銀翼，襯着黑色的天空，就顯得更大而無當了。對於一個站在下邊機場上的美國人，這種興奮，真是非言詞所能表達的。就在那兒，在空中，是戰鬥中的美國——這幾架飛機充分代表了美國底威力，美國工業和工人底技能，美國作戰底效率，和美國青年底英勇。在墨高洛特和皮里耶丁兩地，場面也跟這兒一樣。

那些飛機一架一架地散開，降落在鋼板跑道上，每一分鐘落地一架。對於那些鋪鋼板的俄國女人，這一刻真是緊張之至。鋼板不會彎吧？她們沒有拆爛污吧？你可以聽得見她們是多麼地高興，當第一架飛行堡壘，從頭滑行到底的時候。

我們都跑到指定給領隊機停放的地方去。那飛機一停下來，第一個出現的，就是伊克中將。他第一件事情，是把美國大勳章授給波米諾夫將軍，還有一張獎狀，對於波米諾夫準備基地供美軍使用底功勳，表示全美人民底謝意。波米諾夫致答辭時，把全部功勞，謙讓給凱士勒，更使這場面生色的，是那些大束玫瑰花，由波米諾夫和他底官兵，獻給哈利曼夫人的。這些鏡頭，都攝成電影，還有我底對了一架傳音器所發表的演說，大罵希特勒，雖然這些話，除了灌進一張在離我差不多十五呎遠的唱片上聽外，根本是沒有播送出去的。假如沒有斯拉文將軍之突然出現，這個場合，真可以說是圓滿之至。事情是這樣的：當我們一陣興奮衝到機場去的時候，誰都沒有想到把正睡着午覺的斯拉文叫醒。他是一直到那七十架飛行堡壘像打雷似地飛過頭頂時，才從夢中驚醒。一看人家都跑光了，他就往機場直跑，急着想代表偉大的蘇聯參謀總部，向伊克和他底官兵致賀。那知道機場底外緣，是由美軍警衛的，這些兵士，奉有命令，只准看熱鬧的人，站在一條線外。參謀總部底紅色勳帶，雖然嚇得倒紅軍兵士，却嚇不倒我們底衛兵，所以斯拉文只好遠遠地跟別的看熱鬧的擠在一塊兒，旁觀那歡迎典禮。當他最後終於衝了進來時，他把波米諾夫罵得這麼兇，我真害怕他會中風。我可以看得出來，波米諾夫爲了這個對於紅軍參謀總部的無意的輕視，非常着急。所以那天其餘的時間，我只好一直賠不是，認錯，平息斯拉文底怒氣。因爲這種事情，在階級森嚴的俄國，是決不能一笑了之的。

我們飛機首次着陸的那一天，代表了美蘇軍事關係底高潮。那次出動，十分成功，把在特勃萊新的德國機場和所有的飛機，棚廠，修理廠，一掃而光。跟着幾天我們從俄國基地出發，又非常成功地襲擊了其他的德國目標。而在我們底飛機飛回意大利時，又轟炸了另一個目標。伊克將軍那種靜靜的辦事能力，和藹的舉止，以及他底竭誠願意協助紅軍的推進，使得俄國空軍首腦人員，對他都很欽佩。哈利曼夫婦開了一個盛大的宴會，款待那些爲穿梭轟炸計劃出過力的紅軍軍官，席上伊克又把最高的勳章，授給諾維可夫和尼吉丁。我們深信這樣造成的融洽空氣，一定會散佈到軍事合作底其他部門去，可是麻煩事情却跟着就來了。

第一個驚人的打擊，是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晚上，德國對保爾太伐基地所作的一次非常有計劃的空襲。六月二十一日下午有一隊飛機從英倫飛來的時候，一架德國偵察機尾隨着，一直跟到俄國基地。那天晚上半夜裏，就有一架德國飛機，投下一顆照明彈，正落在保爾太伐機場的中心，把整個基地照得如同白晝，跟着來的就是一次連續兩個小時的空襲。開始時是成千的殺傷彈，輕輕地飄下來，遍及整個機場。落地時，它們只要一碰到什麼東西，就立刻爆炸，人要跑到機場去，那簡直就是去送死。這一陣過去後，接着來的，是燃燒彈，把我們五十架飛行堡壘都着了火，全部燒毀。此外還投下了一些烈性爆裂彈，有兩個美國兵，在跑向俄國人爲了這種不測事故所預備好的壕溝裏去掩蔽時，就被這樣的一個炸彈炸死了。波米諾夫不准任何美國兵到機場去救火。不過俄國兵倒眞地想法把火撲滅，結果有三十個人被殺傷炸彈炸死了。

俄國高射部隊和戰鬥機，失敗得慘極了。他們底高射砲，打了兩萬八千發中級和重級的砲彈，還

有照空燈幫忙，結果是一架德國飛機都沒有打下來，據說有四十架雅克式飛機，守在附近，準備夜間作戰，可是只有四五架起飛。並且他們底高射部隊和夜間戰鬥機，又都沒有那種使我們底空防這麼有力的雷達裝置。

不過事實上，德國這次襲擊，是一種計劃非常周密的集中轟炸，空防部隊隨便怎麼努力，恐怕也抵擋不住的。所以我們雙方都沒有互相譴責。相反地，我們還利用這次不幸事故，來促成雙方更密切的合作和加倍的努力。雖然如此，這不幸事件到底還是播下了不滿底種子，一方面俄國人爲了不能照他們底諾言保護我們，變得非常心痛，非常神經過敏，而另一方面呢，美國人雖然很原諒他們，可是却更堅決地要派他們自己的高射部隊來，以防將來。

就在這個時候，我們打進了法國，而俄國前線，也越向西邊移動了。在烏克蘭的基地不久就變得太靠東邊，使得我們飛機得在蘇聯盟國上空飛很遠的一段路。這真是很不合適的。所以我們就開始談判，希望把基地再往西挪動。談判完全失敗了，可是我總覺得這次失敗，我們自己至少也要負一部份的責任。我們希望在新基地，有比烏克蘭講究得多的設施。我們希望把一切防禦設備，也包括在這裏邊，因此勢必使進口器材和人員，都大爲增加。我們主要的困難是要決定我們到底需要什麼，我們送了三個很不相同的計劃給俄國當局。最後，因爲冬季之到來和俄方底拖延，這事只好放棄了。不過那時還約定在冬季幾個月內，保爾太伐仍舊得保留着。等一九四五年春天到來的時候，假如需要的話，再作穿梭轟炸。當春天真地到來時，戰事結束，已經在望，希特勒底領域，由於英美在西方的進展和俄國在東方的推進，已經縮小得無須再作穿梭轟炸了。

保爾太伐還繼續被用來救護被迫在俄國前線後邊降落的美國飛機，和照料在強迫降落時受了傷的美國航空員。

由於正式作戰行動底結束，使得留在保爾太伐基地的美蘇兵士們底關係，大為退步。再加上美蘇兩國政治關係之惡化，特別是在波蘭問題上的爭執，使情形變得更糟。當波蘭問題發生時，蘇聯方面底不滿，反映到政府所有的部門，而對於美軍在保爾太伐的活動，也橫加不少限制。他們毫無理由地不准我們飛機起飛，不准搶救隊機員去替迫降在波蘭的美機加油，又不准重傷的美國航空員由保爾太伐到德黑蘭我們底大醫院去，更不准俄國女人跟美國兵來往。俄國航空員們在橫加這種種限制時，雖然毫無疑義地，只是奉行莫斯科底訓令，可是還是招了美國兵底怨。士氣跟友情大見低落。最後俄國人簡直開始搶美軍底倉庫了。

為公平起見，我也得附帶說一句：一小部份美國人底不負責任的行為，當也影響了一般的情形。譬如說，有一個機員，讓一個對現狀不滿的波蘭人，化裝穿了美軍制服，想把他偷運出波蘭。這事後來就被用來作為我們底空軍，對紅軍作陰謀活動底證據。還有一個對現狀不滿的俄國上士，坐在一架從波蘭搶救回來的美機上，被偷運到意大利去。雖然他立刻被押回了，可是這件事情，始終是他們攻擊底對象。此外還有兩次美國人在保爾太伐開車不小心，撞死了兩個俄國女人。

真正的情形是這樣的：俄國人已經不願意讓美國人再默在蘇聯境內了，而尤其不願意讓他們默在烏克蘭，因為那個區域，一直對於蘇聯是不大忠心的。共產黨領袖們對於外國人的真正的態度，已經是不能再掩飾了，尤其是因為現在已經沒有作戰上的必要，要讓這些外國人留駐在境內。我想俄國人跟

我是一樣地高興得鬆了一口氣，當一九四五年四月，我們決定把最後一名美國兵，撤離烏克蘭。

現在回頭看看，我覺得我們這個穿梭轟炸底嘗試，對於美國，價值實在是非常之大。在軍事方面說，幾個在德國境內主要的戰略目標，本來轟炸不到的，這麼一來，却遭了十八次猛烈的襲擊。而更重要的，則是對於德國士氣的嚴重的打擊。蘇聯領袖們對於外國人的歧視，他們知道得比誰都清楚。現在看到俄國居然打開鐵門，允許美軍在境內作戰，一定使他們不敢再痴心希望離開我們，而跟我們個別媾和了。

就我們與俄國將來的關係說，我覺得穿梭轟炸這件事，至少讓我們看出了俄國一般人民對於美國人的態度，跟他們領袖們是多麼地不同。上自諾維可夫尼吉丁和全部空軍參謀人員。下至替我們跑道鋪鋼板的俄國女人，對於我們，都是非常友善，真心合作。我們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計劃，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玩——所有的不和諧，都來自上邊，而被迫地反映在下邊的。而另一方面呢，從參謀總部，祕密警察局，外交部起，一直到那些躲在幕後做史太林最親信的顧問的那些黨魁們，則一味想破壞這個他們無可奈何地答應了的計劃。什麼事情上，他們都要找麻煩；譬如說護照底簽字，通訊之管制，目標之選擇，以及降落和出發底批准等等，而最後更用了種種簡直不能忍受的限制來趕我們出境。民衆底態度也許會因爲上邊來的單方面的宣傳而轉變，可是目下這些領袖們底態度，却從來沒有轉變過，將來恐怕也不會。

八 空戰之合作

當兩個龐大的空軍單位，英美在西方，俄國在東方，拚死命地攻擊一個夾在他們中間的公敵時，他們自然會有發生衝撞之可能，因而互相殘殺，或者至少引起雙方之惡感。除非能够建立一個有效的合作制度，這種衝突是很難避免的，因為在運動迅速的空戰中，極不容易分辨友機和敵機。不過比避免衝突更要緊的，還是那些從友軍合作所能產生的種種作戰上的利益。可是什麼是一個有效的合作制度呢？就在這一點上，我們跟俄國朋友們底意見，大為分歧了。

好得俄國只有一個戰術空軍，這就是說，他們空軍之活動，只限於掩護陸軍前進。因此俄國飛機，很少出現在他們陸上部隊前邊百哩之外。假如俄國也有一個戰略空軍，能够像我們一樣地在德國各部份亂撞的話，我真不敢想像會發生多麼可怕的事情出來。

在戰爭初期，合作是不必要的。英國人決不會跟俄國人衝撞，因為他們底飛機只在夜間作戰，而那時俄國飛機却停在機場上。美國人也不會有什麼危險，只要俄國底前線不在我們底重轟炸機航程之內。不過，等戰爭一步步地進展時，情形顯然就不同了。所以我就奉命跟俄國人商量如何建立一個合作的辦法。

美國底意見，非常簡單。我們希望互相交換聯絡官，駐在各戰區司令部。我們提議由俄國空軍派幾個官兵到在英國的斯巴茨將軍司令部去，同時也派幾個到在意大利的伊克將軍司令部去，因為有可能與俄國發生衝突的美軍作戰行動，都在這兩個司令官底控制之下。一方面我們也派幾小組人，

駐在那些直接指揮俄國空軍作戰的司令部裏，譬如說，各前線指揮官司令部裏。我們預備在所有這些司令部之間，成立配有電傳打字機的通訊連繫。這個計劃要實施起來是這樣的：假定斯巴茨將軍決定攻擊華沙底一個軍事設施，而這個地方離開朱可夫將軍底前線，有，譬如說，四十英里。那麼斯巴茨就得用無線電通知駐在朱可夫司令部的他底聯絡官，再由這聯絡官把我們底意思報告朱可夫。假如朱可夫已經計劃好要在同一天派遣俄國空軍去襲擊華沙附近的德軍目標的話，那麼他可以採取兩種辦法：他或者通知斯巴茨說他底計劃，不能同意，或者把時間調整一下，使得美蘇雙方，都可照原定計劃出動。我們底辦法，是用於連絡各軍事指揮官的一種很普通的辦法。

紅軍參謀總部完全否決了我們底計劃。他們底意思是要一切聯絡合作，都在莫斯科辦理。理由是這樣：俄國空軍底戰略行動，都由莫斯科的參謀總部控制，因此合作事務，也得在那兒進行。就像大部份俄國人要拒絕外國請求時所舉出的理由一樣，這個理由真是荒謬之至。俄國人根本就沒有戰略空軍來作戰略行動。

蘇聯所提出的計劃之不行，因上邊的比喻，就一目瞭然了。照他們底辦法，斯巴茨要攻擊華沙得通知我，由我打電話給那個專跟我搗蛋的艾斯蒂尼夫將軍，請他約定一個時間，跟斯拉文將軍商談。可是斯拉文是沒有權力批准斯巴茨底計劃的，他得請示參謀總長安託諾夫將軍。然後安託諾夫就得拍電給朱可夫將軍，問問斯巴茨底建議是否跟他底計劃衝突。於是朱可夫再回報安託諾夫，安託諾夫通知斯拉文，斯拉文通知我，而我再通知斯巴茨。啊，這個計劃行也行得，只有兩個小問題，時間和天氣。我想單單時間底耽誤一項就足夠使斯巴茨氣得打消他底計劃，或者不管蘇聯同意與否，乾脆下令

出動。不過更可能的是，時間上的耽誤會引起天氣之轉變，因而使攻擊計劃，不能實現。這樣的一個辦法，我們當然不能接受。

一九四四年四月初，紅軍越過喀爾巴阡山脈，進入羅馬尼亞時，情勢就嚴重了。同時我們底戰略空軍，正在攻擊羅馬尼亞底油田和煉油廠。這些地方，是當時德國汽油底主要來源。美國陸海軍參謀長們，知道會有麻煩，就打電報告訴我，說是由於俄軍在羅馬尼亞迅速的推進，和正在變化中的克里米底情勢，美國戰略空軍與俄國空軍之間，恐有發生不幸事故底可能。美國參謀總長深知俄國對於一切與羅馬尼亞境內作戰有關事務之重視，特派我詢問管理這些事情的俄國官員，他們究竟有沒有意思要限制美國空軍在這個區域內的作戰行動。

當天我又接到安諾德將軍底電報，要我對伐西力耶夫斯基將軍，祝賀紅軍之勝利，並且要我告訴他，第十五航空隊，已經奉令，在天氣情況使它不能參加對德聯合轟炸攻勢的時候，協助紅軍作戰。同時我還要告訴他，爲了協助紅軍，第十五航空隊正襲擊布卡雷斯特、普羅以斯蒂、布達配斯特和索非亞底火車站區域。我要問問伐西力耶夫斯基是否還想攻擊其他的目標。不巧得很，伐西力耶夫斯基不在莫斯科，所以我只好把那兩個電報，送給參謀副總長安託諾夫將軍。可是一個答復都沒有收到。

我好不容易用了很大的壓力，才收到一個勉強的答復，說是俄國「並不反對」我們底空軍繼續攻擊那些火車站區域。雖然俄國偵察機一定發現了不少良好的目標，他們並不請求我們再作別的協助。從戰爭開始一直到結束，除了很少幾次而外，俄國人不單是不願意請求我們空軍幫忙，並且還常常謝絕我們底協助。他們底這種態度明顯地表示了他們對於我們這個同盟國，是怎麼一種看法。我們當然得

跟同一個敵人作戰，可是應該各歸各地打。這樣一來，勝利時美國人就不能亂說他們在俄國前線爲打敗德國，出過多少多少的力氣了。

在我把美國聯合參謀總部和安諾德將軍底電報送交安託諾夫將軍大約有一個禮拜以後，答復還沒有來時，地中海戰場英美聯軍司令官威爾遜將軍對於這種情勢，十分譴急，他請求英美聯合參謀總部跟俄國人商議一個協定，准他派遣聯絡官到俄國軍隊南方戰區底各司令部去，以便使他們底空軍和他們底能够合作。不過我們底建議，還是碰了一個硬釘子，他們堅持巴爾幹區空軍作戰底合作事務，非得在莫斯科辦理不可。

最後，絕望之下，我只好建議劃一條轟炸分界線，限制英美空軍在線西活動，俄國空軍在線東活動。這個建議安託諾夫同意了，於是就穿過康斯當太、布卡雷斯特、普羅以斯蒂和布達佩斯特劃了一條界線。互相約定在未得對方同意時，任何一方，不得越過此線。不過同時又說好這條線只在整個問題未得圓滿解決以前的權宜之策，並且跟着軍事形勢之轉變，這條線也得隨時修正。

在這初次嘗試建立雙方空軍之合作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充分證明了俄國人對於外國人的猜忌。這事其實也是我底愚蠢底結果。我想到一個好主意：假如德國人知道了我們底空軍，已經跟俄國空軍配合作戰，對於他們底士氣，一定是一個很大的打擊。所以我就建議準備發出一個短消息，把我們之間融洽情形，宣佈出去。蘇聯參謀總部和外交部都覺得這個意見，很有價值，並建議由我起草一篇短文，讓他們看過後公佈。我一上來就寫：「現在既然紅軍已經越過波蘭和羅馬尼亞國界，俄國空軍與四方同盟國底空軍配合作戰底時機已經到了。」我接着就提及我們底成就，把我們之間的協定，大事

舖張鼓吹了一下。那時俄國已經越過了大家公認的波蘭戰前國界，可是還只接近史太林所堅持認為應作波蘭東境國界的寇松線。這麼一來，我是被捲入一個最劇烈的政治糾紛底漩渦之中了。俄國人要把這句話改成：「現在既然紅軍已經接近波蘭東境國界，並進入羅馬尼亞……」不過這個問題既已發生，我就不能同意這個修改了，因為這麼一來，非要得罪倫敦底波蘭人和支持他們的英美人不可。於是俄國人就罵我想利用一條無所謂的消息，來狡騙他們承認倫敦波蘭人底領土要求之合法。我好容易賠了許多不是，裝着一臉懺悔的樣子，最後才得到他們底同意，把消息發出去，中間對於紅軍在或不在波蘭，隻字未提。不過我還是懷疑我是否已經把俄國人對於我底動機底猜忌，打消了一小部份。

用一條轟炸分界線，來作為合作底方法，能否有效，我們早就懷疑，而這種懷疑，不久就證實了。有好多次我們知道在線東某處，德國集中了大批軍隊或是運輸部隊，可作我們地中海空軍底極好的攻擊目標。可是等到我們慢慢地通過一道一道關，取得莫斯科底同意，答應我們去襲擊時，德國人也許早就不見了。我想俄國人一定也發現：轟炸分界線對於德國十分有利，因為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日，他們答應把它取消了。同時我們商定在莫斯科試行連絡事務。伊克將軍派了他手下最能幹的參謀人員中的一位，戈姆萊上校到莫斯科來做他底代表。我則商得俄國人底同意，每天派一個參謀總部代表，與戈姆萊會見一次，調節空戰行動，以便儘量發揮我們雙方空軍底威力，並且避免我們之間的衝突。這個辦法，我們勉強使用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總是覺得不能令人滿意。伊克將軍特別不願意把他底計劃通知戈姆萊，因為萬一德國人探得了我們底無線電密碼，我們航空員底性命就危險了。所以他只在他覺得我們底出動，真有與俄軍發生衝突底可能時，才打電報來。這麼一來，常常有好幾天戈姆萊

沒有事情可以討論，因此不久每天開會這個辦法，也就取消了。此後，碰到真有重要事情發生時，戈姆萊常常要浪費不少時間，才能重新建立起彼此的連繫來。不過每逢美軍出動可能跟他們衝突時，我們總預先通知他們，雖然常常因為時間太局促，他們也來不及採取什麼措置了。

我們所一直害怕着的衝突，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終於發生了。那時紅軍掠過羅馬尼亞，進到南斯拉夫邊境，轉而北向，直指維也納。在蒂託領導之下的南斯拉夫游擊隊，靠了西方同盟國和俄國兩方面底接濟，實力大見增強。德軍受紅軍和南斯拉夫軍兩面夾攻，正倉惶向北移動，企圖撤離巴爾幹。在南斯拉夫東部的交通網，由希臘起一直到奧匈邊界，塞滿了德國軍隊和車輛。假如現在放過了他們，他們過一天一定會出現在東戰場或是西戰場，再作一場廝殺的。對於在意大利基地的第十五航空隊底輕轟炸機和遠程戰鬥機，他們真是再好沒有的目標了。可是這些目標却太接近了在南斯拉夫境內紅軍底西翼。這些紅軍差不多不大移動，主要的任務是掩護俄軍向北的推進。

第十五航空隊每天襲擊後退着的德軍。在十一月七日的無數次出動中，有一中隊差不多三十架閃電式戰鬥機，被派掃射在諾維巴察和東北約十五哩外一個叫卡斯加的小城中間公路上的德軍縱隊。到了卡斯加以後，它們得轉向東南，掃射一段長約三十五哩的通往米曲羅維加的公路，然後折返意大利。駕駛員們都有地圖，在目標周圍地形情況，也都詳細註明。很不幸地，在東邊約六十英里，飛機要飛十五分鐘之久處，有一個區域，地形情況幾何與我們戰鬥機所要襲擊的區域，完全相同。那兒也有一條路，向東北由一個村莊通往另一個村莊——其實是從克魯塞伐克通到一個叫西山伐克的小村——又在那兒與另外一條向東南通往一個叫作尼士的城市相匯合。各村莊之間的距離既一樣，村莊底大小也

一樣，而那條向東南的路，邊上也有一條小河，其寬度也完全相同。這兩個區域底相似，簡直是一個無法相信的自然底奇蹟，在地圖上看來，真是完全一樣。

在我們底中隊長還遠離他底目標區時，就碰到了很強烈的高射砲火，使他只好改變航線。他底機隊當時的速度，大約是每小時二百五十英里，爲了要讓德人猝不及防，飛得非常之低，差不多就在樹頂掠過。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中隊長之越過他所應該攻擊的區域，而誤認一個在東邊六十英里遠外表完全相同的區域爲他底目標，實在是並不足怪的。村莊在，河流在，十字路口和那通往東南的公路也在——路上充滿了軍隊——糟糕的是，這些軍隊是俄國軍隊。

我是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安託諾夫把我叫到他底辦公室去，把下邊那封信遞給我的時候，才知道我們這次誤會底可怕的结果：

狄恩將軍：

茲奉告閣下，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十二時五十分，在尼士及阿萊克西乃克之間，有敵軍摩托部隊一縱隊，遭貴國一戰鬥機羣共二十七架閃電式機襲擊。另有負掩護任務之敵機九架，雖漆有明顯之紅軍空軍之標幟，在昇空時，亦遭攻擊。貴國閃電式機，繼續攻擊敵機，達十五分鐘之久，致使彼等亦不得不採取自衛行動。

最後，該隊蘇機之隊長，古爾朱諾夫上尉，冒被擊落之危險，飛至貴國戰鬥機隊之領隊機下，使彼能清楚辨認機上之標幟後，該隊閃電式機，始停止攻擊。

在此次貴國飛機對敵國摩托縱隊襲擊之中，該縱隊司令官古杜夫中將，及其他軍官兩員士

兵三名，均慘遭身死。另有滿載器材之汽車二十輛起火。在該隊敵軍戰鬥機中，則有二架被擊落，駕駛員兩名被殺。而機場區域內，復有四人被 貴國飛機擊斃。

此種對敵軍縱隊及其飛機之無理襲擊，實令人不解，蓋攻擊之地區，係在尼士及阿萊克西乃克二城之間，距前線尚有五十公里之遙。且十月十四日及十六日之敵國戰報上，業早宣佈該二城市，已為敵軍佔領。而敵國飛機上均有明顯標幟，故決無引起誤會，無從辨識之可能。且 貴國空軍，是項作戰行動，事先並未與敵軍參謀總部接洽商討，更屬不當。

爲此，敬請即將上述不幸事件，呈報同盟國聯合參謀總部，並請彼等立即澈查此事件，並對於應負此種對敵軍作無理攻擊責任之人員，嚴加懲處。此外，並祈轉告彼等，嗣後在未得敵軍參謀總部同意之前，凡屬敵軍活動之區域，決不准同盟國空軍飛行。

調查之結果如何，及採取何種措置，均請見告爲荷。

安託諾夫敬啓

當那封信在翻譯的時候，空氣非常嚴峻。我立刻代表我們底參謀總長，表示遺憾，並且向安託諾夫保證，他所建議的事情，我們一定照辦。我又利用這個機會，提醒他，我們早就建議並且在以往八個月內，不斷地努力，希望成立一個合作機構。假如這事能够及早辦妥，那這種不幸事件，根本就不會發生。我提議馬上決定一個辦法，改善我們之間底合作制度——我底計劃當然還是各戰區司令部底交換聯絡官，而他底答復，也還是那個老調：巴爾幹空戰合作事務，應在莫斯科辦理，沒有辦法，我只好提議再採用轟炸分界線的辦法，不過要同意在必要時，這條線可以天天修正，他似乎贊成這姆辦

法，答應我由他跟他底上司們商量。

不過，我們那個中隊長底錯誤，不管在哪一種合作制度之下，恐怕也難避免的，因為這個錯誤是起於一種不能預料到的離奇的情勢的巧合。可是，雖然如此，假如我們在每一個紅軍前線指揮官那兒，都派有代表，能够使我們底空軍，明悉紅軍底部位和行動的話，那麼發生這件事情底可能性，當然就要小得多了。

安託諾夫底信裏有一句話，說是我們底襲擊，決不可能只是一種誤會。這句話事實上就是說我們是有意對我們底蘇聯盟友攻擊。不過後來調查底結果，發現我們底飛機，在尼士上空時，還是飛得極低，並且還受俄國雅克式機居高臨下的襲擊，結果我們有兩架飛機被擊落。當然，這些雅克式機爲了保護下邊路上的俄軍縱隊，而攻擊驅逐我們底飛機，是很有理由的，不過我們底飛機，在激戰之中，誤認這些俄國飛機是德國底，因而採取自衛行動，也並不是沒有理由。並且我們底中隊長，在認清這些是俄國飛機以後，就立刻飛開。固然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故，可是也只是如此而已。戰地的俄國軍官們，都沒有採取與安託諾夫同樣的態度。當幾個英美軍官去參加在索非亞舉行的古託夫將軍底葬禮時，他們都受到熱誠的歡迎，並且俄國人還說他們覺得這件事情，只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不幸事件而已。我們底參謀總長對俄國參謀總部，表示最深的歉意，並循安託諾夫之請求，把肇事的中隊長撤了職，以示懲戒。

不像莫斯科參謀總部一樣，俄國戰區司令官們，都清楚認識能有美國空軍代表派駐他們各司令部底好處。在我們底閃電式機攻擊俄國縱隊不久以前，杜諾文將軍底美國機密情報局駐地中海戰區代表，派

了一小隊人員，到羅馬尼亞去，發現了因紅軍推進而被解放了的美國戰俘底所在地。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六日，空軍高級軍官，巴爾上校，被一個在布卡雷斯特的俄國將軍叫去。這位將軍底名字，這兒最好還是不提為妙。所能提的是這樣：這位俄國將軍表示，因為第二烏克蘭軍已經進入第十五航空隊多月來活動底區域之內，直接聯絡，直為當時情勢所必需。巴爾當即答應將那位俄國將軍底意見，報告伊克將軍，他並且以為這位俄國將軍，當也會請示莫斯科的。

幾天以後，又開了第二次會議，參加的有第二烏克蘭軍兩個主要的參謀軍官，和當時在羅馬尼亞估計我們對普羅以斯帶轟炸底成績的凱培爾准將。當時決定派美國軍官一人，每天與第二烏克蘭軍參謀部人員接洽空戰合作事宜。與會的美國人表示，該項計劃，已徵得伊克將軍之同意，而俄國人也說已得莫斯科之批准。

於是我們底代表巴蒂及爾上校，就在第二烏克蘭軍司令部左近，成立一個小司令部，每天與俄國高級指揮官和參謀人員，開一兩次會議。他與在巴里的第十五航空隊司令部，有直接通訊聯繫，並且還有一架專機，每天去意大利來回一次。這個辦法，非常成功，天氣報告，得以迅速交換，俄軍移動情形和空軍作戰活動都能通知伊克將軍，而同時伊克將軍，也將他底計劃，詳細告訴巴蒂及爾上校。惟一的困難是施行底區域，尚不够廣闊。在巴爾幹，俄國還有兩個別的軍，第三跟第四烏克蘭軍，而我們與他們之間的聯絡事務，仍在莫斯科辦理。

伊克將軍把一切事情，都告訴我，並且問我他是否還應該繼續與各地俄軍司令部商議，決定辦法。我回答說好極了，因為我怕一等紅軍參謀總部知道了這事，可能全部計劃，都要推翻。那些同意這種辦

法的當地俄國司令官們，對於他們參謀總部底看法，可從下面一句話推想出來：「現在權是在我們打仗的人手上了，幹了再說。」

十月中旬左右，伊克將軍覺得結果既然如此之成功，自然應該把聯絡小組，推廣到其他兩個俄國軍部裏去。可是他就地接洽，沒有能成功，所以就要我在莫斯科和參謀總部商量。我很不願意這麼做，可是當安託諾夫對我抗議美機襲擊俄軍部隊的時候，我就乘此機會告訴他我們與第二烏克蘭軍底正式的聯絡，辦得多麼成功，並請他准許將這個辦法，推行到其他兩個軍去。結果不出我底意料——那個辦法之決定，並未徵得莫斯科底同意，因此知道真有此事後，他們大為震驚。他們不單不批准我底提議，還把第二烏克蘭軍司令部已經施行的辦法，立刻停止。

英美聯合參謀總部對於那件美機襲擊俄軍的不幸事故和安託諾夫底抗議，都非常焦慮。他們派當時英國軍事代表團代理團長阿契爾海軍上將和我去接洽，再劃定一條俄國人覺得合適的轟炸分界線，並且下令在分界線劃定以前，所有在南斯拉夫境內之空軍活動，一律停止。阿契爾和我，立刻去見斯拉文，商定了一條轟炸分界線，可是這條線伊克將軍認為絕對不能接受。他一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就立刻通知英美聯合參謀總部和阿契爾跟我，表示不滿。於是我們就設法重新修正這條線，把它再往東移。這事實是在是當務之急，因為德國人，利用我們底按兵不動，已經正在向北撤退了。

在幾個星期的磋商，毫無成就以後，伊克將軍不顧一切地打了一個電報給阿契爾和我，要我們通知俄方，說是他已經自己劃定了一條分界線，從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日星期日早晨兩點鐘起，地中海空軍之活動，就限於這條線以西的區域內。此線真可說是不偏不倚，一方面能給俄國陸軍以充分之保

障，同時又使我們空軍，能够轟炸德國正由此撤退中的幾條主要道路。

阿契爾和我用口頭和書面兩種辦法把伊克將軍所取之行動，通知了斯拉文將軍。奇怪得很，斯拉文和他底上司，安託諾夫，對於伊克將軍底聲明，都很滿意。不過事實上，他們也沒有什麼辦法。嗣後美空軍只把出動的地域，預先通知他們，至於俄國空軍應該怎麼樣避免衝突，那完全是他們底事，與我們無關。

俄國人之默認伊克將軍那種專斷的行動，證實了早已在我腦子裏的一個揣測：我覺得只要我們態度強硬一點，與蘇聯當局的關係，就會改善的。從那次以後，在巴爾幹合作這件事情上，我們就很少遇到困難，因為我們堅持只把我們底計劃通知俄國人，而把所有避免衝突底責任，都放在他們身上。當然小衝突是有的，可是蘇聯方面，常常因為他們自己底弱點，雖然抗議，也不敢十分強硬。

一九四四到四五年的冬季，戰爭已近最高峯，作戰之聯絡，急須由巴爾幹推廣到北歐去。當俄軍離波蘭西境國界還遠，在維斯杜拉河附近時，他們就提議：通過史丹丁和柏林，劃一條南北分界線，限制英美空軍，只能在線外作戰。這個提議，使我們大為驚異，因為這條分界線，在當時俄軍前線之西，達四五百英里之遠。要接受這個提議，就等於使整個德國東部，波蘭西部，和捷克斯洛伐克底大部，都沒有遭我們底重轟炸機襲擊之危險。在這個區域內，有很多的煉油廠，而當時英美聯合空中攻勢，正集中攻擊德國油類來源，這些煉油廠，早已被選作攻擊底目標了。斯拉文將軍是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日向阿契爾和我提議採用這條分界線的。我們當時就告訴他這是無法接受的，並建議另外成立一條分界線，把我們空軍之活動，限制在俄軍前綫七十五至一百英里以外。在我們底辯論之中，斯拉文透露

出來：他所提議的分界線，所以如此偏西者，只是爲了要不讓英國人把軍火武器和食糧投給處於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的波蘭游擊隊而已。他聲稱，供應品都被用來阻撓紅軍底前進，致使紅軍不得不將那些備有英國武器和英國無線電台的土匪樣子的抵抗紅軍的軍隊，解除武裝。當然，西方同盟國確實是在提供應品給波蘭游擊隊，可是目的只是要幫助他們擾亂和抵抗德國人而已。不過就爲了牽涉到政治問題，北方作戰之合作，就一直擱置不提，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英俄美三國參謀總長在雅爾達會議時，才重新提出討論。

在雅爾達會議上，制定了一個方案，規定英美空軍，如不在二十四小時前把他們底計劃通知俄國人，就不得進入俄軍前線以西兩百英里區域之內。俄國方面只要不作聲，就算是表示同意。這個方案是由波特爾空軍元帥寇蒂耶可夫上將和古特將軍商定的。我們一直以爲大家都同意了，那知會議底最後一天，安託諾夫將軍聲稱：俄國方面不作聲，不應該算是表示同意，而應該算是表示反對。因此散會的時候，並未得到協議，此後斯巴茨將軍還是繼續隨意出動，不過逢到可能與他們發生衝突時，都預先詳細通知他們而已。

對於我很僥倖地，希爾少將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到俄國來，充任美國軍事代表團底高級空軍代表，並指揮我們陸軍航空隊在俄的活動。他日以繼夜地工作，跟蘇聯參謀總部會談，又跟他們通信，想使他們充分明瞭美國空軍在俄軍前線之活動情形。常常美軍攻擊底通知，就誤到事情過去以後才收到；於是希爾又忙着向俄國人解釋這些事故。同盟軍對德作戰，前線越來越接近，雙方空軍中間之衝突，也越來越多，俄國方面一肚子不高興，就專對他出氣，好像什麼事情，都是他一個人不好似地。最後，

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希爾總算使俄國人同意了雅爾達會議所商定的方案。一直到戰爭結束時為止，雙方聯絡合作，用的就是這個辦法。

X

X

X

美蘇兩國，空軍作戰之聯絡，從頭至尾，都是美國人發起，俄國人反對。美國陸海軍參謀總長，早就看出可能引起磨擦，和磨擦以後所發生的惡感和反詰，所以一直就設法避免它們。最奇怪的是：蘇聯參謀總部，雖然竭力阻撓有效合作制度之成立，一等不可避免的衝突發生時，脾氣却發得最大。紅軍參謀總部每次抗議底措辭，都不僅指責此種事故，並且還表示美軍對蘇機底攻擊，是有意的，奉有命令的。而我們底態度，却正跟蘇聯相反。如有蘇機攻擊我機，我們從來不抗議而不同時承認這只是一件意外事故的，並且每次總要建議許多方法，以避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俄國人請求美國人幫忙的時候固然很少，可是每次請求，總沒有不答應的。有一次他們請我們轟炸在柏林之南約三十英里的德軍參謀總部司令部。這個房子，名叫堡壘，在地下三十四英尺，用很堅固的鋼骨水泥建造成的。我們先就知道有這麼一所房子，可是一直到了兩年以後，俄國人才探聽到它底所在地。我們一直不願意炸它，因為我們知道它確實是炸也炸不壞的。可是蘇聯既然請求了，完全是表示親善，我們就大規模地轟炸了一次。還有一次他們請求我們襲擊斯溫孟特，因為據俄國人底情報，那兒正集中有大批德國船隻。我們在密雲之上，靠了雷達裝置，對那港口發動了一次特別猛烈的攻擊，我們既然不能看出結果如何，就請俄國人替我們照相，如有必要，當再轟炸一次。我們底請求，等了三個星期，才得到一個答復，可是並沒有照片，只有一個簡短的報告，把我們攻擊底成績，大大地貽落了一陣。

可是俄國方面，除了答應我們在烏克蘭建立穿梭轟炸基地以外，沒有一次我們請求他們幫忙我們空軍，得到過他們底准許。其實就是烏克蘭基地，因為蘇方種種限制，效力方面，也大為減少了。我們會請求他們撥基地給我們，以便被迫要在俄國前綫後邊下來的我們的受了傷的飛機，得以降落。可是他們底答復是：這些飛機隨便在那兒降落都行。我想這種辦法，對於一個尋找跑道的受傷的駕駛員，恐怕不會有什麼幫助吧？還有我們很多的飛機，很完整地降落在蘇軍前綫後邊，他們就扣留不還。在我離開俄國的時候，在蘇聯機場發現一架漆有紅星標幟的美國飛行堡壘或是解放式飛機停在那兒，真是司空見慣的事。在戰爭後期，我們發明了一種雷達裝置，用了這個東西，我們底飛機，可以連絡在幾百英里之內的基地電台，依三角測量法，準確地決定在四百碼範圍之內它自己底所在地。我們還希望在蘇聯成立六個基地電台，以便協助在德國上空我們底重轟炸機編隊底領航工作。有了這些電台以後，可以使我們飛機，在看不見目標的時候，投彈較為準確一點。可是我們底請求被拒絕了——拒絕我們底理由，真是愚蠢之至，說是這些基地電台，會擾亂紅軍底無線電通訊。這種擔心，我想用科學的證據，就可以消除了。不過真正的理由，我們也知道，歸根結蒂，還只是爲了這些電台，得用一個美國軍官和二十個美國兵來管理它們而已。

我想在我們努力促成空戰合作行動之中，我們所得的最大的教訓是：要跟蘇聯官員打交道，積極的行動比起談判來，要有效得多。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伊克劃定他自己的轟炸分界線的那種專斷行動，就是我底意思底最有力的例子。我們花了八個月的功夫，想法談判一個協定，以便彼此能够互相幫忙，並且避免不幸事故。在我們一方面，這完全是想合作而已。可是俄國人却一味懷疑我們有陰謀，總不

肯跟我們合作。一等我們老實告訴他：「這就是我們預備做的事，你愛答應不答應，」他們倒尊重我們了，滿口稱是。我想在將來我們也大可以考慮應用這種辦法。

九 歐洲陸戰之合作

當我回過頭來，看看俄國與西方同盟國合作所採的一貫的方式時，我就發現俄國人是始終設法避免牽涉到那些戰後不易解脫的糾葛中去。俄國人希望能夠從頭至尾打完這個仗，不需要什麼混合軍隊，共同責任，以及互相協助等等玩意兒，可是這些東西，却正是英美兩國所願意接受的。戰爭結束時，俄國底地位，應該就是他們自己一手打出來的地位——一個俄國可以控制，既不受它同盟國底干涉，亦不必領他們底情的地位。當然，它也願意使它底軍事行動能夠幫助西方同盟國。只要這麼做時，可以加速德國底失敗。可是它願意獨自地指揮這些軍事行動，跟英美兩盟邦越少談判越好。

在戰爭初期，密切的合作是不需要的。俄國人跟英美美人相距很遠，只要在兩個戰場的同盟國，能夠拚死命打德國人，一切戰略上的條件，就都可以滿足了。當時所需要的，是一個西戰場，而俄國人嚷得多麼高聲，要開闢它，想上帝都很知道。

美國底參謀總長們曉得，總有一天，一把老虎鉗子底兩頭，從東西兩方關緊起來，會把德國鉗在裏邊。顯而易見，在那個時候，假如艾森豪威爾底軍隊和紅軍兩方底作戰行動，能夠逐日調節聯絡的話，德國底最後崩潰，一定可以更快地到來，那時我們離開俄國人一定非常之近，因此我們底對德軍事行動，可以直接對紅軍有利，而同樣地紅軍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來幫助我們。美國軍事代表團成立底初衷，就是要想成立一個機構，一等密切的合作變得對雙方都有利時，就通過這個機構實施之。

毫無疑義，在法國敗績和我們在非洲登陸之間約一年半的時期之內，德國所有猛烈的攻擊，都是

加在俄國一國身上的，我說這句話，並沒有忘記了英國人在英倫大空戰中所受的苦難和所顯示的勇敢，更沒有忘記大英帝國在中東所打的了不起的大仗。可是西俄總也是俄國，而這一部分的俄國却真是整個被毀滅了。憑了他們底勇氣和受苦，他們磨鈍了德國底利劍，而當他們最後在史太林格勒振轉大局的時候，勝利其實已經是不成問題了。對於俄國人在這種危險時期所成就的事情，我們當然應該讚揚欽佩的。不過同時我又得竭力否認蘇聯領袖們所常常表示的意思，好像勝利是蘇聯替我們打來似地。俄國打得固然勇敢，固然好，可是他們這麼打，還不只是爲了救他們自己底國家。當然，我們也應該坦白地承認，我們之所以把器材送給俄國人，最主要的目的，也只是救我們自己而已。當我們想到我們怎麼樣刻薄自己底軍隊，把急需的裝備送給他們，怎麼樣冒了危險，犧牲了七十七條商船以及船上所有的貨物和人員，穿過德國潛水艇底封鎖，去援助他們——當我們想到這些事情的時候，我們總希望蘇聯能够感激我們。可是，至少俄國底在上位者，是不懂得什麼叫感激，並且也永遠不會懂得的。

在戰爭初期，與俄國的合作，就只限於供給他們作戰所需的器材。後來我們就幾次設法把關係拉得更近一點。譬如說，我們預備在一九四二年初期從中東對普羅以斯蒂發動一次空襲。因爲土耳其底中立，我們底飛機，得避免飛越他們底領土，不過這麼一來，在飛回原來基地時，這些飛機能否有足够的汽油，就頗成問題了。羅斯福會親自出面，請求史太林答應我們在危急之時，可以在俄國南部降落。可是俄方一個勉強同意的答復，却直到我們轟炸以後一星期才收到。那次轟炸，可說是毫無結果，差不多全部的飛機，不是犧牲了，就是迫降在土耳其！被他們扣留了起來。

在史太林格勒被圍時期，我們曾經自動提議派一隊重轟炸機到高加索基地去！專門爲了幫助紅軍

底保衛戰。雖然當時情勢十分危急，史太林回答却只願意接受我們底飛機，而不願接受開飛機的美國人。可是在那時要馬上訓練蘇聯人員使用這些飛機，以便及時協助作戰，已經來不及，所以史太林底建議就被拒絕了。

在卡薩勃朗卡會議的時候，羅斯福總統急於要派馬歇爾將軍在會後去莫斯科，觀察俄國情勢底眞况，希望我們底戰略活動能够憑了他觀察底結果，調整得對於俄國最有幫助，並且希望我們底供應，也可以更來得有效。可是史太林却說他看不出馬歇爾將軍來莫斯科訪問一次，能有什麼用處。這種對於我們參謀總長的輕視，知其事的美國人，除了馬歇爾將軍自己以外，都覺得非常憤慨。俄國人只想到美國人又想来窺探他們底祕密了，却没有想到，讓一個除總統而外最有力量的美國人，親自來同情地考察一下俄國軍事機構所遭遇的種種困難問題，對於他們，可能有多大的好處。

英美戰略底決定因素中，有主要的一個就是要儘量設法減輕德國對紅軍的壓力。我們之所以決定進攻非洲，這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從卡薩勃朗卡起。每次英美會議上，我們都強調協助俄國之必要，我們英美聯合參謀總部，總表示他們最高的目標是「與俄國及其他同盟國合作，在最短時期之內，迫使軸心國無條件投降。」

我已經說過，在一九四三年十月間，伊斯曼將軍和我，怎麼樣在莫斯科會議時，把我們渡越海峽作戰之計劃，告訴莫洛托夫和伏洛希羅夫。這完全是單方面的情報交換，俄國人底計劃，我們是一點都不知道的。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三國元首在德黑蘭初次見面時，紅軍作戰行動底祕密，才稍爲透露了一點出來。那是第一次我們互相交換情報，也是第一次把英美兩軍在西方，紅軍在東方底作戰行

動，通盤計劃一下，以便互相有所幫助。

在德黑蘭，史太林很詳細地描寫了紅軍底作戰行動。在這個時候以前，從我們自己底情報，和在我到莫斯科以前密契拉將軍就開始了的情報交換中，我們已經很清楚德軍在俄國前線底實力和佈置情形，史太林證實我們對於德軍實力的估計：兩百七十個師；可是第一次宣佈紅軍有三百三十個師來抵制他們。這就是說，俄國多有七十個師，可以用來調度，保持主動，和繼續攻勢。可是史太林還是害怕德國防守的實力會減低俄國軍隊之優勢，除非西方同盟國能够從俄國前線，多牽制幾個師出去。

我已經提過，在德黑蘭會議上所發生的爭論：一方面邱吉爾主張延遲開關第二戰場，而擴大地中海區的軍事行動，而另一方面史太林則堅持要我們渡越海峽，進攻法國，越早越好。由於這個主要問題之爭執，引起了有種種因素之詳細討論。西方同盟國與俄國，互相把各自的問題，提出來充分報告，這算是第一次。德黑蘭會議三巨頭對於軍事上的主要決議是：（一）第二戰場，定在一九四四年五月間開關，同時還攻擊法國南部。而紅軍則在東戰場發動呼應攻勢，以免德國得以抽調兵力，抵抗我們渡海登陸行動。（二）三國參謀人員，從此應該對於歐洲作戰行動，互相保持密切之聯絡。同時還決定由三國參謀部，合作議定一個佯攻計劃，以便使敵人對於我們底登陸行動，無法知其究竟。

最重要的決定，當然就是第二戰場開關底日期，和紅軍爲了支持我們登陸所答應發動的攻勢。不過，從我底立場看起來，最有興趣的決議，倒是關於參謀部底合作，和佯攻計劃之擬訂。由於在華盛頓的英美聯合參謀總部和在莫斯科的俄國參謀總部中間距離之遠，我料到要有什麼合作事務，一定會用我底代表團來做接洽機構的。

邱吉爾最後對史太林和羅斯福總統底壓力讓步，同意在五月開闢第二戰場時，他做得十分漂亮。至少在那一刻，他對於這一軍事行動的熱誠，比別人都高。並且建議要擬訂一個佯攻計劃，讓「希特勒那小子」不知道我們底準備和用意的，也就是他，史太林聽了馬上就接上去，把俄軍欺詐戰術，描寫了幾個給他們聽。他說有時候俄國人爲了要混亂德軍情報部底耳目，曾經造過五千輛假坦克兩千架假飛機。那時候蘇聯跟英國底良好關係，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因此邱吉爾就開玩笑地說：「當然，眞理是應該有一羣謊話來做他底保鏢的。」把「保鏢」兩字作爲電報暗號，來代表那個佯攻計劃，就是這樣決定的。這個計劃，一個多月以後，在莫斯科與紅軍參謀總部商討以後，才終於擬訂。

在戰爭期間，英國人慢慢地發明了種種佯攻技術，其進步之程度，遠非美蘇兩國所能及。倍文上校，就是在英國陸軍部主持擬訂這種計劃的。那個要請俄國人幫忙，使德國人不知道我們登陸計劃的「保鏢」也是他所擬訂的，倍文計劃得這麼好，這麼巧，甚至於連他自己手下的人都不知道到底計劃中間的哪一部份是眞要做的，哪一部份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一九四四年一月底邊，倍文與一個美國佯攻計劃專家鮑滿中校，一同來莫斯科。我被派代表美國，與英蘇兩國代表，討論那個計劃，鮑滿做我底首席顧問。雖然這個計劃，只要一找到線索，就覺得很簡單，可是倍文和鮑滿花了好幾個鐘頭，才使我明瞭了其中的情形。我預料，要用了翻譯官，把這個計劃向蘇聯代表解釋清楚，一定非常困難。

一九四四年二月十日，倍文鮑滿和我與紅軍參謀總部底古士耐初夫中將見面。他帶的翻譯官，堅持說古士耐初夫對我們講的每一句話，都得由他翻譯，而我們對古士耐初夫講的話，則應該由我們底

翻譯官來翻。他每次翻譯，一開頭總是：「將軍，他說，」接着就是一大堆亂七八糟的英文，誰都不曉得他在翻些什麼。可是當我們底翻譯官低聲地把古士耐初夫說的話底大意講給我們聽時，他就大不高興。我覺得古士耐初夫真是一個天才，雖然有種種困難，他似乎在很短時間之內，就把倍文計劃裏的複雜玩意兒，都搞清楚了。

佯攻計劃承認我們不能不讓德國人知道我們渡海作戰底準備工作，不過它預備了許多方法，使德國人摸不清進攻到底要在什麼時候開始。它底目的，是要使德國人相信同盟國還要作其他軍事行動，於是在進攻真發動時，他們就會因為軍隊佈置之錯誤而無法招架了。按照這個計劃，我們應該騙德國人，在七月以前，我們是沒有力量進攻歐洲大陸的。而在這個時候以前，俄國也無力發動夏季攻勢，一等他們有了這個觀念以後，我們就得設法使德國人相信，作戰行動要在初夏在地中海區域及斯坎的那維亞半島分幾地同時開始。我們希望利用這個辦法，使德國不要在法國北部增援，而等他們要這麼做時，已經來不及了。

在這個計劃中俄國所要做的事情是讓情報走漏出去，說是在七月以前，他們無力發動攻勢。我們希望俄國人讓德國人知道，在暮春的時候，同盟國要聯合進攻挪威。同時他們得虛張聲勢，表示他們預備在五月或六月初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海岸登陸。

我們跟古士耐初夫開了三次會，他對於倍文底計劃，非常熱心。他跟他底同事們，提議了許多的改動，中間有好些我們請示了參謀總長後，就決定照辦了。蘇聯外交部底代表也被請來與英美大使館底代表，討論計劃裏邊外交方面的事務。最後，俄國人隱居了兩個星期。在這段時間之內，倍文飽滿

和我都無法找到他們，看看到底出了什麼毛病。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古士耐初夫又召開了一次會議，拿來一本用絲帶扎得很漂亮的「草案」。在這個草案裏，俄國人同意了我們原來提出的方案，而那些我們花了多大功夫討論又決定了的種種更改，却完全取消了。

爲了實現這個計劃，在蘇聯報端披露的種種故意洩漏出來的情報，不單是德國人會覺得驚異，就是俄國底同盟國們，也覺得奇怪不置，只有那些知道那佯攻計劃的人，才懂得這些消息之透露，只是爲了欺瞞敵人而已。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古士耐初夫通知我說，蘇聯正在柯拉河口真正地集中船隻、軍隊和器材，沿挪威海岸線作空中和海上偵察，並增加該區域內各兵種之間的無線電通訊，做得彷彿要在配特賽木登陸似地，以實現斯坎的那維亞一部份的佯攻計劃。同時又故意把情報走漏給德國人，說是蘇聯陸海軍官多人，已到蘇格蘭，去商量把蘇聯底進攻和英美兩國底進攻，配合起來。關於他們之不能在七月以前發動夏季攻勢一點，他們得讓德國人相信蘇聯最高指揮部正在中央前線編組一個特別挑選出來的新軍，而這個新軍，已經奉有命令，要在六月底以前組織完成。並且還要讓德國人知道，新的俄國後備軍，正在訓練之中，預備在七月間應用。古士耐初夫說他覺得由於紅軍出乎意料之外快地進入羅馬尼亞，俄國對於羅境海岸線的威脅，已經造成了。從擬訂一直到實現我們這個佯攻計劃，俄國人跟我們始終是竭誠合作，因爲這種合作事情，對於雙方都非常有利，而俄國又可以獨自做成它底一部份的工作，無需英國或是美國來幫忙。在這種情形之下，通常俄國人總是很肯合作的。

在德黑蘭會議上。決定由紅軍發動一個攻勢，來呼應我們底渡海登陸行動。不過登陸底日期，只是很不確定地定在「五月內」，並且究竟紅軍攻勢是什麼性質，規模多大，也都沒有商定。一九四四

年初期，紅軍在整個前線，發動了一次普遍的攻勢。主要的力量則着重在南邊，越過喀爾巴阡山脈，進入羅馬尼亞。俄國推進得出乎意料地神速，我就害怕他們在春季之內會把交通綫拉得太長，因此來不及把紅軍重新調度，把交通綫縮短，準時發動那要與我們登陸行動呼應的夏季攻勢。假如紅軍這麼被膠住了，那德國就可以從俄國戰場上抽調軍隊，來抵抗我們在法國底登陸了。所以在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七日，我就打了一個電報給參謀總長們，請他們派英國軍事代表團長和我去把登陸底確實日期，通知蘇聯參謀總部，以便他們能够照了這個日期而規劃一切，同時還請他們給我們一點關於俄國答應了的呼應攻勢的情報。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七日，我們奉到訓令，登陸日期定為五月三十一日，「如天氣及海潮影響作戰，當可提早或延遲二三日。」

勃羅士中將，於一九四四年三月，繼馬特爾將軍，担任英國軍事代表團長。當他與我把這個消息通知安託諾夫將軍時，他表示十分感謝，並答應我們在一兩天之內，給我們答復。在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寫了一封只有三段的短信給我。第一段說蘇聯參謀總部，對於選定的日期，頗為滿意。第二段說紅軍當在同一天進攻，可是在那兒進攻，如何攻法，則隻字不提。第三段說要我把前邊兩段話，轉達英美聯合參謀總部。

我們登陸底日子漸漸近來的時候，我就幾次奉命通知安託諾夫更改日期。據我記得，第一次是改到六月二日，然後改到六月五日，最後決定是六月六日。即使如此，因為天氣關係，有一個時候幾乎又要把登陸延遲到六月六日後二三星期之久。每次我去報告即使是一天底延期，我底信用也就低落一次。蘇聯參謀總部一直在懷疑：德黑蘭會議所決定的五月日期，會不會又是西方國家用來欺騙友邦俄

國底計劃中的一部份。爲了要使他們相信我們底真誠，我曾經在二月裏邊，與斯拉文將軍贈了十二瓶伏特加酒，我說登陸一定會在五月底發動的。我想要使蘇聯參謀總部相信我們計劃之堅定不移，這個辦法也許要比羅斯福和邱吉爾底諾言有用得多。無論如何，把賭輸了的十二瓶伏特加酒送去，至少總把我又去通知延期時那種緊張空氣，緩和了一點。

當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終於到了，登陸也真地發動了的時候，我深信三大同盟國之間密切的合作，從此就可以開始了。我是如此地確信，甚至於帶上帽子，穿過莫斯科最熱鬧的區域，步行了一兩英里，到斯巴索府去，專門爲了要接受羣衆底「叩頭」。在出發的時候，我想一個美國軍官出現在街上，一定會受到熱烈的歡迎的，我甚至於害怕男人們喝采，女人們擁抱，會把我搞得沒法脫身。可是事實上，我從頭至尾，走完了這條路，誰都沒有注意我。那個消息已由公共無線電機廣播，報紙上也登載了。當然知道英美軍隊已經登上歐洲大陸，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可是並無熱狂底表示。在登陸後一星期，一個在戰前是好萊塢第一流製片家的美國陸軍上尉，李特伐克帶了渡越海峽底電影片，到莫斯科來。我邀請了紅軍參謀總部人員和其他軍政首長來看這影片。登陸戰規模之大，使他們驚異得目瞪口呆。戰爭底這種場面，俄國人是從來也沒有見過的。這張影片使得他們不再像過去一樣地覺得：渡越英吉利海峽，只是比渡越伏爾加河，第厄普河，或是維斯杜拉河，稍爲困難一點而已。

在同盟國登陸後一天，安託諾夫將軍來信通知我：遵照德黑蘭會議上之決定，紅軍已組成一個新的攻勢。預備在「六月中旬在前線某一重要區域發動」；而在七月中旬以前，則將發展而爲普遍之攻勢。「這點情報真是可憐之至，可是對於艾森豪威爾將軍，當不無安慰，因爲那時他正指揮着初期也

是最危險的一個時期的戰事，想法在法國北部的海灘上，爭取一個立足點。

現在既然我們已經在同一個大陸上對同一個敵人作戰了，我們似乎就應該成立一個機構，作為英美俄三國戰區司令官之間逐日聯絡之用。陸戰和空戰合作一樣，我們都主張在各戰區司令部，交換聯絡官。史太林以下所有蘇聯底首長們都承認在我們雙方軍隊十分接近時，聯絡官之交換，實在是很好。同時他們又主張聯絡事務應由紅軍參謀總部和在莫斯科的英美軍事代表團來辦理。

自從我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到了莫斯科以後，我們一直把我們在意大利及太平洋作戰日報，送給紅軍參謀總部和史太林本人。我們這麼做，只是爲了表示合作，並不要他們也照辦。可是我們總希望，在戰局發展到我們非知道紅軍逐日行動不可的時候，他們也會照我們底辦法做的。現在我們覺得這個時候已經到了。

我去跟蘇聯參謀總部接洽，並自動建議擴大我們每日戰報底範圍，使其不單報告已經發生的事情，並且還包括在最近的將來我們所預備做的事情，只要他們也答應這麼做。俄國人在原則上同意了，可是事實上並未照辦。每天晚上十點鐘左右，我們總從艾森豪威爾那兒，收到一份長達三四頁的電報，詳細開列他當天的作戰行動，並且，在必要時，還申述他未來的計劃。我們收到這些電報就翻成俄文，在地圖上詳細標出後，送給蘇聯參謀總部和史太林。於是，他們爲報答我們底好意起見，就請我們底代表到艾斯蒂尼夫將軍底辦公室去，在蘇聯公報正式發佈前一兩小時，先給他一份。等到我們把這些公報翻成俄文，發送給艾森豪威爾將軍和我們底參謀總長時，在莫斯科的英美記者，都早已把它廣佈全世界了。當然我底電報可能在晨報出版前幾小時到達目的地，可是這就是我們與盟國蘇聯合作底惟一

好處了。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哈利曼和史太林元帥，作了一次很有意思的會見。會談底目的是要讓哈利曼能够把幾張羅斯福總統作爲德黑蘭會議紀念品底卷軸，送給史太林。在這些禮物送了又接受了之後，史太林就對法境登陸戰，發表意見。他覺得我們底渡海和登陸，「簡直是一個未之前聞的成功，其規模之大，在戰爭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他也看了那張電影了。他對於我們居然能把六十五萬人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登陸，特別表示佩服。

然後史太林突然出乎意料地向哈利曼提議，以後應該不再依靠電報來交換重要情報，而應該成立一個英美蘇三國聯合參謀總部，哈利曼就告訴史太林說我正預備回國去幾天，他底建議，當由我面呈美國參謀總長，並且因爲我預備順道去見艾森豪威爾將軍，所以也可由我面達。

當我在華盛頓見了美國參謀總長，在萊姆斯見了艾森豪爾將軍時，他們都覺得，雖然頂好是在各戰區司令部交換聯絡官，不過史太林聯合參謀部之建議，也值得一試。所以我回到莫斯科時，就接到美國陸海軍參謀總長們底命令，囑我與適當的蘇聯官員，討論此事。他們建議在莫斯科成立一個三國委員會，管理戰略及作戰事務。他們強調該委員會應該是諮詢和顧問性質，無權作任何決定，凡有事實決定時，須請示三國參謀總長。

哈利曼和卡爾爵士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謁見史太林。哈利曼提到史太林在六月會談時的建議，並把我們陸海軍參謀總長對於成立一個諮詢委員會底意思，大略地說了一說。史太林很贊成這個意思，可是不贊成委員會這個名稱，因爲它含有決定權底意思。當時他們就暫行決定把那個委員會

成立起來，可是不叫委員會而叫會議。我就担任美國方面底代表。不過那個會議要等英國軍事代表團新任團長到任以後，才能正式組織。因爲史太林表示他不要勃羅士中將担任英國方面底代表。

勃羅士將軍是一個很出色的英國軍官，可是在蘇聯官場，却極不受人歡迎。俄國人告訴英國大使說勃羅士很傲慢，很不容易處，所以沒有辦法，只好把他調開。在一九四四年十月，阿契爾海軍上將跑來接替他，直至翌年四月，一直做着代理英國代表團長。其實勃羅士非常願意合作，只是因爲屢次努力失敗，有點灰心而已。戰爭結束後，在撤消英國代表團的時候，發現他底辦公室裏，滿裝着藏得很好的祕密收音機，顯而易見，他在辦公室裏私下說的每一句話，都一定被蘇聯祕密警察局記錄下來了。所以他之不受歡迎，亦是毫不足怪了。在我遇到挫折時我對蘇聯官員們所發的牢騷，假如被他們聽見了，恐怕真有被處絞刑底危險，可是我想我底辦公室裏一定不會有祕密收音機。

勃羅士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才正式有人來接替他，因此諮詢會議，始終沒有實現。這個問題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雅爾達會議上，又被提出了，可是似乎大家都覺得，聯絡事務，就讓英美軍事代表團和蘇聯參謀總部繼續這麼辦下去就是了。不過同時又再決定，等我們底軍隊更接近的時候，最好還是在各戰區司令部之間，交換聯絡官。

爲了要使同盟國軍隊更協調起見，邱吉爾首相又在一九四四年十月跟艾登伊斯曼將軍和英帝國參謀總長愛倫布羅克勳爵，訪問莫斯科。邱吉爾邀請哈利曼和我去參加他跟史太林和他底參謀人員底軍事會議，並且同意凡在討論太平洋作戰事務時，我們兩個美國代表，可以同時代表英國發言。在這次會議中關於我們與俄國在太平洋戰爭中之合作事務，獲得很大的成果，詳細情形，當在後邊敘述。

英蘇雙方，對於歐戰之討論，聽起來非常有趣。愛倫布羅克把艾森豪威爾將軍底情況，敘述得非常清楚，可是他老是被邱吉爾打斷。這位首相一會兒就從椅子上跳起來，大步走到地圖跟前，竭力強調英美作戰中某些方面規模之大，和困難之多。紅軍作戰底情況，是由安託諾夫將軍描述的，可是他也老被史太林打斷。因為他要邱吉爾充分明瞭紅軍底偉大的成就。安託諾夫還是像他過去一樣，不大願瀟灑紅軍底計劃，可是史太林却不耐煩了，他從安託諾夫手裏把指示尺搶了過來，就在地圖上把紅軍計劃中的作戰行動，詳細地說了出來。不過會議惟一的成就，只是雙方同意在冬季繼續猛烈進攻，使德國軍隊不能大規模地從一個戰場，調往另一戰場去。

當然，爲了招待邱吉爾和他底一行人，那一連串的請客，還是照例舉行。在布爾希華戲院，他們特別公演了一次，有跳舞，有歌劇，還有幾個音樂節目。官員們是坐在特別的包廂裏的。我底位置，非常之慘，縮在包廂後排，台上演什麼，我是一點也看不見的。可是雖然如此，能够看到邱吉爾接受會場人士底歡呼，即使坐在後邊，無聊之至地，接連幾個小時只看見他底後腦壳，也算是很值得的了。在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間，他接受了一次站着喝采的觀眾們長達十五分鐘之久的歡呼。邱吉爾愛這一套，並且在每次歡呼聲小下去的時候，他就很聰明地用兩只手指，做一個「V」字記號，表示勝利底意思，於是歡呼又起勁起來了。史太林一等燈開以後，就走出包廂去，可是過了差不多十分鐘就回來了，跟邱吉爾一起接受民衆底鼓掌。

艾森豪威爾將軍底最高副統帥，泰德空軍元帥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四日來莫斯科，與史太林作軍事會商，伴着他來的還有代表艾森豪威爾參謀部計劃及情報兩處的兩位美國軍官：布爾少將和貝茨

准將，翌日晚上，就在克林姆林宮與史太林開會。英國軍事代表團代理團長阿契爾海軍上將和我都參加。

在史太林與泰德開會三天以前，紅軍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攻勢。在敘述這個攻勢給泰德聽的時候，史太林特別聲明，攻勢之所以在一月十二日發動，是因為他知道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對於西綫情勢尤其是阿頓尼山區德軍之突進，頗為焦急。史太林說這一個攻勢，大概可以繼續兩個半月，最後的目標是渥特河。

當時艾森豪威爾所遇到的大問題，是究竟在三月下半月，俄國人可以打得什麼情形，因為三月下半月，春水剛發，是強渡萊茵河最早可能的時機。泰德訪問之主要目的，也就是要對這個問題得一個答覆。假如正當英美在強渡萊茵河的時候，俄國攻勢都被春季融雪所膠着，那德國人就可以從俄國前綫，調兵來抵抗我們了。

泰德非常清楚地把我們底計劃和困難問題告訴史太林，他底那種直率的誠懇，頗得史太林底欽佩。史太林就回他底坦白的態度，立刻答應；在紅軍還一個攻勢完了下一個攻勢在五月底發動以前，他們一定用各地的作戰行動和全面的壓力，使德國人無法把軍隊調離俄軍前綫。大體說來，泰德與史太林這次會談，是非常成功的，而艾森豪威爾呢，至少也可以因為史太林答應在我們渡萊茵河時，不讓德國從他底戰場上抽調軍隊，而得到一點安慰。至於史太林究竟預備怎麼樣來實踐他底諾言，那艾森豪威爾是不知道的。後來事實發展底結果是這樣；冬季融雪並沒有停止紅軍底前進，那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發動的攻勢，繼續到德國投降時才止。

雅爾達會議在泰德訪問莫斯科約一個月後開幕。在會議席上我們底元首們得到蘇聯方面許多的諾言。有一個是答應我們底科學家們，一等俄國人佔領之後，就去參觀吉第耶耶底德國潛艇試驗站。還有一個是准許美國在布達配斯特近郊，成立空軍基地，以便擴大我們對德空襲底活動範圍。關於太平洋戰爭，蘇聯也答應了一些事情。可是因為後來爲了組織波蘭政府，彼此意見衝突，引起蘇聯底不滿，所以這些諾言，一個都沒有實踐。

在雅爾達，我找到一個機會，領到一個空襲電傳打字機收發電台，這個電台，原來是裝備在美船卡託克丁號上，供雅爾達與華盛頓之間聯絡用的。我把它裝運到莫斯科，請求安託諾夫派紅軍人員來把它裝起來，以便與艾森豪威爾將軍司令部建立一條直接的路綫，供我們公用。要不然讓我們自己來裝也可以。這麼裝好以後，艾森豪威爾或者他底參謀們，就可以與莫斯科蘇軍最高指揮部直接用電傳打字機來會商事務了。在戰爭最緊張的末期，能有這麼一個通訊聯繫，其價值之大，真是無法衡量。可是蘇聯外交部爲了波蘭問題對我們的不滿，也傳到參謀總部來了，因此我所建議的無綫電路，亦未蒙他們批准。

在雅爾達會議後，一直到德國戰敗，同盟國之間合作事務，都經由莫斯科英美兩國軍事代表團辦理。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艾森豪威爾將軍打了一個電報給我，要我轉呈史太林元帥，並請我儘我所能，求得一個詳盡的答覆。艾森豪威爾說他底南方和北方的軍隊，當時的目標，是要包圍魯爾區，把那裏的德軍困在裏邊。他估計他底兩枝軍隊，要在四月底左右，在德國卡塞爾地方會師。一等完成魯爾區底包圍以後，他次一目標，就是與俄軍會師，把德國切成兩半，他說爲了做到這點，他要把主

力集中在安福特來布齊和得萊斯登綫上。他建議在南方作一個次要的進攻，希望能在奧地利美琴斯堡和林士區與俄軍會師。艾森豪威爾要問史太林，他底計劃是否與紅軍可能的動作相符合。

阿契爾海軍上將和我陪了我們底兩位大使，謁見史太林，面呈艾森豪威爾底電報。史太林對於艾森豪威爾底戰術計劃馬上就同意了，並給了我們一個電報，要我們打給他，表示艾森豪威爾底計劃與紅軍底計劃，完全一致。他說從那時起，紅軍底主力，常着重在得萊斯登方面，以便與我們底軍隊會師。關於那個次要的進攻，史太林說紅軍已經向林士方向進擊了，希望在那區域，也能與西方同盟國會師。那個把德國最後一縷希望都打斷了的攻勢，就如此計劃定當了。

一九四五年四月中旬，對德戰爭已到了末期。艾森豪威爾將軍打了一個電報給我，要我告訴蘇聯參謀總部，爲了避免兩軍會師可能發生的不幸事故，似有規定識別訊號之必要。他自動提議派泰德空軍來莫斯科與安託諾夫將軍，商討此事。這個建議得到安託諾夫很快的答復。我想他一定讓他底屬員們加班工作，準備一套訊號，以便他馬上送給艾森豪威爾，而不必多讓一個外國人，泰德，到莫斯科來。他所提出的辦法，艾森豪威爾稍爲改動了一點，就接受了。艾森豪威爾同時又建議，在戰事結束以前，雙方軍隊應繼續前進，直到就要碰頭時爲止。到那時候，雙方軍隊，就得劃定界綫，分清責任。這個建議把安託諾夫急壞了，他覺得我們是想要推進到三國政府已經商定了的俄國佔領區去。所以我又只好請艾森豪威爾再打一個電報給安託諾夫，保證一等德國投降，我們就撤出商定的佔領區。

在歐洲戰爭中，我們最後合作之努力是：第一，商定發一個新聞公報，宣佈美國第六十九師與俄國警衛軍第五十八師已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來布齊東北約二十英里的託谷會師；第二，商定

限制西方同盟國和紅軍之推進。新聞公報這件事，沒有碰到什麼困難，我們與紅軍之會師，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莫斯科時間下午七時同時宣佈。不過限制互相接近的兩軍之前進，却比較不容易得到協議。

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艾森豪威爾將軍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底代表團，要我們把他底計劃，通知紅軍參謀總部。他提議把英美軍底前進，大致停止在德境厄伯河之西岸和捷克在德國南邊一九三七年時候的國界上。假如情勢需要的話，他建議進入捷克，停在卡爾斯勃特皮爾遜和布特求維斯總綫上。在我們把艾森豪威爾將軍底計劃送給安託諾夫後一兩天之內，他就答復我們，完全同意。在五月四日艾森豪威爾又打給我們一個電報，要我們轉送安託諾夫，電中他提議如情勢許可，他預備再深入捷克，停在厄伯河和維斯杜拉河底西岸。這個建議，安託諾夫大為反對，因為艾森豪威爾這麼一推進，解放捷京布拉格的，就要不是俄國兵，而是美國兵了。在安託諾夫底態度上，可以看出蘇聯外交部底精細的打算——捷克將來是要在蘇聯底勢力範圍之內的，所以要讓美國來解放捷京，以贏得捷克人底感謝，是不行的。

現在艾森豪威爾有一個困難問題要解決了。他一方面已經同意把他軍隊底前進，停止在卡爾斯勃特和皮爾遜綫上，可是另一方面，假如他繼續前進的話，他可能比俄國人先解放我們勇敢的捷克盟國底京城。最後他還是通知俄國人，說他一定遵照原計劃，祇推進到卡爾斯勃特皮爾遜和布特求維斯總綫上為止。假如他有一個水晶球，可以卜測未來的話，他也許就不這麼決定了，可是他底任務是要與俄國和衷共濟，並且他是還在希望能夠完成這個任務的。不過因為我們放過了這個贏得捷克人民永久的

感謝底機會，我們究竟犧牲了多少利益，倒是頗堪玩味的。

當戰爭結束後艾森豪威爾將軍來莫斯科訪問時，曾開了一次記者招待會，席上他宣稱，自一九四五年一月後，俄方都把紅軍計劃底要點，隨時詳細地通知過他，特別是關於他們底目標，他們底攻勢，和他們主要努力底方向。這是真的，不過他之得到這一點情報，比起在正常情形之下，同盟國之間，應該做的種種更密切的合作行動來，實在算不上什麼。並且所有艾森豪威爾得到的關於紅軍計劃底消息，都是我們主動去請求來的，其實假如不是在最上層施不斷的壓力，恐怕請求都請求不到。在戰爭期間，史太林或是他下邊的官員，從來沒有一次，爲了提出促進彼此之間的合作底意見，而發起與英美當局開會商討過的。提議開德黑蘭，雅爾達和波茨坦會議的，不是美國總統，就是英國首相。戰爭期間，我最氣憤的一件事，就是看到美國大總統被人從扶手車上抬到汽車上，又從汽車上到船上，從船上登岸，再從岸上上飛機，把地球繞了一大半，才得見到史太林。

有許許多多小方法，可以使我們底合作作戰，更爲有效。假如一等吉第尼耶陷落，我們就被准許去探察，那我們一定可以學到許多很有價值的擊敗德國潛艇底方法。假如我們能被准許在俄國成立雷達三角測量站，以協助我們在德國東部上空轟炸機羣底領航的話，德國屈膝得一定還要早一點。假如我們互相在前線派駐觀察員，交換雙方作戰經驗的話，德國崩潰一定也要快得多。假如這樣，假如那樣——簡直說不完。可是，不行。在蘇維埃俄羅斯，要嘗試以上任何一件事情，就等於是跟資本主義的外國人，作更密切的連繫。好吧，也許我們四周，真地都是朋友，可是要這麼相信，卻實在不容易呢！

十 德國投降

羅斯福總統在卡薩勃朗卡招待記者時所提出的「無條件投降」底口號，建立了一個爲同盟國所一致採取的政策。這個口號所反映的政策，究竟是好是壞，恐怕很值得後世歷史家們研討。我們還是距離太近，不能正確地估計它底價值。當然，這個政策使得同盟諸強國，不必不斷地開會，討論接受敵人投降底條件，不過同時它却增強了敵國首長們宣傳底力量，他們可以告訴全國人民，如要生存下去，就必需堅持作戰到底。這個政策，蘇聯欣然接受了，因爲一個完全破壞了的德國，可以使俄國戰後擴展勢力，容易得多。一九四三年十月莫斯科會議所發表的四強宣言，又重申無條件投降底意思，並且還約定決不單獨媾和。

在莫斯科我們第一次知道德國戰爭機構已開始崩潰底消息，是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一日。那天亞歷山大元帥從意大利打了一個電報給英美聯合參謀總部。這個電報又被轉給我們，以便送交蘇聯政府。電報底意思是說杜諾文底美國祕密情報局代表報告亞歷山大元帥，有幾個主要的德軍參謀人員，要到瑞士洛加諾來，接洽意境德軍底投降事務。亞歷山大底意思是：假如德國人真的來投降了，並且樣子很誠懇很真摯的話，那他預備派雷姆尼撤將軍，他底參謀副總長，到伯恩去準備一切。他說他命雷姆尼撤去跟德國代表說：（一）我方所能考慮的只是純粹軍事性質的投降，而非政治性質或政府與政府之間的投降，（二）要討論軍事上的細節，他們應該到卡色塔盟軍司令部去，（三）與德軍司令官通訊之方法，應由他們自行準備。英美聯合參謀部批准了亞歷山大所建議的辦法，不過通知他，在蘇

聯政府未經美國國務院和英國外交部通知前，不得派遣代表到伯恩去。

哈利曼把亞歷山大電報全文送給莫洛托夫。爲了客氣起見，他徵求蘇聯政府底意見。莫洛托夫回答說他覺得這件事很關重要，不過他並不反對英美軍官與德國代表接洽。同時他又說蘇聯政府希望派三個當時在法國的將官去參加。可是因爲蘇聯政府與瑞士之間沒有外交關係，所以要我們接洽交通工具，把他們送到伯恩去。

我對於莫洛托夫主張蘇聯也得參加討論這件事，非常焦急，第一，接洽蘇聯軍官入瑞士境，就要耽擱不少時候，可是更要緊的，倒是我害怕蘇聯代表參加以後，事情怕就很難成功。並且，不管在軍事方面或是外交禮節方面，俄國都沒有必要去參加意大利戰場上德國軍隊之投降，因爲在此戰場上一切同盟國軍事行動，完全是由英美指揮進行的。現在這種情形，就好像假如在拉脫維亞有二十或三十師德軍要投降，美國也請求要參加似的——這個請求，毫無疑義是要被拒絕的。像這樣的投降，局部的並且又是純粹軍事性的，與我們不單獨媾和底協定，實在是不相干的。所以我就私人打了一個電報給馬歇爾將軍，把我底看法告訴他，並且建議拒絕蘇聯底請求。

當時我跟蘇聯當局，接洽合作聯絡事務，極不順利，所以我之這麼樣向馬歇爾將軍建議，其中當也難免有報復底意思。無論如何，聯合參謀部底決定是，一方面承認蘇聯請求之有理，一方面則仍舊態度十分堅決。他們下令通知蘇聯政府，所有關於投降的事情，都在亞歷山大元帥司令部裏商談，在伯恩要做的事情，只是接洽這個會議而已。至於在亞歷山大司令部裏所舉行的商談，則已通知亞歷山大作一切必要的準備，讓蘇聯代表列席。他們還要通知蘇聯參謀總部：既然德國所建議的，只是英美戰

區軍事上的投降，所以一切商談和決策，當由該戰區最高指揮官亞歷山大元帥單獨負責進行。

蘇聯方面對於聯合參謀總部這個電報底反應，可以從我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收到的安托諾夫將軍來信中看出來。他底意思是：既然我們拒絕蘇聯代表參加在伯恩舉行的會商，蘇聯政府業已通知英美兩國政府，「堅持」要他們停止是項談判。他附帶說他底將官們已奉令不到卡色塔去了。

亞歷山大遵照聯合參謀總部底訓令，繼續在他底司令部，商討德軍投降事宜。史太林莫洛託夫和蘇聯參謀總部都氣得不得了，我想我們之把一切進行的情形，詳細通知他們，恐怕只是火上加油而已，這種緊張的情形，一直到我們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日，俘獲了巴本，請蘇聯參謀總部派員去參加審問時，才稍稍鬆弛了一點。派去審問巴本的，就是那幾個本來要去卡色塔的蘇聯軍官。

這種緊張的情形，等到英美聯合參謀總部，打了一個電報，給安託諾夫，說是照目前戰局看來，德國有即將全面大規模投降之可能時，才更見鬆弛了。聯合參謀總部建議如有此種投降，三大同盟國得互相派代表列席談判事務，不過又鄭重聲明不得因為三國之中，有任何一國代表缺席，就拒絕德軍之投降。他們主張在各戰區司令部，應立即交換代表，並指派阿契爾海軍上將代表英國，我代表美國參加以後任何俄國所主持的投降談判。紅軍參謀總部接受了這個建議，並指派蘇士拉巴洛夫將軍為駐艾森豪威爾將軍司令部之代表，吉斯倫可將軍為駐亞歷山大元帥司令部之代表。這麼一來，蘇聯代表才又出現在亞歷山大正在締訂的談判中了。

就在這個時期，在伯恩和卡色塔的討論，屢生波折。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亞歷山大要我們通知俄方，說是計劃已經失敗，整個這件事情，算是完了。不過在四月二十四日，德國人又來接洽，

終於談判成功，在意大利境內之德國軍隊，於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全部投降。很僥倖地，所有的談判，吉斯倫可將軍和他底一個助理，都列席了。

雖然伯恩事件，使得我們與蘇聯的關係，緊張了一個多月之久，我還是相信這是很值得的。不管這事本身有無好處，在美國對蘇聯的態度上，這至少是一個明顯的轉捩點。讓他們曉得我們也不是可以隨便由他們支配的。蘇聯要求亞歷山大停止談判時，所用的「堅持」兩字，充分顯露了以前我們只是依稀感覺到的那種專橫的態度。現在我們却告訴蘇聯官員們說他們隨時可以滾蛋。這麼一來，倒好了。以後一切的投降談判，都是在一種比較友好的空氣中進行的。

在亞歷山大底談判期間，有種種徵象，表示整個德國軍隊，都在瓦解中。有好幾次他們向艾森豪威爾接洽投降，艾森豪威爾都通知了俄國最高指揮部。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艾森豪威爾要我通知俄方：已經有人向在丹麥的自由聯合會，接洽丹境德軍投降事宜。艾森豪威爾打了一個電報給自由聯合會，探詢究竟，尙無回音，不過紅軍參謀總部至少應該知道有過這麼一回事。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艾森豪威爾來電說，預備與荷蘭境內德軍暫時休戰，以便運供應品進去救濟該國平民底饑荒。他要求紅軍參謀總部指派一個已經在他司令部的蘇聯軍官，參加談判。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我們通知蘇聯外交部，說是希姆萊已經請瑞典政府出來與我方接洽所有西線，包括挪威丹麥和荷蘭境內，德軍之投降。同時我們又告訴蘇聯外交部：杜魯門總統已經訓令我們駐瑞典公使：惟一我們所能接受的德軍投降，就是對蘇聯、英爾和美國所有各戰場全面的無條件

投降。

這些德國方面投降建議，只是幾天以後正式投降底初步試探而已。艾森豪威爾將軍之不嫌麻煩。詳細通知蘇聯政府，使得最後與蘇聯商討投降條件時，很容易地就得到了協議。

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艾森豪威爾致電安託諾夫，說是在德國西北部和丹麥境內的德軍，已經向蒙高茂萊元帥投降。他說蒙高茂萊通知他：杜尼茲海軍上將底代表，預備在下一天——五日，到他底司令部來，接洽進一步的投降事務，其意思似乎是所有其他敵軍部隊，也都希望投降了。艾森豪威爾又說他想知道這個代表，要他請杜尼茲海軍上將設法與俄國最高指揮部通話，把全部與紅軍作戰的德軍，向俄國投降，而那些與西方同盟國及挪威作戰的德軍，則由他來投降。他很急切地要知道這個辦法，俄國最高指揮部是否覺得滿意，並希望他們越早答復他越好。

艾森豪威爾所建議接受的投降，還是純粹軍事性質的，所以得預先聲明，以後同盟國政治首領們所要在德國身上的種種政治和經濟的條件，與這毫無一點關係。

艾森豪威爾將軍說他覺得最好希望在俄國前線和他底前線底投降，能够接洽得使各戰場的戰爭，同時結束。他覺得爲了少死幾個人，這個日子，這個鐘點，應該定得越早越好。

艾森豪威爾希望在次日杜尼茲底代表離司令部以前，就可以得到俄國方面底一個答復，以便他能够就以上各點確切地通知這位代表。他說他預備邀請蘇士拉巴洛夫將軍參加談判。

爲了加速進行談判起見，他又提出了另一個替代的辦法：他說假如俄國人願意派一個全權代表到他底司令部去的話，他一定覺得非常高興，願意供給住所，竭誠招待，並經他們會商如何簽訂一個普

遍的完全的軍事投降。他又說，在這種情形之下，基本的辦法，當還是依照他前邊所建議的，就是說：所有與紅軍作戰之德軍，向俄國人投降，而所有在西線作戰的，則向他投降。

我們把艾森豪威爾底建議，同時用口頭和書面兩種方式，通知安託諾夫。安託諾夫在五月五日早晨一兩點鐘時答復：願意接受艾森豪威爾底建議。他並且說：假如杜尼茲拒絕在俄國前線同時投降的話，那談判應即中止。他又授權蘇士拉巴洛夫將軍，參加投降談判，因為在當時要照艾森豪威爾底另一建議，另派代表參加，時間上已經來不及了。

五月五日傍晚時份，我去通知安託諾夫：佛萊德堡海軍上將，代表杜尼茲，已於是日下午五時抵達艾森豪威爾將軍之司令部，希望將德軍在西線之其他部隊投降我方。不過艾森豪威爾將軍，已斷然拒絕佛萊德堡之請求，並告訴他：假如德國不能同時向俄國最高指揮部投降的話，那戰爭決不能停止。艾森豪威爾要讓安託諾夫知道：佛萊德堡又回去向杜尼茲請示了。

一九四五年五月六日，我們把兩個文件，送交安託諾夫將軍，這兩個文件，假如杜尼茲同意向俄軍投降的話，當由德方代表在艾森豪威爾將軍司令部簽字。其中一個文件底題目是：「同盟國最高指揮部與德國代表之協定」，照這個文件底規定，德國代表應在指定日期前往某指定之地點簽訂無條件投降。另一個文件底題目是：「軍事投降法」，規定東西兩線，應同時投降。

五月七日清晨我收到安託諾夫來信，對於該二文件，略有細節上之改動。他底這些建議，後來都採入在柏林簽訂的正式投降書中。安託諾夫同時又表示他怕德方無意在俄軍前線投降。他說他之所以有這種看法者，是因為德軍司令部廣播，籲請對紅軍繼續抗戰。不過這些廣播，是在五月五日發出的，

自不足怪，並且當時德方亦只授權佛萊德堡向西方同盟國投降而已。安托諾夫最後的一個要求，來得突兀得有如一枚炸彈：他說蘇聯政府希望「軍事投降法」在柏林簽字，而由朱可夫元帥代表蘇聯政府。

在我收到安託諾夫來信時，差不多同時我又收到艾森豪威爾將軍一個電報，說是裘特爾將軍，代表德軍最高指揮部，已於五月七日上午中歐時間一時四十一分簽字，將所有德國陸海空三軍，同時無條件投降給同盟國遠征軍和蘇聯最高指揮部。電報中說蘇士拉巴洛天將軍已代表俄方簽字，投降應於五月八日中歐時間下午十一時零一分生效。我那打給艾森豪威爾的電報，說是俄方希望投降在柏林簽字，和他底來電，說是投降已在萊姆簽字，一定是在途中相左了。

雖然艾森豪威爾將軍和他底軍官們都覺得再簽一次，有點掃興，他們倒也準備了這一着，所以已經預先要德國代表，簽訂一張東西，保證以後再代表德國最高指揮部，前往指定地方，將已經簽字之無條件降書，再正式批准一次。

當艾森豪威爾將軍收到安託諾夫將軍底電報，懷疑德軍投降之誠意，並說蘇聯最高指揮部希望投降在柏林舉行等等時，他覺得十分焦急。他馬上復了安託諾夫一電，略稱安託諾夫應該明瞭他已經確切地遵守了不在西線單獨休戰之約定，並說他很願意在次日照朱可夫元帥所約定的時間，到柏林去，不過萬一天氣關係，使他不能準時到達的話。他預備請莫斯科英美軍事代表團底兩位團長，代表他簽字。

艾森豪威爾底電報是在五月七日夜間九點三十分收到的，而他居然提議次日中午在柏林開一個全副武裝的會！在那一天晚上，我得到充分的證明，相信俄國人只要真起勁，實在是可以工作得十分快的。

由艾森豪威爾那裏雪片似地飛來的電報，我都得接連轉送給安託諾夫，爲了避免筆譯底麻煩，只好全部口譯了。晚上九時四十五分，我接到電報，說是有十一位報界人士，要陪同艾森豪威爾一行人，前往柏林。十點鐘又收到一個電報，請求蘇方同意派蘇士拉巴洛夫將軍陪同艾森豪威爾前往。半夜又來一電，說是艾森豪威爾自己不去了，指派泰德空軍元帥做他底代表。與其他軍官十人，一同前往。五月八日清晨三點二十五分又來一電，通知該一行人所乘飛機之種類及編號，還有飛機所要走的路線。最後到九點鐘，又來了一個電報，說是泰西尼將軍，預備代表法國，一同前往參加。同時我又從安託諾夫那裏收到許多要發給艾森豪威爾的電報。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說蘇聯同意了柏林會議。這個電報是在晚上十一時半交給我的，離我把艾森豪威爾底建議送去時，只隔了兩個鐘頭。那天晚上我想紅軍參謀總部一定是够忙的了，他們得把訓令打給朱可夫，又得回答許多他所一定要問的問題。我很能想像得到那天晚上安託諾夫一定後悔早沒有答應我們在莫斯科與艾森豪威爾將軍司令部之間，成立無線電傳打字機底通訊路線了——他曉得我已經想要過它好多次了。

在艾森豪威爾致安託諾夫的電報中，他說萬一天氣關係，使他一行人不能到達柏林的話，他很願意讓阿契爾海軍上將和我代表他簽字。這是說明天中午我們就得到柏林了！在平常情形之下，外國人要出蘇聯國境，得花一兩個禮拜辦理手續，不過這次蘇聯外交部却反應得非常之快。而我之能不經過出境簽照那一套官樣文章而離開蘇聯，這也是惟一的一次。一架C-54發動機飛機本來預備在五月八日早晨八點鐘由莫斯科飛往美國。我立刻改變計劃，要那飛機準備在早晨五點鐘送阿契爾和我到柏林去。我們自動提議假如蘇聯有官員願意跟我們一起走的話，可以搭我們底飛機，可是接受我們底邀請

的，只有那個不可避免的領航員和無線電員。

在描寫那個在柏林度過的一輩子都忘不了的日子以前，我想暫時離開本題，大概敘述一下爲了設法向焦切期待着的全世界人民同時宣佈德軍投降消息時，我們所遭遇到的種種困難。

五月七日上午裘特爾在萊姆斯簽降後不久，艾森豪威爾把他對於正式宣佈消息，應如何辦理底意見，報告華盛頓聯合參謀總部。這個電報他寄給了我一份副本。他說假如需要把公佈和停戰兩件事在同時實現的話，那一定得在五月八日星期一格林威治時間下午一時舉行。不過艾森豪威爾害怕消息會在這時以前漏出去，因爲停戰命令，已經在廣佈着了。因此他建議三國政府如可能應設法在五月七日下午宣佈是項消息。我當即把艾森豪威爾將軍底建議，送交安託諾夫將軍，以便蘇聯政府，在收到英美兩國政府正式電文以前，得有充分時間考慮此事。

五月七日黃昏，我們底代辦凱南把杜魯門總統底一通電報，轉送史太林元帥。總統說他料想艾森豪威爾將軍建議在五月八日格林威治時間下午一時發佈新聞一節，各國一定都能接受，所以他預備在這個時間，即華盛頓時間五月八日上午九時，正式宣佈投降消息。

在杜魯門總統底電報送交史太林元帥的時候，差不多同時我又收到安託諾夫將軍對於艾森豪威爾宣佈消息建議之復文。安託諾夫說蘇聯最高指揮部不敢確實地相信德國軍隊會在俄軍前綫投降。因此他害怕消息發佈後，會使蘇聯最高指揮部處境十分困難，而蘇聯之輿論，亦將無所適從。他說雖然降書已在萊姆斯簽字，據無線電截獲之消息，有一部份主要的德國軍隊已公開宣稱不願服從杜尼茲投降底命令。安託諾夫建議把消息延至五月九日莫斯科時間下午七時在正式降書在柏林簽字後公佈。他說

到那時候他就可以知道投降是否已成事實了。

我把安託諾夫底意見，轉達了華盛頓聯合參謀總部和艾森豪威爾將軍。雖然這個意見無疑地反映了史太林底態度，可是假如史太林不贊成美國總統所建議的辦法，那他應該親自打電報通知他。不過史太林沒有那麼做。

邱吉爾首相之急於要讓他底國民知道勝利已經來到的消息，使情形更爲複雜。五月七日下午他通知總統：他覺得消息非宣佈不可，並說他要不管別人怎麼樣，在五月七日倫敦時間下午六時公開通告了。這個時間相當華盛頓時間中午和莫斯科時間下午八時。接到這個通知後，華盛頓美國政府亂得不可開交。杜魯門總統覺得他已經答應史太林在五月八日華盛頓時間上午九時前，不作任何公告。不過只要史太林同意，他是很願意把時間提早的。

在莫斯科時間下午六時，亦就是邱吉爾聲言要發佈消息兩小時以前，我被叫到無線電台去跟美國陸軍部參謀部祕書麥卡賽上校在電傳打字機上會商。他把情形告訴了我，問我是否能在兩個小時之內，獲得史太林底同意，公佈消息。他答應等在華盛頓無線電台，而我則儘我所能，去獲得他所要知道的消息。當然，這種想法未免有點荒謬——在俄國沒有說在兩個鐘頭之內，可以做成一件事的。尤其是這件事情，更爲困難，因爲它要牽涉到全國無線電台複雜的轉接和元首演說底準備的工作。雖然如此，我還是一方面請凱南跟蘇聯外交部接洽，一方面我又通過了我底刷掉了的老朋友艾斯蒂尼夫將軍底辦公室，去跟蘇聯參謀總部接洽開會商討此事。凱南比我成功得多，在下午七時就要我通知麥卡賽，維辛斯基已經正式答覆：他們不能同意提早發佈消息底時間。理由是蘇聯政府尙未正式接到蘇士拉巴洛夫將軍

通知投降已真地簽字了。

結果是這樣，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都在五月八日艾森豪威爾將軍原來所建議的時間，宣佈勝利。而俄國方面則在十三小時以後，五月九日上午二點鐘，在柏林正式簽字以後，才宣佈勝利。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證明俄國人民與世界之隔絕；全世界的人民已經慶祝和平慶祝了十二小時，不知有多少萬的人，已經神魂顛倒，而在俄國的俄國人民，却還連戰事結束都還沒有知道呢！

阿契爾海軍上將和我於五月八日上午五時離莫斯科前往柏林。我從五月五日起就沒有睡過覺，累得不堪。登機以後，機上人員堅持要我到前邊艙裏去，在他們底鋪位上睡一會兒。這些人爲了能去柏林，高興得像昇到七重天上一樣。既然是我挑他們的，他們當然在拍我底馬屁了。其實坐一架外國飛機去柏林是頗有幾分危險的，因爲蘇聯防空部隊，可能沒有全部接到我們抵達底消息，不過我實在顧不了這麼許多了。我想：在他們把我叫醒告訴我就要到台勃爾霍夫機場以前，我恐怕連一個身都沒有的。這一段航程得飛六個鐘頭，可是因爲時間上的差別，我們是在十點鐘在柏林降落的。

當阿契爾和我走下飛機的時候，我們發現朱可夫底全班人馬。由索可洛夫斯基上將帶隊，已經在那兒歡迎我們了。他們生怕來不及趕到歡迎艾森豪威爾將軍，所以老早就等在機場上了。可是當他們看到阿契爾和我，他們底頸骨，好像聽到一聲號令似地，一齊都掛了下來，不過很快地他們就復元了，對我們非常客氣。可是當我告訴他們艾森豪威爾自己不能來了，而由泰德空軍元帥來代表時，他們又大爲失望。

俄國人預備了一營儀仗隊，附帶軍樂隊和一大堆同盟國旗幟，守在機場上，迎接泰德空軍元帥。

他們當時最着急的事情，就是要在儀仗隊做完儀式以前，不讓隨同泰德請來的德國代表下機。他們問我能否幫忙促成此事。我說我想總沒有問題吧！於是我就走回我底飛機，通知無線電員打電報給泰德一行人所乘的飛機，要他們在到達台勃爾霍夫的時候，別讓任何德國代表下機。我發現我飛機上的人員，都躺在我們底大C-54機底翅膀下的草地上。他們正忙着慶祝他們底許多「第一」——第一批在柏林的美國人，第一架在柏林的C-54機，第一個在柏林的領航員等等。他們玩得這麼高興，我簡直有點不忍打斷他們，不過我還是派了五個人，要他們每人看住一架泰德一行人所乘的飛機，不要讓德國人下來。

台勃爾霍夫是我所見過的最大的機場，奇怪得很，並無硬的金屬跑道，不過圍着整個龐大的機場的，却是一條寬廣的水泥的滑行道。從空中看，它好像是一個大隱蔽所。在外緣九十度角的弧形線上，有許多四層樓的鋼骨水泥建築，順着弧線，也做成凹形。底下兩層是飛機棚廠，有幾個只要把廢物清除掉，還是可以應用的。地下，在機場下邊，是一所有好幾層的飛機裝配廠。沒有受什麼損壞。

◎泰德一行人，在我們之後一小時抵達。隨行的有我在里文華茲的老同學斯巴茨將軍，雷姆賽海軍上將，在倍寧堡做過我底教官的布爾少將，艾森豪威爾參謀部英國情報官斯屈朗少將還有法國代表泰西尼將軍。布却上尉，艾森豪威爾底海軍武官，也來主持英美新聞事務，輔助他的有戴必意上校奧萊里上校及高爾特中校。一行人中間還有三位女士：森滿士貝中校，艾森豪威爾將軍底婦女服務團代表，貝格巴埃少校，斯巴茨將軍底婦女服務團代表，和雷伊准尉，艾森豪威爾將軍底秘書。

一等儀仗隊完成儀式以後，德國人就被准許下機了。簽降的主要德方代表是凱特爾元帥，佛萊德

堡海軍上將和德國空軍底斯登勃夫將軍。凱特爾可以說是普魯士精神底最好的代表。他帶了他底元帥底指揮棒，戴單片眼鏡，身上蓋滿勳章，中間還有德國最寶貴的藍帶獎章。這些德國人都很高傲很輕蔑，不過軍事禮節上則很到家。

全部人員，坐了一長串俘獲來的德國汽車，到柏林之東郊卡爾霍斯特去。這些汽車一定是特別挑來的，漂亮講究之至。我坐的一輛是大的蓬車，有深而軟的紅皮椅子。想到在莫斯科街上看得到的那些破舊的汽車，我禁不住要問問自己：俄國人看到這些汽車，究竟反應如何。

我們沿了一道環繞柏林南邊的路向卡爾霍斯特進發，走得非常之快。在我們左邊，可以看到這個斷牆頹壁的都市。在我車上的俄國嚮導解釋說，要在柏林市區找到房子讓參加投降儀式的大員們住，簡直不可能。所以他們只好到離市中心約十五英里的卡爾霍斯特去找了一所小軍事工程學校。

我們到了卡爾霍斯特後，就分開成兩三個人底小組，到指定的小屋裏邊去。過去時候，這一帶一定是住些小康人家。房子像小餅乾盒子，一所所差不多完全一樣。不過每一所都有一個花園，房間很乾淨。傢俱裝修中間，還有一些很奢侈的東西，譬如說磁磚浴室和無線電留聲機等。

◎指派給我的那所屋子裏有一個小圖書館，裏邊裝釘得最漂亮的一本書，就是「我之奮鬥」，想來俄國人尚未看到，所以還沒有把它毀掉。我很有興趣地翻閱了一陣。當我回到莫斯科，把這件事情告訴我底朋友們時，他們都覺得很奇怪，爲什麼我不偷回來做紀念品。我被他們這麼一提，自己也覺得奇怪了，我想那時假如我想得到，我準會把它帶回來的。

英美兩國代表團，不久就會集在指派給泰德的那所最大的屋子裏了。泰德很急於要簽了降書，趕

回巴黎去。可是他忘記把俄國人算計進去了。我們大家團團坐着等候，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在等什么。過了一會兒，出現了三只紅軍女兵，送來紅黑兩種醃鮪，麵包夾生薩爾門魚，酒和伏特加——俄國人在每次大典以前一成不變的前奏曲。我們吃着又聽着杜魯門總統對美國人民宣佈和平廣播。

不一會兒，一個傳令兵來報告泰德，說是朱可夫元帥，希望下午四點鐘在司令部見他。這麼一來，泰德要當天回巴黎，恐怕是不可能的了。我們後來知道，朱可夫非等維辛斯基由莫斯科來到柏林，不能有所行動。

等到四點鐘真開會的時候，法國代表泰西尼又橫生枝節。他拿出戴高樂底一封信，說是他應代表法國最高指揮部投降。這個意思泰德大為反對，因為他是受命代表全體西方同盟國替艾森豪威爾將軍投降的。假如法國特別派一個代表，那麼美國，加拿大，巴西以及其他無數個同盟國就都得各派代表參加了。這個問題來回爭論了好幾個鐘頭，最後才決定由朱可夫和泰德作為主要簽字代表，而泰西尼和斯巴茨則作為證人。爭論的時候，一時十分緊張，朱可夫可能是受了維辛斯基底煽動，大替泰西尼說話。這是蘇聯第一次明顯地想與法國拉攏戰後的邦交，後來就越來越昭彰了。

投降儀式，決定在我們住處對面小工程學院底禮堂裏舉行。我們全體在下午八時左右到了那兒，坐在接待室裏，等到半夜過後半小時，降書才正式繕成。維辛斯基建議了許多文字上的改動。其實每個改動，都與前一天在萊姆斯簽字的降書無大差別，可是只要有改動，就得詳細討論，看看有無其他的涵意。每一個變動都使全份降書，不得不用英俄兩國文字從頭至尾重新寫過一遍，而每次寫好以後，又得讓翻譯官詳細對過，看看兩種文字底意思，有無出入。我們坐着的接待室裏的電燈壞了，所以雷

伊准尉只好用了蠟燭在她底手提打手機上，把那兩份英文降書，一遍又一遍地打着。

我們所有人都等得煩極了，有時候只好溜過街回到我們底房子裏邊，去喝一口不知是誰居然想得帶來的蘇格蘭酒。而同時那些德國代表呢，則關在一間警衛森嚴的房間裏。我想他們在裏邊一定在奇怪爲什麼這些同盟國代表不能快一點決定，結束了他們底苦難。

當我們聚集在受降的禮堂裏的時候，我們發現在屋子底盡頭，是一張長桌子，預備讓主要同盟國代表坐的。朱可夫作爲典禮底主席，坐在正中間。泰德有點不大高興，想把位子稍爲移動一下，讓他跟朱可夫都坐在中間。不過他後來還是決定隨它去罷，因爲那時柏林到底是俄國底勢力範圍，朱可夫既然是主人國底代表，讓他做主席，也未始沒有理由。所以泰德就坐在朱可夫之右，斯巴茨則坐在他左邊。維辛斯基坐在泰德底右邊，使雷姆賽海軍上將，大爲生氣。其實維辛斯基立着也沒有關係，因爲他簡直是不停地站起來跑到朱可夫耳邊去指示他的。等到雷姆賽海軍上將在維辛斯基之右，泰西尼在斯巴茨之左分別坐了下來，那張桌子就算坐滿了。整個桌子是在弧光燈底強光照耀之下，而同盟國底旗幟則插在架上，擺在桌子後邊。

與那張當中的桌子直角相交，又擺有三張長桌，右邊的一張是記者席，中間的是英美蘇三國軍官席，左邊的一張空着，留給德國代表坐。

我想蘇聯那晚上一定出動了全國的攝影師。跟泰德帶來的幾個一比，我就得到一個結論：天下的新聞攝影師，真都是一個樣子的。他們爬在桌子上，椅子上，又爬在別的攝影師底肩膀上，後來阿契爾和我也只好算了，不想把他們推開，因此前邊什麼事情，我們是一點兒都沒有瞧見的。

朱可夫宣佈開會，派了一位俄國將軍去帶德國代表進來。他們由凱特爾領頭走了進來，態度傲慢而威嚴。泰德站起來，用了一種細而嚴厲的聲音問他們是否準備簽訂降書。凱特爾點點頭，表示同意。然後這三個主要德國代表就坐在桌子前邊，助理們則聚在後邊。所有的各份降書都在靜肅之中簽了字——一點聲音都沒有，除了幾百個鎂光燈泡底爆裂聲。一等簽字完畢，德國代表們就魚貫而出，然後朱可夫就宣佈請全體代表在差不多一小時以後再在那個禮堂集合開慶祝宴會。

那個宴會真是一輩子都忘記不了。菜肴一定是特別從莫斯科運來的。酒席底樣子還是莫斯科老套，可是桌布磁器和銀具一定是從附近人家收集來的。桌布是用幾塊沒有漂白過的麻布被單拼成的，食巾則是從被單上撕下來的小方塊。佈置確是有點粗俗，不過與會者底興高彩烈，却完全補足了這些缺點。

跟通常一樣，敬酒是繼續不斷。英美蘇三國友誼是到了最高峯。朱可夫大大地稱讚了艾森豪威爾一番，說他是「當今最偉大的軍事策略家」。維辛斯基談了差不多一個鐘頭，把蘇聯全部歷史都提到，才說到他底本題，不管他底本題到底是什麼。不過即使這麼長篇大論，却並沒有減輕痛飲底壓力，因為他好幾次打斷了他底演說，為我們三國友誼底某些方面乾杯。朱可夫立刻就改用一種很淡的白酒來乾杯了。泰德看見了，也學了他。斯巴茨坐在朱可夫底左邊，要不是瞎了右眼，就準是高估了自己底酒量，他居然用大杯大杯的伏特加來跟朱可夫底白酒比賽。當我最後看他還能用自己底兩條腿走出宴會廳時，我真是從來也沒有這麼佩服過他的。俄國人帶來的一位翻譯官一會兒嗓子就啞了，所以翻譯這番像球一樣打來打去的祝辭的全部責任就完全落在我從莫斯科帶來的威爾上尉身上了。威爾富於戲劇

天才，他翻譯敬酒祝辭時，總用一種很響亮的假嗓子，比起原來敬酒的人所說的話，更富於感情。我們真是都被伏特加和熱情所打倒了。

那個宴會一直繼續到早晨六點鐘，歡會以後，我們就又坐上一長串的汽車，回到台勃爾霍夫機場去。路上俄國人帶了我們從菩提樹下街頭的歌劇院起，經過無名英雄墓，阿特隆，帝國議會，普法戰爭紀念碑，和帝國總理府，參觀了一次柏林。每到一次名勝地方我們都停下來，其實這真是不必要的。因為每一處地方看起來都是一樣的——一大堆瓦礫而已。街道還沒有來得及清掃，我們這一隊汽車，在磚瓦灰土之間曲折而行，揚起的大堆塵土，差不多要把眼睛都搞瞎了。

儀仗隊守在機場上向泰德和他一行人致敬。不過他們裏邊大部份人都不去參加那儀式，直往飛機上跑，前一天底疲勞和接着來的伏特加，使他們不想別的，只想倒在椅子上睡覺。阿契爾和我是俄國宴會上的老手，所以還支持得住。我們來了柏林，本來也就什麼事都沒有幹，現在倒可以跟着泰德檢閱台勃爾霍夫底儀仗隊，替他幫幫場子了。

阿契爾和我在下午二點鐘到莫斯科，發現全城都在一片十二小時以前就開始了的歡欣鼓舞之中。斯巴爾丁和我底副官泰勒少校，在機場上迎接我。他們要我在走近美國大使館的時候，把車門鎖住。大使館那邊那塊足有四條街口見方的廣場，簡直完全擠滿了人。他們在那兒向我們表示他們對於美國的友誼。他們使勁要打開我們底車門，把斯巴爾丁泰勒和我拖出來，可是沒有成功。不過每一個從大使館出來的美國人，却都被他們捉住了，把他托在手裏，就像水面上的軟木塞似地在人羣頭頂上扔來扔去。隨便什麼時候，只要有一個美國人出現在大使館窗口，他們就長久不息地歡呼，叫他出來。

我最後終於回到住所：馬上倒在床上睡覺。雖然屋外慶祝鬧得一塌糊塗，我卻一下就睡着了。那天莫斯科很冷，可是我底心卻被窗外廣場上成千俄國民衆底自動表示的友情所溫暖了。我對於將來抱着很大的希望。

十一 戰俘復員

我在俄國所過的最黑暗的日子是在一九四四到四五年的冬季，那時我正設法如何盡我所能，照料因紅軍之推進而解放之美國戰俘，並接洽使他們能迅速被遣送回國。在戰爭死傷的人中間，美國人民最同情的就是那些在敵人手裏的戰俘了。我覺得對於這件事情，我個人有很重大的責任。身為駐俄美軍高級長官，我自覺應該讓在東線解放的美國戰俘，得到同情的待遇和溫暖的歡迎，因為他們底勇敢和所忍受的苦難，使他們有權要求這些報償。成千的美國家庭正在希望我快快地把他們親愛的人送回給他們。我知道，假如在照料我們被解放的戰士們這件事上，我有所不及的話，馬歇爾將軍是決不會原諒我的。並且，從大一點的立場來看，我們假如對於彼此被解放了的戰俘關懷，也是一個促進兩國邦交底好機會。不過，雖然如此，我與蘇聯官方的談判中，要算這件事情，最為失敗了。說起來是很不愉快的。從頭至尾，一直是蘇聯首長底背約，報復，反詰，和愚蠢。

德國有好幾百萬的同盟國戰俘。其中俄國人底數目比任何其他一國為多。不過俄國戰俘，種類繁雜：有些是作戰時被俘的；有些是自動或被動地幫德國人作戰的；還有一些是從俄國擄去做苦工的。一齊加起來，總數達三百萬至五百萬。可是美國一方面呢，除了在戰爭開始時被拘禁的人以外，在德國的美國人，只有一種——作戰時被俘的人。在一九四四到四五年底冬季，這一種戰俘底總數，約有七萬五千人。既然俄國人底數目是如此之多，我們一定會覺得，俄國方面如能恪守接待被解放之戰俘之互惠協定，他們是只有便宜，而決不會吃虧的。可是俄國人却想獨享其利。達到如何處理被我們所

解放的俄國人的時候，他們對於協定條文的解釋，總與我們一致，可是逢到如何處理被他們所解放的美國人的時候，他們底解釋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兒了。

因同盟國戰俘之被解放而可能引起的種種問題，比起勝利本身來，容易預料得多。德國人總設法使他們底戰俘離開本國越遠越好。這就是說，大部份的美國人都在德國東部，波蘭和巴爾幹等地底戰俘營中。靠了萬國紅十字會底協助，我們對於美國戰俘營底所在地，和每營所拘留的人數，都知道得相當清楚。在一九四四年中，紅軍已經進展到可以攻擊很多這些集中營的距離之內，假如紅軍再來幾次特別長特別快的進攻的話，那他們就有打到這些集中營之可能了。

因為英美兩軍在西線是聯合作戰的，所以英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勃羅士中將就跟我一起統籌被解放的戰俘回國問題。我們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一日第一次與紅軍參謀總部接洽此事。我們請他們注意紅軍之迅速進入羅馬尼亞，並送給他們一張確悉在紅軍所經路線上之英美戰俘營底清單，我們請求參謀總部在佔領其中任何一個時，立刻通知我們，以便我們能够儘速設法遣送他們各回英美兩國去。同時我又給我底蘇聯參謀總部聯絡官斯拉文將軍一張確悉在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全部美國人底名單。

斯拉文向我們保證，命令紅軍對於被他們所解放的英美戰俘，應善加照料。不過我們看得出來蘇聯參謀總部還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更沒有處理這個問題底計劃。

一九四四年將近四月底時，因羅馬尼亞之崩潰及脫離軸心國，美國戰俘第一次被大規模地釋放了。我最初知道他們底解放，是在八月二十九日，從中東美軍司令加艾爾斯將軍打來的電報中得悉的。他說他底駐羅馬尼亞空軍代表來報，所有英美戰俘都正在被集中到布卡雷斯特去，並且羅馬尼亞國王密

敵爾已個人担保他們底安全。第二天我從駐安哥拉的我們軍事武官那兒得悉羅馬尼亞駐土耳其的武官已經告訴他：羅境被解放的美國人，當立即釋放。人數大約有一千個軍官和兵士，並且那個羅馬尼亞武官建議用飛機把他們運送回國。

加艾爾斯當即與我們地中海空軍司令伊克將軍擬就一個計劃，派美國飛機在九月一二三日飛往羅馬尼亞各指定之機場，載運我們底戰俘，這次大規模的空運是在俄國軍隊完全控制羅馬尼亞之前，與羅國軍事當局接洽辦成的。它之所以能成功，完全是由於種種情形底巧合，特別重要的，是因為當時剛好有幾個美國人在那兒，立刻抓住主動的機會，在俄國政權確定成立之前，就把計劃完成了。不過，有幾處俄軍當地的指揮官倒真地未徵求莫斯科底意見，就幫了我們不少的忙。

就在那個時候，紅軍已經接近在波爾西部和普魯士東部的幾個美國戰俘營。在北方，我們是只好完全依靠俄方底合作了，所以我們非得成立初步協議，以免臨渴掘井。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日，我準備好了一封信，請哈利曼交給莫洛託夫，同時我又寄同樣的一封信給安託諾夫。我提議兩國政府應同意：第一，每逢我們軍隊即將佔領某一確知有戰俘營之地區，美國或蘇聯戰俘之解放，已可預見之時，兩國政府應及早擬就計劃，把這些戰俘們迅速遣送回國；第二，關於在敵區各戰俘營之位置，應互相迅速而不斷地交換情報；而美蘇兩國應隨時準備人員前往對方軍隊所控制之戰俘營中去，以便查明被解放之戰俘底國籍，並在彼等遣送回國以前，加以照料；第三，如有個人或小組人員自稱係蘇聯或美國人，則應立即將彼等之名單，送交彼等自稱所屬之國家當局，以便確定彼等之國籍，並儘速遣送回國。

雖然我們不斷催促，哈利曼和我過了好幾個月還沒有收到一封回信。在我們等待底期間，我指定了一組人員，起草一個計劃，處理以後大批地被解放之戰俘。我們打電報到英國去接洽供應醫藥品，新衣服，和一些奢侈的東西，例如糖菓和煙絲等。我們約定由波斯灣司令部留出一部份供應品來，以後由我們指定空運至各地分配。我們還設法增加我們在保爾太伐空軍基地的醫院底容量，因為我們希望能把病重的人從波蘭或德國東部運往保爾太伐醫治。最後，我們還接洽運送一批受有特別訓練的官兵，從英國到俄國來，以便與將被解放之美國人連絡。我們底計劃跟英國底完全一致，並且雙方還同意分享對方底供應品和設備，使活動範圍，可以加倍擴大。

艾森豪威爾將軍底參謀部，對於俄方之不願對被紅軍解放之美國戰俘如何處理一點，作任何諾言，極表關懷。他們寫了一封信給我，說是在艾森豪威爾將軍司令部駐有一批俄國人員辦理流亡失所之俄人及紅軍戰俘遣送回國事務，深受我方協助。現在既然俄方無意合作，我們似乎也可以限制他們底活動。我不贊成他們這麼做，因為我知道跟蘇聯官方賭意氣，鬧彘扭，我們是不會勝利的。不過無論如何，總得想個辦法才好。

哈利曼那時恰好不在，所以在十一月六日我請我們底代辦凱南再寫一封信給莫洛託夫，請求蘇聯外交部，對於哈利曼在他八月三十日信中所提出的建議，作一答覆。同時，我又催促斯拉文，請他們答復我寫給安託諾夫的信。我所得到的惟一的回音是：紅軍已經並將繼續盡其所能，照料被他們所解放的美國戰俘。接着他就對於我們處理在西線解放的俄國戰俘底辦法，作第一次不滿意底表示。俄國人每逢自己底立場不穩固的時候，就一定會作這種攻擊的。他也說不出到底有哪些地方他們覺得不滿意，

不過答應幾天之內再告訴我。我當時就跟他說，假如他們底譴責確有根據的話，那適足以證明我們應該成立一個協議，規定如何照料對方戰俘底辦法。

在我把斯拉文底抗議通知艾森豪威爾將軍司令部後，我就收到他們對於西線情形的詳細的說明。在我們進攻歐洲大陸之前，我們就請求俄方就如何處理在德軍中工作之俄國人底辦法，向艾森豪威爾作一建議。駐艾森豪威爾司令部的俄國代表答復說：因為沒有俄國人在德軍中工作，所以並無發生是項問題之可能。在我們登陸後差不多四個月內，我們就俘獲了二萬八千個穿德軍制服的俄國人，不過，既然俄國方面這麼說過，我們自然把他們當作德國戰俘辦。俄方駐艾森豪威爾司令部的高級代表伐息力耶夫將軍急了，請求把這些俄國人分開，給予特別優待。這件事我們已經在照辦了，不過要把俄國人從俘獲來的五六十萬德國人中分開出來，實在是一個很大的行政問題。我們承認情形不能令人滿意，不過已經在儘速補救了。

事實上，這個問題，真是有關被解放人員種種問題之中最困難的一個了。第一，要盤問成千的德國戰俘，以決定俄國人底國籍，要費很多的時間；第二，那些穿着德軍制服被俘的人，差不多毫無例外地不願受俄國人管理，因為他們怕受報復。大部份這種俘虜，都堅持他們底權利，認為他們既然加入德國軍隊，就有德國公民資格，並且堅請依照日內瓦公約之規定，把他們當作德國戰俘看待。爲了避免德國人對我們在他們那裏的戰俘施行報復起見，我們決定扣留這些穿德國制服的俄國人，直到戰爭結束，勝利已使報復之危險過去了時，才釋放他們。

蘇聯官方報紙，從來不像我們在美國一樣地關心過維持同盟國底團結，現在就開始表示蘇方底不

滿了。十一月九日的真理報上戈立可夫中將就斯拉文對我的抗議，大加發揮了一番。他提到幾百萬被俘到德國和法國去做苦工的俄國人。他說他們中間有許多已經脫逃，協助法國游擊隊作戰了。然後他又指出有無數俄國人，被迫穿上德軍制服，不過一有機會，就脫逃出來，在同盟國方面作戰。戈立可夫接着就說：蘇聯公民雖然如此勇敢，却跟德國人一起被送進戰俘營，並且四方同盟國，還對德國人特別優待。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莫洛託夫寫了一封信給凱南，終於答復了我們底建議，並表示希望成立一個處理解放戰俘底互惠協定。莫洛託夫「在原則上」接受我們底建議，並說擬派蘇聯代表來和我計劃細節。不過，他對於西歐與美國境內德國戰俘營中同盟國扣留俄國公民底情形，也表示不滿。其實這還是指那些與美軍作戰的穿了德軍制服的俄國人。我想我們總不能請他們到巴黎底里茲大旅館或者華盛頓底五月花去住起來吧——至少不在我們發現他們真是我們底朋友以前。

此後過了一個多月，又消息全無，所以哈利曼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又寫了一封信給莫洛託夫，請他再開會討論，在同一天，我們收到一封回信，說是選定戈洛貝夫中將和斯拉文少將來跟我開會，討論種種「有關美蘇戰俘及平民之互相遣送回國問題」。我第一次與戈洛貝夫會商，是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九日，差不多在我第一次跟蘇聯參謀總部接洽這個問題六個多月以後。

戈洛貝夫將軍是新成立的遣送回國委員會底副主任，主任是戈立可夫中將。就體格上說，他是我所見過的最偉大的人了：他足有七英尺高，寬度差不多也相等。很不幸地，他底頭腦不能與他底身材相稱。我想他性格裏似乎並沒有什麼惡毒底成份，我相信他一定已盡其所能，遵守我們最後成立的協定。

了。他之失敗，完全是由於我們與俄國因為波蘭政治問題，弄得關係十分緊張，以致蘇聯各級政府，都反映了上層底不滿，使他種種行動，均受牽制。

他在辦公室裏時，四圍團團地都是他底屬員。對於他，這些人正跟酒飯一樣地是不可少的。只要他一說話，他們就都點頭；他一幽默，他們都笑；他一生氣，他們都皺眉，他屬於那一類長官，說話時總把他底屬員們一個個地看過來，看看他們是不是反應得很對；我覺得他們最好還是照他底意思做為妙。

戈洛貝夫還是照蘇聯底一貫作風，先預備好了一個計劃免得與一個外國人在擬草的時候發生辯論。他底計劃很合理，只要把幾小點略加改動，就完全合我們底意了。因為它牽涉到西線蘇聯解放戰俘之待遇問題，我說在繼續討論之前，我得向在法國的艾森豪威爾將軍和在意大利的麥克卡賽將軍請示。戈洛貝夫很同意，於是我們就暫時休會，跑到外面一間辦公室去，參加他為慶祝我們首次會議所開的宴會。在喝了幾巡伏特加後，我們非常誠懇地告了別。不過這種誠懇，以後是再也沒有了。那個協定在幾個星期以後在雅爾達會議上簽字。我代表美國簽字，格里茲洛夫中將，我從莫斯科會議起的蘇聯參謀總部底老朋友，代表蘇聯簽字。那個協定是很好的一個協定，可是，至少就俄國方面而論，它結果又只是一張廢紙而已。

協定底第一項，規定所有被美國所解放的蘇聯公民和所有被蘇聯所解放的美國公民，應從敵俘營中分離出來，住在另外的營中，直到雙方約定地點，把他們送回己國軍事當局時為止。我們約定雙方軍隊，應保護此種集中營，使它們不受敵軍之轟炸和砲火之襲擊。由這個約定，我們暗示所解放戰俘底最初的集中地應離他們被解放的地方越近越好。這一點在雅爾達會議我們討論這個協定時，就對蘇

聯代表解釋清楚。我們希望能夠立刻把醫藥用品，乾淨衣服，電報空白紙，金錢，和其他必需的東西送給被解放了的美國戰俘。

不過在俄國方面實行這個協定的時候，他們都非等我們戰俘自己想辦法，憑了兩條腿走過波蘭全境，抵達俄國以後，才讓我們去見他們。其理由也許是這樣：蘇聯當局不願意放美國或英國軍官進波蘭境內去，他們怕我們會看到他們控制奴役波蘭的方法。他們要讓全世界人民相信，波蘭人從德國人那裏解放出來後，簡直高興得什麼都不想，就想擁抱他們底俄國救星，和俄國人民底主義。當然，波蘭人能從納粹統治之下解放出來，真是覺得非常感激，不過，從我們那些穿過波蘭而來的戰俘們底報告中看來，我們覺得波蘭人民被解放不久，恐怕就在懷疑，他們是不是只是從鍋子裏跳到了火中間去而已。

我們協定底第二條規定雙方軍事當局，關於尋獲或解放了的美國或蘇聯公民，應迅速通知對方。並且雙方底遣送事務代表應有權立即到他們本國人民集中營或集中地去，經管各營底內部行政事務，並維持紀律。這一條文又規定雙方對於派遣連絡員前往各該國戰俘營時，應給予一切的便利。不過就在實行這一條協定時，我們失敗得最慘。

第一批被紅軍解放的美國人，是從波蘭西北部敘平底美國軍官戰俘集中營來的，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因紅軍之飛速推進，德軍倉促撤離敘平，把大約一百個美國人丟在後邊，其中有一些病得很重。那些走得動路的人。都被德國人帶了往西退却。此後差不多每天有美國戰俘從德軍方面脫逃出來，或是被紅軍解放，可是我第一次得到關於他們底消息，還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從駐莫斯科波蘭公使那兒知道的。他告訴我，在波蘭各大城市中，大約有一千個美國人。三天以後，有三個美國人，

從波蘭一直攔着便車，經過俄國西部，到了莫斯科。這已經是在他們從德軍那兒脫逃出來差不多一個月以後了，可是戈洛貝夫就一直沒有通知我他們釋放底消息。到達莫斯科的幾位軍官是格倫堡上尉，一個來自紐約城的醫官，他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八日在第三一七傘兵營服務時被俘；還有柯萊少尉，喬治亞州華盛頓人，是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七日在第十七野戰砲部隊服務時被俘的；最後一位是狄姆林少尉，北加羅來那州溫斯頓薩倫人，於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在第三十步兵隊服務時在安齊奧海灘陣地上被俘。

這三位軍官，居然能一路通過波蘭和俄國，而沒有被蘇聯秘密警察局抓起來，真是戰爭期間無數奇怪事情之一，是無法解釋的。他們底經歷極富於戲劇性。他們原來在敘平美俘集中營裏，後來撤退時，德軍就把他們帶着往西走。他們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一日離開敘平，爲了不被緊追撤退着的德軍而前進的紅軍所俘獲，他們被迫每天走很多的路，向德國內地進發。晚上他們就睡在馬棚裏，或者別的可避風雨的地方。第二天的早晨，這三位軍官躲在前一晚過夜的那些馬棚底草堆裏，等德國衛兵叫隊繼續前行時，他們還躲着不出來。那時俄國人實在追得太緊了，所以德國人也沒有時間來搜索他們了。

那天下午，他們已在紅軍前線底後方。那些俄國人除了要他們往東走以外，簡直不大注意他們。這麼一來，他們就開始他們底到莫斯科才止的牛車旅行了。格倫堡上尉有幾天幫助俄國人照料傷兵，他跟俄國野戰醫院裏的一位女少校醫官，一起工作。這三位軍官此後就到了波蘭艾格新附近的威格海姆，在那兒他們發現了一個俄國人管理的小規模的美國戰俘集中營。他在那個營裏呆了好幾天，他們要想知道俄國人究竟預備怎麼樣處置他們，可是集中營底司令官毫無答覆。所以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他們又逃出威格海姆集中營，向東進發。在白天，他們就搭上開往後方補充的俄國供應車，晚上則到波蘭

農夫家裏去求宿。他們碰到幾小隊美國人，大家都在想尋找一個能負責的美國官員。他們不願意集成大隊，因為怕被抓進華沙近郊萊勃託地方的俄國集中營去。有許多人告訴過他們那裏邊吃苦的情形。最後他們找到一列開往莫斯科的軍車。當他們到莫斯科車站下車時，居然有一個俄國兵告訴了他們去美國軍事代表團底路。這次蘇聯秘密警察局，總算是完全失敗了。不過後來又有幾個美國人到達莫斯科，一下車就被秘密警察逮住，帶到城外一個軍營裏邊，詳細拷問了好幾天，才交給我看管。

我想沒有一個軍官曾經受過像這三位辦得不堪的戰俘走進我們底司令部時一樣熱烈的歡迎了。對於我們說，他們代表了成千的我們希望會被解放的美國人，爲了他們，我們只要一有機會，就準備盡我們所能好好地招待一番的。好了，現在我跟俄國人談判時，可以不必再談理論了。我們馬上把他們請到我們軍官室裏去，請他們洗熱水澡，換乾淨衣服，佩上肩章，吃美國菜和威士忌酒。後來在傍晚我走到餐室裏看看，發現我底屬員們正在替他們開一個盛大的歡迎會。這幾位賓客變成了最吸引的人，而他們所受的種種苦難似乎都被遺忘了。當然那時候他們底樣子已經完全不是剛來的時候那種勁兒了。他們看起來又很像美國陸軍底軍官了。

我從他們那兒知道大約有二百個美國人，不是被德國人遺棄在敘平，就是在他們之前逃出了德國縱隊。他們告訴我約有三十個美國人在威格海姆一個俄國醫院裏。我們當即把格倫堡，柯萊和狄姆林所知道已經從德軍脫逃的美國人底姓名通知陸軍部，讓成百家美國家庭——減輕了很多的焦慮。我們又通知了巴頓將軍：他底女婿華特斯上校，身體很好，不過仍在德軍監禁之中，正被遷往內地一個集中營去。他們還說了一件我特別感覺興趣的事，是關於我底好朋友，敘平地方美軍高級軍官古特上校的。

他雖然有機會脫逃，却仍舊跟着那一隊被德國人帶向西去的縱隊。他覺得他負有照料那些無法從德軍脫逃的美國人底責任。我從他們口中知道古特在法國被俘後，就跟幾百個別的美國人坐了一列鉄蓬車，穿過法國，送進一個在德國的戰俘營裏邊去。在路上有幾個富于冒險心的戰俘們在車底上開了一個洞，想在車子經過德國國界以前從洞裏跳下去脫逃。有好幾個人都成功了，可是古特上校，體重足有二百磅多，塞住在洞裏，上下不得，就在這種情形之下，被德國衛兵發覺了。假如他沒有說了一大串很快的話，恐怕就會以脫逃罪被德國人就地正法了。

格倫堡和他底兩位同伴告訴我波蘭老百姓，待他們最好。那些人非常願意把他們很少的一點食品，分給被解放的美國人吃。他們說紅軍對於他們是漠不關心——有幾次我們得到報告，說是紅軍兵士用了槍，沒收了幾個美國人底手錶，不過這只是俄軍追擊德軍混亂情形之下幾個不受約束沒有紀律的兵所做的事而已。紅軍顯然並不負照料解放美國戰俘之責任，而其他的俄國機關，也沒有一個來管理這件事的。格倫堡報告說：解放了的美國戰俘，正被集中在威格海姆，萊勃託和勃雷斯特李託佛斯克。我後來又知道有些人在波蘭看到一些路牌，請解放了的戰俘們，到萊士尼亞，洛茨，萊勃託和羅伯林去報到。

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八日詢問過這三位軍官後，就立刻接洽跟戈洛貝夫會談。第二天談成了。憑了我得到的報告，我設法使他同意我們計劃了六個月的那個辦法。我請求他們准我們派幾組每組三五人的美國聯絡小隊，到幾個越近俄軍波蘭前線越好的主要地區去，並准許我們派飛機運緊急供應品進去，並把病重的及受傷的人運到保爾太伐底美國醫院診治。我建議把俄軍戰地司令官們所指定為集中地帶的幾個城市，作為我們工作底地點，我說現在每一個美國人都在尋找美國官員報到，如能這麼辦，

他們就會很快地得到消息前來了。於是這些地方像磁石似地就能吸引很多的美國人，而這些解放了的戰俘們，一等有交通工具，也可以馬上到海港去上船了。

戈洛貝夫告訴我說直到那時爲止，只有四百五十個美國人被解放，這些人現在正集中起來，預備送到敖德薩底戰俘過境營去。他提議我們派一個美國聯絡小組到那兒去，並說假如以後被釋放的美國人數增加的話，可能在北方港口墨門斯克再成立一個過境營。同時，他說，蘇聯外交部已經批准了我五天以前，在二月十四日送進去的一個要求，請他們准許一小組美國軍官到羅伯林去跟在波蘭的美國人連絡。戈洛貝夫所說只有四百五十個美國人被解放，我聽了真是驚異不置，因爲當時我確實知道的還只是那從敘平脫逃出來的二百個人，不過，我懷疑他底數目是否正確，因爲我已從波蘭人方面得到報告：在波境各都市有一千個美國人，並且格倫堡又告訴我：因爲據報俄國集中營內情況甚爲惡劣，所以大部份美國人都不願意去。後來戈洛貝夫果然過幾天就增加一次他底人數，一直到總數共達三千餘人爲止。戈洛貝夫對於任何時候被解放的美國人數，始終支吾其辭，充分證明他底機關辦事效率之差，而他們之不能對一個必然會發生的問題，作未雨綢繆之計，亦足以表示他們之缺乏遠見。

他提議我們只能在敖德薩，或在墨門斯克和敖德薩兩地接洽，令我大吃一驚，我覺得這是嚴重地違反了我們底協定。因爲這意思就是說：我們被解放了的戰士們非要在最困難的情形之下，從他們解放的地方，跋涉差不多二千英里，才能得到我們底協助。不過他說我可以派一小組到羅伯林去，我聽了倒很高興。我就選定了威爾曼士中校，而由醫官金斯勃萊中校，和一位出色的俄文繙譯官吉西爾下士輔助他。我已經在二月十四日把他們派到保爾太伐去，以便他們一牽到批准，就從那兒坐飛機去波

蘭。另外一個高興的事情是：維辛斯基向哈利曼保證，只要波蘭政府同意，而那些地方又不太接近俄國前線的話，威爾曼士可以隨便到波蘭任何有美國戰俘的地方去。

不過我底高興一會兒就過去了。第一，威爾曼士一直到二月二十八日才奉准離開保爾太伐。這真是豈有此理，因為當時的情勢，是需要採取迅速的行動的。等到最後他被准許出發了，他們又不讓他坐美國飛機走。這真是令人非常失望的，因為我底計劃，不僅是要用一架美國飛機把他們一行人載往羅伯林，還要那架飛機留在那兒讓他用來飛到那些需要他或是他底助手的波蘭其他地方去，並且還要用這飛機載運我們預備分配給我們戰俘們的必需品。

當威爾曼士一行人到了羅伯林以後，他們立刻接到通知，說他們只能在那兒停留十天，想想看，只有十天，而在羅伯林等火車去敖德薩的美國人則有差不多一百個人。並且，由於蘇聯而不是波蘭底種種限制，他又不得離開羅伯林城，而就在城內，他底活動，還不能自由。起初時候，他簡直不能去看當時在城裏的美國解放戰俘。而俄軍司令官則乾脆拒絕美國醫官金斯勃萊中校去看看羅伯林幾英里之內的二位重傷的美國人。我們要送封信或者一點東西給那兩個病人都行。

有六次之多，他們要威爾曼士離開羅伯林回到莫斯科去。我只能間或由波蘭方面跟他通通音訊。我命令他只要在羅伯林還有需要他協助的美國人，他應該儘量設法留在那兒，除非俄國人真地把他趕走。等到最後一批美國人上了火車，由羅伯林去敖德薩後，俄國在華沙的司令官，就用書面通知威爾曼士，要他離開羅伯林。威爾曼士一組人，在波蘭一起跌了差不多二個禮拜；能夠到達美國戰俘被解放地點五百英里之內的聯絡小組，他們要算是惟一的一組了。

我利用了戈洛貝夫底建議，派了一個聯絡小組到敖德薩去。由霍爾少校帶隊，醫官克雷滿少校和翻譯官杜克特上士輔助之。他們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到了敖德薩，比我們第一批解放戰俘早到了一天。他們是這些戰俘們所見到的第一批美國人，當他們把帶來的物品拿出來的時候，這些戰俘簡直把他們當作天上來的使者。霍爾和他底一組人在敖德薩停留了差不多兩個月，在這段時間之內，他們由這個港口送走了三千個美國人。這些美國人是坐了運送西線俄國戰俘回家的英國運輸艦回去的。英國當局，在阿契爾海軍上將底指揮之下，儘量爲我們戰俘們底福利着想，並且還憑了霍爾底一句話，就借給他們每人一百美金。

蘇聯駐敖德薩的遺送委員會所供給的設備，總還算不壞。起初都是匆促湊成的，不過在我們戰俘經過那兒一段時間內，一直有所改良。食品很少，不過做得不壞並且還有美國食品來補充。醫藥設備除了克雷滿少校所供給的以外，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從抵達敖德薩一直到登船回家這段時間之內，這些戰俘是不准離開他們所住的房子的。霍爾和克雷滿每天在某幾個鐘點之內，可以去查他們。他們來敖德薩時所坐的火車，是用鐵蓬車湊成的，根本沒有暖氣和衛生設備。情況很壞，旅途也很艱苦，不過紅軍士兵自己所用的，也只是這種交通工具而已。我們戰俘裏有些人，在一路攔車，穿過波蘭，又從波蘭東部坐火車到敖德薩後，身體還是很好的。這些人對於他們所受的苦，很少抱怨。事實上大部份人經過了這番大難以後，都還是精神飽滿，身體健壯。不過，每一批到達敖德薩的人，都告訴霍爾說，波蘭各處都有受傷或是害病的美國人。這些人就是哈利曼和我所最關心的。

當然，情勢變動得極快。我們在敖德薩得到報告，知道有些美國人在波蘭害病的時候，已經在別

人看到他們幾個星期之後。戈洛貝夫還是告訴我說：所有美國戰俘，都在撤退之中，不過在所有據報害病的人全部到達敖德薩之前，我總不能相信他底話。我極想去波蘭親自看看那邊底情形。我請求戈洛貝夫讓我去一次，並帶他底一位軍官同去，以便對於那邊底情形，會商一個處置底辦法。他告訴我應向蘇聯外交部接洽此事。所以哈利曼就去找維辛斯基，答復是這樣，只要波蘭政府同意，我自然可以去。想到波蘭政府底可憐的獨立，我覺得他所說我要去非得波蘭底同意等等，真是有點可笑。哈利曼後來打了一個無線電報給羅斯福總統，請他致電史太林要求准許我到波蘭去一次，看看那些害病或住在醫院裏的美國人，到底在什麼地方。

總統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拍了一個電報給史太林，在電報裏他說他知道我未能請准前往波蘭，考察當地美國戰俘之情況。總統又提到他以前受了哈利曼底敦促，會向史太林請求准派美國飛機運輸供應品赴波蘭，並將害病的人運出來。他指出史太林會以所有我國戰俘，均已送往敖德薩為理由，拒絕他底請求，不過這個理由，後來所發生的事實並不能證明它。總統然後告訴史太林，說他簡直不能了解為什麼他不願意讓美國聯絡官員到波蘭去協助他們底同胞，他最後要求史太林允其所請，讓我立刻前往波蘭。

三月二十三日史太林答復羅斯福總統說：所有美國人，除了十七個在波蘭害着病的以外，均已被送往敖德薩。而還剩下的十七個人，在幾天之內，亦即可送達。至於我之要去波蘭，史太林說他個人很願意答應總統底請求，不過他似乎不能再讓幾個外國軍官去增加他底前線指揮官底負擔，因為這些外國軍官需要特別交通工具，又需要保護他們不讓德國間諜傷害。史太林最後說所有的美國人在蘇聯集

中營裏，都很受優待，與在美國集中營中之蘇聯戰俘，完全不同。這些蘇聯戰俘既與德國戰俘住在一起，又橫受不公平之待遇。

史太林這個答復使我去波蘭底希望，完全破滅。不過總統和哈利曼底努力，倒也並沒有白費，因為他們到底向蘇聯當局施不斷的壓力，使得他們比較迅速地把所有我們底戰俘，撤往敖德薩去。

等到差不多全部美國戰俘最後都被送到敖德薩的時候，我請了他們之中的一位，羅斯貝克上尉，到莫斯科來，親自向戈洛貝夫報告他從被解放時起一直到抵達敖德薩時為止，所經過的苦難，因為我覺得他底情形可以作一個代表。羅斯貝克一點都沒有放鬆，說了一大套。我想戈洛貝夫後來一定在懷疑：他底遣送委員會是否真像他以前所覺得地那麼有權柄。

我們協定底第三條規定美國及蘇聯應供給被解放之公民以足夠之食糧，衣服，住所，醫藥設備，及交通工具，直到他們在雙方約定之地點送回各該國當局時為止。在這一方面，我前邊已經指出過：我們被解放的人，都得靠了波蘭老百姓慷慨，才得到食物，而都得靠了俄國或波蘭司機底慷慨，才得到交通工具，一路從他們解放地走了五百英里底長途，方始到達蘇聯政府預備有鐵蓬車送他們到目的地敖德薩的車站上。

第四條規定締約國任何一方，得准許使用他們自己所有的交通工具，運送自己底公民回家和送供應品給他們。為作未雨綢繆之計，我們已經在俄國存積了好幾千噸的物品，預備分配給我們底同胞。不過，雖然協定上明文規定，他們還是不准我們使用我們自己底飛機，而在我們戰俘到達敖德薩之前，我也不能把美國供應品分配給他們。

協定底其餘五條，是關於以下各事的：解放戰俘之借錢問題；雇用他們做工底條件；如何最迅速地將他們送回本國底方法。最後一條說：全部協定之實行，得受各戰區供應品及交通工具情況之限制。這幾條規定後來施行時，都沒有發生什麼困難。

在我們互惠遣送回國辦法施行期間，蘇聯當局，上自史太林莫洛託夫，下至其他官員，都一直不斷地對於美軍解放之蘇聯公民在我們那兒所受之待遇，加以譴責。這些譴責，差不多都是毫無根據的；連駐在美軍各戰區司令部底蘇聯代表都覺得沒有理由。有一次他們說我們在食物之中，攙進一炭矯基酒精，想毒死蘇聯國民。後來我們調查以後，才知道我們一個在法國的蘇聯解放戰俘集中營中，停有一輛裝有這種酒精的卡車，這輛卡車被俄國人搶了，就有好多人喝了偷來的酒精，弄得羣醫束手，終於死掉。此後我們馬上派了一個衛兵看守這一輛車，貼上警告牌，又到營中管搜尋每一瓶從車上偷來的一炭矯基酒精，拿出來全部銷毀。

艾森豪威爾將軍爲了照料同盟國被解放的人民所遭遇的種種行政上的問題，俄國方面是從來沒有碰到過的。俄國人是成百地解放我們，而我們則是成千地解放他們的。艾森豪威爾在他總部裏還特別成立一組，專管這個問題，種種計劃，都預先備好。在他司令部裏，駐有一百五十多個俄國代表，他都竭力協助他們去照料他們底同胞。

當我在努力替爲紅軍解放的美軍戰俘爭取良好的待遇時，美國人民之竭力支持我，總算是至矣盡矣了。有兩次總統親自請求史太林，希望能夠幫助我。哈利曼也毫不放鬆地對蘇聯外交部施壓力。陸軍航空隊撥了八架四發動機運輸機供我調用。美國海軍特別從意大利運了一船藥品，衣服和食糧到救德

薩，分配給我們底同胞。其他從美國，英國和波斯灣司令部又得到一些額外的補給。威爾曼士中校和霍爾少校所領導的兩組人，照料在他們控制之下的美國人，厥功尤偉。只要蘇聯再肯合作一點，我底問題就會簡單得多了。

十二 幾件差強人意的事情

在讀了我前邊一段關於戰俘問題簡單的敘述以後，假如讀者們有一個印象，覺得我是受盡了種種挫折和絕望的話，那我只好說這個印象是正確的。謝謝上帝，還有幾樣別的事情，讓我們覺得尚有一點光明。爲了使我這本書帶一點客觀性起見，我預備敘述其中底兩件事。第一件事是關於我一九四四年七月間俄軍前綫之行，第二件事則是關於一九四五年八月間艾森豪威爾將軍來莫斯科之訪問。

自從我來到莫斯科以後。我就一直渴想到俄軍前綫去看看實地作戰的紅軍。我使我自己相信：假如我能夠知道一點爲什麼紅軍這麼棒，或者還學到一點俄國前綫德軍底戰術，寄一篇詳細的報告回國的話，那對於我們自己軍隊底訓練，一定有很大的價值。不過，我肚子裏明白，我之想去，只是要滿足自己底好奇心而已。

真的，我有好幾次抓住機會給安託諾夫，斯拉文和艾斯蒂尼夫他們一點暗示，希望他們准許我去俄國前綫，可是不久我就發現暗示是不夠的。我一定得堅持要去，否則就決無可能。不過爲了種種原因，我一直壓制着自己。第一，我受有馬歇爾將軍底囑咐，避免有刺探情報之嫌疑。第二，爲了準備穿梭轟炸和其他作戰合作事務，我在莫斯科忙得不堪，並且有時還得到烏克蘭我們底基地去看看。不過最主要的一個原因還是害怕到前綫去底種種麻煩，會使得已經忙得不堪底蘇聯作戰機構，更有忙不過來之苦。蘇聯當局對於機密和安全兩事的重視，使得他們非派很多人陪着我不可。這麼一來，就要使幾個高級軍官不得不暫時離開他們在莫斯科的職守了。俄國人對於外邦人士安全之關懷，是如此之熱

切，使我們覺得他們好像一直在害怕；如有不測事故發生，我們一定會說他們是故意計劃似的。因此我知道假如我要去，來回一定都有戰鬥機護送，至於在我停留期間許許多多負責我底安全的衛隊，那當然更不消說了。我還知道俄國人底那種驕傲，一定不會容許我隨便走到他們戰地司令部去跟紅軍軍官們吃一頓便飯的。他們一定會專誠從莫斯科運送特別的僕人，食品和被褥去，並且我走到哪兒，這些東西也會跟到哪兒的。我覺得即使一個像我這樣地位崇高的人，要如此做，也未免是要求太過份了。

英國軍事代表團底勃羅士中將倒一點沒有這種顧忌。他不要俄國人過份替他底安全和舒服着想，不過假如他們堅持要這麼做，他也滿不在乎。無論如何，他總是大英帝國駐俄高級軍事長官，他要去俄國前綫，假如沒有別的理由，單說他要去拜訪當時紅軍參謀總長伐西力耶夫斯基，也就够了——至少他是這麼跟俄國人說的。憑了他底魔力和堅持，勃羅士終於接洽好在七月上旬到前綫去訪問了。當我聽到他底成功時，我就裝得非常傷心底樣子，這一下居然成功了：我被邀請等勃羅士回來後，就跟他一樣地到前綫去一次。

在接洽我這次訪問的時候，發生了幾件事情，足以證明俄國人底一些特性。譬如說：他們在七月十日告訴我伐西力耶夫斯基將軍在七月二十日以前曾有腎臟病，所以在這一天之前，我們不能離開莫斯科。要延遲我底動身，無疑地還有許多很好的很合邏輯的理由——譬如說，伐西力耶夫斯基將軍沒有空。可是俄國人就是這個樣子。這又使我想起我在中國獸的那些日子了。他們都喜歡老着臉皮，提出一些不可想像的理由，而就不肯說真話。另外發生一件事情，是關於我底隨員問題。勃羅士是帶了

他底私人副官，一個馬弁，和一個繙譯官去的。我想少一點麻煩，就跟斯拉文說我只要帶一個繙譯官就行了。我看得出他很爲難，因爲他設法勸我像勃羅士一樣地再帶一個副官和一個馬弁去。我說我沒有馬弁，並且告訴他能不帶副官而讓斯巴爾丁將軍同去最好。他聽了頓時非常高興，不過還是不滿意。這時我突然想到他準是奉有命令我底訪問一定要跟勃羅士完全一樣。我非也帶三個人不可，否則斯拉文就不好辦了。所以當我最後告訴他我們一起有四個人：斯爾巴丁將軍，克里斯特將軍，威爾上尉和我的時候，他就滿臉笑容了。斯拉文告訴我：他跟他底高級助理狄耶卡諾夫上校，預備陪同我們前往。

我們一行人在七月二十日下午三點鐘左右，離開莫斯科，坐的飛機是一架專供蘇聯紅軍參謀總部使用的很漂亮的美國C-47運輸機。斯拉文奉有命令一直到飛機起飛以後，才可以把我們底目的地告訴我們，他把一張地圖打開，說出了我們底計劃。我們要到維爾那之尼亞可夫斯基將軍底第一波羅的戰區司令部去。我們要在明斯克停一停，那兒有一隊戰鬥機等着保護我們到目的地去。斯拉文雖然責任重大，却高興得像在度假假期似地。他叫他底屬員們把點心拿出來吃。他完全不是我在莫斯科所熟悉的那個詭計多端的談判家了。他跟狄耶卡諾夫都是很可愛的旅伴。

在明斯克起飛了八架戰鬥機，一路到維爾那一個鐘頭的航程中，它們儘在我們上邊表演。我們覺得在去明斯克的路上，我們已經飛得離地很低了，不過比起離開那兒以後的跳躍飛行，那簡直是算不了什麼了。意思當然是不要讓敵機發現，不過我們所有的人都寧可冒與敵機接觸之危險，而不願意看它差不多貼着屋頂，樹尖和土墩飛。

我們發現在維爾那的種種準備，比我們所預料的，還要週到得多。我們被送到城外一個小樹林裏

邊一堆村屋裏去。從指派給我們的村屋窗口，我們可以看到幾個女人正忙着替我們鋪床疊被，一面還把那相當原始的屋子內部，最後裝飾一番。我進了屋子以後就發現連着我底臥室，還有一間辦公室供我使用。不過這完全是出出風頭而已，對於我是毫無用處的。斯巴爾丁和克里斯特合住一間在我辦公室對門的屋子。而威爾則被派在廚房邊上一間小鴿籠裏的一張床架上睡，正合於一個小上尉底身份。牆壁完全用了綠硬紙板糊過，每只桌子上都有花。總而言之，我們反正是不會吃苦了。

乞尼亞可夫斯基將軍底下的一位莫以士上校做我們底主人，一會兒以後，我們就聚集在離我們約有百碼之遠的一座村屋裏吃飯了。餐室裏桌子上擺的是只有莫斯科才有的珍品，另有五位專門請來的女招待。我們開始吃飯，情形跟莫斯科完全一樣——又是演說等等。

第二天早晨天一亮我們就起來了，再吃了一頓酒席以後，就開始視察前線了，不過我們不是到前線去，而是往後方退。因為他們要我們參觀明斯克戰場，在那兒城外樹林裏有德軍十二師人全部被消滅掉。我覺得假如前一天我們早一點離開莫斯科，在明斯克停下來的时候就順道兒參觀一下，不是更好嗎？可是現在呢，我們得乘汽車往回走差不多七十五英里，路上又是擠滿了難民和供應車輛。

這一段路走得非常有趣。路上被破壞的德軍運輸車之多與我在意大利幾條路上所看到的幾乎相等。有一件特別引我注意的事情就是：紅軍盡力收集每一片沒有完全燒毀的交通工具。收集隊底隊員沿着路走，這兒揀一片東西，那兒揀一片東西，把許多零件湊集起來，去修理損傷不重的德國車輛。這些車子修好以後就送去運輸供應品。

橋梁修理底粗糙，也很引起我們底注意。德軍撤退時把每一樣東西都破壞了。橋梁是由留在那區

域的游擊隊和平民，在很少幾個紅軍工程師指導之下修理成的。木材是從附近森林裏砍伐來的。他們告訴我：這樣重建起來的橋梁，可以負荷軍隊最近期內前進時所經過的車輛，以後當然再要好好地重新翻造。這些橋梁，自然沒有像美軍工程師臨時建築的那麼好，不過它們似乎也可以對付了，並且人力和運輸力到底是節省了不少。

路上我們看到好幾千輛美國卡車。它們似乎是惟一組成運輸單位的車輛。有很多是運兵的，我們很少看到一輛兵車過去，上面沒有至少一兩個女人的。女人在俄國，一切作戰工作，她們都參加。很多女人是來福鎗好射手，充作偷擊員的，還有很多則在高射部隊服務，不過大部份都充當廚子或是在器材庫做事。

明斯克底戰場，完全就像他們所告訴我們地那個樣子。顯而易見地有十二師德國軍隊在此被包圍後全部消滅了。有好幾千具德軍屍首躺在地上，而整個區域簡直就是德軍裝備底一個博物館。勃羅斯在一個多禮拜以前所看到的，也就是這種樣子。我懷疑他們是故意把這戰場原封不動地留給勃羅斯和我來參觀的。不過第二天晚上當我碰到伐西力耶夫斯基將軍的時候，他表示非常憤慨，怎麼還沒有清除乾淨，並且立刻派了乞尼亞可夫斯基將軍去辦理此事。

我們參觀了戰場以後，就被領到一個沒有德國屍體的地方去。然後那幾個在維爾那吃飯時候時候我們的女招待又拿出一桌跟前一天晚上飯桌上一模一樣的酒席出來。桌布是舖在草地上的，我們就野餐起來了，其情形簡直就像夏天晚上在美國野餐似的。有蒼蠅有螞蟻來找麻煩，坐得也是一樣地不舒服。最大的不同，只是伏特加之豐富，好得有了它，我們才能不在乎我們平常野餐時所感覺到的種

種討厭的事情。

回去的時候是在晚上，又沒有燈。路好像走不完似的，並且因為有德國飛機飛過，又得常常停下來。每次德機出現時，斯拉文就堅持要我們下車，離開大路。我們可以看見炸彈在維爾那爆發。它們對於那晚上路上很少的幾輛俄國汽車，顯然是毫無興趣，不過斯拉文很重視他對於我們底安全所負的責任。我那時困得恐怕真要用一個炸彈才能嚇醒我呢！我們是在第二天早晨三點鐘回到我們那所村屋的。

第二天我們是花在維爾那城裏的，他們把那一場戰役講給我們聽。維爾那底情形可以代表俄國戰場上一切的戰事。我們看了報紙，常常會有一個印象，好像確實有兩條長戰綫，從波羅的海起一直伸展到巴爾幹，一面是德軍，一面是俄軍，互相對峙着似地。其實滿不是那麼回事兒。差不多所有的戰事，都發生在東西向的路上，一帶城鎮，德軍都築有工事，作為抵抗底中心。在俄軍推進的時候，城市與城市之間，簡直沒有戰事發生。譬如說，俄軍打了兩三個禮拜才把明斯克打下來，可是一打下來以後，他們就所向無敵地前進七十五英里，直到維爾那城邊。他們又差不多打了一個禮拜才把它打下來。

我不想敘述俄國人衝破維爾那防綫所用的戰術。不過，從他們告訴我們的話來看，俄國之勝利，顯然是靠了他們底高度機動性。西方同盟國底聯合轟炸攻勢，已經摧毀了德軍底油料供應。大部份我們所看到的德國砲隊和運輸車，都是用馬拖的。所以俄國人憑了他們底摩托機械配備，就當然比德軍活動靈敏得多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美國協助之價值。除了前邊已經提過的卡車，在城內各處我們還看到無數被德軍砲火打壞了的，美國製造的希爾門坦克車。

在我們參觀了維爾那戰場以後那天晚上，發生了一件我們旅行中最重大的事情：我會見了紅軍參謀總長伐西力耶夫斯基將軍。差不多有一年了，我都是通過了副總長安託諾夫才跟他打交道，而現在我終於看到他了。在參觀維爾那的時候，斯拉文得到消息說是伐西力耶夫斯基預備在那天晚上接見我們。斯拉文頓時就緊張起來了，由此可以看出，能夠見到參謀總長，也是他平生大事之一。這不禁使我想起在做馬歇爾將軍底祕書的時候，我在我辦公室裏所看到的那些等候我們參謀總長接見的軍官們底緊張情形——事實上我還能記得有好幾次我自己也是那麼地緊張過。

斯巴爾丁，克里斯特和我都盡我們所能，打扮得乾乾淨淨，晚上差不多七點鐘的時候，我們坐了車到乞尼耶可夫斯基司令部小村屋裏去。離開那兒還有一英里的時候，我們就發現路底兩旁，每隔五十碼，就放有步哨。在我們車子經過的時候，一路立正敬禮。

我們一行人被引到一間小屋裏去，那兒有一張足可坐十二個人的會議桌。牆上掛滿了地圖，特別的波羅的戰場底地圖。我走進去的時候，伐西力耶夫斯基就走前來歡迎我，我一下就覺得他很可愛了。他高而結實，皮膚晒得像皮革，藍眼睛，棕黃頭髮。他跟他旁邊的軍官們都穿了那種白法蘭絨工作衣，從頭上拖下來一直到膝蓋，腰裏用一條帶子束起。他們的肩章是錫亮的金色，胸前掛滿了勳章。那種制服看來很涼快很舒服。不過在戰地發現這麼漂亮的東西，真使我很驚奇。在到場的軍官裏邊，有一位古士耐初夫中將，是以前跟我一起商量佯攻計劃的。

我們圍着會議桌坐下，伐西力耶夫斯基坐頭上，乞尼亞可夫斯基，在他左邊，我在他右邊。伐西力耶夫斯基對於不能早一點看見我，表示歉意，他解釋說他很少去莫斯科。我就說紅軍在他領導之下

底輝煌的成就，使他根本不必向任何人道歉，尤其不必向我道歉，我想他聽了我底恭維話一定非常高興。同時我又說我很高興能有機會代表美國陸海軍參謀總長向他致敬，並說我之能够見到他，真是榮幸之至。

會談時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伐西力耶夫斯基和乞尼亞可夫斯基兩人彼此之間底尊重和欽佩的樣子。乞尼亞可夫斯基要把紅軍底勝利都歸功於他底長官，他告訴我們說誰都把伐西力耶夫斯基叫作「將軍們底爸爸」。同時伐西力耶夫斯基也一樣地熱心告訴我們乞尼亞可夫斯基底成就。他們似乎非常合得來，我們每一個人對於紅軍高級將領素質之高，也都有很深的印象。很不幸地，乞尼亞可夫斯基後來作戰陣亡了。

伐西力耶夫斯基問斯拉文下一天底計劃如何。斯拉文聽到參謀總長親自跟他說話，頓時臉色轉白，一跳就站了起來，報告說我們明天要去第五軍前綫，伐西力耶夫斯基告訴他說我們要看什麼就得讓我們看什麼，不過馬上接着要斯拉文注意別讓我們冒不必要的危險，這麼一來，前邊那句話，就等於白說了。然後他就說乞尼亞可夫斯基將軍請我們到他餐廳裏去吃茶點。

說是茶點，其實還是那老套的俄國酒席。桌上放的是所有在這種場合之下必備的標準用具，瓶子之多，也跟以前一樣。一開始入席乞尼亞可夫斯基就舉杯對偉大的准一的「史太林那元帥」致敬，這麼一來我就喝下了第一大熱水杯底伏特加，因為沒有伏特加酒杯。禮節上似乎應該讓「羅斯福大大總統」也被致敬一次，於是我又喝了一大杯。那時候他們還在替「邱吉爾拉」乾杯，所以我又喝下了第三杯——此後我眼睛就糊塗了。我彷彿記得伐西力耶夫斯基把一個侍役罵了一頓，怪他對酒斟得太滿了，

而我就很感謝地表示同意。斯巴爾丁和克里斯特後來告訴我：我只是站起來的時候，站得太突兀了一點，不過還是很有禮貌，謝謝他們預備了這麼好的酒席，並且還領着他們走上等在外邊的汽車——不過我是永遠也不會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兒了。這次以後我在莫斯科見過古士耐初夫好多次，每次他都告訴我伐西力耶夫斯基對我印象非常之深——他沒有告訴的是這個印象到底是好是壞。

下一天我們先坐車到第五軍底司令部去，約在維爾那之四十五英里。克列洛夫中將是司令官，率領全班人馬迎接我們。這個司令部比起美國人所想像的司令部，真是遠之又遠了。全班人馬只有十五到二十個軍官，住在幾輛散佈在林中的拖車上；工作也在那兒。還有一個很大的醫院帳篷，偽裝得很好，用來作會議室和餐廳。我們禁不住要想起美國司令部底大房子以及辦公室，設備等等。我覺得這充分顯示了我們對於作戰方法底觀念之不同。俄國制度有避免疊床架屋之好處，不過也證明了我們底猜想：事先的計劃是完全被忽略了。統計表人事表器材表是沒有的，而各直屬部隊之間底配合作戰和與其他部隊之聯絡，也都只是碰碰運氣而已。

當然，俄國底問題與我們底很不一樣。就在給養一件事上講，他們只要考慮到一個戰場，而我們底戰場則散佈全球。因此他們底補給線只限於一條東西鐵路公路網，而我們底補給線則要跨過大洋。對於他們說，一點補給上的缺欠，只不過多耽擱幾天而已，可是我們要等起運輸艦隊來就麻煩了。再就人員說，所有俄國底人力，都近在手邊，而且因爲人口衆多，使得紅軍可以不必仔細計劃如何能够犧牲最少的生命而達成它底任務。多死幾個人在他們是毫不在乎的。至於訓練方面呢，俄國也有它底好處：它大部份的人民都是農夫，慣於吃苦，戰爭時候底痛苦對於他們說比起和平時候來也不見得可怕多少。

所以在俄國軍隊裏那種疊床架屋鼓勵士氣的機關譬如說軍中合作社，聯合服務團，等等是聽都沒有聽說過的。把敵人趕出俄國國土底慾望和對於敵軍暴行的仇恨，已經足夠鼓勵他們底士氣了。總而言之，俄國底辦法，對於它自己作戰底情況而論，是非常合適的——無限制的人力，比較簡單的管理問題，和很強有力的刺激。只要俄國在它本國作戰，它這麼做是很行的，不過我不相信它能够成立一個機構，能够培養一種管理能力，來支持像我們一樣的一支遠征軍。

克列洛夫，他底屬員和我們一小羣人都聚集在會議桌上，斯巴爾丁就問他們到底美國裝備底功用和效力如何。他們跟所有別的戰地指揮官一樣，竭力稱讚由美國運來的物品。那次會議，頗有收穫，斯巴爾丁和我都得到了一點直接的報告：究竟我們有些裝備應該如何改造一下，以適應他們底需要。我想我們回莫斯科以後所作關於這一方面的建議，對於紅軍真是很有幫助的，雖然我們這次去前線，平添了他們不少麻煩，不過我想他們總不會吃虧吧？假如我們可以更自由一點地去，也不要這些辛苦準備工作，我們一定還可以幫他們更多的忙的。

離開克列洛夫之後，我們就走到在前線駐防底第五軍各師部去。我們得到一個機會去研究他們輕砲和重砲陣地。在離前線幾百碼的地方，我們可以聽到步鎗斷續的聲音，不過斯拉文再也不肯讓我們往前走了。也許這麼樣也好，因為當時局勢相當固定，俄國軍隊底推進已經差不多到了極限，非等交通線縮短，攻勢再展開時，恐怕也不能繼續推進了。

克列洛夫請我們吃午飯，又送了我們許多德國手鎗，劍，和其他戰地紀念品。在吃飯的時候，有一位年青少校從莫斯科來，克列洛夫將軍就讓他坐在他底左邊。他帶來一些頒給他部下幾位軍官的勳

章，當時就舉行授勳儀式。這位少校底階級似乎與他底那種重要性不甚相稱，別的少校決不會有他那麼神氣的，因此我們這批美國人對於他底地位，都覺得很不了解。後來我們才知道他是克列洛夫參謀部裏的隨軍政治員，就憑這個官銜，他就差不多跟司令官一樣地受人尊敬了。政治員因為與莫斯科政府有直接的連繫，所以他們能夠，並且通常也真地幫助他們所隨部隊的司令官的。這種隨軍政治員制度當然可以壓住一切對於政府的不滿，不過這麼一來，一定會使得各司司令官不敢主動地去做事，因為他們一直覺得隨軍的政治員可以憑他底高興，向政府說他們底好話或壞話的。

我們一行人在下一天回到莫斯科，這樣就結束了我在俄國時期內一個非常愉快的插曲。我們覺得我們看到了一支靠了它的人數和裝備底機動性可以無情地擊退敵人的軍隊，而這個敵人呢，因為缺少汽油供陸空活動之用，已經離全部崩潰之期不遠了。我們看到一支在它作戰區域內，受當地被解放的本國平民接濟，協助並且還真地增援的軍隊。我們看到一支缺少西方同盟軍所有的種種精細技巧的軍隊，可是它底勇氣和它底戰勝底決心，則是不亞於任何別的軍隊的。

在德國投降以後，同盟國遭遇到許多問題，比起戰時所發生的，更需要彼此合作來解決它們。艾森豪威爾和朱可夫在當了柏林同盟國管制委員會底委員不久以後，私人之間的關係就非常友好。他們常常互相到對方底司令部去拜訪，交換蘇聯和美國最高的勳章，並且還學了俄國規矩，喜歡以無數次的敬酒，來表示相互的欽佩。假如蘇聯政府能像美國政府給艾森豪威爾的一樣地給朱可夫行動上的自由，我相信所有美蘇佔領德國種種問題，一定可以很容易地就解決了。可是莫斯科對於美國動機之猜忌，造成種種牽制，致使我們底工作，大受影響。美國進入柏林的車輛，限制只能走某幾條路，而我們底

飛機在飛過蘇聯佔領區時，亦限定只能走某幾條路線。並且對於共同佔領維也納一事，起初則一字不提，直到歐洲顧問委員會批准了那早就商定了的分配佔領區底辦法時，才讓我們開進去。

哈利曼覺得假如艾森豪威爾能够到莫斯科來見見蘇聯首長，使他們能像朱可夫一樣地信任他，同時再請朱可夫也到美國去訪問一次，那麼我們雙方也許可以更密切地合作起來的。所以他就這麼提議了，杜魯門總統和艾森豪威爾馬上就同意了。史太林也立刻贊成這個計劃，邀請艾森豪威爾越早來越好。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他就到了莫斯科。

朱可夫上將本來決定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中訪問美國。在紐約已經預備好了招待他的計劃，並且還預備請他到國內許多大城市和軍事設施去參觀。很不幸地，他預備動身底日期剛剛逢到倫敦外長會議決裂，蘇聯政府當時就通知我們說朱可夫上將因病不能來了。

我從來沒有像接艾森豪威爾來又送他走時那麼地高興過。他來的時候，剛剛碰到日本在接洽投降。我那時不僅要參加他非常忙碌的訪問節目，還要充麥克阿瑟和蘇聯最高指揮部之間的聯絡官，接洽日本投降協定事務，忙得我在幾個禮拜之後才復元。

朱可夫陪了艾森豪威爾由柏林來莫斯科，他們是在一個禮拜天下午很晚才到達的。同來的美國軍官有克雷中將，台維斯准將，和艾森豪威爾中尉，即艾帥底公子，一看艾森豪威爾和朱可夫從飛機上下來，我們就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確是非常親熱的。

在一個非常漂亮的儀仗隊行過儀式和其他種種在機場上的官樣文章過去以後，我們就商定那天晚上由艾森豪威爾去拜訪朱可夫和參謀總長安託諾夫，然後跟他們兩位一起決定以後幾天底節目。於是

我們這一羣美國人，就回到艾森豪威爾暫時駐節的斯巴索府去，喝幾杯威士忌蘇打水，休息休息，準備參加下幾天底忙碌的節目。

那天晚上在蘇聯參謀總部他把一種美國戰時制定的叫作主將大勳章贈給安託諾夫。這種勳章，共有四等，預備授給外國人的——師團級，軍官級，將官級和主將級。

我覺得在授勳這事件上，尤其是授外國人勳，我們真是搞得很糟。我們在戰爭後期才決定我們所能送給外國人的最高的勳章就是主將大勳章。不過在這個決定成立以前，我們已經授給幾位英國軍官以殊勳獎章了，而這種獎章，對於美國人說，是比大勳章高得多的，俄國人對於勳章，普遍地都很重視，而對於各勳章之間等級之高下，尤特別知道得清楚。他們贈給艾森豪威爾的是他們最高最高的勝利勳章。我覺得他們一定很不高興，看我們不把美國人認為是最高最高的勳章授給像朱可夫、古乃夫、羅可索夫斯基和安託諾夫那樣偉大的人物。

在艾森豪威爾抵達底下一天，八月十二日底星期早報上，只有一條關於他來了莫斯科的很簡短的消息。這個比起假如朱可夫來美國時我們報上一定會有的大標題和像片，真是一個離奇的對照。不過當我們受了史太林之邀請參觀每年一次的體育大遊行，把汽車停在離紅場兩排房子遠的地方時，俄國人民却都認識艾森豪威爾，他們本來是排着隊參加體育遊行，或者是忙着搶位置看熱鬧的，現在都瘋狂地向他喝采了。在他走上檢閱台的時候，民衆前後後，一路歡呼過來。顯而易見共產黨當局是很不願意強調艾森豪威爾底重要性的，不過民衆一看見他就自動地向他表示他們底無法壓抑的敬佩之情了。共產黨政策和民意之間的距離，也只有在那種自發的熱情之下才顯得清楚，平常時候，我們只

是間或意識到這種距離底存在而已。

一等我們這羣人走到留給我們的位置上坐下以後，安託諾夫就來說史太林元帥希望艾森豪威爾將軍跟哈利曼和我都到列寧墓頂上去，跟他一起站在檢閱台上，外國人被請到列寧墓上去檢閱蘇聯典禮，我們還算是第一次。我雖然只是沾了艾森豪威爾底光，我倒很知道這實在是一個很高的榮譽。

史太林底那一羣人，包括所有全球聞名的人物——莫洛托夫，維辛斯基，米可揚，朱可夫等人。此外還有八個到十個人——無疑的是黨裏的領導人物——是只有在這種場合，人們才看見他們，聽說他們的。他們中間有許多是穿着鬆鬆的灰色法蘭絨上衣，褲子和便帽的。這種衣服，所有共產黨首長們都穿，不過西方人看來，却簡直像是囚犯衣服似的。

這是艾森豪威爾與史太林初次的會見，我知道他底沉默寡言和他底不肯對史太林說那些外國人老對他說的恭維話，一定使這位俄國元首，得到一個很深的印象。此後五個鐘頭，他們一直是站在一起，可是因為言語不通，他們並沒有談得很起勁。不過即使他們言語通——我怕情形可能也還是一樣，因為史太林常常會忘記他四周的環境，並且也不喜歡無謂地聊天兒的。我不禁非常同情起艾森豪威爾來了，那天天氣很熱，而他却只好立正着檢閱全部行列，既然史太林自己從頭至尾沒有坐下一次，也沒有在欄杆上靠一靠，他也只好學着他辦。不久以後有些人開始奇怪史太林健康。可是自從那次看到他底精力如此之好，我就一點都不担心了。我是站在一排底盡頭，雖然不能坐下，總可以常常在肘上靠靠。我居然還偷吸了一兩枝煙捲。可是艾森豪威爾却吃了他底大名氣底苦了，他只好站着，毫無其他辦法可想。

體育遊行是非常五光十色可是也是非常令人厭倦的。蘇聯底每一個共和國都有男女代表參加。遊

行開始時候是所有的代表們都排隊站在面對列寧墓的紅場上。每一個共和國都希望他們代表底衣服比別底共和國漂亮，其結果是像一具五顏六色的萬花筒。等到唱了國歌對史太林致敬以後，代表們就走過去受檢閱。每一隊底頭上都是一面史太林像底大旗——大得要六個到八個人才能抬得動。遊行走了一個多鐘頭才完，每一面旂經過檢閱台的時候，都要敬禮。此後就由各共和國底選手們依次一國一國地作體育表演。每一隊在開始和結束它底特別表演的時候，都要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向史太林表示敬意。我實在覺得它又長又討厭，因為這表示在人民底娛樂裏邊都要帶有機械性。我從來不討厭欣賞女人體格之美，不過一來幾個鐘頭，我也實在膩味死了。另外一樣令我注意的事情，就是能夠來參觀這個偉大的場面的民衆，並不很多。紅場是大得可以的，不過除了在列寧墓左右兩邊空了一道小路以外，其餘的地位都給選手們佔住了。這個都市有五百萬人口，應該人人都有權來參觀，可是真能來的差不多只有五千人。我猜想真正能鼓舞人心的恐怕只是在於那種普及全國的競爭，大家挑選代表來莫斯科參加表演而已。

我們剛剛回到斯巴索府，吃了一點東西，就又得出發了——這次是去看足球比賽，是英國式足球，在我們美國人看起來最好也不過是一種有氣無力的運動而已。這時候艾森豪威爾已經有點倦了，要我去通知我們底主人說我們只能看前半場。他們覺得很好，不過後來情形却不然，莫斯科體育場有七萬入底座位，還是擠得水洩不通。朱可夫和他底屬員們在一間開出去通到看台中間頂上官員包廂的接待室裏迎接了艾森豪威爾，然後由他和艾森豪威爾領我們全體到包廂裏邊去。他們一出現，全體觀衆就一齊站起來大聲歡呼鼓掌。

天氣變得涼快了一點，比賽很緊張，比起我們所預料的精采得多，等到前半場結束時，誰都沒有說要走。我們反而被請回到接待室裏喝柴可斯卡斯和伏特加酒，舉杯祝賀當然又是免不了的。喝完以後我們又回去看後半場比賽。

等到比賽終了，艾森豪威爾和朱可夫站起來要走的時候，羣衆們又齊聲喝采，越來越起勁。最後艾森豪威爾爲了表示親熱，把他底臂膀搭在朱可夫底肩上，朱可夫就回過來擁抱艾森豪威爾，這麼一來，喝采聲更大得不像話了。艾森豪威爾和朱可夫向羣衆揮手示意，不過要使喝采聲停止除了他們離開包廂而外，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了。可是他們還是等了差不多十分鐘才走成。這種情形，當然不是預先演習過的，與主義或者政治主張都毫無關係。這是俄國人民各階層底代表對於艾森豪威爾所象徵的全美人民的熱情底真摯的表露。那時在場的美國人都覺得很溫暖很有信心。

在艾森豪威爾訪問底最後兩天之內，我在莫斯科玩了比我前兩年之內還要多的地方。星期一我們開始時看了一個藝術館，又在中午之前參觀了莫斯科地道。我相信它要算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地道了。在莫斯科地面上，沒有一樣建築物，不管是在功用或者美觀方面，能與它相比，地下車站是用大理石造的，天花板和地板上都有鑲嵌細工。乘客上下都有現代自動梯可坐，底下候車室裏的裝飾，與上邊進口站是一樣地不惜工本。這是我第一次坐莫斯科地道車，在這整個城市到處都顯得出的破舊和零亂之中住了兩年之後，居然看到這種樣子，真使我驚異不置。我想我們在美國決不會想要造這種地道，因爲我們總覺得地下車站和地道是實用的而非美觀的地方。我想俄國領袖一定是故意選了這個每天總有幾百萬人看見的東西，來證明給他們看，俄國工程師只要有材料，可以完成多麼偉大的工作。這也

許可以刺激羣衆，加倍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現在種在地下的榮華，能够萌發出來，開遍全俄羅斯；來表示他們辛勞底成績。

那天下午艾森豪威爾被請去參觀克林姆林宮。我們代表團全般人馬也趁此機會跟艾森豪威爾一起去。在去之前，艾森豪威爾跟他們談過一次話，又跟他們每一個人見了見面，所以對於代表團人員說，在莫斯科無聊的生活之中，這一天真是一個值得懷念的日子了，下一天早晨我們參觀了一個集體農場。艾森豪威爾在朱可夫和農夫們前面，大大地出了一下風頭，因為他在坎薩斯州的經驗，使他現得非常在行的樣子。那一個農場是由差不多五十戶人家經營的。戰爭期間它跟所有其他的集體農場一樣是由婦女管理的，她們拿出表格來給我們看產品是增加了多少。男人們已經慢慢地脫離軍隊回來了，正熱心地想保持或者超過婦女們所創的紀錄。

在我們離開集體農場時，艾森豪威爾和朱可夫坐在一車上，當他們到達斯巴索府時，艾森豪威爾就請他進來吃午飯。這情形是很窘的。因為蘇聯官員在未曾向上峯請示之前，是不准接受邀請到外國人底家裏去的。不過通常邀請總不會臨時想起，並且也不會已經到了外國人家門口才說出來的。朱可夫腦經不够快，想不出推託之辭，可是又不能說他得請示——所以他只好就進來了。艾森豪威爾從來沒有得到過比這更偉大的勝利了，我希望他能充分認識它底可貴。

我們吃了一頓臨時做出來的很好的冷餐。吃完後，艾森豪威爾和朱可夫對於新聞自由問題，作了一場很善意的辯論。這次辯論很能顯示出我們思想路線基本的不同。艾森豪威爾把我們底立場很有力地敘說了一遍，可是朱可夫絲毫不爲所動。他是從祖上起一直就沒有嘗過任何一種個人自由底滋味的，

所以要用辯論來使他相信：個人可以用言語或者用文字來表示與國家利益相違反的情感或是思想，那是絕對不可能的。

艾森豪威爾在莫斯科的最後一晚上，哈利曼爲他開了一個盛大的宴會。所有我們軍事和外交上的朋友們都被邀請了。在飯後，又演了幾張電影，就在那時候，有人把哈利曼請到電訊室去跟國務卿作電傳打字會談。他在電影差不多完了的時候回來，當即向全體人士報告日本已在請求和平了。這麼一來，又是一場通宵的慶祝會。我所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情，就是小布頓耐上將，一位長着像把手似的鬍鬚過去當騎兵的先生，要親艾森豪威爾底雙頰。我們想艾森豪威爾訪問底目的，恐怕可以算是達到了吧！

在這一章裏敘述這二段插曲，我是希望要把我在不跟蘇聯官方接洽公事時，我在蘇聯境內所感受到的那種友好的空氣，在讀者腦子裏留一個印象。在我參觀前線的時候，我們受到了最慷慨最懇切的款待，而我們底興趣和好奇心，也都被一種對於我們動機毫無猜忌的坦白的答復所滿足了。在艾森豪威爾訪問期間，我們碰到了大隊的民衆，也碰到了小組的老百姓。我們差不多可以真實地感覺到他們對於我們的那種友好的態度。我知道在我們與蘇聯的正常往來中，我們是很難跟民衆接觸的。可是我相信我們應該盡力衝破這道圍住他們的屏障，抓住每一個機會來培養並發展那已經存在在我們兩大民族之間的友好之精神。

第三部 太平洋戰爭中美蘇之合作

十三 初期談判

在列甯格勒，莫斯科和史太林格勒各戰役期間，日本居然沒有破壞中立協定，在遠東攻擊俄國，隱隱之中，似乎真有戰神在幫着我們西方同盟國底忙似地。在史太林格勒戰役中，紅軍把它底西伯利亞部隊，調開了很多，使得東部各省簡直像成熟的梅子似地可供日本隨意摘取。假如那時日本進攻了俄國的話，那麼那條會由美國運輸過我們一大半的供應品的太平洋補給線，就會完全不存在了。德國一定願意放棄非洲和其他地方，來集中力量，把紅軍再往東驅逐的。這麼一來，俄國也許就不再能使用它北部及波斯灣底許多港口。假如真有這種局勢發展出來的話，那麼蘇聯一定不再是戰爭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了。可是日本却願意用它與俄國的中立協定來除去它底後顧之憂，再用它在滿洲的強大的關東軍來鞏固後防，然後在珍珠港對美國發動攻勢。

時間與時間之調節，是俄國參加太平洋戰爭底情勢底主要的兩個因素。讓我們用滴漏來說明我底看法，假定全部的沙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都在上邊一半的滴漏裏吧。在那時候，日本與俄國之間繼續的中立，對於同盟國是必要的。日本底關東軍，擁有十八個師，約一百萬人，又有許多的獨立旅，實在比起紅軍西伯利亞部隊來，強大得多。並且從一九三二年以來，它就駐在滿洲了，一直積儲軍火，調度訓練，就等有一天放出去跟俄國人廝殺。它控制了亞洲大陸上最龐大的工業區域，並且還可以說

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尤其在較短的戰役中，更不成問題了。它可以對俄作戰，而無需大量使用日本在太平洋作戰中所需之資源。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滴漏裏的沙就慢慢地流到下邊一半來了。沙越下來得多，日蘇繼續中立底重要性也就隨之而減小。等到史太林格勒戰局轉機時，紅軍就又能慢慢地充實它底西伯利亞部隊了。所以在一九四三年年底附近，俄國對於它遠東防衛的實力，已經很有信心了。而日本人對我們的攻勢，也在一九四二年六月中途島戰役中吃了一場大敗仗。從那時候起，他們就越來越覺得：有一天他們會需要關東軍和滿洲底資源來保衛日本本土的，因此用關東軍來打俄國，當然也就越來越辦不到了。

沙繼續往下流，美軍也繼續往前進。要確定地說滴漏下半部要滿到什麼程度，俄國才可以解除滿洲日軍底威脅，當然是很困難的。史太林和他底顧問們覺得要到德國崩潰的時候，而我們則覺得還可以早得多。不過雙方都知道滴漏底下半部總有一天會滿的。假如我們可以預先擬就計劃，一等日蘇中立已無須繼續時，就依照這些計劃來配合美蘇兩國對日作戰行動的話，同盟國方面一定可以少死很多的兵士。哈利曼和我都認為：我們在俄國底基本的和終極的使命，不單是要得到俄國底協助，來擊敗日本，並且還要使俄國底作戰行動與我們底協調合作。

大體上說來，我們覺得，假如一方面紅軍能對在滿洲和朝鮮的日本軍隊發動攻勢，設法殲滅關東軍，同時我們又能在濱海省建立空軍基地，以轟炸日本三島，使最後美軍登陸時不致遭遇強有力的抵抗的話，那麼我們底聯合作戰，一定可以收到最大的成果。

在戰爭初期，我們不能預料在亞洲大陸上日本軍隊真能像後來事實證明那樣地一奉到天皇底勅令，

就立刻投降。並且我們也不敢相信原子彈真會那麼樣地成功。就算我們征服了日本三島，我不能也不敢說像關東軍那麼樣地一支強大而又差不多完全自給自足的軍隊，就一定能够不繼續作戰。它或者甚至於還要跟在中國的日軍聯合起來建立一個新的日本國呢。不過無論如何，只要這支軍隊存在一天，我們也就一天不能得到完全的勝利。而要擊敗這支軍隊，當然是讓那已經跟它對峙着的紅軍來打比起我們自己底陸軍來要容易得多。所以能使俄國接受這個使命，似乎是一件非常的重要的事。

美國人如能使用濱海省底空軍基地的話，那麼我們在歐洲的空軍，一等德國戰敗以後，就可以很快地重新調佈防了。最初時候，我們不能預知，麥克阿瑟將軍，尼米茲海軍上將和凱爾將軍究竟能够獲得多大的成就。同時我們也不知道在我們可以使用俄國基地的時候，他們底空軍轟炸，究竟能把日本本土底抵抗力減低到什麼程度。並且我們B-29型機底轟炸，能够獲得多大的戰果，我們那時也還不能預料。所以爲了以上種種理由，哈利曼和我就只好盡我們所能，使俄國基地能够讓我們來使用，並且越早越好。

我相信沒有一個負責的美國人曾經懷疑過俄國最後是否真會參加對日作戰的。蘇聯在遠東的利害關係太大了，它決不肯讓別人來解決這一塊地方底事情，而它自己不參加一脚的。不過要在和會桌上佔一席，它非得也是一個交戰國不可。所以顯而易見地俄國到相當時候是一定應該對日宣戰的——不過到底它願意不願意呢？

哈利曼是美國人中間第一個知道一點史太林底打算的人。一九四二年八月他代表羅斯福總統，陪同邱吉爾到莫斯科來。當邱吉爾把登陸再度延月底消息告訴史太林的時候，哈利曼就抓住機會，把美

國當時對日作戰底情形，解釋給史太林聽。史太林很知道美國作戰行動能使日本無力進攻西伯利亞，因此有極大的重要性，並且他還敦促我們說：爲了這個理由，我們應該繼續盡力作戰。史太林當時告訴哈利曼：日本是俄國底世仇，它之崩潰對於俄國是非常有利的。他說這話底意思當然是暗示：雖然當時軍事情勢，不容許蘇聯參戰，不過它最後總還是要加入的。

我已經提過：在德黑蘭會議上，史太林第一次向羅斯福和邱吉爾確切地說俄國總有一天會跟日本打起來的。他接着就解釋爲什麼在德國戰敗以前，這件事是不可能的。最後他說：「到那時候，我們聯合作戰，就可以得到勝利了」。史太林說這些話的時候，我是在場的。我簡直等不及回到莫斯科，就想開始替「那一天」計劃了。不過等我回到莫斯科我就發現：要把史太林底打算變成實際的行動，還得花不少的時間呢！

在德黑蘭會議結束之前，哈利曼勸總統更詳細一點地與史太林商討美蘇合作的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總統送了一份備忘錄給史太林，文中他說他希望商量如何交換對於最後對日作戰適用的日本情報和初步計劃。他說他覺得計劃應該馬上就開始擬訂，他並且提出了以下幾項具體的問題：

(一) 史太林是否願意供給美國有關日本之作戰情報？

(二) 美國是否應該擴充阿拉斯加和阿留申底基地設施，以便蘇聯之驅逐艦及潛水艇在蘇聯港內有受日本襲擊之危險時，可駛來躲避？

(三) 如美國攻擊北千島羣島，蘇聯能否作直接或間接之協助？

(四) 史太林是否願意供給我們關於西伯利亞各港口情形之情報，因美國軍隊，或須借用這些港口？

(五)史太林願否供給我們關於俄國濱海省各空軍基地情形之記錄，因美國可能在此駐紮一千架重轟炸機？

在一九四三年聖誕節晚上，莫洛託夫把總統所提備忘錄之答覆，送交哈利曼。莫洛託夫說：蘇聯政府願將它現在所有的設施之下所可能獲得之日本情報，供給我們。至於其他幾個問題呢，蘇聯政府認為有些尚須詳加研究，還有一些呢，「目下」不能答覆，其原因想美國總統一定明瞭（意指日蘇中立）。他特別着重「目下」兩字，可見將來的幫忙，大概是沒有問題的了。

有好些時候，我都一直在爲了與我們使用俄國基地有關之種種俄境內交通方面的問題發愁。這些問題，只要我們有機會使用這些基地，是必然會發生的。在西伯利亞作戰，西伯利亞大鐵道是一條惟一的可是又是狹窄的運輸供應線。雖然在全長一萬英里之中，大部份的鐵路現在都已改成雙軌了，可是單軌的地方還是很多，以致使它底運輸量大爲減小。在路底東頭，路基離開滿洲北部和東部疆界，只有幾個英里，因此極易受日本陸空之攻擊。並且一路還有許多橋梁和隧道，一經破壞，就會使西俄與濱海省之間的交通，無限期地中斷。除它以外惟一的一條供應線就是橫貫太平洋的海道，可是日本是很有可能把它截斷的。

即使俄國能够保衛它底西伯利亞大鐵道，我相信在對日作戰中，它自己也勢必至於要佔用這條鐵道底全部的運輸量。在這種情形之下，一支美國戰略空軍所需之大量器材，除非預先存積，我真想不出還有什麼其他運輸底辦法。

現在，既然史太林在德黑蘭這麼聲明了，而總統所提出的問題，莫洛託夫又這麼地答覆了，我就

大為興奮，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同時用口頭和書面兩種方式，向紅軍參謀總長提出了一個建議。我說：雖然該鐵道西行的運輸量，都被用來運送美國物資到俄國西部來，可是當時東行的運輸量，則完全浪費掉了。所以我建議他們准許美國由大西洋運輸大量的跑道鋼板，修理所用之機件，輕便房屋帳篷，飛機零件，槍械，彈藥以及油料到俄國來，然後再利用西伯利亞大鐵道東行的運輸量，在貝加爾湖之東，伊爾庫次克——赤塔區域內，建立一個器材倉庫。我覺得這事做起來，可以不必聲張，並且它底真正的目的，日本人也許也猜不到的，因為他們可能以為這個倉庫，只是爲了替從阿拉斯加接飛到西俄的飛機加油才修造的呢！

安託諾夫和斯拉文聽到我底建議時，簡直大吃一驚。當我提到「日本」兩個字的時候，他們真地臉都轉白了。顯而易見地，他們對於日蘇中立之繼續，還是十分重視，所以除掉最高級官員以外，別人是決不准隨便討論它有被破壞之可能的。我覺得非常懊喪，因為我相信就擱一天，美國空軍在東俄活動底可能性也會跟着小一點的。後來我在得到安諾德將軍底同意之後，就把建議改動了一下，以討俄國人底歡心。我們提議同時替一支俄國戰略空軍存儲器材，這個空軍是用美國飛機組成，將來也跟我们底空軍配合作戰。不過時機還是沒有成熟，俄國人仍舊不肯答應。可是雖然如此，我相信在蘇聯參謀總部底內部會議上，我底建議，一定是被嚴重地考慮過的。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日對於哈利曼和我，真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日子。那天他跟史太林會談了一次，史太林不單答應我們在烏克蘭成立美空軍基地，並且還答復總統在德黑蘭所提出的請求，第一次告訴我們說：一等蘇聯對日宣戰後，美國飛機就可以從西伯利亞出動了。史太林說他知道總統底意思

是要在西伯利亞駐紮一千架重轟炸機。他告訴哈利曼說尚須修造供三百多架飛機應用的設備，不過他們當考慮這件事。同時他又說他已從遠東調回幾個高級空軍軍官，一俟他們抵達莫斯科後，當授權他們來跟我商量成立一支美國戰略空軍底計劃。

要不是火車出了毛病，就是史太林忘記下命令叫那幾位遠東空軍軍官到莫斯科來了。我們等了一個多月，我底跟他們的商談，還沒有成爲事實。在三月初哈利曼又去見了一次史太林，史太林又答應他說那幾位空軍軍官「不久」即可與我會商。

一九四四年四月底邊，我得到消息：蘇聯政府已根據那時正在擬訂中的租借第四草案，請求交付三百架解放式機和二百四十架飛行堡壘。我們過去從來沒有把四發動機轟炸機給俄國，原因是俄國是：我們在供給歐洲及太平洋兩戰場之需要後，並無多餘的飛機可以給他們。並且，要成立一支戰略空軍，得費不少時日。這是一種新的兵種，不僅需要許多的重轟炸機，還需要培養新的技術，專門的訓練，最複雜的地面組織機構和最精細的設備等等來運用這些飛機。俄國人是一直多少地有點看不起戰略轟炸之價值，甯願用他們底空軍來直接掩護陸軍作戰的。過去他們也要求我們撥給他們一些四發動機轟炸機，可是我們總是拒絕了，因爲我們覺得這些飛機底特種性能，到了俄國人底手裏，恐怕就會變得毫無用處，同時也因爲我們自己在十分需要這種飛機。

當我聽到俄國請求五百多架這種飛機的時候，我就想：要俄國在這個時候建立戰略空軍，以對德作戰，恐怕已經是太晚了，不過用來對日作戰，則尚不太晚。假如我們把四發動機飛機撥給俄國的話，那我們就可能乘此機會，運進大量的保養設備，貯積起來，以供我們日後之用，而不致於引起日

本人底猜疑了。這麼考慮之後，我就向美國陸海軍參謀總長們建議；要批准蘇聯底請求，必須先請蘇方答應立即草擬計劃，以便日後在西伯利亞同時成立蘇聯和美國底戰略空軍才行。我底建議終被接受，於是我就有了一樣武器，可以用來脅迫蘇聯與我們一起準備日後在太平洋上聯合作戰了。

雖然在二月和三月史太林作了兩次諾言，到一九四四年六月裏，我底與蘇聯遠東空軍代表的會議，還是未能成爲事實。六月十日，哈利曼剛從美國回來，就又去見史太林，告訴他美國總統非常希望能夠早日成立協定，開始計劃在西伯利亞成立美國空軍。

從史太林在這次會談上的態度看來，我們覺得我們雖然等了這麼久，可是並沒有完全白等。有好多次我提出了一些建議後，消息全無。可是正在我以為我底建議已經失敗了的時候，他們突然請我開會去了。於是我就很驚奇地發現：蘇聯當局已經自顧自地盡其所能，在實施我所建議的事情了。他們喜歡由他們自己來幹，而不喜歡跟我們一起工作。

史太林告訴哈利曼說：他已詳細考慮過整個我們在遠東合作底問題，並說我們應該計劃如何在陸海空軍三方面合作作戰。史太林說他已經跟他底遠東空軍司令官們商談過，並已計劃在海參威——蘇維埃茨卡耶加文區修選十二個供重轟炸機應用之機場。他說其中六七個可讓美國使用。同時他希望蘇聯能够接收幾百架重轟炸機，以供在遠東作戰之用。哈利曼立刻回答說我們總統和參謀總長們都急於幫助蘇聯成立一支戰略空軍，以與我們底戰略空軍配合作戰，並說一等雙方簽訂了一個聯合計劃以後，我們就可以把四發動機的飛機送到俄國來，他說的時候，還特別指出我們訓練我們底重轟炸機人員時，至少得花六個月底時間。史太林笑了一笑，說蘇聯空軍要完成這個計劃，單單需要受過訓練的駕駛

員和領航員就成了，所以是不必花這麼多的時間就可以建立這支空軍的。顯而易見地，他和他底軍事顧問們，對於目標選擇，編隊控制或者防禦敵人的戰鬥機所需要之種種技術等等，毫無所知。史太林只提議指派幾個美國教官來蘇聯，作為蘇聯空軍在這些方面的顧問。

哈利曼然後就指出要在西伯利亞存積大量美蘇兩國空軍所需之物資，供應方面，將遇到很多的困難。他告訴史太林說要辦到這一點非發明一種海軍戰略，使太平洋供應線不致被切斷不可，並且西伯利亞大鐵道之運輸量，得仔細分配一下，而西伯利亞至阿拉斯加或阿留申的空運線亦須建立起來。他說這些事情我底軍事代表團希望能與適當之俄國陸海空軍人員商討後一一解決之。史太林不願說定到底什麼時候我們可以開始商談，他只說「不應該再就誤了，商談應該越早開始越好。」

可是六個星期過去了，美蘇最後在西伯利亞合作問題，還是未有絲毫進展。我在參觀前線的時候，有一晚上斯拉文把我叫醒，告訴我說他接到莫斯科打來的一個電報，要我回去後當晚就去見參謀總長安託諾夫，討論「一件非常機密的事。」我高興得不得了——也許談判之門開了吧！

當我到了安託諾夫底辦公室的時候，他還是那副冷冰冰的老樣子。他說史太林要他和我見面，他知道我有幾個建議要提出來。假如真的話，那麼到底我要提出些什麼建議呢？我以前有過經驗，早已料到他底態度了，所以我就把那已與安諾德將軍商定了的全部綱領，提交給他。

我建議立即成立一個聯合小組，負責計劃我們對日作戰時雙方合作事務。我把該聯合小組所應該研究的種種問題，說給安託諾夫聽，並且還每一個加以解釋。有一個是美蘇在西伯利亞作戰的空軍底大小問題。我們建議開始時候先成立十個重轟炸機大隊，和十個戰鬥機大隊，而每種機隊中，美國應

各有六大隊，俄國各有四大隊。數目上之所以有此差別是因為我們底機隊業已成立，而俄國則尚須慢慢地編組起來。我們建議他們在開始時候受這個較小的數目，不過以後只要時間和飛機數量容許，我們兩國空軍底實力當可相等。這個建議鑄成了大錯，因為安託諾夫覺得我們想要在他們自己底領土之內，還把蘇聯空軍，貶到次要的地位上去。我想蘇聯參謀總部之所以要花了幾個月之久考慮此事，然後才就我底建議採取實際之行動者，其主要原因也就在此了。

在我會見安託諾夫後一天，我匆匆與奧爾遜海軍上將和泰勒少校離開莫斯科，先到艾森豪威爾將軍在倫敦的司令部去，然後再回華盛頓，向美國參謀總長們報告我們與俄國合作努力之情形。在華盛頓的時候，我非常驚奇地得到一個消息，說是安諾德將軍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八日與蘇聯購料委員會底主任羅頓可中將會談。會談時安諾德突然變得非常大量，告訴羅頓可說我們可以把兩百架解放式機，(B-24機)交付給蘇聯，每月交付五十架。安諾德將軍同時還答應派一隊美國技術人員到俄國去訓練蘇聯機員，而蘇聯機械人員則在美國訓練。還有一件事也差不多決定了，就是：這些飛機當經由阿巴登和波斯灣送達俄國。

我本來是想利用撥付四發動機轟炸機給俄國這件事來與蘇方討價還價，要他們准許我在西伯利亞成立空軍基地的。安諾德將軍這麼辦，就完全與我底意思抵觸了。我跑去見他，請他告訴羅頓可說，這些轟炸機雖然已經準備好了，可是在我與安託諾夫將軍底商談未得結果之前，不能交付。並且我還堅決主張：假如我們真把四發動機的飛機送給俄國的話，也得經由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亞運送，因為這樣一來，蘇聯就不能不在這路線上準備重轟炸機所需要之種種設施了。並且假如日後我們能够把飛機

從英國橫貫俄境，飛往西伯利亞的話，這也有不少的幫助。安諾德將軍同意了，他告訴羅頓可說，我們交付解放式飛機給蘇聯時，這些飛機一定得走阿拉斯加至西伯利亞這條路線。

奧爾遜海軍上將，泰勒少校和我就是經過這條路線回到莫斯科的。這個經驗，頗堪紀念。第一，我們發現美國在范朋克斯的空军基地至少一半是在蘇聯控制之下。軍官住宅，辦公室，飛機棚和修理廠都移交給蘇聯空軍了。俄國和美國底軍官們一起在中間的餐廳裏用膳。對於蘇聯人員底行動，我們毫不加任何限制。他們可以隨便利用站上所有的設施，可以隨便來往。這種情形與奧爾遜和我在莫斯科居住的情形，真是大不相同了。

從范朋克斯到莫斯科，需要三天半底時間。本來是可以快一點的，不過我們所坐的那架飛機，是一架根據租借法案交付的C-119運輸機，只有一個駕駛員，晚上他當然需要休息。並且奧爾遜泰勒和我，隨便在那兒降落的時候，都被請去喝茶。說是喝杯茶，其實都要坐汽車到最近的一個城裏去吃酒席呢。這是不能拒絕的，因為拒絕了就要影響國際間的感情。不過我們常常降落，要每次都接受他們懇勸的招待，實在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等第一天過去，奧爾遜就在每次降落時跑到飛機外邊去用俄文嚷：「對不起，只要喝茶！」可是他底俄文發音一定是非常之糟，因為他底誠懇的要求從來不能得到預期的效果。

在我離開美國之前，陸軍航空隊已經開始組織一個包括一百個技術人員的訓練團，預備派往俄國去訓練蘇聯機員如何操縱及管理美國解放式飛機，及長距離戰略轟炸底技巧。他們選定了一些舊的解放式飛機，預備帶到俄國去供訓練之用。

我一回到莫斯科，就去見蘇聯國外貿易部底塞密都斯特諾夫將軍，接洽我們訓練團來俄事務。他告訴我說蘇聯當局認為要進行是項訓練，無需乎派一百個美國人到俄國來。他建議把人數減到二十個。他說這些人可以先訓練一批俄國教官，然後再讓這些俄國教官來担任日後所需要的大批的訓練工作。我們覺得這種方法恐不能獲得最好的結果，可是我們又很熱切地希望能建立一個真正強有力的蘇聯戰略空軍。不過，雖然如此，我們還是答應蘇方之要求把人數減為二十六個從我們自己底空軍各主要部門挑選來的專門技術人員。這批人，跟他們預備帶走的六架解放式機，都聚集在坎薩斯州底托配加地方。可是他們在那兒等蘇聯入境護照，就等了一個月。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在我們成立協定，計劃開始訓練工作之後兩個月，塞密都斯特諾夫通知斯巴爾丁說：既然解放式飛機交付問題，尙懸而未決，蘇聯政府已經決定不再繼續那個訓練計劃了，在把這個決定轉達華盛頓以前，我又去見了一次安託諾夫將軍，向他保證：只要我們可以就我所提出的意見，成立一個協議的話，我們一定立刻就開始交付解放式機給俄國。不過蘇聯參謀總部顯然寧願犧牲一切成立戰略空軍後所能得到的利益，而不願在他們準備就緒之前，被迫向美國作任何諾言。這麼一來，我底武器就毫無用處了。沒有辦法，我只好請安諾德將軍解散那個訓練團了。

因此，雙方就不再爲供給蘇聯空軍以遠程轟炸機，而作任何努力了。史太林在一個多月以後，又提起這件事，他甚至於還建議我們派少數解放式機來，供訓練之用。可是我們對於他底建議，毫不熱心，所以計劃終於就流產了，不過他無論如何總是答應過我們在適當時候，准許我們底轟炸機從西伯利亞出動作戰的，所以我們還是依這個諾言爲根據，而計劃一切。

要跟蘇聯官員們接洽一件對於雙方都有好處的事情，固然很難，可是即使跟他們接洽一件他們可以獨享其利的事，也並不見得就容易。蘇聯使用諾頓轟炸描準器這件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在我們談判借用烏克蘭空軍基地初期，蘇聯空軍工程器材組長萊品中將問我可否送一個諾頓轟炸描準器給蘇聯。直到那時為止，這種描準器，還是我們底一個最不肯讓人知道的祕密武器。不過我們知道德國人已經從被擊落的美機上，檢獲了不少，因此對於德國人說，我們已沒有再守祕密之必要了。所以安諾德將軍就批准了蘇聯底請求，不過要我告訴俄方，我們產量有限，要大批供給他們，是不可能的。

到了一九四四年中，我們底產量增加了，所以我們就循蘇聯購料委員會之請，答應把諾頓描準器，裝置在我們預備從一九四四年秋季起陸續運往蘇聯的中型轟炸機上。我們很願意這麼做，因為我們覺得有了諾頓描準器以後，俄國在對日作戰時，轟炸起來，效果一定可以大為增加的。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中旬，羅頓可將軍請求安諾德將軍派幾個美國教官到俄國去，訓練蘇聯空軍對這種新式描準器底使用方法。

安諾德將軍就挑選了四位出色的專家做教官，並指定資格最老的威廉士少校主持其事。於是威廉士和他底三位助理就請求蘇聯簽入境護照，靜候結果。等了三個星期，音訊全無。於是我就向安諾德將軍建議：假如蘇聯到八月十八日尚未簽出護照來，那麼他底專家們，大可以回任他們在美的原職，無需來俄了。同時我又把我底建議通知塞密却斯特諾夫將軍。八月十七日早晨，他來請求我不要讓這四位教官回任原職，並向我保證他們底護照，立刻就可以簽出來。到了八月二十四日，又是一個禮拜

過去了，護照仍無消息，我就通知塞密却斯特諾夫說是計劃已經打銷了。健回答說蘇聯當局也覺得無需是項訓練。不過我相信他所以這麼說，只是爲了掩飾他之不能使蘇聯外交部辦事迅速一點而已，因爲在九月十日護照終於到了華盛頓。安諾德將軍不計前嫌，還是重新調集了他底專家們。他們是在十月十五日抵達莫斯科的。

威廉士少校在十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開了一個二十五個軍官底訓練班。這些軍官都是工程師，並且一大半都已經研究過我在三月裏送給他們的那具轟炸描準器。威廉士對於他底學生們底程度非常滿意，可是當他知道他們只能跟他上七十二小時底課時，却大吃一驚，因爲依照我們底標準，這幾個鐘頭是絕對不夠的，這麼一來只好儘量減少個別訓練，而用大部份的時間作集體訓練了。因爲輕轟炸機，不能載許多人，所以威廉士就請求安諾德將軍派一架解放式機，以便授課方面需要空中實習時應用。安諾德立刻就下令派了一架重轟炸機到俄國去。可是在十一月二日，我們接到通知說是俄國人不要這架飛機入蘇聯國境。理由是這樣：俄國當時急需現有的輕轟炸機作戰，所以不必浪費時間，在一架重轟炸機上邊受初步訓練了。威廉士只好決定單請那些能說英文的學生來受空中訓練，而請他們在訓練結束後把他們所學的轉授給其他的人。不過後來的情形是這樣：規定的七十二小時很快地過去了，而因天氣關係，一次空中訓練都沒有能够舉行，等到訓練班結束時，學生們對於如何使用那種描準器的理論是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毫無實際的經驗，不過將來要訓練所有蘇聯空軍轟炸員來使用這種非常複雜的機器的，却就這批畢業生了。安諾德將軍覺得這個訓練，完全失敗了。他要我把他底失望告訴蘇聯當局，並要警告他們：假如以後發現蘇聯轟炸技巧非常之壞（當然決好不了的話），請他

們不要毫無理由地批評美國底設備，訓練人員，和訓練方法。

在我們交換有關日本之作戰情報這件事上，我們也很不成功。莫洛託夫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知哈利曼，說是史太林已經答應總統底請求，交換情報。不過等這句話慢慢地一層層地漏下來，漏到下級專司其事的人員手中，又不知花了多少日子。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九日，蘇聯海軍答應與奧爾遜海軍上將，開始交換日本海軍情報。很值得注意地，蘇聯海軍參謀部比起紅軍陸軍參謀總部來，要好辦，肯合作得多。這當然一部份也由於奧爾遜把他與蘇聯海軍人員們之間的關係，處理得十分得當之故，不過主要的我覺得還是因為海軍底地位還沒有像陸軍底那樣高貴，因此很願意跟美國海軍人員，多多接觸，求得一點知識。不過我們不久就發現：蘇聯海軍，設備有限，因此也沒有力量給我們一些我們自己所得不到的日本海軍情報。

可是在陸軍一方面呢，我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得到一些很有價值之情報，特別是關於各日本軍隊底所在地的，這在軍事術語上說起來，就是各部隊之配置情形。我們底情報專家們，已經發明一種辦法，可以使我們知道日軍之配置情形比任何別的地方都要來得準確。我們底辦法是根據一本在南太平洋截獲的一九四二年日本名冊，裏邊載有日本正規軍官和志願軍官底姓名，職別和駐留地。我們就拿這本名冊作為基礎，再把從日本傷亡官兵身上所搜獲的命令及其他文件，還有截獲來的日本無線電通訊等等仔細歸納起來，以決定日本各部隊之動向。可是因為關東軍與其他日本軍事機構差不多完全隔離，佔有一種超然的地位，所以我們覺得我們關於在滿洲的日軍和「滿洲國」偽軍的情報，恐怕是在一個相當完整的估計中間的，一個最模糊的部份了吧。不過也就是在這一方面我們想從俄國人方面得

到最大的協助。

裴蒂格羅上校是我們參謀總部軍事情報處日本軍隊配置組底主任，對於這一方面，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專家。我們決定派他到俄國來。他在美國等護照等了兩個月，直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六日才抵達。可是雖然紅軍參謀總部深知他此行之目的，可是我却等到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才得俄方同意，讓裴蒂格羅上校和蘇聯遠東情報專家會談。

裴蒂格羅第一次會談時斯拉文也在場，所以我也參加了，爲了要表示我對於這次交換意見，十分重視。最初時候，我們都以爲只有一連串四次會可開，把我們與參謀總部通訊之中所提出的問題加以討論就算完事了。可是裴蒂格羅把他底材料編排得這麼仔細，把他底情報整理得這麼好，甚至於使得那些俄國人開了第一次會就相信：如能把這種情報之交換，繼續下去，他們是只有便宜而不會吃虧的。所以，這個連繫一經成立以後，就一直繼續了下去，直到戰爭結束時才止。所交換的情報底性質和重要性，後來與日俱增，到末了的時候，裴蒂格羅簡直每天要在電傳打字機上與華盛頓會談一次，希望我們所得到的每一小點日本情報，都能毫無遺漏地立刻通知紅軍。而俄國人呢，也把他們由實際接觸和情報特務人員活動所得之關於日軍在滿洲的移動和配置情形的直接情報，供給我們。

我覺得：美蘇兩國在對日作戰中合作事務之準備工作，在我駐俄第一年之內，不能說有多大的成就和進展。當然，蘇聯是曾經跟日本簽訂過中立協定的，所以它當然應該避免採取任何可能被認爲是違反中立的行動。不過我總覺得後來在無需再小心翼翼的時候，蘇聯領袖們，還是那麼害怕和胆怯，

實在有點過份。並且美國實力之強，在北非和歐陸兩次進攻之中，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而他們却對於美國底是否可靠，仍舊保持懷疑的態度，這也是很不應該的。而最豈有此理的是：他們遠在一九四四年二月就答應從事美蘇聯合計劃工作了，可是後來却失了約。好得這種困難的情形只繼續了一年。等到一九四四年秋季，局勢就大見改善了。

十四 邱吉爾之訪問與雅爾達會議

哈利曼與卡爾爵士在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拜訪史太林，報告第二次魁貝克會議底經過情形。這種報告，在所有英美兩國會議之後都照例是要向蘇聯提出的。不過我們這麼做，完全是出於自願，並且報告內容也只是包括最後獲得的結論底大綱而已。史太林對於這些報告，可能有點不敢深信，他尤其懷疑西方同盟國是否肯真誠地把他們底計劃告訴他。自然，當他想到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都覺得有向他報告他們底活動之必要時，他底虛榮心也許會得到一點滿足，可是他總喜歡探尋言外之意，而不肯單照字面來讀這種報告的。

那一次史太林就注意到一件事：報告裏邊，在提到太平洋戰爭中之作戰企圖時，羅斯福和邱吉爾都沒有說起俄國參戰的事。所以他就問哈利曼：羅斯福總統是否仍舊覺得俄國有參加對日戰爭之必要。他似乎覺得很奇怪：他既然在德黑蘭已經向總統提出很多的保證，爲什麼我們在計劃時，竟然沒有把蘇聯參戰一事計算進去。史太林說俄國底態度是始終未有任何改變的，不過假如英美兩國喜歡俄國不要參加，而獨力來促使日本屈膝的話，那他倒是很贊成的。

哈利曼和卡爾當即向史太林保證：總統和首相都非常重視俄國在遠東的助力。不過他們指出：在史太林還不預備與我們一起來計劃如何運用我們共同的資源的時候，我們只好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來完成這個任務。哈利曼又特別強調了這一點，跟史太林說：他和我奉總統之命，曾經在過去一年之內，不斷地設法開始美蘇合作之計劃事務。他並且鄭重聲明：爲使美國能在德國潰敗以後，迅速重新

部署軍隊起見，是項預備工作，似有立即開始之必要。

史太林同意了，不過又說他們俄國人覺得西方同盟國，應該把他們計劃中的行動，通知俄國，特別是他們希望俄國所要做的事情。他說他預備讓他底軍事首長們來跟我會談。他答應發出必要的命令，並指定一個時間，以便在幾天之內，即可開始討論。

哈利曼相信這一次史太林是當真了。當他把會議底情形告訴我的時候，他是充滿了熱誠。不過，雖然如此，我總得先準備回答史太林底那個問題：美國究竟希望俄國完成什麼一些任務。我怕在我與俄國人首次會談以前，不能接到華盛頓底訓令，所以我就打了一個電報給陸海軍參謀總長，略稱：除非他們另有指示，我當提出以下幾條，作為俄國人應盡之任務，條目之排列，是依它們在時間上的先後來決定的：

(一)鞏固西伯利亞大鐵道，和海參威半島區。(此條之所以放在第一，是因為除非做到這一點，補給品就根本無法供應。)

(二)在濱海省成立蘇聯與美國戰略空軍底基地，以便由此出動對日作戰。

(三)為鞏固太平洋運輸線，俄國所應盡之任務：

甲、配屈羅伯夫洛夫斯克應讓美國作為海軍根據地。

乙、用空軍來消滅南庫頁島和北海道底抵抗力量。

丙、黑龍江上港口設施之改善。

丁、軍事佔領南庫頁島。

蘇吉爾之訪問與雅爾達會議

戊、依情勢之需要，美蘇海軍合作。

(四) 擊敗滿洲境內之日軍。(這是蘇聯最主要的任務，而以上各項，則是必要的初步工作。)

九月二十九日，我接到美國陸海軍參謀總長底回電，說是除了有幾小處應加改動以外，我向俄國提出的任務，他們完全同意。他們加的一個任務，是應該算作第三條的，大意是要蘇聯截斷或擾亂日本本土與亞洲大陸之間之日本船運。他們又把太平洋運輸線之鞏固一項，改為最後一條，因為他們相信，在太平洋路線中斷之前，俄國境內必已存積有大量的供應品，所以在必要時，單靠西伯利亞大鐵道和這些供應品，就應該可以支持俄軍作戰了。

現在我既然已經獲知了陸海長參謀總長們底真正的看法，我覺得時機已經成熟，應該促使俄國人馬上開始我們底會商了，哈利曼為此曾作了兩次嘗試。在九月二十九日他通知莫洛託夫，說是總統已正式指派我代表美國參加史太林所建議之會談，並問他到底他們覺得什麼時候可以開始舉行這些會議。俄方毫無答復。到十月四日，哈利曼剛好要去拜訪史太林，送他一尊羅斯福總統底青銅胸像，所以就乘此機會，再向他提起我們所最關心的那個問題。史太林告訴哈利曼說：他已經下令把西伯利亞陸軍司令官希夫慶可將軍和西伯利亞空軍司令官士及力夫將軍召回莫斯科，討論遠東事務。史太林說他自己很希望能在這經常轉變的局勢中，一直得到最近最新的報導，所以從今以後，他要讓這兩位將軍常常與我會見。他這個意思，當然是說尚有相當的就攔呢？就在那個時候，我們得到消息，邱吉爾預備在十月中旬到莫斯科來，所以哈利曼和我就馬上開始計劃如何利用他底訪問這個好機會，來把蘇聯參

加對日作戰問題，搞出一個結果來。

邱吉爾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抵達莫斯科。隨來的有艾登，愛倫布羅克勳爵，當時的帝國參謀總長，伊斯曼將軍，首相底參謀總長，和傑可勃少將，戰時內閣祕書處底祕書。哈利曼當即請求邱吉爾幫忙向史太林說明着手準備俄國參加太平洋戰爭一事之重要性。哈利曼和我都會與邱吉爾底軍事顧問們會見，商談達到此目的之種種方法。

我們覺得情形有點棘手，我們知道我們在華盛頓的首長們是如何熱中地要保持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之領導地位。我們也知道假如在莫斯科的情形彷彿主動邀請俄國參戰的，不是美國而是英國人的話，那我們隨便怎麼努力，恐怕也不會討國內官員和人民底歡心的。事實上，我已經接到美國參謀總長們底訓令，說是假如可能的話，要我提出美國對於應如何使用俄國軍隊之意見。而另一方面呢，總統也已經通知邱吉爾，說是一等他抵達以後我就會把美國參謀部對於我們希望俄國要盡的任務一事所發出的訓令送給他看的。

不過雖然我們有這種恐懼之心，邱吉爾和他底顧問們却是非常肯幫我們底忙。他們一下子就完全同意，說是既然太平洋戰爭是由美國在指揮進行，哈利曼當然應該代表羅斯福總統參加與史太林的軍事會談。並且他們還同意：假如關於對日作戰之指揮，及美國所希望蘇聯要做的事情等等，我有軍事意見要發表的話，當也可以在會議上提出來。邱吉爾答應盡力支持我們，不過絕對不干涉我們底事。我們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下午約九點鐘光景，一齊會集在史太林辦公室外邊的會議所裏邊。那個房間跟我以前去過的別的蘇聯會議廳完全一樣：一張長的會議桌，鋪有綠色氈毯，四圍都是椅子，

和幾只很深的皮靠背椅，在一個角落裏是一張普通的平桌面的小桌子，而靠牆則有一只小櫃子，放着一壺水和幾只玻璃杯。地板是用油漆過的硬木做的，分佈着有幾塊地毯。在天花板中央，有一盞綠頂磁罩的燈，屋內光線就由此而來——還不太暗，不過當然也不輝煌。史太林自己底辦公室或是他底住所究竟是什麼樣子，我是一點都不知道，不過從他會議廳底簡陋的樣子來推想，我倒有一個印象：他並且沒有利用他底權力來增加他個人底享受。

英美兩國代表團都攜帶了不少地圖，所以我們第一個問題是找塊地方來把它們挂上。史太林對於此事，興趣極大，不一會兒，我們就利用繫在窗子搭配上的繩子，連在另一堵牆上一些凸出的東西上，就把地圖挂在上邊。那幾把安樂椅被排列在地圖底前邊。邱吉爾點起了一支十吋長的雪茄，於是大家就坐下討論了。邱吉爾和史太林一起坐在前邊正中間，其餘的人就圍坐在他們底周圍。

邱吉爾就程序問題提出了一個建議。他希望會議開始時，先把西方同盟國軍事情勢，敘說一遍，先說歐洲方面，再說太平洋方面的戰事。他提議接着就由俄方把對德戰爭中俄國底情勢提出報告，並且假如史太林對於太平洋戰事有所意見要發表的話，也可以在這時候說出來。關於我們在歐洲戰爭中之情勢，由愛倫布羅克勛爵報告，而關於日本情勢之討論，則應由我來主持。

愛倫布羅克勛爵把艾森豪威爾底作戰行動和將來之計劃，很詳盡地敘說了一遍。他敘說得非常之好，而他對於美國軍隊之推崇，和對於我們底成就的重視，更使我特別覺得感謝。不過我得承認他所說的話我好多都沒有聽到，因為每次當我想到幾分鐘之內就要輪到我的時候，我就渾身冷汗了。

我講定請那位陪着莫洛託夫到處跑的金黃頭髮的小翻譯官巴夫洛夫來替我翻譯。一等我開始報

告，我就發現通過一個翻譯官而說話，真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兒了——尤其是一個像巴夫洛夫那麼樣出色的翻譯官，在他翻譯那些話的時候，你就可以整理一下你接着應該說的話，並且同時還可以看看你已經說了出來的話——對於觀眾們到底產生了什麼印象。

在我報告的時候，發生了一件與邱吉爾有關的事情，我覺得非常有趣。在準備我底報告的時候，我想用一句滑稽的話來形容那些被我們繞過了的太平洋島嶼上的日本人。我想說：「他們將被迫靠挪子和魚來維持生命，直到初昇的旭日落下去時為止。」不過我又害怕這句幽默話底妙處，可能翻譯不出來，並且無論如何，就當時的場合說，這句話也總不免有一點輕率。當我說着話的時候，邱吉爾一直聚精會神地聽着，他整個身子都深深地埋在椅子裏邊，一面嚼着他底雪茄，一面皺着眉。他底雙手很特別地交錯在他底大肚子上邊，一條腿跟着很有節奏的足趾運動而跳上跳下，突然他對我搖搖他底雪茄，跟我說：「你把那些被我們遺留在島上的日本人底情形，說給他們聽聽。」這麼一來，我有了開場白，就把那已經放棄了的精采句子重新插了進去。邱吉爾聽了只發出幾聲粗暴的鼻息而已，不過顯而易見那句話對他印象很深。因為等我自己已經遠離這些島嶼而在講一個完全不同的題目的時候，他却突然跳了起來，對史太林搖搖他底雪茄，大聲叫着：「他們會爛掉的，他們會爛掉的？」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想問：「誰會爛掉的？」可是只有史太林有胆量問出口來。邱吉爾臉紅了一紅，回答說「那些島上的日本人。」說了這句話，他就靜了下去，讓我繼續往下講，不再插嘴了。

在向史太林報告我方底情勢時，我先把太平洋戰爭從珍珠港時候說起，再講我們交通線底建立，珊瑚海和中途島底戰役，和我們從南太平洋和太平洋兩方面所發動的雙重攻勢。我接着又討論當時

進行中的戰事，和在進攻日本本土以前我們所計劃採取的作戰行動。關於這一點，我記得我說我們有意「在最近之將來，在菲列濱中部爭取一個根據地」。我當時並不知道就在我說這句話的時候，麥克阿瑟底遠征軍已經開始動作了，兩天以後，他底部隊就在來以特登陸，證實了我底話。

我最後結束報告時，就對史太林所提出的問題：問我們覺得蘇聯應該盡什麼任務這一點，提出答覆。我接着就說美國陸海軍參謀總長們覺得以下各問題之答覆，對於他們的計劃，極關重要：

(一) 日蘇戰爭可望在德國崩潰以後何時開始？

(二) 蘇聯遠東軍需要作多大的準備，才能發動攻勢？

(三) 西伯利亞大鐵道底運輸量中，可以撥出多少來建立並支持一支美國戰略空軍？

等我說完了我底話之後，史太林只問了一個問題：「日本人究竟擁有多少師軍隊？」我假如翻出卷宗來，當然可以答復他，可是我腦子裏却毫無印象。我底這種疏忽，惟一可以聊以解嘲的理由，祇是：我把全部腦經都專注在可能與俄國有關的那一小部份的對日戰爭上去了。當我吞吞吐吐說不出來的時候，史太林臉上略為露出一點不高興的樣子，于是我只好讓英國人大出了一下風頭。愛倫布羅克很快地翻了翻他底文件，提出了那個正確的答覆。

初次會議，就到此結束，到第二天晚上再開，聽取紅軍戰情底報告。在我們走出去的時候，邱吉爾跟我說：「年青人，你居然有勇氣向史太林提出那最後三個問題，我真是佩服之至。我想你恐怕得不到什麼答覆的，不過問問當然也無所謂的。」

第二天晚上，當史太林發言的時候，他對我前一天晚上所提出的問題中間的一大部份，都提出了

答覆。紅軍必須在遠東調集六十師底兵力才能發動攻勢——這是說，還需要調三十師過去——是項調動，須在德國失敗後三個月才能完成。因為西伯利亞大鐵道每天雖然有三十六列車底運輸量，可是還不够運送六十師軍隊所需要之給養，所以在發動戰事之前，必需先在西伯利亞存積兩三個月底供應物資才行。哈利曼當即問了一個很直截了當的問題，史太林就回答說：只要美國可以協助存貯所需之準備物資，並且俄國參戰底政治方面的問題，也可以搞得很清楚的話，那麼蘇聯當在德國失敗後三個月對日發動攻勢。所謂政治方面的問題是指中國之承認俄國在遠東對日要求而言。史太林又同意讓美國空軍使用濱海省底空軍基地，不過暗示說：西伯利亞大鐵道全部底運輸量，既已移作他用，我們供應物品，只好靠太平洋路線來運輸了。他又答應我們利用配屈羅伯夫洛夫斯克作爲海軍根據地。散會的時候，我們都深信：雖然跟往常一樣，立刻要做的事情，只是把更多的美國器材運出洋去而已，可是情形顯然是大有進步了。

在最初兩次會議中，對於俄國參加太平洋戰爭一事，會得到了幾個確定的結論。艾登覺得最好由他和哈利曼把他們對於這些結論底解釋用書面提交莫洛託夫，請他正式加以認可。哈利曼有點害怕這麼做法，不大妥當，因爲這無異表示我們對於史太林所說的話，沒有完全的信心。不過艾登覺得爲清楚起見，書面協定，實屬必需，所以哈利曼就無可奈何地答應了。史太林收到這個文件以後，果然非常生氣，並且還以此來證明西方同盟國毫無保守秘密底意思。等我們下一次開會的時候，他把哈利曼罵了一頓，說他不應該參加草擬這一個文件，並且說現下進行中的討論，如有洩漏情事，日本人準會發動攻勢，佔領我們生死攸關的海參威區域。他說：「速記員和祕書們都喜歡把消息告訴他們底朋友

們，以表示他們自己地位之重要性。這麼一來，軍事祕密就不成其為軍事祕密了。」他又加上一句：「我却是一個小心謹慎的老頭子呢！」他底論調當然也有幾分道理，不過每逢蘇聯方面對於協定之執行有所懷疑的時候，他和他底顧問們却一直是最看重書面協定的。這一點在我們第三次會議開始時候，就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因為在他把艾登和哈利曼所提出的文件大加批評了一番以後，他接着就把一份長達七頁的打字文件交給我們，詳列為要在西伯利亞存積兩個月的供應品美國所需供給的物資。我相信這個文件一定不是史太林自己打的。

十月十七日開的那第三次會議，英國人自願地沒有參加。在那次會議上，我們收到了一張蘇聯根據一，五〇〇，〇〇〇人，三，〇〇〇輛坦克車，七五，〇〇〇輛汽車，和五，〇〇〇架飛機在兩個月之內所需之物品而計算出來的食糧，燃料，交通工具和其他給養底需要量底清單。全部重量是八六〇，四一〇噸固體的東西和二〇六，〇〇〇噸的液體貨品。他們覺得這些物品必須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全部交齊，並且與當時的第四租借草案毫無關係，因為這些東西是附加出來的。這真是蘇聯加在美國身上的一樁小雜差呢！每想到限期之促，我就不禁爲了前一年所浪費掉的時間而憤憤不平。

我們把那張清單一項一項地看過一遍。我們發現有許多項目，譬如說改良港口和鐵道交通所需的東西，都顯著地偏重於戰後之建設，不過所有的項目，只要能够及時交付給他們的話，對於他們對日的戰爭，倒是都有好處的。

在那次會議剩下來的时间之內，我們就討論紅軍預備在對日作戰時所採取的軍事行動。史太林又重申前言，說是俄國預備在德國投降後三個月發動攻勢。他接受了美國參謀總長所提出的任務，這些

任務，是我在首次會議上遞交給他的。史太林又在地圖上說明計劃中紅軍攻勢底戰略。大體上說來，他主張對滿洲北境和東境沿線的日軍，施直接的壓力，而一方面要用一支高度機動性的軍隊，作最主要的攻勢，從貝加爾湖掃蕩下來，穿過外蒙古內蒙古，直指張家口，北平和天津。這一個大掃蕩底目的，是要切斷滿洲日軍和在中國境內日軍之間的聯絡。俄國後來在短短的幾天對日作戰中所採取的就完全是這個戰略。

史太林在把那張定貨單交給我們的時候，對於我們所請求的事項，也都很客氣的答應了。我們可以獲得空軍基地；在成立我們底空軍時，我們可以享受與紅軍一樣的優先權，我們可以利用配屈羅伯夫洛夫斯克作爲海軍根據地；我們可以派遣小組人員去祕密測量勘察濱海省的空軍基地和配屈羅伯夫洛夫斯克區域；而最要緊的是：我們可以立刻從事於詳細的聯合計劃。可是，雖然得到了這些諾言，最後的結果却是：俄國人獲得了他們底供應品，而美國呢，除了俄國太遲了的最後一分鐘的對日攻勢而外，什麼都沒有得到。

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左右，美國就把答應下來的供應品中百分之八十交付給俄國了。假如我們可以得到俄國人較多的幫助的話，成績一定還可以好一點。可是當俄國人試着說明他們究竟需要什麼東西的時候，在名辭上時常發生困難，因此一再就擱，船運問題又增加了運輸底困難；而每當我們要把先後次序改動一下，以便調整西伯利亞計劃和租借第四章案二者之需要的時候，蘇聯國外貿易部總是反對，以致結果使得兩個計劃都受了影響。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美國在不能交付蘇聯清單上某項物資的時候建議用別的東西來替代底問

題。美國方面底這種建議，要不是被他們全部拒絕，就是過了很久才答應，以致使得我們無法準時交貨，譬如說，俄國清單上需要交付二五，〇〇〇噸底罐頭肉類。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斯巴爾丁通知塞密却斯特諾夫將軍說罐頭肉類缺貨，建議用蔬菜肉丁或者蒸菜來代替。這個建議，被他們毫不客氣地拒絕了，所以我們就把這件事丟開不再考慮它了，因為我們相信蘇聯底需要，當不致於是十分的大。可是三個月以後，塞密却斯特諾夫宣稱：蘇聯政府在重新考慮之後決定接受替代底辦法。這一下可把我們急壞了。因為在當時要一下收集起二萬五千噸罐頭蔬菜肉丁或者蒸菜來，並且在計劃結束之前，交付清楚，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還有一項麻煩的東西就是鞋子。照蘇聯底定單，需要交付二百萬雙。可是我們只能交出修理過的鞋子，所以他們就拒絕接收。奇怪的是：俄國人雖然有時沒有得到他們所需的東西，又拒絕了我們建議的替代品，却也就這麼過下去了，並不見得遭遇到什麼困難。

雖然過去屢次失望，在十月十七日我們與史太林底商談之後，我還是滿心希望能夠與蘇聯參謀總部立即開會，並能繼續不斷舉行會談。不過，跟往前一樣，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還是音訊杳然。十月二十七日我容易帶了斯巴爾丁將軍和奧爾遜海軍中將，找到安託諾夫，商談了一次。我們當時就把陸海空三方面所牽涉到的問題，根據我們底看法，向他提綱挈領地叙說了一遍。不過我們發現，安託諾夫所感覺興趣的只是我們底報告：說是西伯利亞供應計劃已經批准，並已立即開始交貨了。我們所提出的別的問題，他當然也客客氣氣地聽了，可是最後用了一句話，就把它們完全撇開了。他說這些問題，蘇聯參謀總部都正在加以考慮了。他答應在最近的將來，指派陸海空軍三方面代表來跟我們商談這些事情。

到那時候，我已經覺得要在俄國成立一支美國空軍，怕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單就天氣一項，就於我們不利。冬天底氣候和俄國人底阻撓政策兩個合起來，就足夠使我們不能及時建立起我們底空軍來，以供作戰之用了。所以，在我與安託諾夫開完了那次毫無所獲的會議，又回到家裏以後，我就打了一個電報到華盛頓去，建議放棄成立一支我們自己底空軍底意思，不過我又主張：假如我們覺得還是需要由濱海省對日發動戰略轟炸的話，那我們應該重新設法建立一支蘇聯底戰略空軍。我底意思，未獲安諾德將軍之批准，所以我們只好繼續在莫斯科爭取俄方底合作了。

雅爾達會議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底最初十天內舉行的。這是蘇聯第一次做這種場合底主人，所以會議底籌備工作，使他們大感頭痛。克里米亞是一個平坦的半島，由北向南，微微傾斜，高原在接近黑海地帶，逐漸升起，一直到了一個很陡的高坡上，然後地形驟然下降，延伸到南部海岸邊上去。就在這個峻峭的坡上，俄國底貴族們，遠在大革命之前，就建設了一個避寒勝地。從海岸線起一直到高原的絕頂，一路山坡上，都是濃密的林木。在綠蔭叢中，點綴着一幢幢帝俄貴族們底別墅。景色跟南法底里佛里亞非常相像。

美國參加會議的代表團，被派在過去爲沙皇所有的列伐提亞宮住。這幢建築跟這區內其他建築一樣，所有傢俱和裝修在德國佔領期間，都已被一掃而空。等到德國人被擊退以後，這房子就用來作爲蘇聯兵士養病的地方。屋子裏每一樣一個大總統所應該需要的傢具，都是從莫斯科特地運來的。我底軍事代表團又奉命與蘇聯當局合作，籌備美國代表團底招待事務。這事情俄國方面是由海軍負責的，

所以我也就派了奧爾遜海軍中將去跟他們一起工作。

因為從俄國入底聲明和我們自己研究所得的結果，我們知道海參威區，設備不夠。不能供美國重轟炸機之需要，所以我就派了里其准將到華盛頓去敦請我們底參謀總長們在會議時候，務必集中力量，爭取俄國基地，以供我們底長距離B-29型機之用。里其終於完成了他底任務。

美國參謀總長們一到雅爾達以後，就勸總統堅請史太林表明他對於轟炸基地和太平洋運輸線兩問題的態度。結果史太林答復說：我們底遠程轟炸機可在黑龍江下游柯姆索莫斯科和尼可拉夫斯克區內活動，他並且說，在日俄戰事開始以後，太平洋運輸線必須仍舊保持暢通，主要地是用來運送汽油。

根據了史太林底話，我就提出了七個問題，列成一表，請美國參謀總長們去詢問安託諾夫。他底答復是如此：

(一) 蘇聯作戰計劃，已在邱吉爾會議時報告過，並無變動之處。

(二) 美國最好能够協助保衛堪察加。

(三) 在柯姆索莫斯科——尼可拉夫斯克區內美國空軍所需之初步建設工作，當由蘇聯負責辦理。

(四) 美國測量隊可以到堪察加和黑龍江區域去，為秘密起見，堪察加之測量，應儘量延遲，不過黑龍江之勘测，則可立即進行。

(五) 為打通拉布羅斯海峽起見，紅軍預備一開始作戰，就進攻南庫頁島。

(六) 美蘇代表在莫斯科之計劃工作，當積極進行。

(七)當在遠東成立新氣象台，以擴大觀測之範圍。

堪察加之測量在十二月初，又被美國與蘇聯雙方批准了。那時候安託諾夫告訴我們說：測量應在極端祕密之中進行，所以我們底測量隊員，應穿俄國制服。俄國人答應供給這些衣服，只要我們把隊員底尺寸通知他們就行。在十二月底，測量隊員就集中在華盛頓，尺寸亦已送去，可是在一月中旬，我得到通知，說是測量只好無限期地延期了，因為日本漁夫，通常都在新年開始的時候，就離開堪察加的，可是今年不知什麼緣故，還就在那兒，如要趕他們出去，就難免引起日方猜疑，

所以雅爾達會議結束的時候，一些我們一直苦惱着的問題，只得到了概括籠統的答復，要把決議實施，細節方面，還須詳加商討。不過雅爾達會議，除了對於對日戰爭，有所決議以外，還有其他方面的決定。這些決定，使我們爭取俄國方面合作之努力，大受影響，中間有一個是關於波蘭之前途的。我在前邊已經提過：我們各方對於波蘭協定所作之不同的解釋，曾經使一九四五年春季美蘇在歐洲之關係，大為緊張。為對日作戰所成立的協議，同樣地也受了這緊張情形底影響。

一等馬歇爾將軍回到美國以後，他就致電安託諾夫，略稱關於建議中的美國使用堪察加一事，他也覺得有嚴守祕密之必要。因此他建議不派美國測量隊前往，而請派一隊蘇聯軍官到美國來，供給我們為計劃在堪察加半島建立設施所必需獲得之情報。不過馬歇爾將軍底建議，我雖然盡力設法，終未能得到一個答復。

關於美國之測量黑龍江區域一事，斯拉文將軍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四日通知我要我們底測量隊在兩天之內，到達阿拉斯加范朋克斯地方。我問斯拉文測量隊底三位軍官在離開美國之前，是否需要先

請到蘇聯入境護照。他說關於入境文件等事，當在當晚發電給范朋克斯蘇聯當局知照就是了。

我們底測量隊準時在三月十六日到達范朋克斯。他們在華盛頓匆匆忙忙地設法請求入境簽證，不過因為時間太侷促，來不及在那兒等候了，他們一到了范朋克斯，就遵照斯拉文給我的指示，向奧勃萊斯可夫將軍報到。奧勃萊斯可夫對於他們底計劃入境事，毫無所知，所以就拒絕了他們底請求。於是那一隊人員就一直歇在范朋克斯，歇了二十一天，直到四月六日才止。並且還天天盼望着批准底消息。同時哈利曼和我就在莫斯科盡我們所能，設法打開僵局。開始時候他們告訴我底原因是爲了我們底人員沒有取得入境護照，後來他們又把就誤歸咎於天氣不好。在第二十天我打了一個電報到華盛頓，我說我相信此種就擱，完全是因爲波蘭局勢，伯恩和談，和歐洲雙方空軍之不幸衝撞事件等等，已引起了蘇聯底不滿，我說我覺得讓我們隊員老等在范朋克斯，恭候蘇方底命令，實在有損我們的尊嚴，所以建議請他們折返美國。我底提議被接受了，於是以黑龍江流域爲P-53機之基地之希望，就越來越遠了。

在一段很長的時期之中，蘇聯對於美蘇太平洋戰爭之合作協定，不是公然背約，就是不肯切實施行。可是就在這段時期之內，我們却不遺餘力地繼續交付供應品給他們，讓他們在西伯利亞存積起來。有好多次我真想建議：在蘇聯未能充分證明它確有與我們合作之誠意之前，對俄之供應，應即停止。可是我一直沒有那麼做，因爲我知道蘇聯對日的強大的攻勢，將使戰事早日結束。並且當我想到我所代表的國家是一個有信用不背約的國家時，我也可以感到十分驕傲的。

十五 美蘇太平洋戰爭之計劃

美蘇計劃在太平洋聯合作戰，是不可能的，因為對於我們底軍事同盟應該如何實施一點，雙方意見，完全歧異。美國方面覺得有好多作戰行動，我們應該合作進行，並且互相配合呼應，以便給敵人以最大的打擊。可是俄國方面則覺得我們只要預先決定一下雙方所應完成的任務，然後分頭各自進行就是了。我想哈利曼和我爲着手細節之計劃工作，雖然不遺餘力，可是總遇到很大的困難者，其原因也就在此。

到一九四四年九月，我已經覺得在遠東合作之希望，實在是微乎其微了，不過我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被迫來合作一番的，到了這種時候，雙方底計劃，就只好非常匆促地互相商討一下了。爲了未雨綢繆起見，我決定自己先來事前計劃一下。克洛蓋特上校是軍事代表團底團員又是我底老朋友，我記得當我們同在利文華斯堡當教官的時候，他總是一個指揮軍事遊戲的專家。所以我就向他建議集合派到軍事代表團來服務的全部五十位軍官，來作一套軍事遊戲，以便指出在西伯利亞蘇聯底與蘇美兩國聯合的作戰行動所可能引起的種種問題。我們決定把這套遊戲，分成五個問題：第一，日本對西伯利亞大鐵道和海參威區所立即發動之攻擊；第二，濱海省美國戰略空軍之建立；第三，堪察加美國海空基地之建立及防禦；第四，日俄發出戰爭後太平洋供應線之保持；第五，俄國對關東軍之攻勢。在演習各作戰行動之種種情況時，應特別着重它們所牽涉到的補給問題。當然在軍隊之實力，配置和其他事情上，我們只好作種種假定，不過只要我們能夠，我們總盡我們所知，使它們切合現實。不管我們底

假定是否正確，我相信當遊戲一步步地進行時，每一種情勢所具有的主要的問題，一定會很清楚地顯露出來的。

克洛蓋特立即着手工作，不久之後，我底代表團就分成了兩個陣營：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俄國。我還記得我們底日本問題專家裴蒂格羅上校被任命爲日軍最高指揮官，從此以後，別人就管他叫東條了。不過想想看：美國在莫斯科的陸海軍代表，居然要用學校裏軍事遊戲底方式來明瞭蘇聯軍隊可能遭到的情勢，那不是太滑稽了嗎？我真懷疑在這次世界大戰中是否還發生過比這更可笑的事情。

哈利曼把斯巴索府底舞廳讓給我們做工場，不久之後，我們就把它隔成幾部份，供雙方軍隊各部門之用。牆上掛滿了地圖，把我們假定的情況標示出來，我們盡我們所能，防衛這個舞廳底安全。不過我們爲了要把俄文文件譯成英文，總需要幾個俄國雇員來幫忙，並且家務照料，也免不了要請幾個俄國人來。我相信蘇聯秘密警察局一定很清楚地知道我們在幹些什麼。毫無疑義地，當這個消息傳到蘇聯參謀總部人員底耳朵裏去的時候，他們一定對於我們底行動，頗爲好奇的。

克洛蓋特和他底助理們工作成績非常之好。每一個走過西伯利亞大鐵道的美國人，他們都送他一張表格，列舉各項他應該設法獲得情報之點。不久之後，我們就知道了所有可能被攻擊的橋樑和隧道底方位，地形底特徵，山嶺和鐵道側軌底位置，和每天駛過的列車底數目。靠了各人實地的觀察，莫斯科圖書館裏的研究，和報紙上東拚西湊得來的情報，我們不久就把「不詳」之處減少到最低限度。在這套遊戲之中每一個問題，都在哈利曼，奧爾遜海軍中將，斯巴爾丁將軍，克里斯特將軍和我底面前表演了一番。慢慢地我們就相信我們大可不必希望在濱海省成立戰略空軍；我們相信太平洋供應線

似乎並無維持之必要，而在西伯利亞則必須保持大批器材給養底存貨。可是最要緊的，却是我們由此得到很多知識，以後華盛頓假如還像往前一樣地經常來電詢問蘇聯器材要求底真實性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根據這些知識來答覆了。

史太林在邱吉爾訪問終了的時候曾經聲明我們應該立即開始聯合計劃。我當時就請求參謀總長們派一組計劃人員到莫斯科來。他們在華盛頓美國最高統帥部裏忍痛撥派了四位最精明強幹的軍官過來，由羅伯茨准將主持。他是直屬美國聯合參謀總部的聯合參謀計劃部裏的高級陸軍參議。里其准將是從陸軍航空隊裏挑選出來的，在戰爭初期，曾做過麥克阿瑟和陸軍部之間的聯絡官，後來又在陸軍部參謀總部底計劃處裏做羅伯茨將軍底副手。邁布爾斯海軍中將，（那時還是海軍大佐）被派來做我們底海軍代表，他一直在華盛頓從事於海軍調動之計劃工作。還有一位隊員是鮑加特上校，當時在索莫凡爾將軍參謀部底計劃組服務。

這些軍官們對於美國在太平洋計劃中之作戰行動，非常熟悉，所以請來調整配合美蘇雙方底計劃，實在是十分合適的。他們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六日抵達莫斯科。可是他們底工作却一開始就注定要失敗的。俄國人非常勉強地跟他們會談，討論時候又遭遇到蘇聯中央集權制度下種種的困難，並且他們都覺得這種會議完全是浪費時間而已。他們知道得很清楚：他們無權與美國人員訂立任何確切可靠的協定。事實上，每逢提出一個新的問題時，他們假如沒有先向上邊請示過的話，簡直就不敢開口。他們底思想與言論自由，是被剝奪得如此之徹底，甚至於最無關緊要的問題，他們都不敢即席答覆。並且聯合計劃對於俄國人說起來，完全是一種新玩意兒，所以計劃應該如何着手，有何意義等等，他

們是根本摸不着頭腦的。至少在這一方面，我們是很能够體諒他們底苦衷的。

國與國之間以及一國之內各兵種之間底聯合計劃，多少可以說是這次大戰中底新發明，尤其是前者，特別是如此。我們因為與英國有密切的軍事同盟和聯合作戰行動不得不學習國與國之間計劃底技巧，而太平洋戰爭之兩棲性，亦逼迫我們配合各兵種之間的計劃。在戰爭初期我們也是缺少經驗，以致計劃常常耽擱，並且總是成立一些不能令人滿意的折衷辦法。最困難的問題是如何尋找一批計劃員，組成一個團體，而每一個計劃員都能够並願意客觀地研究他們底問題，並且還要不遷就某一國或某一兵種底利益，努力尋求最好的解決辦法，不過他們要能如此做，必須他們各自的長官肯讓他們客觀地去研究一個問題，而不受種種有約束性的事先的訓令底牽制。計劃非得在絕對客觀之下擬定不可，然後再讓那些有權批准它們的人來考慮並調整各方面底特殊的利害關係。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計劃才能搞得良好。從戰爭開始一直到結束，我們自己美國底計劃，就始終不能完全令人滿意，其原因就在於想要保護國家或某一兵種底利益，以致使得計劃方面，形成僵局，同時亦因為各計劃員事先都牽到過分嚴格的指示。所以你只要記得蘇聯是如何地偏重中央集權，你就可以想得到要希望客觀地計劃美蘇作戰行動，該是一件多麼可笑的事啊！

我在十二月十六日終於找到安託諾夫，把計劃隊底領隊羅伯茨將軍介紹給他。就在這次會談之中，安託諾夫宣稱：「在慎密的考慮之後，我們已經決定蘇聯軍隊實在需用所有在濱海省的海空軍基地，所以美國海空軍恐不能從該地出動作戰了。」在這麼一個打擊之下，我略為有一點不知所措，不過一會兒就恢復過來，還來得及跟他說：他底聲明，實在違反了史太林在六個不同的場合之下對我們

所作的諾言。我請他注意：美國人相信蘇聯一定遵守諾言，所以在邱吉爾史太林會議上所答應的事，美國那一在照辦了。安託諾夫回答說：既然我提到史太林會作過諾言，他自當去見史太林討論一番，幾天之內再給我肯定的答復，三天之後他通知我說還是維持原議。安託諾夫那種隨便就撕毀一個正式協定底態度，真使我驚愕不置。而特別使我吃驚的是：他們這個決定，早不來，晚不來，偏偏在我們底西伯利亞供應計劃進行得正起勁的時候來。因爲在那時候要停止這個供應計劃，即使並不是不可能，却也是够難的了。

美國參謀總部提出了一個抗議，由我送交安託諾夫，同時哈里曼也向史太林提出抗議。可是這個決定還是決定了。不過還有一線光明，我們那時正大量生產B-29型轟炸機，要尋找基地來運用它們。這些飛機，因爲航程很遠，可以從離海參威很遠的北方基地出動作戰；也許從黑龍江口附近出發都行。這樣樣偏北的基地，當不致於影響蘇聯底設施了罷。所以我們就預備接受蘇方對於濱海省所作之決定，而等幾個星期後雅爾達會議舉行時，再來要求偏北的基地，以供我們B-29機之用。詳細情形，我在前邊一章裏已經敘說過了。

在我們十二月十六日的會談中，安託諾夫答應立即指派四位蘇聯軍官，來跟我們底計劃人員商談。可是他們底第一次會談，一直到六個星期之後，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才開成。離我們動身去雅爾達，只早了兩天。

第一次計劃會議底結果，差不多完全如我們所預料的。斯拉文以蘇聯參謀總部代表和俄國陸軍專家兩重資格，前來參加。我一看到他，就大爲掃興，因爲我跟他打交道，已經不止一年了。所以很知

道他自己實在毫無權力，比一個送信小孩子強不了多少。蘇聯空軍底代表是蘇聯空軍總司令諾維可夫底參謀長寇蒂耶可夫上將。古乞洛夫海軍中將代表蘇聯海軍，而塞密却斯特諾夫將軍則被選為蘇聯軍需專家。

開會的時候，羅伯茨將軍就提議說：蘇聯代表團，既居於主人底地位，應指定一位做會議底永久主席。我們想毫無問題地，寇蒂耶可夫上將階級最高，自然應該接受這個榮譽。可是俄國人方面却說斯拉文既代表參謀總部，應充任主席。這真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因為斯拉文底階級，比別人都低。由此可見紅軍參謀總部威權之高，真可與德國底參謀總部相比呢。

俄國軍官們一發現他們底美國對手，階級都如此之低，這似乎頗為失望，大有屈尊之感。斯拉文是一個少將，而羅伯茨則只是一個准將；古乞洛夫是海軍中將，邁布爾斯只是海軍大佐；寇蒂耶可夫是上將，而里其那時才是一個上校；塞密却斯特諾夫是少將，鮑加特只是一個上校。階級之差別，要算寇蒂耶可夫與里其之間差得最大，所以寇蒂耶可夫就說：蘇聯代表們預備各人指派一個助理，代理他們參加以後的會議。爲了這個緣故我就設法保薦里其和邁布爾斯因功昇級，以縮短雙方階級之間的距離。你也許會覺得俄國人既然信奉共產主義，應該是世界上最沒有階級觀念的人了，可是事實却正相反。而另一方面呢，像美國這麼一個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極端重視個人之成就的，似乎應該把階級看得很重。可是事實也正相反。在戰爭期間，不管國與國之間，或者工作與工作之間，美國人底階級一直是比別人低。由於在跟俄國人辦理事情時候這一點上所引起的困難，我深感這個問題將來實有重加考慮之價值。

斯拉文一等就主席之位後，就表示第一次會議應專注於該團體之組織事務，及章程規則之決定。雖然羅伯茨竭力設法立即開始討論本題——至少先決定一下那些應加研究之問題底綱領——可是那次會議，除了雙方同意開始去開始以外，什麼別的結果都沒有。一等組織細節討論竣事以後，斯拉文就邀請我們到旁邊一間屋子裏去吃酒席。俄國人反正只要跟一羣外國人作初次會談，或者開始一件新的計劃時，就一定擺出這種老套的酒席來的。

雖然蘇方在雅爾達曾經答應在莫斯科「積極進行」聯合計劃事務，等我們從那兒回來的時候，我們底那隊計劃員底工作，仍無多大的進展。會是開過了兩次，不過開會時主要的工作只是由美國方面提出建議與問題來，然後由蘇方人員紀錄下來，並答應由他們拿回去研究後再提出答復。沒有一個被牽涉到的問題，是經過商討或者共同研究過的。有一次會議時，雙方會同意把經管同一部門的兩位代表，組成一組，分別開會，以便討論那些專跟他們有關而與全體無關的那些問題。不過嘗試以後，我們還是毫無成就。蘇聯計劃員中，只有塞密却斯諾夫是真正熱心的，不過他所熱心的事，却只是如何促使美國趕緊完成西伯利亞底存貨準備工作而已。當羅伯茨、里其和邁布爾斯與他們底俄國陸海空軍對手們商談時，他們也只能討論蘇聯各軍事部門所特別需要我們交付的供應品，除此以外，別無其他的事可談。

等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底，我們已經清楚地感覺到我們底計劃隊只是在浪費他們底時間而已，我並且相信，我們恐怕得把我們底整個情勢，重新檢討一番，看看我們究竟有無與蘇軍在遠東合作作戰之可能。

在我駐節莫斯科的第一年內，我們一直是在從事於一些大大小小的合作計劃。這些計劃，除非俄國人開誠相助，都是無法完成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在烏格蘭的穿梭轟炸基地。接着就是電傳打字通訊設備之裝置；天氣報告之交換，對德作戰之呼應配合，最後就是希望在濱海省建立一個靠近日本的空軍基地。只要我們很重視這些計劃時，我們當然就不願意對俄方採取堅定的強硬的態度，因為我們害怕強硬以後，俄方也許一點都不肯讓步，那就不是更糟了嗎？

在一九四五年春季，我開始覺得：蘇聯對我們所作之讓步，或者我們希望他們作的讓步，其重要性已經減到差不多等於零了。假如我底這種感覺是對的話，那我們大可以改變態度。於是我就決定去查究一番了。

羅伯茨和他底隊員們都是很仔細很澈底的研究員；他們現在除了間或與他們底俄國對手們開會以外，比較起來是很空閑的。所以我就請羅伯茨要他底隊員們做兩件研究工作，第一件是決定一下：假如我們在黑龍江流域獲得空軍基地的話，那麼我們在進攻日本本土之前所投擲到日本三島上的炸彈總噸數，究竟可能增加多少；第二件是決定一下：在日俄戰爭爆發以後，太平洋運輸線是否還需要維持。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可是在六個禮拜之內，約四月一日左右，他底隊員就同時提出了兩項研究底結果來。他們底結論，是如此地有力，使我終於說服了我們底參謀總長們，決定要改變一下我們對俄的軍事政策。

關於在柯姆索莫斯科——尼可拉夫斯克區內建立 B-29 型轟炸機基地一事，這些計劃員研究底結果是這樣；假如我們底飛機要在美國預定進攻日本本土底日期以前出動作戰的話，那麼我們勢必在一九

國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之前，就要把全部大規模的人員和物資從美國運抵西伯利亞。人員底總數，大約達五萬二千人，而貨物底總量，則達五七二、〇〇〇餘噸的固體物資和二、〇〇〇、〇〇〇餘桶的汽油。因為黑龍江口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後就會封凍，所以船運必須在這個日子以前辦理竣事。可是在日俄作戰之前，我們當然不能開始運貨，所以其結果是這樣：除非日俄在七月中就開始戰事，我們底貨運就無法在十月底以前完成。

最要緊的事是：要在這樣匆促的限期中，完成此事，必需蘇方肯通力合作才行。不過憑我們過去的經驗，我們很知道要靠他們底合作，未免不太現實了。我們至多只能希望蘇聯勉強地幫忙一下。不過這件事既需要讓五萬個外國人進入蘇聯國境，並且還可能使美國減少運往西伯利亞存儲的貨物量，所以他們也許還會大加阻撓的呢。

那時候，美國在太平洋上之進展，已超出了我們預期的情形。基地已經建立起來，可供我們正在編集中的所有 B-29 機隊之需。並且我們還發現：假如我們在黑龍江流域駐紮四個 B-29 機大隊的話，我們可以投到日本本土上的炸彈總噸數，比起我們不利用俄國基地來，只能增加百分之三九。這充分證明：爲了要增加這麼一小點炸彈量，和使我們轟炸機隊，多一個進攻方向，而花這麼多的力量，調兵遣將，在西伯利亞建立我們底空軍，實在是極不上算的。並且，顯而易見地，假如蘇聯不肯迅速而又不斷地與我們竭誠合作，我們根本就無法完成那個計劃——單是這一點就足夠證明：這個計劃還是不要嘗試的好。

在研究是否太平洋運輸線有繼續開放之必要時，我們底計劃員們是用史太林在與邱吉爾會談時所

告訴我們的所須出動軍隊底數目來作爲根據的。他們依照了美國底標準，計算所需供應品和保養用品之數量。既然世界上的軍隊中，要算美國軍隊底給養最富，配備最好，所以我們計劃員們對於蘇聯需要量底估計，是只會過高，而不會過低的。假定蘇聯向美國請求的存儲物資，能在戰事爆發以前交付完竣，再假定另外一批準備物資已從西俄運來的話，那麼據我們底估計，在西伯利亞存貨底總量，可達二、〇〇〇、〇〇〇餘噸。我們還估計西伯利亞大鐵道底運輸量，用來供應蘇聯遠東軍之需要，每月不足之數，約爲二〇〇、〇〇〇噸。這個不足之量，自然只好逐月從存貨中補足了，所以是項存貨，約可維持九至十個月。這應該是很夠的了，因爲史太林曾經表示過俄國對日戰役，決不會超過兩個半到三個月的。並且美國軍隊在太平洋上之進展，也充分表示我們無需俄國作長期戰爭，就可以使日本崩潰了。當然，日本人可能把西伯利亞大鐵道切斷，這麼一來，在切斷區域以東之俄軍，就勢必至於要單靠存貯在他們底區域內之貨物來補充他們底給養了。不過我們還是很有理由去假定：大部份存貨是藏在最可能受切斷的部份底以東區域之內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那些不能靠西邊來供應的部隊，一定還可以利用存貨維持三個月至六個月之久。

羅伯茨那隊人員提出的結論是這樣：太平洋運輸線對於蘇聯攻勢，並不是必不可少的；不過萬一開始作戰時俄方就大吃敗仗——或者戰爭出乎意料之外地延長的話，那麼這條運輸線如能保持當然也可以增加一點安全性。

這些研究工作完成的時候，我們與蘇聯底軍事關係，剛剛到了最低潮。我已經提過我們關係之緊張情形，我也說過這種緊張情形主要地是由於雙方在政治問題上的爭執。關於這個問題，我後邊還要

詳述，在這兒我只想說：爲了使我們底關係，略加改善，以便還能和衷共濟起見，我覺得我們聰明一點，還是最好放棄所有與勝利並無休戚關係的那些合作計劃，不再催促俄國人實施我們底建議，而轉而等他們來向我們求教。羅伯茨研究底結果，正合我腦子裏預定的計劃，所以我就把那些報告帶到華盛頓去，用來向美國參謀總長推銷我底意見。

在我到達華盛頓的時候，我發現參謀總長們對於當前的局勢，比我還要感到不安。他們讀了羅伯茨底研究報告後，就立刻命令我去通知安託諾夫說：要在短時期之內使我們底遠程轟炸機從柯姆斯莫斯克——尼可拉夫斯克區內出動作戰，消耗人力和物力太多，而對於對日之戰事，並無極大之貢獻，計算起來，很不上算，所以美國已經決定取消這個計劃了。

關於太平洋運輸線一事，我們決定去問問尼米茲海軍上將：爲使護航艦隊，能強力通過千島羣島，我方是否有在堪察加獲得基地之必要。假如他回答說要的話，那麼美國參謀總部就預備把我們到底在堪察加需用什麼設備，通知俄方，然後由他們去着手設法供應我們底需要。假如尼米茲將軍答復說他不必在堪察加成立基地，就能強力通過千島羣島的話，那麼他們預備除非俄國來請求，就不再設法保持一條太平洋運輸線了。後來尼米茲將軍底答復是並不需要堪察加，所以我們就採取了後一種辦法。

這些決定真使我欣喜欲狂，就軍事合作一方面來說，這些決定使我們不必再乞於俄國人底慷慨，並且第一次使我們能够單憑實際之價值如何，以決定是否應該答應還是拒絕蘇方底請求了。由於俄國人軍事上的勝利，我們是老早就怕他們單獨媾和了，而現在我們又可以不必害怕俄國人不肯跟我們合作了，因爲我們已經沒有什麼需要他們來合作辦理的事情了。不過我們還是覺得俄國對日的攻勢，會縮短

戰爭，並且我們曾有過諾言在先，所以在西伯利亞我們還繼續盡力替俄國人存儲供應品。無論如何，我們現在是可以跟俄國人說新鞋子缺貨，而無需害怕他們會報復地跟我們說：濱海省底基地不能借給我們了。

當安託諾夫知道了我們參謀總長們對於黑龍江基地問題所作之決定時，他一句話都沒有說。不過我覺得後來七月間俄國軍事當局與我國參謀總長們在波茨坦會談時那種合作的誠意，恐怕一大半要歸功於我們所採取的新態度呢。並且在那次會議上所獲得的協議，俄方也一字不苟地照辦了。

我們爲了實行聯合計劃而作之種種努力，等到參謀總長們作了那些決定後，也就跟着中止了。想到日本最後崩潰得如此之快，我怕即使我們能够與俄國人擬訂一些聯合計劃，也許也不見得會實施的。假如俄國人更合作一點的話，我們可能在西伯利亞成立一支空軍。不過，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作戰時間之短，我們也許反而會得不償失呢。並且在俄國參戰的時候，太平洋運輸線，已經是不成其爲問題了；因爲日本海軍事實上已被我們完全消滅。所以我們雖然未能擬就預防萬一之聯合計劃，而終於沒有鑄成大錯者，實在都得歸功於美國陸海空三軍之努力和戰神底保佑呢。

十六 波茨坦會議與對日戰爭之結束

美國陸海軍參謀總長們，在參加波茨坦會議的時候，滿心希望美蘇軍事合作，能比他們前次與蘇聯軍事領袖們會商時，獲得更高一點的成就。德國已經打敗了，同盟國管制委員會已在柏林成立，我們底軍隊已經分區佔領柏林，並且已退進德國美軍佔領區以內了。問題當然還是有，不過這些問題，至少都是半政治性的，所以美國軍事當局並不覺得過份焦慮。

在遠東，我們已經佔領了不少地方，可以有效地封鎖日本了。我們底空軍已經用了高度爆炸彈和燃燒彈，橫掃日本三島。而且就在我們在波茨坦的時候，消息傳來，說是原子炸彈已經試驗成功了。我們已經準備好來一場大衝殺了。不過我們還是希望俄國參戰，因為關東軍雖然已經比較空虛，可是到底還存在着。假如紅軍能夠對付在大陸上的日本人的話，那美國軍隊就不必在那兒登陸，以協助中國殲滅日本底殘部了。

不過雖然大家一般地都相信俄國參戰可以縮短戰爭，可是就在這一點上，各方意見也不一致。無論如何，蘇聯之參戰，已經不是勝利底主要的因素了。由於我在華盛頓期間美國陸海軍參謀們底決定，我們現在可以不必處處討好俄國，生怕得罪了他們，會使我們共同作戰，遭遇危機了。我們很可以採取強硬和滿不在乎底態度，而其結果呢，波茨坦會議上美蘇軍事合作却獲得了最高的成就。

在籌備波茨坦會議時，當然也碰到一些常有的小麻煩。巴克士少將，代表艾森豪威爾將軍，負責料理美國代表團事務。第一件碰到的麻煩事情就是：俄國人不讓巴克士到柏林去，就當時的情形作一

初步考察。理由是这样：朱可夫其時正在莫斯科，要到六月二十八日才回柏林，在他離職期間，什麼事都不能進行。沒有辦法，只好由哈利曼親自去見了莫洛託夫，才算解決了這個困難。等到巴克斯士到了柏林以後，他被介紹去跟料理俄國代表團事務的克魯格洛夫中將接頭。克魯格洛夫很誠懇，跟他討論會議底種種事務上的問題。面對格萊勃尼茲教堂的巴倍爾斯堡住宅區，已經完全將德國人遷出，並由紅軍重修，供與會人員之用。他把巴克斯士帶去看看選定供杜魯門總統住的房子和劃出來讓美國人應用的一個區域。不過克魯格洛夫說：他非請得特別許可，不能讓巴克斯士去視察郊外一個預備給替會議服務的美國兵搭帳篷用的地方，也不能准許美國運輸車輛在霍爾——柏林公路上行駛。要做這些事或其他同樣重要的事，巴克斯士是非請我去徵求莫斯科底同意不可的。幸虧那時候莫斯科脾氣很好，沒有花多少功夫考慮，就答應我們底請求了。

我於七月十三日偕同哈利曼抵達柏林，城裏的情形，已經完全不是我前次在五月九日來這裏時所看到的樣子了。這真是使我驚異不置的。街上的瓦礫已經掃乾淨，殘破的電車汽車也都挪走了。一眼望去，到處都是顯明地畫着史太林像的紅色大旗。這個城市當然還是一片荒涼，可是看起來却已經有一點整潔底感覺了。紅軍女兵穿了新制服，用起又乾淨又鮮明的紅黃旗在俄國佔領區各處指揮交通。她們使用這些小旗已經有了一種特別的樣子，很難形容，可是很漂亮很有本事似地。在一輛軍官底小包車駛過來的時候，她們就很快地把小旗旋轉了一陣，最後讓紅旗垂直，停止另一條路底交通，而黃旗則指着那輛軍官小包車所要走的方向。最後當那車經過的時候，她們就把兩面旗都壓在胳膊下，舉手致敬。這種操練，真可以使無線電城底跳舞員都生色不少呢。

在我們去波茨坦近郊巴倍爾斯堡的時候，一路上就不是由婦女交通管理員來指揮車輛，而由紅軍男兵取而代之了。通往會議舉行地方的所有街道兩旁，都由他們駐守，凡有人過就敬禮。那些兵士底制服，真是纖塵不染，並且每一個人都帶了白手套。敬禮敬得又快又正確，使你不能不一一回禮。我真羨慕哈利曼底一身便裝呢！

巴倍爾斯堡離開柏林相當遠，所以沒有受到同盟國猛烈的轟炸，只有間或幾幢屋子被破壞了。在會議期間，分割成英美蘇三區，每區約有七十幢房屋。我被派了一幢，同住的是也從莫斯科來的邁布爾斯海軍中將和里其准將，還有郝爾中將和他底幾個屬員；都是由華盛頓來的老朋友。那是一所安靜的村舍，屋子都很寬敞，四周圍着花園。這些花園已經有一點荒蕪底樣子了，不過修造時候的那種計劃和培養照料時候的那種小心，倒還可以想像得出來。比起我所到過的別的地方來，這一小塊德國地方，要算是最像一座鬼城了。你簡直可以感覺到它底舊主人們依舊徘徊在他們爲享樂而創造了的環境之中。我想剛剛從莫斯科底嚴峻的生活之中脫逃出來的我，一定可以比別人更能深切地感覺到。希特勒和他底同胞們，居然願意冒了犧牲這麼一種和平快樂的生活之險，來發動戰爭，真是多麼地愚蠢啊！

七月初期，就在我們離開莫斯科之前，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來見史太林，就想就俄國參加對日作戰後在東北所要享的權利一事，與俄方成立一個協定。史太林對宋子文要價甚高，他底要求已經超出羅斯福和邱吉爾在雅爾達會議時所答應支持的範圍以外去了。不過雖然宋子文當時沒有能與史太林成立一個最後協議，而要回去把史太林底意思報告蔣介石，誰都知道協定是遲早會成立的。所以俄國之參戰其實是差不多已經定了。史太林所提出的蘇聯參戰底兩個條件，都已得到了滿足：美國事實上已

經完成了必要的西伯利亞供應品底存積工作，而牽涉到中國的種種問題也差不多可以得到滿意的解決的，並且當時德國已經投降了兩個多月了，而史太林曾經答應在德國投降三個月後參戰。所以蘇聯之參戰，似乎只是幾個禮拜底問題而已。

波茨坦會議底第一次軍事會商，是在七月二十六日舉行的。參加的有英國蘇聯和美國底參謀總長們。開會地點是在巴倍爾斯堡底薛西列恩霍夫宮。佈置講究極了，外表就像我們在紐波特，格洛斯特，或勃林蓋姆所能看到的那種美國大公館。

李海軍軍上將被選為首次會議底主席。他開門見山就請安託諾夫大略說一說對日作戰俄國底計劃和企圖。安託諾夫簡單地說：俄國預備在八月下半月開始進攻，不過確實日期，要等與中國的談判結束後再行決定。意思中間似乎很露骨地要美國敦促 蔣介石，趕快答應史太林底建議。安託諾夫報告了一番遠東紅軍準備底情形，又特別提到俄軍所有的給養，都得靠西伯利亞大鐵道有限的運輸量來供應。其意思當然是希望開會討論美國繼續由太平洋供應物資之必要，不過這個要求已經是晚了。安託諾夫對於這一方面的憂慮，又可以由下邊這件事上得到證明：他問金氏海軍上將美國是否企圖佔領北千島羣島。

我們應該記得在四月裏邊，美國參謀總長們曾經決定：除非俄國主動地來要求，他們就不再作任何行動，以維持橫貫太平洋的供應路線了。金氏上將回答安託諾夫底問題時說我們並無意要佔領千島羣島，不過假如必要的话，我們可以不必佔領它們而仍舊維持一條到俄國的交通線。金氏海軍上將底意思很確定地是說：只有在蘇聯當局能使我們相信確有迫切需要美國供應品的時候，我們才願意在千

島羣島中間打出一條路來，並且俄國人如何迫切需要我們底供應品，也得由他們自己拿出證據來。在我們底蘇聯朋友交涉時，能聽到一個美國人採取如此堅定而獨立的立場，真是一件十分痛快的事。之後就由馬歇爾將軍對於對日作戰中美國軍事情勢，作一報告，接着就是安諾德將軍報告我們底空戰情形。當我聽他說我們已經找不到地方來放歐洲戰場上所遺留下來的轟炸機的時候，我真是急壞了。我想俄國人準會要他分他們一點，那麼交貨及訓練等等麻煩爭執事情，就又要重新開始了。僥倖的是：俄國人倒了解要他們現在來成立一個戰略空軍，已經是太晚了，所以安諾德將軍那句話總算平安過去了。不過無論如何，我們要依靠俄國人幫忙底地方，已經是非常之少，即使俄國人作這種要求，只要安諾德將軍不答應，他也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加以拒絕的。能够有這麼強硬的立場，真是頗為令人欣慰的。

在我像媒人似地，努力促成歐洲戰爭中俄國與西方同盟國的軍事合作中，我已經得到不少經驗，使我相信欲在遠東戰場上合作，似有建立一個較好的制度之必要。我知道俄國人要把作戰底控制權保持在莫斯科，不過我覺得這恐怕是不可能的。遠東太遠了，莫斯科決不能像對德作戰時一樣地在後邊牽線了。

在得到了美國陸海軍參謀總長們底同意之後，我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向安託諾夫建議交換聯絡官，並且在伐西力耶夫斯基將軍和麥克阿瑟將軍及尼米茲海軍上將之間，成立電傳打字機通訊機構。我建議及早辦理此事，以便一等日蘇開始作戰時，就可馬上應用。每一聯絡組應由約十五個軍官

和三十個士兵組成之。美國願意供給必需的通訊設備。我又建議給安託諾夫：在他未在波茨坦與我國參謀總長們會談之前，可不必作任何答復。我想：他要拒絕他們恐怕要比拒絕我困難一點。

在美國參謀總長們到了波茨坦的時候，我就預備好了五項請求，希望他們能轉交給蘇聯底參謀總長們。第一個是要求蘇方准許美國海軍在蘇聯境內設立兩個氣象台，一在卡巴洛夫斯克，一在配屈羅伯夫洛夫斯克。金氏海軍上將和安諾德將軍都希望成立這兩個氣象台，以便改善與海空軍作戰有關的氣象預報。第二和第三個請求是希望蘇方對於哪一條線應作為美國海空軍作戰底北方界限一點，發表意見（並不是徵求他們底同意）。第四個是請求他們答復我對於成立聯絡組織的建議。第五個是要求成立一個協定，互用彼此底海軍和空軍基地，以便獲取安全之港口，並修理作戰損壞的船舶和飛機。在第一次會談結束的時候，李海海軍上將就把這張請求單遞給安託諾夫將軍，並相約美蘇兩國參謀總長們，當再開一次會，由蘇方在會上提出答覆。

同時，經由政治途徑，蘇聯政府已經通知西方同盟國，說是日本已請求蘇聯出來做停戰談判底居間人了。日本底請求中並未提及停戰之條件，只是強調繼續鬥爭之無謂，並建議為人道起見，停止作戰。我們底回答就是波茨坦宣言，要求無條件投降，不過還是給日本一個保持國家主權底希望。該宣言雖然蘇聯未曾參加，不過發佈時是徵得過史太林底同意的。

波茨坦會議第二次軍事商談中，英國參謀總長們並未參加。安託諾夫一開會就說：美國參謀總長們所提出的五項請求，史太林元帥已在那天把答復交給杜魯門總統了。不過我們底總長們還沒有看到，所以安託諾夫就大聲地讀了一遍。關於第一項，他說：蘇聯同意在卡巴洛夫斯克和配屈羅伯夫洛夫斯克

成立氣象台，替美國海空軍服務，不過覺得這些氣象台應由蘇聯人員管理。金氏海軍上將底頸子一下就發紅了，接着連頭臉也都波及了。我看得出他有一點生氣，可是他還很能壓制自己，只是表示很失望而已。他請求重新考慮，並指出建議設立之氣象台全部價值，就在於能讓美國氣象和通訊人員來管理它，因為他們不單是熟悉吾軍所需要的那種情報，並且可以用美國電碼和無線電規則來迅速通訊。安託諾夫一定早已料到他底主張會得到怎麼樣的反應了，因為他一下就縮了回去，同意由美國人員來管理這些氣象台。

對於我們第二和第三項請求中我們所提美蘇海空軍作戰之界線一事，安託諾夫建議了幾個小更改。金氏海軍上將和安諾德將軍對於安託諾夫所建議之改動，表示同意，於是這個問題就算是解決了。

在答復我們底第四項請求時，安託諾夫使我們大吃一驚，他聲稱：所有蘇軍在遠東之作戰，概由伐西力耶夫斯基將軍全權指揮，不受莫斯科底監督。他同意交換聯絡小組並成立美蘇司令部之間的通訊機構，以便日蘇開戰之時，即可運用。他還比我更進一步地建議美國不單在卡巴洛夫斯克伐西力耶夫斯基司令部裏駐一聯絡小組，並且在海參威蘇聯海軍司令部裏也要派一組。這我們當然是欣然同意了。在答復我們底最後一個問題時，安託諾夫不僅同意使用彼此底海空軍基地，以便獲得安全的港口和修理損壞了的船舶和飛機，並且還給我們底參謀總長們一些地圖，註明這些基地底位置和各基地所有之設備。

安託諾夫一定還在害怕我們不能繼續從美國運供應品接濟他們，因為他問什麼時候我們覺得我們能够派護航隊通過日本南頭與朝鮮之間的對馬海峽。他說假如在十月以前能够行的話，那麼在冬季封

凍，日本之北無法通航之時，供應品就不致於中斷了。金氏海軍上將回答說：我們非得在日本自殺飛機砲火之下掃除對馬海峽中的水雷不可。而這項工作，一定得等南邊的九州島攻下來以後才能開始。他說他覺得在十二月之前使用那個海峽，大概總沒有問題，這個答復俄方似乎是滿意了。

波茨坦軍事會談就在這種完全協調之中結束了。俄國軍事首長們不僅是同意了我們底建議，並且還第一次準確地實施了它們。

要會齊人員和設備，供我們預備設立的氣象台和聯絡小組之用，得花不少的時間。不過當日本在八月十四日投降的時候，我們底人員倒也已經準備在四雅圖出發了。等到戰事停止以後，麥克阿瑟將軍和尼米茲海軍上將都覺得已沒有派聯絡小組前往俄軍司令部之必要，所以這個計劃，就由我們自動建議取消。不過在取消的時候，俄國人倒已經如約地準備好歡迎和接待美國人員了。關於氣象台，我們海軍當局覺得在佔領期間，也很有價值。紅軍參謀總部建議把這個計劃也取消，不過在我們堅持之下，終於答應在卡巴洛夫斯克和配屈羅伯夫洛夫斯克成立美國氣象台。不過蘇聯當局雖然遵守他們在波茨坦所作之諾言，答應成立那兩個氣象台，後來他們對於兩台之活動，却橫加限制，使它們變得毫無用處。所以當他們在十二月十五日建議取消它們時，我們很高興地就同意了。在俄軍與日本作戰的短短幾天中，蘇方對於分開雙方海空軍活動的那條界線，倒也很能當心地遵守。

在波茨坦會議後，一連串事情像瀑布似地湧來，很快地就到了戰爭結束的時候。史太林曾經告訴過美國總統，同時安託諾夫也告訴過我們底參謀總長們，說是俄國預備在八月下半月參加作戰。當原子彈在我們從波茨坦回來後不久投到廣島去的時候，蘇聯報紙上很少提到它。不過蘇聯政府內部一定

非常注意這件事。蘇聯要參加太平洋和會，自然得買門票，不過現在要買門票也得趕快買了。要不然戲一開演，位置就會沒有了。

八月八日下午安託諾夫通知說：他希望能在五點鐘見到英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和我。一等我們在他辦公室裏坐下來的時候，他就送我們每人一份蘇聯政府對日通牒底副本。通牒中略稱日本現在是惟一要延長戰爭的強國了，並對於日本之不能接受蘇聯所恪守的波茨坦宣言，表示不滿。最後通牒中說：蘇聯爲避免長期之流血並挽救日本人民之絕滅起見，別無他法，只能與同盟國聯合作戰。鑒於以上各點，蘇聯政府特此宣佈：自八月八日至九日之子夜起，蘇聯已與日本在戰爭狀態之中。

同時莫洛託夫也通知哈利曼，日蘇已開始作戰。他跟安託諾夫兩人都特別強調地指出：俄國之參加作戰，一點不錯地是在接受德軍柏林投降之後三個月。他們要用這一點來證明史太林把協定看得多麼地神聖。不過我却難免要覺得真正迫切地推動他們的，恐怕還是那枚原子彈罷，不過這時候當然還是不要那麼說的好。

俄國人民聽到他們國家對日作戰的消息時那種懶洋洋的樣子，使我非常驚異。不過更使人驚異的倒是不到一個星期以後他們聽到戰爭結束時那種漠不關心的神氣。在對德作戰時，俄國全部人民，都直接受戰爭底影響。差不多每一個俄國人都有幾個親戚朋友被德國人殺死或者被他們擄去做苦工的。德國人那種對於財產和文化之摧殘，到處可見。因此對於德國人的仇恨，就這麼樣地形成了，與那充塞蘇聯報紙的反法西斯宣傳文章倒沒有多大的關係。

可是另一方面呢，俄國人中間，只有少數幾個住在靠近滿洲邊境的西伯利亞的人，才跟日本人發

生過一點接觸。蘇聯爲了要在四年戰爭之中維持日本底中立，在報紙上簡直很少提到日本。並且要使蘇聯人民對於一個像日本那麼遙遠的國家發生憎恨，簡直也是不可能。我想共產黨宣傳機關即使在最後幾個禮拜之內，也沒有做這種煽動工作，其原因當也就在此了。

當時的情形中有好幾種因素，都很明顯地可以看得出來。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出蘇聯政府對於它自己底威權，頗有信心，它可以使它底人民對一個他們毫無興趣的國家作戰，並且也無需設法使他們對這個敵國發生興趣。而另一方面呢，俄國人民底那種沉默和漠不關心，却也充份表示了民意底團結和一致，這種民意雖然橫受壓制，可是還是有相當的力量。顯而易見地，假如俄國在對日作戰時也需要像它對德作戰時那種敵愾同仇之精神的話，那是一定辦不到的，至少程度上總有差別。由此看來，俄國假如要促使它底愛好和平的人民，來對一個遠離他們邊界的敵國作戰，恐怕是很困難的了。

八月十日至十一日底晚上，莫斯科美國軍事代表團真是忙得不像話。我覺得那一晚上是哈利曼在俄國最偉大的勝利。黃昏開始時候，一切都靜悄悄的。我邀請了哈利曼夫婦，凱南夫婦和保萊夫婦到我家吃晚飯。飯後我們開了幾張電影，可是到差不多夜半的時候，莫洛託夫突然請哈利曼到克林姆林宮去會談。

等哈利曼到的時候，英國大使卡爾已經在那兒了。莫洛託夫告訴他們說：在蘇聯大使把蘇聯宣戰書交給日本外交大臣的時候，那位外相就跟他說日本政府早已經準備接受波茨坦宣言中的條件，只要在關於保留天皇爲日本元首這一點上，我們能够答應就行。莫洛託夫說據他所知：同樣的電文已由瑞士政府轉交英美兩國了。他急於要知道我們底態度，同時又說他覺得保留天皇與無條件投降不合，所

以他懷疑日本之請求能否被接受。

同時凱南又被請離開了我們，去收接一封華盛頓拍來的急電，電中提出吾國對於日本請求所擬作之答覆。於是他又匆匆趕到克林姆林宮去。他到的時候，莫洛託夫剛剛把蘇聯對於日本建議的看法講完。美國底答覆是這樣：投降必須是無條件的。天皇當然要用來協助投降事務，而日本政府最後應採何種政制，當由日本人民之自由意志來作決定。美國政府希望能得到蘇聯底同意。

莫洛託夫不置可否，他只告訴哈利曼說蘇聯政府當於翌日提出答覆。哈利曼說那不行，因為他得當晚答覆華盛頓。莫洛託夫就說他當儘量努力。

八月十一日早晨二點鐘，莫洛託夫又請哈利曼和卡爾到他辦公室去。他告訴他們說：蘇聯政府已同意了美國預備送給日本的答覆。不過他又附帶說：假如日本真地決定投降了，那麼同盟國對於將來要在日本天皇或日本政府之上建立的同盟國最高統帥部底人選問題，應互相商討，成立一個協定才好。

哈利曼考問了一下莫洛託夫，看看他對於同盟國最高統帥部一事所發表的意見，他自己到底有沒有搞清楚裏邊的意思，免得他亂發表意見。他問莫洛託夫麥克阿瑟行不行。莫洛託夫回答說他覺得行，不過得請示政府當局才能確定地答覆。莫洛託夫接着說：有兩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和伐西力耶夫斯基，似乎也可以吧？哈利曼馬上就指出四年之內太平洋戰爭一直是美國在擋頭陣，並且我們還牽制日本人，不讓他們從後邊攻擊俄國。他說蘇聯只作戰了兩天——所以最高統帥，總是要讓一個美國人來做的——任何別的辦法，你簡直想都不用想。莫洛託夫氣沖沖地說：他希望不作任何答覆，因為要答覆，他非提到歐洲戰爭不可。他說他預備去請示史太林，然後向我們提出答覆。

哈利曼回到我底辦公室裏來的時候，也是氣沖沖地，可是他剛到，隨即來了一個電話，是莫洛託夫底翻譯官巴夫洛夫打來的，說是談話之中，有所誤會。蘇聯對於美國底答覆，應該改成這樣：蘇聯政府建議關於何人應充任最高統帥問題，雙方應事先商討，而並不是要得雙方同意。並且蘇聯答覆中那個「候選人們」，也去掉了，這麼一去，當然連可能有兩個最高元帥這個涵意，也就跟着去掉了。

哈利曼所採取的強硬的態度，使蘇聯政府戰後第一次嘗試控制日本之前途底努力，完全失敗。他們嘗試是嘗試了，結果是蘇聯政府碰了一個硬釘子。我想這實在是哈利曼底一大勝利，因為開始時候一點猶豫，就會開以後種種不幸的妥協之門。第二天杜魯門總統通知史太林說是擬任命麥克阿瑟將軍為同盟國最高統帥，全權接受並處理日本之投降。總統請問蘇聯政府預備派誰充當談判底代表。史太林立刻答復了，同意麥克阿瑟之任命，並派戴勒夫揚柯中將代表蘇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美國聯合參謀總部通知我說日本投降了。

日本投降後一天，麥克阿瑟將軍寄給我一份他同時又寄給所有在他指揮之下的司令官們的電報。電文中命令：在全部戰事停止以前，只要不影響我軍底安全，應立即停止所有攻勢行動。他並知我把這電報轉交俄國最高指揮部，我照辦了。不過在讀這個電報的時候，我沒有注意我這份電報，只是一份知照副本而已，所以在我把它轉交給安託諾夫的時候，就加了一句，說是麥克阿瑟為奉行他底職守，接洽並處理日本之投降，所以希望蘇聯方面，亦對他們底各戰區司令官，頒發同樣的命令。這真是我底大錯，其後果很快地就來了。安託諾夫要我通知麥克阿瑟，說是只有蘇聯軍隊底最高統帥才可以決定何時應在他底戰場停戰。我把安託諾夫底答復送給麥克阿瑟，不過立刻就跑去見安託諾夫，解釋我

底錯誤，並且向他保證：麥克阿瑟將軍惟一的意思，只是要讓蘇聯最高指揮部知道他所採取的行動而已。一兩天以後，我從麥克阿瑟將軍那兒收到一份打給安託諾夫的電報，證實了我在道歉時候所說的話。幸虧事後大家都原諒了。不過有一個時候我真以為我已經造成了一個無法彌補的國際間的裂痕了呢！

從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起一直到九月二日投降儀式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舉行時為止的一段時期之內，我們與蘇聯的軍事關係，真是非常混亂；並且還互相猜忌。在這一期間內大部份的時候，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裏，一直沒有蘇聯底代表。所以他與蘇聯最高指揮部往來電報，都得差不多繞世界一週，轉接交換，才送達我底辦公室。常常很重要的電報被耽誤了，因此有些事情，本來他們應該預先得知我們底通知的，現在却要等到看了報上五顏六色又是半真半假的消息後才知道。這麼一來，就造成了一種猜忌底空氣，後來好得麥克阿瑟將軍不管通訊上有無耽誤，還是詳盡地把他底行動通知蘇聯最高指揮部，所以這種空氣，就終於消除了。

日本人在接洽投降時，大部份的事情，譬如說，戰事之停止，日本代表之初次前往馬尼刺，以及天皇所需頒發之敕令等，均由某幾個日本無線電台廣播，而由我們很仔細地接收下來的。日本每一個通告，都編了號。麥克阿瑟將軍收到它以後，就轉達給我，要我再轉知俄方。日本人發通告是日夜任何時候都可能發的，並且通報底總數，後來變得相當地多。有些當然是很重要的，不過有些則涉及細節事情，實在是無關緊要的。美國人能否收到這些通告，得看日本電台底廣播我們能否隨時收聽，並且還得看自然情況，是否使無線電能不受任何擾亂。爲了這種種原因，在我轉交給俄國人的通報中，

常常會缺掉幾號。我相信遠東紅軍一定也在收接日本電台底廣播，因此對於實際情形，必甚明瞭，不過在莫斯科的最高指揮部，只要我們不能把日本廣播一號跟着二號地送給他們的話，就懷疑我們有其他的用意了。所以我沒有辦法，只好把很不重要的，也都翻成俄文，送給安託諾夫。並且有時候我還得特別打電報給麥克阿瑟將軍底司令部去索取漏掉的那幾號通報呢。

日本有些廣播是很靠不住的。譬如說，有一次他們廣播：俄軍正在北海道登陸。史太林起先曾經提議過要讓紅軍在北海道接受日軍之投降，不過美國方面認為美軍已獲有在日本本土接受他們底投降權利，所以就拒絕了他底請求。可是照日本廣播的消息，彷彿俄國人未得我們底同意，就在北海道登陸似地。我一接到這個通報後，立刻就去找安託諾夫商談，他當即向我保證蘇聯軍隊並未在北海道登陸，並且將來也不會。於是我們底懷疑和恐懼，就這麼地消除了。還有一次日本人報告說同盟軍正在千島羣島最北的一個占守島（？）上登陸了。因為這個區域是在蘇聯作戰範圍之內的，所以我就以為如真有此事，那登陸的一定就是俄國軍隊了。可是另一方面俄國人却以為我們違反了過去的諾言，不肯把千島羣島讓蘇聯負責了。所以蘇聯首長們就聽信了這個日本方面底報導，以為我們真地在占守島上登陸了。好得後來麥克阿瑟將軍特別加以否認，終於使俄國人相信他底話，這才算消除了他們底猜忌。

爲了讓日本天皇發出第一條勅令，命日軍投降，我們之間又發生了一次爭執。在我們送給蘇聯政府，徵求他們同意的原文中，並未提及千島羣島日軍向蘇聯司令官投降這一件事。後來經史太林請求以後，就把這一條添了上去。而當我把改過後的命令，送一份給斯拉文將軍的時候，我又特別請他注

意那已加更改之處。同時杜魯門總統也通知史太林說我們已接受他所建議的修正了。不過不知道什麼原故，蘇聯參謀總部並沒有把修正後的那份東西交給蘇聯外交部，於是莫洛託夫就對哈利曼提出正式抗議，說我們沒有依照總統之諾言，把那通勅令修正。我馬上就去見安託諾夫詢問此事，並指出我在五天以前送給斯拉文的那份副本上已經把應修改的地方添加進去了。安託諾夫有點張皇失措，我還看得出來斯拉文真是要丟臉丟死了。爲了在他長官面前衛護他一下，我就說：應該翻譯的東西既如此之多，我很能了解他們一時疏忽了沒有能够注意到那些修改之處。不管事情怎麼樣，蘇聯對於美國動機之猜忌，至少證明是毫無根據的了。

八月十九日我接到通知說是我們已經空運了一個戰俘聯絡小組到瀋陽了，雖然這個地方，那時還是在日本控制之下。日本人已經答應立即釋放威勒愛特將軍，不過堅持說非得蘇聯同意，他們對於此事，不能採取任何行動。所以他們就請我去要求俄國人發出所需之訓令。

我跑去見安託諾夫，並且告訴他：威勒愛特和其他在巴丹和考力極特作過戰的美國人，都是愛國英雄，所以假如蘇聯能够幫忙，讓他們立刻獲得自由的話，美國人民一定會非常之感激的。幾個小時以後安託諾夫通知我說已訓令伐西力耶夫斯基將軍，盡其所能，立即使威勒愛特將軍和其他在瀋陽區域內之美國戰俘們，獲得自由。伐西力耶夫斯基將軍同時還可以准許我們底飛機運輸供應品給那些美國人，直到全部均已撤離滿洲時爲止。

伐西力耶夫斯基底行動迅速而有效。他派了一隊俄國軍官到瀋陽去，這批人一到以後，就打聽威勒愛特將軍底所在地。當他們知道威勒愛特是在瀋陽之北約一百英里的西安（譯音）地方時，他們就

開了一列蘇聯專車到那兒去把美國戰俘接出來。可是等到那列車抵達西安時，另外一批俄國人已經請威勒愛特將軍坐了一隊蘇聯汽車，由西安到達瀋陽了。他和一批別的美國軍官們於八月二十七日坐了美國飛機離開瀋陽。俄國人爲使威勒愛特將軍立即恢復自由而給予我們的協助，使我們回想到他們以前讓被扣留的美國人，從搭希坎特脫逃出來時那種竭誠合作的態度。這又可以證明：蘇聯官員們只要相信在某種情況之下的美國人，並無任何祕密動機的話，他們是很肯合作的。很不幸地，美國動機之純正，難得像釋放扣留人員和在滿洲的美國戰俘那兩件事上那麼地顯而易見。

x

x

x

史太林元帥曾經通知總統派戴勒夫揚柯將軍代表蘇聯參加在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舉行之投降談判。我知道紅軍沒有可以從西伯利亞直飛馬尼刺的遠程飛機，所以我就向麥克阿瑟將軍提議請他自動派一架B-28機或其他四發動機運輸機來接戴勒夫揚柯。麥克阿瑟立刻答應了，很誠摯地邀請他，並告訴我他擬派那架飛機所要飛的路線等等。因爲在俄國方面，需要預先接洽妥當，先找好一個可供我們巨型機降落的大機場，並且還把路線和識別訊號通知他們，以便紅軍高射砲隊，不致誤擊。最後接洽都已就緒了，決定讓那架飛機在八月十九日飛到俄國來。可是就在那個時候，在日本南部海岸線外邊，發生了一次颱風，因此那架飛機就一天天地爲了天氣不好，不能起飛，一直就擱了十天之久。不過因爲通訊聯繫不行，我總是要等到那飛機未能如期抵達目的地後好久，才接到通知，告訴他們又得延期了。

把戴勒夫揚柯將軍接到馬尼刺，是我與紅軍參謀總部所作的最後一次合作嘗試。我個人對於這件事有很大的興趣，這不僅是因爲是我提議派一架美國飛機送他到馬尼刺去的，並且還因爲只要他一到

以後，美蘇之間連絡事務就可以就地接洽解決，而無需乎通過我這個與世界隔離的辦公室了。他之安全抵達馬尼刺，對於我說，真像一大服阿司匹靈，可以醫治我不少的頭痛事情。不過，雖然我是這麼關心這件事，每次我去通知延期起飛時，蘇聯人員都對我非常猜忌。他們似乎以為我們之建議派一架美國飛機來接載勒夫揚柯只是一種計策，想使他遲遲不能起行，終於來不及參加投降典禮。最後俄方決定用一架我們根據租借法案撥交給他們的美國加太林那式機把他們底代表團送往馬尼刺。可是在這架飛機還沒有準備就緒的時候，天氣好了，於是麥克阿瑟將軍底飛機就到達了西伯利亞。它到的時候，同盟國代表團還未去東京，所以載勒夫揚柯可有充份的時間趕上他們。我——知道這個消息，心上好像綁走了一塊石頭似地。

最後一個要由我徵求美國同意的蘇聯底請求，是要派一批新聞記者和電影技師到東京去記錄和拍攝投降的儀式底影片。在我離開莫斯科之前，密蘇里號上投降典禮底電影就已經開演了。這些影片是在一只正在駛近密蘇里號的小船上拍的，由於攝影時鏡頭底關係，那條軍艦看起來簡直大得驚人。艦首高得與帝國大廈差不多，後邊却逐漸縮小，使艦尾好像是在一英里之外似地。假如我們有意要誇示美國武力，以恐嚇蘇聯的話，那這張影片，真是再好沒有了。當然我們美國人知道這張影片上所顯示的只是一個歪曲了的形象，可是我們還是很高興聽俄國人底驚愕的嘆息聲——密蘇里號底綽號是「大毛」，在這張影片上，它却比它底綽號更勝一籌了。

x

x

x

等到日本戰事結束以後，美國軍事代表團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理由。在停戰不久以後，英國方面

就得到俄國人底通知要他們把代表團撤離俄國，所以我也就建議在人家下逐客令以前，早早把美國代表團也撤出來。我們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三十一日關門的，以後在莫斯科底美國代表事務，就又回到我們底陸海軍武官身上去了。

那個代表團實在說不上是非常成功的。美蘇兩國在共同作戰時所可能做的許多合作事務，我們都僅僅碰了一碰表皮而已。可是我們所作之一切努力，都受到了自總統和參謀總長以下全美同胞底支持。我們一小點成功，就大受讚許，而我們底許多失敗，却都得到同情的諒解。而美國大使又做了我們代表團底擁護者和大顧問，不遺餘力，協助我們達到我們底目的。我們之不能獲得較大的成功，真是太不幸了。

我在離開俄國的時候，對於俄國民衆，有一種很深的感情，可是對於將來美國與俄國領袖們之間的合作，究竟能够有多大的發展，我却是非常懷疑的。

第四部 我們能與俄國相處嗎？

十七 蘇維埃領袖們和他們底政策

我現在開始寫這書底第四部，深心裏懷着謙卑的情緒。我很想根據我底經驗，描寫一般蘇維埃領袖們行爲動作底式樣。我暫時且不提俄國人民大眾是愛好和平的，對於我們是懷着善意的。最後，我願意給那些病痛加以精密的診斷，開個治療的方子，假使目下的蘇聯政策繼續無阻，這些病痛會纏着整個世界，尤其是會纏着美國的。要充分完成這些任務，我該是俄國「專家」才成——可惜沒有這回事。我該是澈底了解俄國的人，但事實上，她是不可了解的。話雖如此說，以一個美國人在俄國住了兩年，所處的境遇逼得他跟蘇聯政府發生密切的接觸，是一般的外國人所不能得到的機會，所以我不妨對於這個矛盾充塞的國家，下一些結論：下面便是敘述這些結論，至於真實性底程度倒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憑證哩。

我很願意承認這個理論是事實：俄國的領袖們一切行動都出於真誠的動機，而不是由於個人權威和自我尊榮底願望。他們由衷地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底救星，所以他們竭力設法要全世界接受這個觀念，假使沒有資本主義底勢力作祟，這個世界便會接受這個觀念了。他們覺得共產主義是醫治一切罪惡的藥石。共產主義底裨益已經在俄國收了很大的效果：短短的二十五年內，一個國家已經從渾沌的狀態一躍而爲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至少他們心裏以爲如此。可是，除非同樣的藥劑使世界其餘的

那分免除了資本主義底災禍，則俄國依然會被傳染，不能安全。這劑藥也許不易施用，病人會覺得苦口。施行治療時也許可用強力，也許需訴諸欺詐狡猾的手段。蘇維埃領袖們不惜採取任何手段，只消能够完成這個目的。

讓我暫時停留一下，客觀地看看這般俄國領袖們，然後再考察他們工作所用的方法。先看史太林，他是個無限獨裁的領袖，賦有絕對的權力，跟伊凡暴君或彼得大帝一樣：我們不禁驚奇的是，他是完全孤立的，跟俄國隔絕，同時也跟世界其餘的部分隔絕。他在克林姆林外面出現是非常偶然的事。在我留俄期間，我會兩次看見他閱兵，站在克林姆林牆外列寧坎上；一次看見他上戲院，陪伴邱吉爾。我們外國代表團裏，誰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住在那里，跟誰待在一起——大概克林姆林裏面有他住的地方罷。莫斯科近郊，一座高圍牆後面，隱藏着他底一所「大廈」，可是我不知道誰看見過他走進或走出來。他在位已經二十二年了，我懷疑這期間他會否走過莫斯科底街道，至少決不會單獨而沒有隨從地走過。

史太林跟外面世界發生直接的接觸——唯一的機會是——至少較我所知道的是如此——青年時期會短期遊史篤克賓爾姆，與英美領袖在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會議，以及他特許的接見外賓。對於俄國疆界以外的世界，甚至對於克林姆林圍牆以外的俄國，他所有的知識一定是倚賴新聞底傳達和屬從底報告。我想，我們決不該疏忽的就是了解史太林底地位逼得他採取的孤立狀況，因為這證明了他特別依靠他底助手們和顧問們。處在那些親密的人們裏，史太林恩怨無常，臂劃政策會受左右影響，是很顯然的，這在一個集權獨裁的國家自然也是免不了的。這可以說明史太林對外關係的態度裏屢次三

番出現的矛盾衝突。

史太林可說是外貌不揚。他個兒矮小，毫無顏色。給人的印象是，早年體格堅實，可是後來的生活養成了安靜的習慣，漸漸變得蒼白臃腫了。他六十七歲底痕跡顯示在他皮膚底深刻皺紋上和稀疏的灰色頭髮上——早年定是又黑又密的。他不露感情，他底態度令人不覺愉快，也不起反感。我見過他微笑，但我沒有聽見他出聲笑過。我見過他綳眉，他底話也偶然表示急躁，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他顯得驚慌。他有玩撲克牌的能手底一切特點。

至於他底性格，我該說他富有魄力，但頗小心謹慎。他能迅速而果斷地行動，或者以無限的耐性等待。他能和善，也能毫不留情，這要看他一時所受的精神感應。他有銳敏的智力，其證明就是他不斷地把歷史上的教訓應用在現在的事情上，並且了解各種武器底特性和用途。他面臨任何境遇，能够立即捉掇住它底主要因素，還很表現了他底聰明。史太林有着典型的政治家底心理。他底肖像以顯著的地位印刻在俄國所有的大建築上，並不需怎樣的暗示或刺激——一般人民決忘不掉他底領袖地位。我曾看見他當着大眾逗孩子們玩兒，帶有政治性的銳敏——美國政治家也常常受着同樣的敏感底刺激，做出這類公開表演的。在大宴會上，他對所有在場的附屬領袖們，一一慇懃致意，決無遺漏。他底生活受了熱狂的意念底限制，因此產生了他底狹隘和偏激。

一般人總以為「政治部」是個咨詢顧問機關，在某種限度內是擬訂政策的團體，對於史太林有極大的勢力。政治部由十三個委員組成，差不多一半是行政首長，一半是幕後活動的人物。實際上這是個共產黨組織，而不是政府機關。這一羣人裏面最爲世人熟知的是，莫洛托夫，米可揚，伏洛希羅夫，

可能也有奈達諾夫。政治部共有十三個會員，其中有一個幾乎毫無疑問地已經被選爲史太林底繼承人了，但是除掉史太林自己，恐怕沒有人——也許連被史太林選中的人，知道這到底是誰。莫洛托夫時常被特別提起，儼然是太子的樣子。米可揚有時也被談起，可是當了國外貿易部部长，他也許對於政府底經濟方面太稱通了，以致不能發展黨領袖所需要的政治才能。此外被提起的人有奈達諾夫，列寧格勒底黨領袖，會以守城底功績博得全國底景仰；還有朱可夫元帥，最出名的軍事英雄。不管到底誰是繼承人，我們預料他定會繼續推行史太林所建立的政策哩。

x

x

x

以上的敘述裏，有好幾處我提到雅爾達會議後美蘇關係底緊張。波蘭政府底改造，應採若何步驟，美蘇各持不同的解釋，這個紛爭便是困難底開端。我們底了解是，莫洛托夫，卡爾爵士，和哈利曼，三人組成聯合國委員會，跟波蘭各黨各派底領袖會商，建立一個臨時政府，其中任何黨派都可派代表，暫時担任行政底職務，等到事態進步，容許實行公開選舉時，再由人民選定他們自己喜歡的政府。俄國人底見解則不然，波蘭政府已在蘇聯保護之下成立了，應該擴大組織，包括波蘭其它黨派底代表。可是莫洛托夫只願接見蘇聯庇護下的波蘭政府所能接受的代表，實際上就是蘇聯所能接受的代表，而不願接見其它的波蘭代表。

蘇聯要求停止亞歷山大元帥所提請的意大利境內德軍投降的和議，可是我們拒絕接受這個要求，這樣便使波蘭問題上所起的紛爭，更形劇烈了。結果呢，羅斯福總統和史太林交換了一串措辭尖刻的電報，這一定使總統臨死前夕對於他一向親蘇懷柔的政策，到底是木是很聰明，怕會發生疑問哩。

伯恩情勢緊張未過，又發生了三個事件，原因起於年青的美國航空員底不負責任的行動。有一回，一架飛機燃料不夠飛回意大利，被迫降落在波蘭。飛機並沒有損傷，一班飛行員在降落的機場受到很友善的招待。俄國指揮官給飛機添了油，但是關照美國飛行員暫勿離去，靜等莫斯科明白的訓示。駕駛員請求上飛機替他自己和他底隊員們取些衣服。他們被准許了，可是上了飛機後，他們關上機門，發動引擎，飄然遠揚了。又有一回，一個同情倫敦波蘭政府的波蘭人，穿了美國制服，坐了美國飛機從波蘭某地飛到另一地，當時這架飛機正擬飛離波蘭國境。不消說，蘇聯祕密警察正伺候着哩，準備飛機在波蘭境內作末一次的停留時，把他認識個清楚。第三回，一個紅軍少校，自己說是出生在美國的，暗藏在一架美國飛機裏，偷偷地離了波蘭到意大利去。我們駐在意大利的當局把他送回俄國，無疑地他一落地就被處決了。因為少數輕率的人幹了這些鹵莽的事，史太林在遇見哈利曼時，便譴責美國陸軍航空隊鴛鴦隊員在波蘭從事陰謀活動，其用意似在干涉紅軍底動作。

波蘭問題底意見分歧，亞力山大乞降底和議，以及上面所說的航空事件，都引起了俄國人底反應；他們採取的行爲方式是我們過去已經領教過的，並且深信將來也會經驗到，要是一旦觸犯了史太林底意趣。於是美國在蘇聯的一切行動完全被禁止了。這樣鉗制我們的方法或手段，倒是充分代表俄國人的作風哩。

俄國政府各部分似乎都已得到通知，凡牽涉美國人的一切活動都得暫時停止。尤其是關於戰俘底遣送，我們受了最嚴重的打擊。我曾經提過：雅爾達協定內給予我們的權利，就是在釋放地點最近處迎接我們底戰俘，這權利被剝奪了；又關於保爾太伐美國空軍基地，蘇聯底惱怒使我們也感到嚴重的

影響。

美國人在旁的地方也飽享了這樣的閉門羹。俄國人會允許我們，格第尼亞德國潛水艇實驗站一旦攻下，我們可以去考察研究。可是現在他們不許我們這樣做，理由是：城市附近的水雷地雷尚未掃除，很不安全。我們被允在布達配斯特設立航空基地，可是在准許希爾將軍作了一次偵察飛行之後，俄國人拒絕頒佈訓令，完成原定計劃。一羣美國人被允視察黑龍江流域，結果却滯留在范朋克斯，耗了二十一天才悞喪不平地放棄了。關於建立美蘇間的聯絡航線，蘇聯民用航空局拒絕繼續商討。

政治方面，情形也許是更壞。莫洛托夫拒絕出席舊金山聯合國會議，顯然減輕了會議底重要性。羅斯福總統之死和哈利曼底緊急措施，這才引得史太林終於讓莫洛托夫赴會了。波蘭問題未得圓滿解決，因為莫洛托夫除掉按照他自己底條件，不願採取任何行動。羅馬尼亞油田設備，一部分是美國所有的，都搬到俄國去了，因此斷送了聯合國汽油供應量增加底前途，而使羅馬尼亞油田立即從事出產，減輕聯合國底運輸負擔，這機會也錯過了。

只有在一個場合，我們底關係總算是美滿的。這就是關於美國供給俄國的物資底交付。甚至這方面，蘇聯也並不顯得特別樂意合作，而減輕美國底負擔。比方說，黑海上恢復了安全，我們該趕緊利用黑海底港口，這樣便很可以節省美國底運輸位置。可是不然，水雷底掃除和碼頭底修復，遲遲不進行，就誤了好幾個月。我們想在羅馬尼亞底康斯當太——一個可以召集美國船隻的港口，派一位美國代表，可是這個特權又被拒絕了。

照一九四五年春天的情勢看來，我們似乎可以下幾個確定的結論，都是無可否認的。第一，假使

我們不能完全依照蘇聯底規則而行動，因此觸犯了我們底意趣，我們便會立刻得到報復。第二，我們預料這類的報復會波及一切的活動，只消這些活動裏跟蘇聯發生關係，不管這些活動與最初的紛爭之點定如何地風馬牛不相及。第三，報復手段縱使妨害了蘇聯自身底直接利益，依然是不惜施行的。

在我留俄的全部時期，我不斷地深深覺察到蘇聯領袖們打定主意不肯跟外國人密切聯絡，共同行動。這其間也許有好幾層理由。最大的原因是對於外國人底動機的猜忌。想到俄國外交經驗底歷史背景，這倒是個極易了解的理由。在俄國人底眼裏，抗德抗日的戰爭只是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最後鬥爭底第一階段。共產黨領袖們底遼遠目標是很清楚的，他們覺得資本主義的領袖們抱着同等的理想乃是無可懷疑的事實。他們疑心英美各國努力欲與俄國接近連絡，目的是在探取情報，這種情報在兩大集團意念鬥爭裏是有用的，而這意念鬥爭是終於會到來的。

俄國人要保持孤立，另一理由照我想就是：她想在她自己控制的戰區以內，獲得完全不借助外力的勝利。英美參與的成分愈多，則俄國所得勝利將愈形減色。再呢，俄國戰後的聲譽在有些國家底眼裏會因此低落的，這些國家她希望藉威脅去控制，而不必訴諸武力。蘇聯領袖們抱了決心，要獲得一個勝利，不受英美參與俄國戰場的沾染。這個勝利將昭告全世界，證明紅軍底力量——並不要旁的旗幟來點綴。不錯，她願意接受盟國底軍火，但這祇是說明了盟國底弱點，不得不求俄國來用這些武器替他們打這個仗，他們自己出不了人力呢。這套理論，未免掩匿真相，可是在俄國受了環境底驅使，彷彿竟已成了鐵案了。

最後，我覺得也是個顯然的理由：俄國不願與盟友接近而保持孤立，為的是深怕俄國人民接觸了

衰頹的資本主義底代表們，會沾染了不良的習慣。保爾太伐便是可能發生的事件之一例。美國人來到時，帶來了種種精細講究的配備，那是紅軍空軍從來沒有夢想到的。他們排列了矚目的奇偉的添油卡車，鏟雪的犁，救火器具，和清除殘廢物的卡車。病院裏有些外科器具，殺菌機器，牙醫椅，和旁的設備，規模之宏大在俄國是空前未有的。還有美國兵，帶着可可糖，煙捲兒，和旁的玩意兒，逗得俄國女孩子們動了心，丟下了她們自己的男子。這類的經驗明明地告訴他們，跟外國人接觸祇會撒下不安底種子，戰時和將來都會動搖蘇聯民族內部的團結的。

不管原因如何，俄國儘量想保持獨力獨行的事實，是有着無可否認的證據的。在她最暗淡的時期，她拒絕英美轟炸機隊借用高加索基地，幫助她解史太林格勒之圍。我們善意的自動的努力，用意大得出發的空軍，支持她在巴爾幹的進展，不料反招了抗議，却得不到感激。一個美國人想入蘇聯境，非經過大使或我催逼，是得不到許可的；第二步是簽照，又需把這個人底背景無微不至地研究審查，這才發給。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所謂協力合作，主要人物底一方面不但不樂意，並且專能摧毀合作底効力，結果不會有多大出息，自然不消說了。

美蘇外交關係應否建立在互相報答底基礎上，美國當局和報紙社論欄已經有了很多的討論。照我底經驗看，這倒是唯一的基礎，祇有這樣我們才能同現在的蘇聯領袖建立合理的良好關係。可是，這樣的政策運用起來非靈活不可。比方說，美國倘使拒絕蘇聯政府底一個合理要求，唯一的理由是，俄國人從前也會拒絕經過我們一個合理而不相干的要求；這樣地對付蘇聯是不聰明的。這樣下去，鐮銖

必較，就沒有個完了，我們想獲勝的希望是等於零呢。最好還是採取積極的態度；向蘇聯領袖們作相當的讓步，假使他們答應同時對我們也作相關的讓步的話。簡單地說。互相爭奪底政策該用以達到協議，而不該當作報復的手段。

提倡這個政策是有好些理由的。據我底經驗，蘇聯官吏是很聰明伶俐的買賣家。他們商談任何案件，要是牽連到蘇聯底利益，就決不容許感情成分參雜在裏面。所謂靠賴善意，博得好感，在俄國就沒有這回事。任何提案，要看提案自身底利弊，作商談進行的根據，且不必管過去的恩怨。

不幸在戰爭初期，美國所處的地位不得不默認地接受蘇聯一切的要求，使俄國能以繼續作戰。按理說，我們慷慨幫忙的態度，在蘇聯當局底心裏，該激起友好或感激底情緒，使以後的商談中，他們對美國有美好的印象。可是不然；美國底慷慨被認為懦弱底表示，蘇聯領袖們變得更驕橫，更要求無饜。美國援助的迫切需要早已不存在了，他們這種態度却依然不變。我們也繼續我們委曲求全的懷柔政策，其實也早不需要如此了。戰爭期間每逢我們採取堅定的立場時，我們的關係便有了好轉。我相信我們不妨帶幾分確定性地說：假使我們打交道時討價還價，毫不放鬆，比起有求必應來，蘇聯官吏也許會更高興，更馴服，而減少猜忌哩。

戰爭期間，我們在雅爾達會議中被允許，可以參觀格第尼亞德國潛水艇實驗站，可是雅爾達會議後我們受到重大的打擊，這諾言被取消了；這倒是施行報答政策的理想機會。趁此機會正可以給蘇聯加些壓力。四年來我們不顧德國潛艇的封鎖，組織護航隊運輸俄國的供應品。這樣，我們損失了七十餘條船，連人帶貨。可是俄國人為了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生了氣，便拒絕我們去格第尼亞。我們

很可以找蘇聯領袖們，跟他們說：除非雙方想盡了種種方法，保障最大的安全，我們認為滿意後，我們才能在潛水艇滋擾的海洋上，繼續送出我們的人員，物資，和船隻。再進一步，假使他們不允許我們去考察德國潛水艇實驗站，那末我們輸送俄國物資的護航船隊便立即停止。這也許是一個打擊，叫蘇聯領袖們受不了呢。他們或者接受我們的要求，或者他們被逼承認美國物資已不急需了。我建議我們該採取這樣的行動，可惜我的建議被否決了。華盛頓當時依然還有許多人，懷着惶恐的心理，深怕觸犯了蘇聯哩。

還有一回很可以施用報答政策的，就是關於羅馬尼亞油田的事。羅馬尼亞被佔領了，大部的煤油生產機器搬送到蘇聯去，不顧英美的抗議。我們很可以明白告訴俄國人，羅馬尼亞油田應該立刻恢復最大的產量，不得稍事耽擱，否則美國便停止供應蘇聯的油船輸送。

還有第三個機會：美國飛機停留在俄國陸地上，已經過了一個月了。我們應該乾脆叫蘇聯飛機停留在范明格斯，阿拉斯卡，直到我們所受的禁令取消以後。

我舉了這些例證，說明我所謂根據互相報答底條件，討價還價的辦法。這個政策的重要點是，講價或磋商應在相關的事件上以互惠為基礎。

x

x

x

我跟蘇聯領袖們發生關係時，另外還遇見一個困難，就是有些計劃，雖然有益於雙方，但對於美國並不太重要，到底我該不該找他們商量呢？在這方面，美國的分權制度，拿到蘇聯來運用時，於我們是很不利的。差不多每一個美國代表機關都渴望着想知道：它自身的特殊問題該如何應付。差不多每天

我都接到一個請求，提議在極瑣碎的事情上要跟蘇聯合作。一個團體希望派代表駐在紅軍某些軍佐的前進司令部，以便德國城市一旦被紅軍攻克時，那些公共建築內儲藏着的地圖便可立刻加以審查研究了。另外一團體希望預先派代表，等到三百多個德國工業區和實驗站一旦被俄國人佔領時，可以開始共同研究。這樣的請求，蘇聯領袖們聽了表示極度的猜疑，當然絕無機會獲得他們的贊同。結果呢，他們祇是促使俄國人養成一個習慣——對美國人的一切要求總說「不行」，終於影響到我們其它真正重要的建議。有好些場合，蘇聯並沒有同類的組織，相當於提出請求的美國團體；假使雙方遇着合適的對手，要冀望這個蘇聯團體跟美國人自由合作，也是徒然的。任何外交關係，都需受最高的蘇聯當局仔細審核。因此，祇可在廣泛的任何聯合事業上，我們才應該設法獲致蘇聯的合作；假使預期的結果對於我們的利益並無必要時，我們寧可避免麻煩。

◎美國提議差不多總會遭到蘇聯的反對：有了這樣的經驗，我便向我們的海陸軍參謀總長建議說，我們將我們想採取的行動隨時通知蘇聯軍事當局，可是除非有顯然必要時，不必徵詢他們的意見或贊同。這個提示的動機是起於我的深信：蘇聯領袖們祇對於力量懷有敬意。這裏所提議的政策是聰明的，已經有了屢試不爽的例證。伊克將軍很乾脆地宣佈，說是在某某時間內他的空軍要向他自己選擇的一條轟炸線上出動；這樣一來，南歐空軍行動的聯絡，我們也就沒有什麼困難了。在遠東也遇着同樣的情形，我們斷然地宣佈了美國海軍和空軍行動的最北的界限，我們並沒徵求蘇聯同意，因此蘇聯反而立即同意了。反之，我們若想採取某種行動，打算預先徵求蘇聯的同意，則必然碰壁。第一次爲了實行穿梭轟炸的計劃，關於目標的選擇，我們想獲得蘇聯的贊同，結果行不通，便是明證。另一

同是，亞力山大元帥爲了意大利境內德軍底投降，跟我們議和，我們便徵詢蘇聯底意見。假使我們獨立行動，照我們認爲最好的辦法做去，並不預先徵求贊同的話，我相信我們的動作定會更易得到蘇聯的贊許——當然並不要蘇聯同時動作。

我們竭力想跟蘇聯合作，却時時遇着困難，多半起因於基本觀念和方法的不同。假使我們認清這些不同之點，我們對於蘇聯的觀點多少會容忍諒解的；可是同時我們也有權利要求蘇聯領袖們對於我們的觀念會有同樣的容忍諒解。

在俄國，權威集中於一人；在美國，我們却把它分散給許多人。這個不同，影響很大；第一，只有史太林在場時，才會獲得完全的協議。此外任何事件，在最高層以下的一切商談中，蘇聯代表不能作任何決定，往往還害怕從事於討論呢。美蘇雙方政府所考慮的建議，很難得有徹底的探究，依客觀標準獲致協議。從來不會有一回我能遇見蘇聯參謀長，從頭到尾探討過一個問題，而獲致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同樣的限制出現在聯合國會議中我們跟葛羅米柯的關係，和外長會議中我們跟莫洛托夫的關係。他們祇能擁護既定的觀點，從來不能承認對方所持主張底正確性。我們每次遇見一個蘇聯底官員，實際就是遇見一個特派的使者。他底行動自由祇限於方法，用以支持他底主人底觀點。他不能完成協議，非得等到他把我底主張帶回去報告他底主人，聽取他底訓令，該作如何的讓步或妥協。不但關於基本決策是如此，並且完成這些基本決策時可能產生的無數附帶條件上也是如此。這樣的制度是不容易產生密切合作的。

關於四個基本自由，我們底信仰是不同的，彼此都愕然於對方底觀念。我們對於文字涵義底解釋

不同的。我們着重協議底精神；俄國人祇承認白紙上寫的黑字。這些祇是我們根本不同的幾點：雙方各持己見，不但都很誠懇，並且無法調和。

我們跟俄國人的紛爭，有些是起源於語言底困難。俄語比英語細密正確。俄語裏很容易找一個字眼，表示細微的不同的意義。英語裏同一個字眼不但可有不同的意義，並且字形底變化和上下文裏字與字底關係，可以含有不同的思想。因此，一段俄文譯成英文時，常常顯得拙笨，無緣無故地看來刺眼，而一段英文譯成俄文時，可能引起意料不及的解釋。我還記得有一回，預備組織一個美蘇聯合委員會，照我們底意思這個會應該時時不斷地集合商討。俄國人以為照明文規定，委員們便連吃飯，睡覺，或為其它目的，都不能離開會議室了。雙方懷着尖銳的猜疑，對於這一點爭論了半小時，最後的解決是：委員會由主席召集，委員們須隨時準備，立即出席。

密切合作底另一個障礙是，我們跟來往的蘇聯官員們之間，不能建立密切的人與人的關係。我在俄國待了二年，跟政府裏許多部門底官吏發生密切的接觸。可是從來不曾有誰請我上他家裏去過。為自己辨護，我得趕緊添說，我這方面的經驗跟任何外國人是不謀而合的。我為了正經事務同些官吏集會時，往往由政府另一部門派第三者來出席，他把一切經過都詳盡地記錄下來。我記得，有一回會議結束之後，我正敘述一個塗有風趣的故事，這位第三者也一一記錄了。我講到一半的時候，暫停了問他：他底記錄要轉手交給旁人時，會不會損害我底名譽呢？他有點不過意，便答應不再記下故事底後半了。

我竟然請過幾個跟我來往的人吃飯哩。我馬上探聽得，每回這位被請的蘇聯官吏在應允之前總囑

得到上峯底贊同。我要是口頭邀約他們，總看見他們扭扭捏捏地推諉辭謝，令我覺得很不自在，因此我往往先發請帖。我常常請他們帶太太一起來，可是這顯然是太奢望了。我想，那些同我共餐的人們當時是很高興愉快的。我定了個規矩，避免「談本行，」盡量灌他們美國威士忌，爲的是報復我在蘇聯官場應酬上他們逼我喝了那麼許多伏特卡。然而我終於得到一個確定的印象：這般朋友甯可還是不上我底家裏來，因爲他們既與外人有來往，結果在自己人裏面就免不了會受嫌疑哩。

● 充分合作底最大障礙是在蘇聯對於外國人的不信任。我相信這多少能用絕對的坦率來克服的。幸而馬歇爾將軍托付了我，讓我同蘇聯官員交涉時採取完全公開坦白的態度。我能很誠實地說，我在俄國的二年內，從來沒有一次我向蘇聯官吏嘴裏說一件事，心裏用意却指着另一件事。由於國內的信任和支助，我無論有什麼陳述或諾言，都不致於落空，假使我不喜歡一件事，我決不勉強裝着說喜歡。我深信最好就是採取這個政策。代表團裏個個團員都採用了這個政策，所以我們底成就雖然不大，也總算不太小了。

蘇聯領袖們很自負，以爲他們對於一切協議是沒有食言的。我的確相信他們以爲是做到如此的。然而他們是祇求合理而善於掩飾的過去的能手；他們能毫無困難地下個結論，說是協議底對方犯了某種過錯，叫他們再沒有遵守協議的義務了。再呢，他們對外國人的猜疑太根深蒂固了，所以他們不能想像一個外國人能懷着誠意來訂立任何協定。這便是很合理的原因，使蘇聯差不多可以拒絕承擔任何的責任。我能不加思索地舉出我留俄期間遇着的十個協議，被蘇聯政府整個兒撕毀了的；可是我敢斷然地說，蘇聯當局要是遇着這樣的譴責時，定會列舉理由，充分說明他們每次案情中所採行動是如何

合理的。蘇聯領袖要是反悔已訂的協議，却不能找出充分理由來使協議失效時，他們便會使用特別伎倆，造成新的局面，使協議無法完成。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任何事故都可以發生——主持的人生起病來了，旁人出城了，船沉了，諸如此類。結果呢，跟並未訂立協議完全一樣。

總結地說，這個簡單潦草的敘述可以透示蘇聯底領袖是由衷渴望把共產主義推行到全世界去。要完成這個意念底目標，他們決不帶絲毫的疑慮和躊躇。這個領袖底權能集中於一人，人人得把自己的意志屈從他。為環境所驅，領袖不得不離羣索居。他可以定下主要的計劃，可是如何實現這個計劃的方法，他得倚賴那般意見紛歧的顧問們。蘇聯領袖底仇敵就是資本主義的世界底領袖們。既然如此，則資本主義的領袖們底任何行動，必需以疑忌的目光看待。他們底隨從者尚未洗清資本主義底遺毒以前，決不容許接近俄國人民——這般人民底思想正要配合共產主義的模型呢。蘇聯領袖會去湊合敵人的，假使還是個方便的手段，藉以接近最終的目標。講起慣來伶俐尖刁；處處虛張聲勢，令人忤倒；要是遇着較強敵人的話，便隨時隨地停頓，等待；這個目標不是一天，一年，或二三十年可以達到的；要達到目標，必須忍耐堅定，不折不扣，充分利用敵人甲冑上的軟弱之點。

因此，關於蘇聯領袖們，我們就發生一個問題：「我們跟俄國能相處麼？」雖然我以上畫了一幅暗淡的畫，我底回答却是「是的。」我們跟現在的領袖們能以相處，假使我們認清了他們到底是什麼。我們跟他們是能相處的，假使我們是更強，更伶俐，至少跟他們一樣地能認清自己的目標。我們必須了解，跟我們打交涉的人們，動機起於現實，而並不起於情感。我們作任何讓步時，必須十分機警，

獲致相當的代價。他們跟蘇聯領袖們發生關係時，必需保持我們自身底清白。我們行動底動機，必需基於我們所信仰的原理，而不起於報復我們所嫌惡的原理。尤其重要的是，凡是隨着委曲懷柔的弱點而起的希望，我們必需放棄。跟我們打交涉的對手，祇遇見力量才起反應。這也許並不是很愉快的關係，但這是能以運轉生效的關係。領袖制度畢竟是暫時的現象，蘇聯人民雖處於現政府的壓迫之下，可是將來總有一天，我們會欣然引以為榮地跟這般人民攜手，朝着更快樂的前途進行哩。

十八 俄國人民

我對於俄國人民懷着羨慕和愛好，這種情緒也許引起我對將來的希望，但許是不能實現的希望。雖然如此，我却相信：分析到最後，俄國人民畢竟代表了蘇聯底權威和力量——這個權威和力量也許暫時錯用於邪僻的目的，可是早晚總會爲人類底和平幸福而努力的，外國人既然被迫不得親近俄國人民，所以我想給他們下什麼推測結論，自然多少免不了臆斷和僭妄。然而我對於俄國人民底生活是處在最近的旁觀者底地位，也許觀察俄國人民時能獲得更好的遠景，比起過從太密的關係來反而更好，因爲俗語所謂，待在樹林裏面，往往只看見一棵裸的樹，却看不見整個的森林了呢。

假使我能把領袖們和人民分別放在不同的場所，我底任務也許會簡單些。這個企圖結果使二者底畫像都失了真相。二者互相倚靠，聯在一起，是分不開的，在美國人雖然覺得很難了解，但是我敢說，大體上俄國領袖們現在很得人民底支持，信任，和擁護。我們覺得幾乎是不可能的：任何人民竟能支持這樣的政府，這個政府剝奪了他們個人的自由——我們努力爭取保持的自由，深入了家庭生活而驅除他們最親愛的人們——只消有着些微的不忠實的嫌疑，干涉他們底私生活——連極細微的節目上都需嚴格紀律化。但是我們不可忘掉：俄國人民大眾從來沒有享受過個人的自由，獨斷獨行的秘密警察幾世紀以來便已是俄國生活中當然的一部分了，嚴格紀律在俄國人民永遠是生存底常態哩。

沒有比「成功」更成功的了，叫人民大眾相信現在的領袖們遭失敗是困難的。這些年來，人民不得不飽嘗困苦和犧牲，因此也許發生許多疑慮；有些人竟敢公然宣佈心裏的疑慮，結果橫遭誅滅；幸

而這次戰爭，政府和人民爲了正當的理由密切連絡，努力合作，得到最後的勝利，——這個空前的勝利把以往一切的疑慮都驅除了。民族底自信第一次出現在俄國了。再也不會感覺俄國底一切冒險嘗試會遭失敗的。俄國人民認爲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這次擊潰共同的敵人，俄國底功績遠蓋過了西方同盟國底功績，他們有理由相信：這次的功績將來會更顯赫地照耀世界，而一旦俄國未開發的資源找到合適的用途時，她底地位會舉世公認的。道路是艱險的，錯誤也犯了不少，可是迎着前途底萬丈光芒，過去底種種都被原諒了。不幸俄國人民受了蒙蔽，看不清領袖們所剪裁的式樣，跟德國施行的幾乎完全一樣。假使他們只要能夠知道關於他們底德國街坊的真情，他們也許會恍悟；一個民族被毫無顧慮的領袖們引導到了頭暈眼花的高峯，可能要遭到悲慘的滅亡的。

俄國內部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希望，幾乎是空前的。隨時隨地都表現賞罰底嚴明，可是政府底宣傳掩蓋了潛伏的災患。在這樣的領袖制度之下，俄國內的成就在我們看來是現代世界當然的無足驚奇的，可是在俄國人民底眼裏顯得異常偉大。在短短的二十七年内，以前遍國的文盲差不多已經掃除了；從前一般俄國人所不能享受的教育，現在已經很普及了。個人的才能，以前是被壓制的，現在有了撫育發展的機會，根據上爲了國家底好處，但是於個人也有附帶的裨益。文教和藝術，從前是少數人底專利，現在被許多人享有了。雖然處處紀律化，個人却隱隱感得他是社會上有貢獻的一員——這種感覺給生活添了意義和快樂。宗教會受一度禁令底打擊，這禁令現在已經取消一部分了，此外呢，俄國人底精神活動上，雖不是物質利益上，確已有了顯著的增進。甚至物質利益也似乎有了增進，而且能繼續不斷，雖然很遲緩。生活標準底提高，例如增加幾格萊姆的麵包，雖是微乎其微的，但對於俄國

人民却有重大的意義，比起電氣冰箱，電報照相，或長短波等之對於我們，意義似乎更大。得到這些微小的利益，人民會忍受許多痛苦，當然使他們覺得這些利益更爲可貴。這都是人民對於領袖增加信心的理由。政府要是能够使人民不知道外界的生活情形，那種信心是會繼續存在的。

我到俄國時，請了一位語言教師，是個三十五歲的女子。她同着纏綿病床的母親住一間陰暗而不生火的房間。二人都窮得吃不飽。她是個有教養的女子，嬌美可愛——我得承認，我很想知道她底身世和生活態度，比她正在教我的語言更感興趣。她偶然吐露了她底過去歷史，似乎帶幾分勉強。她生於革命前十一年，家庭景况定是很富裕的。她純粹的英語是從一位英國保姆學的，她底法語是從一位法國保姆學的。她談到她的祖母底家產，一所奇大的房屋，馬匹，和牛羊；她底教養和背景明白地顯示在她底端莊上，舉止上，言語上，雙手底乾淨上，和衣飾打扮底襯身合適——雖然衣櫥裏並沒有多少東西。

我常常上戲院去，因爲我想演員們底言辭可以幫助我訓練那了解語言的耳朵。一晚上，我請我底老師陪我去看一個劇本，叫作克林姆林鐘聲。跟所有現代的俄國戲劇一樣，這個劇本也顯然是個宣傳品，藉以使人民滿足於他們底命運。題材是很明顯的，不懂俄語也能看懂。演員們扮得很像他們所代表的人物，而主角就是列寧和史太林。故事講一個才能奇特的工程師，他拋棄了他底職業，並不利用他底才能對於波爾雪維克政府有所貢獻。有一幕裏，祕密警察深夜找到他家裏來，把他帶走了，使家人十分沮喪。可是並沒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他却被帶到列寧面前，被列寧感動傾倒了，變作一個黨員，致力於他底職業，從此以後人人都很快樂。

我時常掉頭看看我底老師，每次我總看見她聚精會神地凝注於劇情，雖然這齣戲她已經看過七遍了。祕密警察逮捕工程師時，她不禁流淚了，告訴我說這是許多俄國家庭中發生的情形底寫真。然而，列寧或史太林出現於舞台時，她眼裏便放出崇敬底光芒來。從她看待他們的態度上，又從她所說的話裏，她顯然是很堅定地相信俄國革命底最終結果是於最大多數有最大裨益的，雖然免不了許多冤枉和苦難。她底態度是很驚人的，假使我們細想她早年的身世，依然很清鮮地留在她記憶裏，又細想她現在的境遇，和可能的不同的光景互相對比時。她覺得她參與了一個偉大的試驗，並無悔憾之意。

我知道，替一個民族辯解，不把領袖們底罪惡加到他們身上去，是很容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對於德國人民犯了那個錯誤；現在呢，似乎也有一批人要重演這個錯誤了。可是德國人民和俄國人民，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德國幾世紀來便厲行普及教育，提高文化水準，可是俄國人民大眾只是近三四十年內才有了教育底機會；德國人民原來握有他們底自由，可是失却自由時是志願地有所準備的。俄國人民從來不知道什麼是自由。有些人以為他們在革命中爭取了自由，結果却得到一種領袖制度，至少跟他們從前已有過的任何制度是一樣地殘忍無情。千千萬萬的人，爲了反對現在的政體，犧牲了他們底生命。還有一件事也不該忘掉的：德國人民有一度很長的時期，爲自己謀出路，並不受祕密警察或政府宣傳所限制或妨礙。俄國人民却從來沒有脫離二者底羈絆。這些因素該一一考察，然後才能追究俄國人民，對他們底領袖們底動作該負多少責任。

可是俄國底力量就藏在她底人民大眾裏。蘇維埃領袖假使要繼續它預定的方針，就必需控制這股力量。關於俄國人民底特性，我所得的印象使我相信：他們願意犧牲很多的自由，但決不犧牲思想底

自由；他們在某種限度內是馴服的，但是一旦受到充分的挑撥，他們會爲了他們底理想搏鬥到死的；大體上說，他們忠於祖國的情緒，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

那末，在複雜的俄國人性格裏，我們到底會找到些什麼成分呢？

我在俄國看見這次民族底戰爭，由於必然的驅使，近於全面的整個的努力，不是西方幾個民主國家能比得上的。男女老少，個個盡了他或她底能量，供獻了一切。因爲俄國工業化程度較低，人力是很大的憑藉。甚至老幼病弱，也忍凍挨餓，來維持那些壯健的工人們。無論你走到那兒，主要的工作都是靠人力作的；假使有機噐可利用時，這種人力便可以節省了。斯多莫維克工廠裏，用了單純的機噐，從事於某種生產事業；我們美國却可以運用一個複雜的機噐，同時發生不同的作用。原野裏修補橋樑時，從森林裏砍下木材，用手搬運；我們會用預先製好的鋼骨的。種種應需品都用人工起卸；我們却有起重機。人力底損失，照我們底標準看來，是奇大的，可是彎了背，動了手，活兒竟然作完了。婦女們担任集體農場上的工作，開駛卡車，修理電線，鋪鉄軌，甚至分担軍隊裏的戰鬥工作。人底衣食住需要減到最低限度；有些人爲了工作上的需要，得到較多的配給時，便束緊腰帶，分出一部分來給親愛的人們——他們所得要少些。在最困苦的環境之下，這是基層的全面的努力——我見了這個情景，再也不能相信俄國人民是不願奮勉工作的。

除掉少數的例外，我所接觸的人們帶有宗教意味似的避免談論政府或政治，可是大體上我相信人民是有政治意識的。政府底勢力太大了，不容許個人可以漠不關心。俄國人自己或許守着極大的祕密和信任去談論這些問題的，可是輿論之存在也有外現的證據。俄國軍方面的政治宣傳，在俄國人民估價

和接受或拒絕時是經過更大的深思熟慮的，比起美國人民對於政治問題底正面和反面的陳述，似乎只起浮泛的反應。政府處於主人底地位時，比起只處於僕人底地位來，似乎更能引起濃厚的興趣——同樣也似乎受到更多的狐疑。我想，蘇聯宣傳機構底負責人員也許小視了人民底智慧罷。莫斯科所有繁鬧的街頭，都有公開演說制度底推銷處，一天到晚向路過的人們報告戰事底進展，宣傳政治的主張。可驚奇的是，停步靜聽的人可太少了。無論什麼問題，不管是有國內的或國際的意義，報紙從來不披露雙方面底意見。所表示的只是黨方底觀點，而支持這個觀點的理由照例是狂熱的，只能引起疑竇，而難以引起信心。我不相信人民是如一般所設想的那麼愚蠢。我也不相信人民能接受那些朝三暮四的政策——政府宣傳底特點。美國今天是朋友，明天變作了敵人，後天又是朋友：這是不合邏輯的。真理報和益世報上許多大吹大擂的論調，主要是爲了外國人消受的，可是在國內，難免不引起人民底皺眉咋舌。人民底思想有時並不跟政府設法灌輸的完全一致，顯著的證明是：一般人對於日本戰爭的冷淡，艾森豪威爾祕密訪蘇時所受熱烈的歡迎，和勝利日在美國大使館前面羣衆聚集，對於美國此次戰爭中的貢獻，虔心誠意地表示承認欣賞。

克林姆林想按照模型改造人民性格底努力，已經讓步放鬆了。它已不再設法使人民放棄祖先遺傳下來的精神價值。正統教派會被放逐，現在又回來了；甚至一般中年人，自小受了反宗教宣傳底猛烈薰陶，現在看見長老們擁塞廟堂也並不介意，並且還允許孩子們受洗禮。受了多年的禁壓，托爾斯泰又從過去抬起頭來，成爲讀者最多的俄國作家。戲院裏，宣傳題材多少退讓了，讓古典作品復活，如三姊妹，櫻桃園，和安娜·卡羅尼娜之類。這些無疑地都是沉默而有力的民意底勝利。

至於輕快的一方，俄國人民尋歡作樂的本領是驚人的。他們底趣味是單純的，很容易滿足。正式的娛樂集中於舞劇，戲院，其次是競技運動。略帶風土意味的技藝似乎更受大眾歡迎。手風琴或二絃琴出現，足以叫大家整幾點鐘歡呼跳躍。這些樂器愈拉愈起勁，大家便合唱古老的俄國歌，或者跳很吃力的俄國舞。在俄國人，古歌辭和老式舞永遠是最好的——新式的歌或舞必需經過時間底試驗，然後才被一般人接受。俄國社會生活底許多方面，全靠這個特點，使閑暇時得以盡情享樂。

例如舞劇，每一季節往往只有一個新的花樣出現。有幾個劇本，年年上演。其中如天鵝湖，啄木鳥隊，吉訶德先生，和吉守爾。俄國人替他們愛好的舞劇演員辯護，數說他們種種的美點，就好像我們辯護我們底棍球運動家一樣。每一個出名的舞劇女演員都有許多忠心的擁護者，他們能滔滔不絕地數說她出類拔萃的優點。熱心舞劇的人們，能在同一舞劇底表演裏，發現許多不同之點，這有時叫他們狂喜，有時又叫他們失望。

戲劇也是一樣，新戲很難得出現，一定是特別出色的戲才活得下去。一旦站住了腳，這齣戲就可以永遠活下去了。例如，我聽說三姊妹自一八九六年迄今，每星期出演一次。人們把一齣劇看了又看，從不厭倦，樂趣是在演出的技巧上發現新的成就。他們可說是「喜舊厭新」呢。

求快樂的欲望，從來不需要新奇底人為刺激，才能充實，却從一代又一代傳襲下來的媒介方法上，得到完全滿足了。這也許不夠興奮，可是無疑地更讓人鬆散，留下更多的時間沉醉於幻想。

人人如飢似渴地追求文化和知識，這是很使我吃驚的。國家為他們預備了工業底技術教育和專門知識，可是他們似乎還需要些旁的東西。每三個人，我總遇見其中有一個正在學英文；把一本美國小說或雜

誌作贈品，可以博得無窮的感激。在我留俄期間，我們被特許用俄文出版一種刊物，題名「阿美利加」。所印本數是有限的，可是每一本總有幾百個讀者。手裏有一本阿美利加，轉賣時準有人肯出重價哩。

他們甚至仔細研究和模倣外國人底態度。我記得有一天晚上請了幾個俄國朋友吃飯。我一舉一動都立刻被模倣了。我馬上覺得我是一個遊戲裏的主腦，大家學我。我挑了一把匙子，他們便挑了同樣的匙子；我撕下一片麵包，他們也照樣撕一片。直到一個談話底題目引起了比講究禮貌更濃烈的興趣，這個遊戲才中斷了；客人之一從他坐着的椅子上跳起來，伸手到桌子底對面，用叉子叉了一塊麵包。我不是耍猴兒戲的，所以我很高興，他們不再學我了。

我在俄國用不着走出我自己底住處，便能發現俄國人民大體上有着許多可愛的性格特點。我底寓所裏面有蒲羅斯可維亞，甘尼亞，和諾姆——我底廚子，女僕，和汽車夫——同時從我底窗口，我能看見下面熱鬧的街道上俄國人底生活串流不息，潮水似地湧和退。

蒲羅斯可維亞老了，是一個「巴布希卡」——老祖母了；別人都以對待老年人的寬容和尊敬去對待她。她底生活範圍很窄，祇限於廚房，教堂，照料周圍少數人底需要。所謂少數人，斯巴爾丁和我居首，甘尼亞和諾姆其次。她差不多是個獨裁者，我們很難得違拗她。假使我吃得不够多，我準會聽見她說閑話。我每次出門，她總站在身邊，看我是不是穿得够溫暖，像個大包服似的。從黃昏到清早，整夜總有緊急的電信從華盛頓來到，可是蒲羅斯可維亞好像一個老母雞似的跟值班員打架，不許他攪醒我遞交這類的電信。跟我所遇見的多數俄國人一樣，她不願提起她底過去。她生在梯夫里斯，大半的生涯消磨在列寧格勒，終於來到莫斯科。我可以說，她跟千千萬萬人一樣浮萍似的隨波逐流，祇對於自身

周圍的家庭才感到興趣，抱着實事求是態度適應家世底盛衰。我現在敘述的那個時期內，我們就是她底家庭，她唯一的興趣就在我們生活底幸福上。

女僕甘尼亞却過着雙重的生活。從早晨八點到晚上八點，她爲斯巴爾丁和我工作。夜裏和禮拜天，她或許有更繁重的活兒，去照料她底家屬，戰爭開始時，她底丈夫開赴前線去了，此後她便沒有得到他底音息。這樣地音訊全無，她以爲他大概打仗打死了，可是她信疑參半，不敢確定。這倒是俄國戰時的常情，因爲政府並不發表公告，宣佈傷亡底姓名詳表，並通知最親近的家屬——這件工作在美國是十分注意的。陸軍管理機構失却作用時，她當然找不到一個國會議員，請求援助。甘尼亞對於戰事的貢獻就是避免麻煩政府當局；她並不設法打聽她丈夫底生死存亡，却朝朝暮暮高高興興地從事她底職務，藉以養活她底女兒和他底母親。在許多方面，她恰好和蒲羅斯可維亞相反；甘尼亞年青，蒲羅斯可維亞年老；甘尼亞乾淨而有條理，蒲羅斯可維亞是亂七八糟到了家的；甘尼亞有耐性而很清明，蒲羅斯可維亞容易煩躁而抑鬱沉悶。可是二人截長補短，組成很和諧的一對。二人決不爲自己求功討賞，却處處爲伙伴打算。

汽車夫諾姆是個可愛的，橫衝直撞不顧死活的人。他有太太，可是我疑心他對於太太並不怎麼忠實。他有許許多多小毛病，可是也有一個不能抵抗的可愛之點。他無論白天或夜晚決不離開他底職守，可是他底汽車老是出毛病，拋錨。諾姆很自信，以爲他能修理，對付任何的毛病，可是往往愈修理而毛病也愈嚴重。儘管如此，他是非常勤快而且忠心的。我臨行的前一晚上，他摸索到廚房裏去，找到爲我而開的歡送會上喝的雜味酒底源泉。我散會走出門外時，發現他正在灑着爲我惜別的眼淚，可是回

家的路上他又把汽車弄壞了。同他一起坐汽車，決不會感到片刻的沉悶。前面我會提到這些人物，現在我又提起他們，因為我相信他們雖是三個絕不相同的性格，可是他們很能代表俄國人民大眾——對於政治或黨派並不積極感到興趣的人們。

從窗口看出去，我深深地感覺這般人民底外表，和美國城市街道上遇見的人們底外表，有些顯然的區別。可是我更深刻地感到，所謂俄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底綜合性格上，却有着類似之點。就物質意義上說，區別是很顯著的。沒有人穿新衣服；尤其是冬天，人人都顯得衣衫襤褸。婦女們沒有化粧品，不能打扮得更動人。所有人們底外表上都是沉悶而單調，要是比起一羣美國人來，就覺得美國人民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哩。

另一方面呢，俄國人也同樣地歡欣鼓舞地遇見朋友，同樣地有興致，好脾氣，同樣地熱心愛護小孩和長老，同樣地年青人雙雙結伴，同樣地對於彼此底權利和幸福互相尊重和謙讓。俄國人民要是換上美國衣服和美國背景，就和美國人民不能分辨了。

不計戰後受蘇聯控制的國家，蘇聯底人口約為一萬七千五百萬到二萬萬光景。其中只有六百萬人 是共產黨黨員。黨員資格可以增加進取底機會，但是很難說給予安全底保障。個人假使不是黨員，要在蘇聯生活中達到很高的地位，差不多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天生賦有某種特殊的才能。藝術家，戲子，跳舞家，音樂家，能超然獨立，仍能獲得相當的成功。然而他們底活動需受國家底指揮，必需利用了來推行黨底宗旨。

蘇聯特出的畫家是季拉西莫夫。他很想替莫斯科會議出席的代表們畫一幅團體畫，搜集他們全體

的照片以供臨模，所缺的就只有我底照片。他因此希望我到他的底畫室去坐一次，俾能完成這件作品。這項艱苦的工作我推辭延宕了近乎兩年，可是我臨離俄以前不久，我終於答應去了。

我費了大事才找到季拉西莫夫家裏。這是一所小小的破舊的村屋，在離城很遠的鄉下。他底畫室是一間天花板很高的房間，在屋子底前半部。光線還不錯，但是祇從前面窗戶裏射進來，所以他安排光與影時很少選擇底機會。房間看起來很像一個修建尙未完工的閣樓。到處都是畫，準是畢生工作底總匯哩——有些掛在牆上，可是大多數靠牆堆着，三四張一疊。蘇聯名畫家底這個工作室，比起我們所知道的美國畫室來，實在相差太遠了。

季拉西莫夫是矮矮胖胖的小個兒，性情活潑輕快。我來到後，他請我坐下，同時他點上煙斗，閉談了十五分或二十分鐘。突然間，他宣布他有一個約會，請我下星期再來。我壓根兒就不想上他底畫室去，更不情願再去第二次。我向他說明這層意思，他鎮定地接受了我底最後通牒，坐下來繼續抽烟聊天。這樣又過了十五分鐘，他跳了起來，忙亂得什麼似地安排我底姿勢和他底畫架，開始工作。他始終繼續不斷地談天；在我告辭以前，他贏得了我愛好的熱情。我答應回來再坐五次或六次。完成了的畫像，由他照樣臨入團體畫，然後歸我所有，這是促成整個工作底動機。

讓季拉西莫夫給我畫像，是我永遠忘不了的經驗。我底姿勢是坐在一張椅子底背後，向左邊看着。不幸有一羣俄國女子沐浴底團體畫，我要是掉頭向右便能看見了——他老是校正我底姿勢。要掉轉頭來不注意他，也很困難。他那畫架前面的地板上，堆着亂七八糟的東西——纏摺的氈毯，椅子，畫，小桌子——桌子上面放着許多油瓶和松脂瓶。季拉西莫夫時時從畫像近處移退，跨入這亂堆裏面。他每回

總要絆跌或者碰翻什麼東西，可是每次他能神奇地恢復原狀，也許是運氣湊巧，也許靠多年的經驗罷。

休息間斷的時候，季拉西莫夫和我談了許多話。他很熱心地打聽美國底情形，尤其是美國底藝術。他異常激烈地反對現代的藝術，更蔑視未來派畫家底企圖，這博得我十分的同情。季拉西莫夫現在是俄國藝術家們底主腦人物，對於博物館和展覽會裏的作品握有左右操縱的權力，所以這個時期內未來派藝術在蘇聯很少有邁進底機會呢。我從來不能引誘他談論與政府或政治有關的甚至很隱約渺茫的問題。我想出錢購買他正在替我畫的像，可是他並不理睬我。他說，他索取的價錢要是從盧布變作美金的話，簡直是貴得出奇，可是無論如何，他有了錢並無用處。他並沒有詳細講明，我却明白了他底工作雖然受政府底支配，他依然也能運用自己底意志的。後來他接到通知，要上布達配斯特去替託爾布金元帥畫像，這麼一來，我底坐工就被打斷了。季拉西莫夫對於有利的動機，顯然並不怎麼感覺興趣。他底酬勞是在他以公認的領袖地位給予俄國藝術的影響，在他所受的人民的愛戴，在他從工作中得到的樂趣和滿足。結果不湊巧，我終於沒有接得那幅被允許了的畫像。

要不要爭取黨員資格，在一般的蘇聯公民，感得是個很困難的問題。假使他多少有點野心的話，這倒是實現野心的唯一機會，因為大多數的部門內只有黨員才能得到領袖地位。還有些人們底心裏，也懷着一種希望，就是入黨以後，他們早晚有一天，對於人民福利之增進能有相當的貢獻。可是他們也一定知道：入了黨之後，他們就得過陰謀猜忌底生活，他們一舉一動都得受秘密警察和偵探網底嚴密偵察了。他們此後必需擁護黨魁底策略，不管這策略是怎麼令人作嘔。所謂不守紀律，要是有了些微的痕跡或暗示，就會招致苛刻的懲罰，比加於非黨員的苛刻多了。一定有許多人，很够領袖資格，可

是他們寧願犧牲野心和機會，而保持平庸底安全——在特權圈以外他們才享有的安全。結果所造成的社會，裏面的分子限於百分之四居於領袖地位，他們存心用意儘管很善良，可是不得不讓步犧牲原有的主張，永遠生活在妥協狀態之中。其餘的分子，差不多組成了社會底全體，只好放棄野心了，或則因為他們不能滿足入黨底條件，或則因為他們寧願無聲無息，忍受黨領袖們所指使的生活程序，而保持相當的安全。

根據我底觀察，我相信今日一般的俄國人是剛健勇敢的，對於幾世紀承繼下來的困苦艱難已經習慣了；他是慷慨的，富於同情心，對於人性有充分的了解，這是世世代代忍受苦難和壓迫的結果；他要是物質上添些極簡單的利益，或精神的要求和輕鬆的娛樂——自身以內藏有的能量，能有發揮的機會，這樣就能從生活中得到滿足了。一般的俄國人就像是個青年，有了民族國家的自覺。他有青年應有的天真直率，而不知矯揉造作。他要是受了精神底感動，便能完成驚天動地的事業，否則他也能變作一個沉默而精細的阻撓者，他馴服於權威，但也有強烈的好奇心和深思遠慮。智慧上呢，他因教育機會底增加，正在發育生長。在他剛從事的戰爭中，他受了精神感動，先是迫於生存底要求，後來是起了復仇底心理。侵入外國領土時，他瞥見了外面世界底生活情形。比較底結果也許引起了不滿足哩。

● 蘇聯領袖直到現在能使那天性善良的巨人——一般的俄國人，屈服於上峯底意志。以後能不能繼續如此，只有時間才能告訴我們。教育程度漸高，青年人便會學習新鮮花樣，發生新奇疑問的。體力和精神發育到某種程度時，他也許太大了，管壓不了啦，對於外面世界的知識增加之後，他也許會發生一種不可抑止的要求——模倣而不是征服底要求。他也許會發現主人底脚是泥塑的，也許堅持要恢

復那些失掉的幻想。他性格上的基本特點是健全的，他也許對於那違反自己主張的國家政策，會拒絕參加的。這裏面便隱藏着現在和將來的和平底最大希望了。蘇聯底領袖早晚會有一天，懂得林肯底哲學底聰明處：「你可以愚弄全體人民於一時；你甚至可以愚弄少數人民於永遠；但是你不能愚弄全體人民於永遠。」

十九 現狀和趨勢

我以為無庸再懷疑的是，蘇聯領袖一切行爲底動機永遠是基於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不能並存底信仰。同時我又覺得無庸懷疑的是，今日的蘇聯領袖們已經決定了一個方針，意欲將共產主義強迫那些受他們控制的國家去接受，而在世界底其它部分，造成新的狀態，使他們認爲不能避免的反資本主義戰爭中，有利於共產主義底最後勝利。追溯蘇維埃意念底產生和馬克思底原理，我們發現其中基本主張之一就是取消私有財產制度。蘇聯底國父列寧一再申說這套理論，預測共產主義最後勝利以前，要經過一串反帝國主義國家的鬥爭。蘇聯建國以來，它底領袖們雖然遇着許多國內的困難問題，可是全世界底共產黨受莫斯科指揮，逐漸增多，便充分地證明了國際的目標始終沒有被忽視的。世界第二次大戰底結果，是在蘇聯領袖所選擇的道路上，有着長足的邁進呢。資本主義採取包圍形勢的中心內圈，已跡近烟消雲散了。受蘇聯控制的人民數目幾乎增加了一倍；蘇聯爲了第二步的攻勢，積聚它底力量時，所需要的深度底安全，已經形成了。依蘇聯觀點可說是最理想的，就是，這初步勝利底完成會得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底幫助，這幾個帝國主義國家被迫而與蘇聯攜手，去鏟除另一個意念底信仰，這個信仰威脅了西方各民主國家，也威脅了俄國。這是隨機應變的偶然結合；蘇聯領袖們如此看法，叫我們無法否認。假使一切直到戰爭爲止的紀錄還不足以明白昭示蘇聯底意向，那麼一切疑團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該完全消除了：這一天史太林重申馬克思和列寧底主義，勸告他底人民奮發努力，加緊準備那無可避免的戰爭，資本主義制度存在一天，這類戰爭便有隨時發生的可能。

關鍵所在已是昭然若揭，這在某種意義上對於我們是很幸運的。歷史上我們從來沒有對於當前的危機，得到如此早的警告。同時遇着空前重要的任務，就是採取預防的方法去避免前途的危險，又假使這些危險終於不能避免時，得預備如何克服這些危險。這就需要美國領袖能澈底明了我們自己的目標，而追求這類目標時，獲得民意一致的擁護。蘇聯方針底式樣應加以慎重的研究，然後我們才能認清那些蛛絲馬跡的徵象。我們該考察哪些因素有利於蘇聯計劃底成功，哪些因素足以使蘇聯計劃失敗。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定下一個方針，並不是用來消極地保護美國底生活方式，而是帶有建設性地打擊並推倒那些威脅我們生活方式的強力。

蘇聯領袖們實現他們底計劃時依着兩個方式，帶有同等的侵略意味：第一，在蘇聯藉武力或威脅所控制的國家裏，介紹共產主義，並強制接受；第二，在那些目前尚未進入蘇聯控制圈內的國家裏，逐漸灌輸共產主義底觀念信仰。介乎其間的還有些國家，既受蘇聯武力底威脅，又受蘇聯思想底灌輸。其中是希臘，土耳其，伊拉克，某種限度內中國也算得一個。我們可以安全地預測：這些國家免不了要忍受一個神經戰，祇有靠西方民主國家底堅強支持才能去抵抗哩。

在那些受蘇聯控制的國家，已經形成了一種確定的式樣了。人民忍受秘密警察底恐怖和宣傳統制底知識饑荒。能宣洩心中懷疑的人們漸絕了跡。主要物資或被俄國人認為戰利品，或當作賠償，被搬走或消毀，這樣保證了經濟上必需仰賴蘇聯。大多數的國家，因為要維持那過於龐大而超過環境所需要的佔領軍隊，添了很重的負擔，幾乎難於生存了。選舉倒是舉行的，可是滑稽的是，結果早就確定了。其中有幾個國家，著名的如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蘇聯計劃漸已實行，還得了美國正

式的贊同——在世界各國的目光中至少技術上是如此的。在每個國家，所謂聯合國管制委員會裏，我們都派了代表當委員，假定是受政府指揮而採取集體行動的。這類委員會裏的俄國委員們，往往藉口軍事的必要，總是採取單方面的行動，事先並不同英美同事們商量，行動既已採取之後，也很難得通知一般同事。我們底代表們，如果單論他們參與的真正目的，簡直是毫無用處。然而他們盡了一個有用的職務，就是表白美國對於所用方法的反對態度，對這些國家底人們說明美國在和會之前並沒有完全漠視他們，並且直接觀察蘇聯領袖如何使被征服民族屈服於自己意志的技巧。

蘇聯領袖們也許更注重在不受他們武力威脅的國家灌輸共產主義底觀念信仰，而在他們已經多少完成了任務的國家，如何培植共產主義底發展，他們也許覺得是次要哩。舉個例說，法國共產黨底勃興，明明是個威脅，使那控制直布羅陀海峽的西班牙有落入俄國圈子底可能。更近的例是俄國向阿根廷的外交關係接近，這個巧妙的政治手腕使美國底威信在拉丁美洲底眼裏決不會增進的。不滿一年以前，凡是不贊同俄國政策的人們都叫作「法西斯底走狗們」。阿根廷決難於幸免這個徽號，原是意料之中的；假使不是爲了破壞西半球的休戚相關的狀態，而採取權宜的措施，到處釘下個尖樁——假使不是如此，阿根廷怕已經戴上那個徽號了。思想灌注的計劃是普遍全世界的。拉丁美洲，加拿大，大英帝國，亞洲，到處都有明證，美國所受影響也決不算最小。

於蘇聯計劃的成功有利的因素是什麼？於它有害的因素又是什麼？讓我們先討論前一項。

我相信這些因素裏第一個就是，蘇聯領袖們毫不游移地認定了他們的目標，而追求這些目標時他們的態度始終是單純一致的。我相信他們策略上的目的就是世界共產主義，以莫斯科爲中心。手腕技

巧如何運用，當隨環境而異。假使無需訴諸武力而能達到目的，那自然是再好沒有的；否則不惜訴諸武力，假使這麼做是安全的話。倘敵人很強大，則進取可以展緩，等待弱點找到之後，有了更進一步的機會。至於如何完成進取，用武力，或用外交手腕，或用心理的方法，無論如何永遠總佔着號令統一底便宜，因為權力完全是集中於一人的。這就是說，鬥爭時不因民意紛擾而減少力量，而所採手段也不致意見紛歧而費張羅。宣傳底統制可以操縱民意，祕密警察可以強迫人民底支持。

有利於蘇聯方針成功的第二個因素，就是戰後的蘇聯，比起西方民主國家來，地位較為強固。戰爭底直接目的，用不着等候和會上解決，已經達到了。在毗鄰西部邊疆的各國，俄國已完成了她底使命。英美軍隊撤離伊蘭，這樣給蘇聯留下一片乾乾淨淨的地方，她可以從事於政治經濟的，若不是軍事的潛移深入。在遠東呢，撒哈連島底南半部和千島羣島，早已歸入蘇聯底主權了。再呢，俄國已得租借旅順港三十三年，跟中國人訂立了滿洲鐵路底共營事業。她已得跟中國人共同管理大連底自由港，共產主義的外蒙古獨立被承認了。另一方面呢，西方的民主國家結束這次戰爭時祇是充分完成了最初的目的——德日底潰敗，但是如何造成新的局勢，促進遠大而可能更重要的目標——防止未來的戰爭，這一點却還不能獲得任何的保障。除敵人投降而勝利來臨之外，西方民主國家必須等候最後的和平條件，才能實現更遠的目標。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巴黎和平會議剛開始；開會的議程裏，蘇聯似乎會發出很強的論調，取得更多的權利，鞏固自己的陣線。蘇聯領袖們似乎也許會想出一切可能的辦法，使最後的和平解決方案拖延不決。俄國自己的地位早已穩固了，所以世界情形依然不安定時，可使西方民主國家處於混亂的狀態，這於俄國是有利的；拖延一小時，蘇聯力量底發展便增加一小時的機會。

這個政策底效果在美國是明顯的：國際貿易不能恢復；資源不得不盡量用來維持歐亞各民族；工人風潮達到新的高峯；國家底軍事政策不能決定；到處不安定底結果是，我們輕輕放過了發展和繁榮底大好機會。另一方面呢，俄國沒有債務底負擔，沒有工潮底困難，却有着無限的天然資源，利用所謂戰利品中得到的主要貨物從事於工業化，現在正忙着加強她底地位哩。

另一個有利於蘇聯計劃成功的因素是她能維持一個強大的軍事設備，同時西方民主國家底軍事設備漸已解體了。這在歐洲是個特別重要的因素，因為歐洲畢竟是現在許多思想主義衝突的大戰場。蘇聯最高計劃底最迫切的方面就是共產主義在歐洲的推行傳播。在猶豫徘徊的歐洲人眼裏，紅軍便是最有力的辨護和證據，比起美國底雄厚而永遠遲緩的軍事力量來，有力得多了。蘇聯領袖眼看着美國神速地答應『把男孩子們送回家去』底呼聲，感到驚奇和十分的滿足，那是很自然的。蘇聯領袖們也許會更無忌憚地濫用紅軍底威脅哩，要不是他們知道我們依然握有操縱自如的空軍而他們沒有，我們底海軍依然佔着絕對優勢——雖然許多船隻不能活動，而最主要的是，只有我們才有原子彈。雖然如此，紅軍底力量會用來當作一種威脅，去強制執行蘇聯底意志的。祇消看它在伊蘭的使用，在土耳其東西邊境駐了重兵，在佔領國家維持大量的部隊，就不辨自明了。

並不次要的有利於蘇聯成功的因素是全世界生了根的共產黨組織。它從裏面蛀蝕起來，更富於危險性。黨員來自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醉心於共產主義底烏托邦的希望，又一部分來自任何國家底人民裏面不滿於現狀的人們。這個組織是莫斯科一手造成的，依照着從那里發射出來的「黨底路線」。爲了實現它底夢想，它是不擇手段的，在民主國家還受到自由底保障，而它底用意却在毀掉這個自

由。它設法去分裂，去征服，遇有培植不安定或內戰的機會決不放過，它暗地裏潛入社會底一切階層，利用許多人作盲目而不辨黑白的工具：它希望這般人吞吃苦的藥丸，便在藥丸上包了甜衣，去誘惑他們。它工作程序中所需的資本，可向莫斯科支取，而爲了擴充勢力，莫斯科便供給宣傳底資料。它製造民意底分裂，使民主國家底人民對於莫斯科發出的宣傳易於接受。這一點最好的例證就是伊蘭事件，這在聯合國倫敦會議期間和以後，佔着極重要的地位的。蘇聯在伊蘭的行爲已經達到某種程度，使美國人民幾乎無法容忍，贊成採取任何必需的行動，去推倒蘇聯底企圖。當時的情形很緊張，合衆社駐莫斯科的通訊員吉爾謨便向史太林發了一串問題，請他闡明他對於美國的態度。史太林破天荒地開了一個先例，一一解答吉爾謨底問題。他利用這個好機會，重申他對於聯合國憲章理想底信仰，並且担保蘇聯底繼續支持。這麼一來，美國國內的緊張一晚上就鬆懈了。美國底民意不再能說是十對一的反蘇了，結果反蘇親蘇底情緒平分天下。可是並無絲毫能以捉摸的證據，表示俄國當時和以後的態度起了變化。驚人的是，史太林底聲音在美國民意竟能起如此大的通了電流似的作用，竟使美國民意煙消雲散，不再足以阻撓一個政策底進行，這個政策在每個美國人是會感到自然的嫌惡的。

現在再看另一項的幾個因素，這些因素正在活動，足以傾覆蘇聯底計劃。照我底看法，這些因素比那些有利於蘇聯成功的是強有力得多了：如此地強有力，蘇聯方針是終歸要失敗的，除非民主國家完全閉了眼，看不見它底危險，並且用調和妥協或漠不關心的態度促使它底完成。

我相信，有害於蘇聯計劃成功的因素中最特出的一個就是俄國人民底基本性格。這裏面藏着俄國底力量。目前它受了壓迫和周密的控制。可是，蘇聯領袖如果要實現他們所期望的全世界的計劃，這股

力量是必須解放的。一旦解放之後，它那爆炸的威力也許不再能皈依那預期的路線了；因為我自己很相信，俄國性格底基本特點，跟現在蘇聯領袖們底目的和方法，是不能相容並存的。

蘇聯擴展計劃底初期——談話式或外交式的階段，人民倒是始終馴良的。迫於愛護祖國的情緒，他們願意勉力從事，鞏固蘇聯底內部。他們不大理會領袖們底國際活動，因為這類活動對於他們日常的生存競爭關係太疏遠，或者因為他們受了宣傳底麻醉。可是，擴展繼續不已，終於需要俄國人民全力的支持——精神的跟物質的雙方支持。人民內部的精神或道德力量，到了那時候，便不能忍受壓迫了。這層尚未做到之前，人民大眾早已變得精細繁複，好奇多疑了；他們會越過那擋蔽了外面世界的鐵幕；蘇聯宣傳底錯誤荒謬是要揭穿的。到了那時候，可能人民會要求並設置某種領袖，跟他們自己的基本的道德觀念更能相容而符合的領袖。

另一個不利於蘇聯主義的因素是，爲了主義底實現，她得建立雄厚的物質力量，這個工作是太浩繁了。關於這方面，我相信世界底民主國家對於蘇聯現在的和可能的力量，估計太高了，因此影響了他們底態度和行動。

的確，蘇聯擁這幾乎無限的自然資源，可是工業上呢，她還是個嬰兒。甚至她底自然資源，因交通不便，不易應用支配，所以其重要性也受了限制。她已經開始了一個工業化計劃，可是直到現在，仍受限制，只偏於幾方面。她底工業仍須仰仗外國的機器工具，沒有外國技術顧問底幫忙時是會出毛病而無效率的。我底經驗和觀察叫我相信，俄國人民不但沒有工業上的完滿知識，堪與我們底相比，並且還得等待好幾代，讓工業深入生活習慣之後，他們才能達到這個程度哩。我下這些結論，是根據他們想在莫

斯科建立輪胎工廠時我底觀察，我留俄期間他們想在各地設立的煉油廠，美國工程師關於他們如何維持美國裝備的報告，我屢次參觀俄國工廠的經驗，曾參與蘇聯工業發展事業的外國人和俄國人底著作。

最顯著的就是蘇聯領袖們在建立重工業時會遇見的困難。縱使俄國能做到這一步，她到那時又會遇見新的困難——不得不創建各種專門的工業。誰也趕不上美國人更能欣賞創建海軍的事業底浩大。俄國非從頭開始不可。一個戰略上的空軍需要更浩大的工業的努力，不是一時的少數飛機產量上看得出來的。這其間所需要的工業，生產量往往不能跟消耗量並駕齊驅。這又是一個新的領域，俄國才剛剛開始呢。現代海空軍底創建還需要附帶相關的工業，例如造砲，電子學，交通之類，且不說旁的。

再就是原子能底問題。蘇聯向未有自己的原子彈以前，她會避免跟那些已有原子彈的國家交鋒的。的確，可能得到的知識幫助她探索這件武器，可是沒有我們底幫助時，她不但先要發現這個公式，並且還需盡量利用資源，發展技巧才智，碰到好運氣才能把理論變成實際。我們底科學家說蘇聯是辦得了的，但是這麼一來，她那最高的「非如此不可」的計劃，將絕對無疑地更形浩大了。

工業化自身的問題之外，就是改良交通底必要。俄國西部有着良好的公路和鐵軌網，可是戰爭期間完全被疏忽了，鐵軌底路基，爲了戰時運輸而搶修的，還得重新翻造，才能在工業化的國家，應付和平時期的載重。汽車路幾乎沒有例外地要放寬，翻換資料，和堅硬的金屬的路面。爲了安全的原因，工業無疑要依照戰時的式樣，集中在烏拉爾山脈以東，這樣便又須要建築無數英里的公路和鐵路。

我想我已經說了許多，暗示蘇聯目前任務底浩大，雖然我也許祇是隔靴抓癢而已。這個任務底艱巨並未減輕，因爲戰時的傷亡耗損了俄國男子底精華，又因爲要維持計劃中的軍事設備，勢必汲取

支持人力

我已經提過蘇聯方針可能因俄國人民道德的覺醒而遭失敗。人民被迫而忍受更大的物質上的濫用，可能激起反抗，這就更促成蘇聯計劃底失敗。蘇聯底力量至今還是蘊藏着的，如果要現實化，人民大眾底負擔就更重了。僅能勉強維持溫飽的生活，他們過了近乎三十年了。他們底犧牲能支持到如今，爲的是相信領袖底許諾，可是這些諾言是將近拆穿了。一個五年計劃接着一個五年計劃；期望中的樂土剛要隱約出現時，戰爭來了，不得不忍受更大的犧牲。現在呢，宣傳家們用西方的民主國家來替代德意日軸心國家，散佈資本主義包圍底恐怖，這樣可使人民接受那繼續不斷而無限延長的苦難。這種忍苦受辱的感覺漸趨尖銳化，因爲復員回國的士兵帶回一種消息，就是被他們征服的敵人裏面，最低階層所享受的生活水準遠遠超過一般俄國人呢。這樣引起不滿也許不致招受公開的反叛，可是決免不了使大家寒心，不肯再空着肚皮拚命硬幹了。提高生活水準的要求會使人力生產量減低的，蘇聯領袖便不得不注意國內的需要，放鬆最初的目的。只有曾在俄國居住並旅行過的人們，才能想像要提高俄國人底生活水準，達到美國人認爲不能再減的最低限度，是需要多大的代價啊。

另一個不利於蘇聯計劃成功的因素就是那管制這個計劃的機構。權力集中，有利也有弊。尤其是附從者犯了錯誤時，要用生命作担保，弊端就更多了。沒有比發展計劃底前線或外圍，更需要個人底主動和負責底心願了。當場的代表們往往爲顧全自身而安於平庸，把一切困難的問題推委給他們所代表的最高權威。進展愈大，這類的問題便愈複雜不同，這些問題很快地變得太多太大了，決不是一個人或一小羣人底能力所能勝任解決的，所以這種管制的機構十之八九是要場台的。

甚至在俄國內部，蘇聯底管制機構往往失却效率，增加浪費。祕密警察底耽耽虎視，引起人身不安全的感覺，使個人主動的才智窒息了。工業因外來的干涉受了牽制。規定的生產標準不能如願完成，要滿足這標準使機器負擔太重而致損毀，結果招致暗中破壞的罪名。政治上的清算運動使管理機構不能照常進行，勞工因過度緊張而失却充分的效果。一方面向當局諂媚求寵，一方面害怕懲罰，於是造成大批自吹自捧和文過飾非的報告。眼前的結果是唯一被關心的，因此缺乏計劃和遠見，影響將來的損失。

史太林權力底繼任人選懸而不決，也是不利於蘇聯統制世界計劃底因素。史太林底繼任人如何接手，儘管有了很周密的準備，可是實行時能否成功，還得靠賴那些控制這權力的人們底志願合作才行。其中有政治的，軍事的，和警察的領袖們。這般人暗中也許都有些企圖，史太林死後便有了抬頭的機會，這樣也許開始了內部的衝突，使俄國擴展計劃無限延期，縱使不致完全失敗。

我以上列舉了不利於蘇聯主義統制世界計劃的因素，都是獨立內在的，並不涉及世界民主國家自動採取行動，去防止這計劃底蔓延。關於後面這一層，環境驅使美國居於領袖地位，而我們也有權力構擬一個針鋒相對的計劃，打消那如意算盤的態度。我以下很簡略地敘述我相信我們應採的計劃——也許懷着過分的小心哩。

◆ 這個計劃底基礎是，美蘇關係中我們須有清晰的目標，得到美國全體人民底支持。達到目標時應克服的障礙，必須澈底地加以分析，而如何克服那些能以預料的障礙，必須預先定下整個的積極的計劃。這個目標可以很簡單地說就是「保持美國底安全」。完成這個目標就需要一個確定的計劃，隨時隨地阻止蘇聯威脅美國安全的行動。另外也需有計劃去阻止蘇聯對付其他民主國家的行動，而這些民

主國家底保存和幸福是直接影響我們底安全的。那些可能被拉入蘇聯圈套的國家，我們要博得他們底友誼和善意；而那些已經入了蘇聯圈套的國家，我們應暫時拒絕幫助。

預備我們針鋒相對的計劃時，有些辦法須預先擬定，就是在世界底每一癥結所在，如果遇着美蘇利害衝突時，我們應採取什麼行動。解決這些衝突時，我們不可利用機會主義，馬虎了事；我們得注意後果，「這兒」的行動將來也許影響到「那兒」的美國利益底保護。我相信我們能相當正確地想見美蘇計劃可能發生衝突之處。舉少數幾個例子說，如德國底將來，地中海底控制，日本和高麗底前途，美國在太平洋上的根據地，原子能底控制等，都是大問題。關於這類或相似的問題，假使我們預定的行動要產生效果，就必要有美國民意作後盾。要博得民意，則每個案情與美國利益有什麼關係，當局得向人民詳細說明這一類的籌劃代表一種很艱巨的工作。時間底過程，情況底改變，叫我們不斷地要修改已定的方案。在許多方面，有些計劃尙未完成便已過了時效，不得不再預備新的計劃。可是，民主的生活方式底保存已經起了動搖，我們須盡異常的努力，決無退縮之理。

我們底動機始終是要用和平的方法保持我們底地位，這便是我們最強的要素。同時，我們須有充分的準備，用武力去對付武力，假使有必要的話。在我們對抗的程序裏，我們最迫切的目標就是避免訴諸戰爭，却利用種種方法阻止蘇聯底擴展，藉以爭取時間：第一就是使蘇聯領袖相信他們所持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不能並存的觀念底錯誤；第二，穿過那重鐵幕，使俄國人民認識他們被引入的災患；第三，戰爭被逼到我們頭上時，有充分的準備。

我懷疑我們不能改變共產黨政策底基本路線，但是我們至少該嘗試一下。我們對抗的程序裏應

該準備這樣的一個努力，並且對於蘇聯底利益要充分承認。我們不惜種種的努力，使美蘇爭執之點，在公允平等的基礎上，得以調和解決。假使這樣的辦法還不能改變蘇聯底觀點，這至少可以博得世界的同情。要穿過鐵幕接近俄國人民是更困難的了，可是我們還是該嘗試一下。這一方面已經有了小小的進展了。向俄國的廣播多少會漏進去的；美蘇佔領軍底接觸，準會使俄國兵對於美國生活方式增加認識；美國文學來到蘇聯時會滿足人民底飢渴而大受歡迎的。

假使我們底地位何時受了威脅，我們準備用武力去保護的話，我們用和平方法達到目標的機會反而增加了無限可能性。蘇聯領袖，只有看見對手底力量，才會節制自己哩。因此，我相信我們底軍事佈置應該適應那對俄作戰的特殊情景。這樣的戰爭中，不消說，我們似乎該避免在歐亞大陸上被拉入陸地戰。這樣的作戰方式，俄國有着龐大的紅軍，倒是最合適的。我相信我們該有海軍保障我們控制海洋；有空運的陸軍，受過兩棲的訓練，由海空接濟而爭取空軍基地；我們該集中在空軍底力量運用，去採取攻勢。在這個戰爭底初期，紅軍能佔領歐亞大陸底全部或任何一部。但是這個征服是不中用的，假使作戰的力量受了空中的攻擊，就會不斷地耗損消滅的。

美蘇衝突，我們倘欲獲勝，却不訴諸戰爭，最好的媒介物就是絕對地擁護聯合國憲章。這個憲章確切地表示美國人民對美國外交應取政策的觀念，所以堅守這憲章底原則準能得到人民底支持。再呢，憲章上的條款，跟蘇聯領袖所採行的程序，是恰好相反的，所以蘇聯要是繼續推進她底方針，定會引起全世界民意底反感的。蘇聯領袖們對於世界輿論底抨擊不會充耳不聞，視若無睹的；他們和我們一樣，渴望能用和平的手腕達到他們底目標。要如此做，俄國非有幾個友國不可，至少該得到其它國家底尊

敬。再三違反聯合國憲章底原則，結果定會失掉旁人底友誼和敬意哩。

跟蘇聯方針抗衡的另一媒介物就是美國底經濟力量。這個力量底運用必須明確審慎；我們利用了這個工具，也許能使蘇聯領袖們相信，我們各不相同的思想主義在和平中並行不悖是可能的。這個可能性該記在心頭，兩國的合法貿易該加意培植。我們該運用經濟力量，幫助世界各民主國家，並爭取其它也許會落入蘇聯圈套的國家底同情。尤其應該注意的是，我們切不可用了我們底經濟力量，去增加俄國對我們作戰的能力。我們該還記得我們送給日本的碎鉄，她把這些碎鉄又變作砲彈，歸還給我們了。

X

X

X

「我們能與俄國相處麼」？我對這個問題的答復是「是的」。現在的蘇聯領袖一旦把他們底政策加以改變，美蘇之間便不會再有隔膜，兩國可以培植牢固的友誼，保障永久的和平了。他們可以改變既定方針，倒是透露了曙光的；俄國內部早已起了顯著的變革了。自然而必然的趨勢是個人價值底承認，私人企業在小規模上得了准許，軍隊裏採取了階級制度，相形之下美國軍隊倒更富於社會主義的色彩哩。受自然環境的驅使，蘇聯也許不得不改變外交上的目的，跟內政上一樣。我們底任務就是促使這樣變化底實現。我們能够做到這個地步，假使我們知道我們底目標，假使我們定下如何到達目標的計劃，假使我們堅持既定方針時比俄國人還顯得強硬。我們握有道德上和物質上的權力，叫俄國人有所畏懼；我們該運用這個力量，不宜再躊躇滿志了。假使我們認清當前的危機而加以警惕，我們便能制止將來任何的侵略。假使我們效法駝鳥，把腦袋埋在沙裏的話，我們這樣可憐可笑的姿態，就會招致俄國底皮靴，花拉一聲踢將上來了。

作者介紹

約翰·狄恩是美國陸軍少將，過去曾駐中國和巴拿馬服務，又曾遍遊全球，所以作爲一個世界大事底報導者，他真是再合適不過的了。他於一九四三年間被派到莫斯科去擔任軍事代表團團長，在他做這件棘手的工作以前，他充任美國聯合參謀部祕書，成績卓著。他於一九四五年離俄返國，現已脫離陸軍。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

離奇的美蘇聯盟

△白報紙本定價五元八角整▽

譯者

趙君

袁逸

才塵

發行者

獨立出版社

南京：申家巷二十一號

代表人

盧逮曾

印刷者

獨立出版社

經售處

獨立出版社各地分社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5440B

8157

1002

立獨



1

#31,000.00
XX